武俠世界



$2.00

604

魔中俠又來了！



作者曹若冰君前因事遠遊，致而撰至〖香車刦〗一文暫告一段落，今遊罷歸來重續〖魔中俠〗未了之緣，請留意下期刊出〖關外玉鳳〗故事爲要。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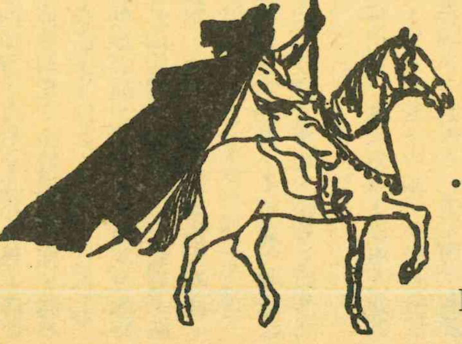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情巨型小說

倪匡•文
培新•圖




火併



如影附形

山西大同府，有兩樣東西，天下聞名，一樣是女人，一樣是銀子。

大同府四州七縣，多的是美女，大同府的美女，特別嬌婉可人。而大同府的銀子，更是令人垂涎，銀子全溶了澆在地窖中，一層一層澆上去，整幢房子，就造在銀子之上。大同府幾個大銀號的銀票發出去，不論數字多大，只要有聯號在，一樣的可以提到銀子。

有美女和銀子的地方，自然是花花世界，府城之內，街道寬敞，商號鱗比，至於過往客商，說不盡的好去處，更不在話下。

在城北無憂里的盡頭處，是一幢全由灰色水磨磚砌成的大屋，屋外的圍牆，足有一丈五六高，圍牆的正中，面對屋前一大幅空地，是兩根大石柱，石柱正中，便是朱漆大門。

兩根一人合抱粗細的大柱上，各刻着「福來銀號」四個大字，那四個字漆着金漆，映着日頭，閃閃生光。

福來銀號是大同府第一家大銀號，沒有人知道在福來銀號的地下，究竟窖着多少銀子，但是府城中的人都說，就算進福來銀號去走一遭，脚下蘸着些銀屑出來，也足可以到城內的軟香院去摟着姐兒，樂上一陣子的了。

而福來銀號也像是怕進去的人多了，會將銀號的銀子蘸光了一樣，在門口，永遠一字排開，有四個威風凜凜的大漢，一身密扣勁裝，粉底皂靴，懷抱着明幌幌的雁翎刀，板起了臉，在門口把守，站着不動。

可是這時，福來銀號門口那四個虎一般的大漢，居然也不板起臉，而是滿臉笑容，因爲有兩個美貌少婦，正走到了他們的身前。

那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穿綠，一望便知道是跑馬賣解，走江湖的，要不然，誰會穿得像她們那樣，機伶伶，俏生生，一條腰帶，雖然纏了幾纏，但是還顯得她們的纖腰，可以用一隻手臂，就摟了過來。

那兩個少婦，約莫都只有二十一、二年紀，臉上搽着些脂粉，紅白分明，未走到近前，便有一股幽香，飄了過來，令得那四個大漢，不得不堆下笑臉來。穿紅的那個，來到了近前，笑盈盈地道：「四位大哥，我們初到府城，想借貴號前面空地，籌些盤纏，多謝則個！」

那婦人的聲音，俏軟動人，有兩個還在猶豫，另外兩個已忙不迭道：「使得，使得！」

那穿綠的一個，便自腰際解下小鑼，噹噹噹地敲了起來，那兩個少婦既美艷，她們來賣藝的地方，竟是福來銀號門口的空地，鑼聲一响，便聚集了不少人，更有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奔走相告，是以不一會，空地上便黑壓壓地，聚集了三五百人。

那綠衣少婦媚笑着，放下小鑼，這時，所有的男人心中都在想：她是在對我笑。

那紅衣少婦抱着拳，道：「我們姐妹兩人，初來到大地方，若是耍得不好，各位多多見諒！」

紅衣少婦的話才出口，便有十幾個紈袴子弟，一起怪聲怪氣叫了起來，道：「好！耍得好的！」

紅衣少婦並不惱怒，只是嫣然一笑，她和那綠衣少婦，先以手據地，連翻了幾個虎跳，自遠而近，然後身子一挺，兩人便背靠背而立。

這幾個虎跳，本來並沒有甚麼精奇之處，但是

由於她們兩人生得美艷，是以叫好之聲，不絕於耳，自然也以怪聲怪氣的居多。

在衆人的叫好聲中，只見那兩個少婦，手臂一振，「錚錚」兩聲響，已各掣一柄劍在手。

那兩柄劍一出手，所有的人，立時靜了下來。只見紅衣少婦手中的劍，約有兩尺來長，綠衣少婦手中的一柄，却還更短些，至多一尺八九。兩柄劍，都是其薄如紙，雪也似亮，閃着一片寒浸浸的光芒，令人一望，便心頭生寒！

在衆人靜下來之際，只聽得有人失聲道：「他奶奶的，玩眞格兒的啊！」

這句話，雖然叫的人，是在看到了這兩柄鋒利無匹的利劍之後，失聲叫出來的，但是聽到的人，却也別有會心，是以有不少人轟然笑了起來。

那兩個少婦臉上，始終帶着十分嬌艷動人的微笑，她們將劍舉到了面前，劍上的寒芒，映在她們柔嫩的臉上，看來有一股異樣的感覺。

兩人舉起了劍，便緩緩向前走了出來，各走出了十步，才轉過身來。

這時，兩人相距，已有二十步距離了。

只見她們才一轉過身來，兩人便登時發出了一聲嬌叱，緊接着，只見她們兩人，手中的利劍，突然向前刺出。

在刺出利劍之際，她們兩人，也迅速地向前，衝了過去，去勢極快，只見一紅，一綠，兩條人影，挾着兩股閃動的寒芒，迅即接近，衆人根本還未曾看到是怎麼一回事間，便聽到「叮」地一聲響。

這兩人身形，也已凝止，只見兩柄利劍，劍尖對着劍尖，緊緊地抵在一起！

人叢中又爆出一陣轟雷也似的笑聲來，在笑聲中，有人怪聲叫道：「不對啊，一個應抓住劍鞘才是！」諢語立時又引起一陣轟笑，但是轟笑聲却在突然之間，靜了下來。

就在那時，只見那綠衣少婦，身形向上輕輕一縱，整個人已頭下脚上，翻了上來。

那綠衣少婦手中的利劍，劍尖却仍然和紅衣少婦的劍尖相抵！在那綠衣少婦的身子翻起之際，紅衣少婦的手臂，向下略略一沉，然而，當綠衣少婦翻起之後，她的手臂却向上慢慢舉了起來。

兩柄利劍，在陽光下，閃着奪目的光芒，劍尖和劍尖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就在半空之中，緩緩轉動着，難得的是，她仍然一臉笑容！

這時候，所有的人，反倒忘了喝采了。

人人的心中都在想，如果兩柄利劍，略錯了一錯，那便怎樣呢？自然是綠衣少婦跌下，那麼她手中的劍，就會直刺進紅衣少婦的胸脯！

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在担驚受怕，但是每一個人的心中，却又暗暗希望會有那樣的情形出現，四圍靜到了極點，突然之間，只聽得身在半空的那綠衣少婦，陡地發出了一下嬌呼聲來。

隨着那一下嬌呼聲，只見她的身子，突然向下沉來，劍尖和劍尖已經錯開了，她手中所握的短劍，隨着她身子的下沉，向下疾揷了下來！

一下整整齊齊的驚呼聲，自數百人的口中，一起發了出來，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那紅衣少婦的身形，突然一矮，手中的利劍一揮，「錚」地一聲響，擊中了綠衣少婦手中的短劍。

而隨着那一擊，只見綠衣少婦整個人，却向上翻了起來，就像是一隻綠色的大蝴蝶一樣，翩翩飛向半空，飛高了足有丈許，才向下落來。

當她向下落來之際，她仍然是頭下脚上，而且手中的劍，也疾刺向下！

數百人的驚呼之聲，由於綠衣少婦身形翩然翻起，一起停了下來。但這時，看到那綠衣少婦的劍尖向下，又直刺了下去，仍然要揷進紅衣少婦的頭頂，嘩呼之聲，又一起響了起來。

但是，那紅衣少婦，却是面帶微笑，只見她不慌不忙，一翻手腕，手中的利劍，又向上刺去，「叮」地一聲響，兩柄利劍的劍尖，又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又停在半空，和剛才的情形，完全一樣！

在一旁觀看的那麼多人，直到這時，才明白剛才那綠衣少婦的一下嬌呼，身形下沉，看來凶險莫名，並不是眞的失手，而是她們玩的花樣！

這等絕藝，縱使大同府是一等一的大地方，也幾曾得見，所有的人，一時之間，却不由自主，如痴如狂，喝起采來。

其時，站在福來銀號門前的四個大漢，也看得呆了。

別看這四個大漢，只是在銀號門口站着，能在福來銀號門口站的，就絕不會是等閑人物，這四人全是大有來頭的武林中人。

可是，他們也從來未曾看到過甚麼人，表演那樣的絕技的！

這那裏是江湖賣藝人的身手，若不是武功極高的高手，怎能玩出那種花樣來？

那四個大漢呆呆地站着，連他們的身後已多了一個人也不知道。

那人，是聽到了銀號外空地上的喝采聲之後，才慢慢走出來的，他穿着一件藍團花的長衫，攏着手，看來像是銀號的掌櫃。

他的年紀還很輕，不到三十歲，白淨面皮，看來文質彬彬，但是一雙眼睛，却是精光內蘊，有一

股懾人的力量，當他看到那兩個少婦的劍尖，重又抵在一起之際，他也大聲叫道：「好！」

他突然叫了一聲「好」，倒將那四個大漢，嚇了一大跳，一起回過頭來，見了是他，才齊聲道：「文大哥，你也有興緻來瞧熱鬧？」

那四個大漢，看來都要比那人年紀大得多，但是他們却異口同聲，稱那人為「大哥」，而且，言語之中，也顯得十分恭敬。

那人懶懶地應了一聲，雙眼仍然望着門外那兩個少婦，道：「是誰准她們在銀號門口賣藝的？」

那人一問，四個大漢的臉上，都現出十分尷尬的神色來，互相望着，期期艾艾，道：「我們……我們……那沒有甚麼緊要……」

那人只是「嘿」地一聲，並沒有再說甚麼。

可是那四個大漢，神情更是尷尬，一個問道：「文大哥，可是你瞧出了甚麼蹺蹊？」

那人也不再說，只是攏着雙手，轉過身，又緩緩走了進去，等到他走進了店堂，那四個人才鬆了一口氣，一個道：「看來文大哥不樂意那兩個娘子在門口賣藝！」

另一個道：「我看沒有甚麼，這兩個小娘子，會有些甚麼花樣？」

還有一個滿面皆是憤然之色，「哼」地一聲，道：「這姓文的來了已有半年了，只聽得東家說他如何如何了得，也沒見他露過一兩手，我看他多半是混飯吃的混混，幾時得叫他出出醜。」

再一個道：「話可不能那麼說，常言道眞人不露相啊！」

那一個還是不服氣，道：「他沒來之前，福來銀號，也不見得遭刦！」

一個壓低了聲音，道：「這事只怕你也不知道，就是因為有人搶過銀號，雖然沒叫搶了甚麼去，但是也受了一場虛驚，就是為了這個，這才從山海關外，特地請了這位文爺來的。」

那四個大漢在交談着，只聽得衆人又喧嘩呼叫起來，原來那時，那綠衣少婦已翩然而下，兩人一齊向衆人抱着拳。還未等她們兩人開口，碎銀和銅錢，便如雨點也似，飛投進場子來。

那兩個少婦，手中各持着一隻鐵盆，只見她們兩人，身形閃動，哪裏有銀、錢投來，她們的身子，就閃向何處，一時之間，只聽得「叮叮」，「錚錚」之聲，不絕於耳，儘管銅錢如驟雨也似，向她們拋來，但她們兩人，如同穿花蝴蝶也似，穿來揷去，竟沒有一塊碎銀，也沒有一枚銅錢，是拋在地上的。

衆人的采聲如雷，直到那兩隻鐵盆全滿了，她們兩人，才一起站定了身子，道：「多謝各位，我們姐妹兩人，明日再來獻醜！」

衆人漸漸散了開去，那兩個少婦，將銀、錢全部傾進了布兜之中，又來到了那四個大漢之前，福了一福，道：「四位大哥，多承關照，我們明日再來，不知是否能再蒙照應？」

四人之中，三個人正在猶豫，可是剛才那個曾口出大言，想叫那姓文的出醜的那大漢，已沒口應承道：「自然可以，兩位明日只管再來就是！」

那兩個少婦又道了謝，喜孜孜地收起了小鑼，向前走去，在她們的身後，跟了十來名浮滑子弟，在不斷講些風言風語。

那兩個少婦越走越快，等到轉過了一條小巷，那十幾個浮滑子弟再追上去時，却已不見了倩影，十餘人大是嗒喪，只得相約了明日再來福來銀號門口不提。

却說在那兩個少婦演技之際，圍在福來銀號門口觀看的，雖然不過數百人，但是那數百人散了開去，仍然是讚不絕口，不到兩個時辰，滿府城都知道，福來銀號之前，來了那樣兩個艷麗出衆，身懷絕技的奇女子，茶肆飯館之中，曾看過那兩個少婦絕技的人，更是口沫橫飛，將那兩個少婦的絕技，加油添醬一番，聽的人，也是津津有味。

在離福來銀號只有兩條街的一家飯店中，此際的情形，正是那樣，一個油頭粉面的年輕人正在繪聲繪影，講着那兩個少婦賣藝的情景。

飯店中的食客，都聚精會神地聽着，只有在一個角落中，一副小小的座頭上，坐着一個人，却是連瞧也不向那講述的人瞧一眼。那人的衣着十分簡樸，可是在他的面前，却擺滿了酒菜，他正在獨自一個人，自斟自酌。

掌櫃的不住地拿眼瞪着那人，心中在嘀咕着，這一頓酒菜，怕不要兩三錢銀子，看那人的樣子，已有四十開外，十足是一個窮酸，不知是不是存心來吃白食的？

掌櫃的早已吩咐了店小二，對這個客人，要着實當心些，莫叫他吃完了一溜了之，是以店小二在那副座頭前，走來走去，沒話找話說，一個店小二道：「客官你聽聽，明天我們也去瞧瞧熱鬧！」

那人淡淡笑道：「可不是麼？有得瞧着哩！」

店小二陪笑着道：「客官可還要些甚麼了？」

那人略翻了翻眼，冷冷地道：「小二，怎不見你對別桌的客人，那麼殷勤？」

店小二乾笑着，道：「光顧小號的全是一樣，客官要甚麼，只管吩咐。」

那人笑了起來，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店小二忙不迭道：「請問，請問。」

那人端起了一杯酒來，慢慢地呷着，過了半晌，才道：「那福來銀號中，究竟有多少銀子？」

店小二一呆，道：「那可說不上來，可是自從他們幾代開始，就經營銀號，聽說他們窖中的銀子，有幾十萬斤！」

那人笑道：「可眞不少啊，現在他們的護院是誰？」

店小二皺了皺眉道：「是一個文爺，也常來我們這裏喝酒的。」

那人突然一翻手，在他的手中，已多了一錠黃澄澄的金錠子，足有一兩來重，他道：「小二，這一兩赤金給你，煩你替我到福來銀號，去請那位文爺來，與我喝兩杯。」

店小二望着那一兩赤金，兩眼發直，簡直像是傻了一樣。店小二在大同府那樣的地方，自然不致於未曾見過金子，但是，見到人家的金子，和自己會有那金子，却是大不相同的。

他呆立着，過了半晌，才使勁搖了搖頭，道：「客官，你……說甚麼？」

那人笑着，道：「替我到福來銀號，去請文爺來喝幾杯酒！」

店小二道：「是！是！是！」

他一口氣答應了三個「是」字，伸手就來取那金錠子，但是那人却立時握住了手，店小二取了一個空，那人道：「將文爺請來才給你！」

店小二沒口答應着，也不及放下肩頭的毛巾，便興冲冲地走了出去。

那人仍然獨自一個，自斟自酌，過了不多久，那店小二走了回來，他一隻眼腫成發青，額上也腫了一大塊，哭喪着臉，來到了那人的面前。

那人笑道：「怎麼樣了！」

店小二指着自己的眼睛，道：「客官，你看，我叫福來銀號中的人給摔出來了！」

那人皺了皺眉，道：「是了，那是我的不是，你且再去走一遭。」

店小二的神情，更是難看，他搖着手，道：「不行了，客官，這金子，我賺不了。」

那人拿起了一隻酒杯來，那錫酒杯已用得很舊了，那人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伸指在杯底，戳了下去，杯底立時陷進去了寸許，但是却沒有戳穿。

那人將杯向店小二一揚，道：「你將這杯子去給那位文爺看看，他知道請他來喝酒的是甚麼人，就肯來見我——」

店小二道：「若是我再給他們摔出來——」

那人道：「那我也不怪你，一樣將這兩金子給你。」

店小二咕咕噥噥，道：「給了我，去了湯藥，也只剩下一半了，唉，一半也是好的。」

他一面說，一面走了出去，又過了不多久，只見他滿面喜容，走了進來，拉開了櫈子，大聲嚷道：「文爺請坐，就是這位客官。」

在他的身後，就跟着福來銀號中的那年輕人，他看來就像是一個秀才，他來到了桌前，望着那人，那人也望着他，兩人互望了好一會，他才坐了下來，道：「在下姓文，名禮賢。」

那人笑道：「久仰，久仰。」

文禮賢將那隻酒杯放在桌上，冷冷地道：「閣下居然又在大同府露面，也不怕自己臉紅麼？」

那人訕訕道：「說得是，自從上次，打——」

他講到這裏，回過頭來，將那兩金子塞進店小二的手中，揮手令店小二離去，才又道：「自從上次打福來銀號的主意，未曾得手之後，我眞有點不好意思到大同府來了。」

文禮賢神態更冷漠道：「現在，有文某人在，閣下如果再想打銀號的主意，只怕更要丟人了！」

那人的神態很悠然，道：「我暫時倒不想怎樣，但是却有人在打福來銀號的主意。」

文禮賢冷笑了兩聲，道：「閣下號稱無孔不入，見錢眼開，大名鼎鼎的獨脚强盜，何以反倒會幫着文某人，提醒起文某人來了？」

那人搖了搖頭，道：「獨脚强盜四字，未免難聽了些，見錢眼開，倒是眞的，文兄，要知道，福來銀號中的銀子，遲早全是我的，若是現在就被人偷了一些去，不等於是偷了我的銀子一樣麼？」

在那人講話之際，文禮賢拿起一雙筷子來，不經意地擺動着，那人的話才一講完，他拿着那雙筷子，向桌上陡地拋了下去，只聽得「拍」地一聲，筷子已穿過了桌面，向下電射而出。

那人身子慌忙後退，他退得急了些，也來不及先移開坐着的櫈子。

剎那之間，只聽得一陣唏哩嘩啦，一張櫈子，已被壓得粉碎，那人退出之後，向地上看了一看，只見那雙筷子，直沒入了地上的磚地之中，只有半寸許露在外面。若不是他讓得快，這雙筷子，怕不直揷進了他的雙膝之中，那他的雙腿就要廢了！

這時，飯店中的所有人，全都向他們望了過來，那人先是神色變了變，接着，向四面抱了抱拳，道：「沒有事，各位自便。」

大地方的人，自然不會爲了一些小事，大驚小怪，而且，也可以看得出，那人並不是普通人，是以連忙轉過了頭去，不再理會。

那人又曳過一張櫈子來坐下，道：「閣下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福來銀號請到了閣下那樣

的高手，眞是幸事，哈哈，看來我是瞎担心了，我的銀子，暫存在銀號之中，穩當得很。」

文禮賢站了起來，道：「是啊，閣下大可放心，不妨存多些時，存上七八十年！」

那人搖頭道：「那可不行，在我死前，總得摸摸那些銀子才甘心。」

文禮賢道：「那或許你不等摸到銀子，就已經死了，滕朋友，你想想，上次你是怎樣失手的？」

那人搖着頭，道：「別提了，上次失手，過不在我，是壞在我找的伙計不穩當。」

文禮賢發出一叠聲的冷笑聲來，道：「文某人失陪了！」

他向那人拱了拱手，那人也拱着手，可是突然之間，那人倏地伸出手來，向文禮賢的肩頭之上拂去，文禮賢的反應，也快得出奇，他立時一側身。

那人的手指，本來是可以拂到文禮賢的肩頭上的，但是文禮賢一側身，却堪堪避開了三四寸。那人笑道：「文兄，你衣上沾了一搭塵！」

文禮賢的肩頭上，果然有一搭塵土，那人的手指，仍然拂了兩下，他的手指，雖然沾不到文禮賢的衣服，但是在他的手指拂動之際，却發出了「嗤嗤」之聲，有勁風向前拂去，刹那之間，將文禮賢衣上的那搭塵土，拂得乾乾淨淨。

文禮賢的面色，也變了一變，悶哼了一聲，轉身便向外走了出去。

這時，飯店中的人很擠，文禮賢向前的去勢又快，眼看他要撞在別人的身上了，却在轉眼之間，便已出了飯店。

那人又坐了下來，才抛下一塊碎銀，也走了出去，一出飯店，他的去勢，突然加快，轉過了幾條街，來到了一條小巷子中。

到了巷口，他倒又慢了下來，走到一扇朱漆剝落的門前，抓着門上的銅環，輕輕敲了五下。

只聽得門內嬌聲應道：「來了！」

那人的口角，浮現一絲微笑，像是有甚麼有趣的事，立時就要發生一樣。

在門內，傳來了一陣細碎而又迅速的脚步聲，接着，便是拔除門栓的聲音，和聽得一個極動聽的女人聲音，道：「怎麼那麼早就回來了，你——」

那女人是一面開門，一面在講着話的，等到門打開了之後，她陡地停了下來，後退了一步。

那人笑着，道：「你弄錯了，蒙娘子，蒙兄離大同府，至少還有三五十里，可是你們夫婦恩愛，難得分手一兩日，便已牽腸掛肚了麼？」

那趕出來開門的女人，正是日間，在福來銀號前賣藝的那個紅衣少婦。

但這時，她的神情，和日間那種嬌媚可愛，笑容滿面的情形，大不相同，她是笑着來開門的，當她打開門，陡地後退之際，臉上已罩了一重寒霜。

這時候，她的臉上，更有一種十分兇狠冷漠的神氣，雙眼之中，也有一種異樣的神采。

若是那羣浮滑子弟，在日間就看到了她那樣神采的話，一定會不敢再跟踪下去的。

她冷冷地道：「你是誰？」

那人搖着頭，道：「眞可惜，要是蒙兄在，他一定不會那樣問。令妹呢？你妹夫也不在麼？連老前輩也不認識了，那還像話？」那紅衣少婦的一隻手，始終還扶在門上，這時，她手臂突然一振，那扇門掀起一股勁風，便已向那人撞了過去，可是那人却像是若無其事一樣，仍然向前，跨了過來。

只聽得「砰」地一聲響，那扇門挾着極强的力道，當胸當面，撞在那人身上。然而，那扇門却立時反彈了回來，又「砰」地一聲，撞在牆上，那人還是若無其事跨了進來。

他一面跨了進來，一面笑道：「蒙娘子，這碗閉門羹，可是新鮮熱辣啊！」

蒙娘子又後退了一步，那綠衣少婦，已從屋中竄了出來，道：「姐姐，接劍！」

綠衣少婦的手中，握着一長一短，兩柄利劍，她話才出口，手臂振動，「颼」地一聲，那柄長劍，已向蒙娘子背後飛了過來。

蒙娘子連頭也不轉，只是反手一綽，便已將劍綽在手中，立時一伸手臂，劍尖已指住了那人。

那人仍是若無其事，道：「蒙娘子，我嚐了閉門羹，還不够麼？」

那綠衣少婦也一躍向前，和蒙娘子並肩而立。

蒙娘子喝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那人嘆了聲，也不知道他是在感嘆那兩個少婦不認識得他是甚麼人還是不願意將名字說出來吧。

他道：「在下姓滕——」

他才講了「姓滕」，蒙娘子姐妹，已陡地一震，手中的利劍，倏地劃出了一個圈兒，但她們却並不是向前攻出，而是又向後退了兩步！

那人這才道：「——名奇影，兩位想來，已然聽說過的了？」

蒙娘子姐妹兩人，互望了一眼，一言不發。

滕奇影笑了起來，道：「我的外號很多，但大都不堪入耳，只有一個『如影附形』，還說得過去，兩位，你們一到大同府，我就跟上了你們，你們四個人却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

蒙娘子姐妹兩人，仍然不出聲。

滕奇影又嘆了一聲，道：「我最怕和女人商量事情，花夫人，花兄哪裏去了？大同府中美人多，

你不將他看得緊些？」

那綠衣少婦冷笑了一聲道：「關你甚麼事？」

滕奇影「哈哈」笑着，逕自向前，走了過來，他搖搖擺擺地向前走着，倒像是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請他進去的一樣，絲毫也未曾戒備。

然而，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却是劍身顫動，全神貫注，她們的劍尖，漸漸向滕奇影指來，滕奇影却仍然若無其事。

她們兩人互望了一眼，身形一閃，向外跨開了一步，滕奇影已在她們兩人的中間，走了過去。

就在滕奇影剛一在她們兩人間走過時，兩人一聲嬌叱，兩柄利劍，一長一短，長劍勢穩，短劍勢疾，已一起帶起「嗤」地一聲響，刺了出去！

滕奇影向前走出的勢子並不快，看來蒙娘子和花夫人各自刺出的那一劍，非在他的左臂和右脅，各刺出一個透明窟窿不可！

但是，就在那一刹間，滕奇影像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樣，身子突然向前一傾，捲起「呼」地一聲，人已經進了屋子。

就在他剛一掠進屋子時，在他的身後，傳來了「叮」地一聲響，蒙娘子和花夫人手中的利劍，劍尖已和劍尖，對在一起。

滕奇影疾轉過身來，笑道：「兩位，現在可不是在福來銀號之前賣藝，而且，我也素知兩位的本領，又何必再露這一手？」

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的神色一變，滕奇影笑了一笑，反手一招，衣袖拂出，捲住了他身後一張椅子的椅柄，一抖手，將那一張椅子，直曳了過來，他大模大樣，坐了下來，道：「怎麼還不奉茶？」

蒙娘子沉聲道：「滕朋友，你走你的陽關道，我們走我們的獨木橋，向來河水不犯井水，你如今前來，却是何意，莫非想不顧江湖道義麼？」

滕奇影笑着，道：「所以，我最怕和女人打交道，你那樣說，那不是倒咬一口？是你們壞了江湖道義，怎反倒以此相責？」

花夫人柳眉倒竪，道：「胡說！」

滕奇影緩緩地道：「半年之前，我曾在福來銀號動過手，你們知道麼？」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這件事麼，倒是天下皆知，閣下聲名之噪，一時無兩！」

滕奇影自然知道蒙娘子譏刺他，說他上次打福來銀號的主意，沒有打成，是以他的神情，也不免有些尷尬，道：「蒙娘子說得是，但是我既然動了手，一次不成，却還有第二次，這福來銀號中的銀子，却是我的！」

他講到最後，面色一沉，聲音也陡地提高，雙眼之中，也射出了兇光來。

而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他身後，一聲冷笑，道：「這倒新鮮，福來銀號中的銀子，既然是你的，何以你不去取來化用？」

滕奇影仍然坐着不動，他只是道：「原來花朋友也在，快請出來相會。」

隨着他的語音，只見門帷一掀，走出了一個人來，那人約莫三十上下年紀，氣度軒昂，濃眉隆隼，雙眼炯炯有神，竟是一個美男子。

他身上穿着一件十分華麗的金綉長袍，腰際懸着一柄長劍，在劍穗之上，佩着幾塊五色古玉，當他走出來之際，劍身輕搖，古玉相碰，玎璫有聲，看來就像是一個貴介公子一樣。

滕奇影仍然不轉過頭去，只是道：「好了，總算有一個男人出來了，你們的計劃如何，且先說與我聽聽！」

那美男子來到了離滕奇影背後，只有五六尺處，站定了身子，他手按在劍柄之上，冷冷地問道：「什麼計劃，倒要請教！」

滕奇影「呵呵」大笑了起來道：「花兄弟，這却不够朋友了，明人眼前，何必打什麼瞎說話？」

在滕奇影說話之際，那美男子向蒙娘子和花夫人，連使了幾個眼色，他按在劍柄上的手臂，也在緩緩向上提起，隨着他手臂提起，長劍也已出鞘。

他劍在出鞘之際，却是一點聲響也沒有，那柄長劍，若是連着劍鞘來看，和尋常的長劍，並無不同，但是當劍漸漸出鞘之時，却可以看到，那劍的劍身渾圓，約有手指粗細，竟沒有劍刃，只不過在劍身之上，有着無數細小的尖刺！

那些尖刺上，閃耀着一種藍殷殷的光彩，一望便知，曾餵過劇毒！

滕奇影仍然端坐不動，等到他的話講完，美男子已將劍全拔出鞘來。

那劍長三尺，尖端十分銳利，劍身上的細小尖刺，不知有多少，而且細細看來，每一個尖刺之上，還有着極小的倒鈎，打造得精細無匹。

那美男子兵刃出鞘之後，才緩緩地道：「好，既然如此，那你且聽着！」

他一個「着」字才出口，突然身形微矮，「嗤」地一聲，一劍已向前疾刺而出！

當他刺出那一劍時，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也各自抖動利劍，向前刺了過來，他們三人，猝然之間急攻，滕奇影看來，仍然一點準備也沒有！

但是，就在那一刹間，只見滕奇影的雙手，握住了椅子的扶手，雙腳在地上一頓，連人帶椅，突然一起向上，拔了起來。

滕奇影連人帶椅，到了半空之中，三人的攻勢

，一起走空，蒙娘子和花夫人立時收招，那美男子的動作更快，只聽得他一聲怪叫，手臂一沉，手中的怪劍，已由平平刺出，而變得向上昂了起來。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怪劍的尖端，已自椅子下面，疾透而過！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滕奇影一聲長笑，身形已然掠起。

滕奇影才一離開椅子，怪劍的劍身，已直透過了椅子，但滕奇影却在半空之中，一個翻身，已到了那美男子的身後。

那美男子手中的怪劍，刺穿了那張椅子，椅子掛在他的劍上，他自然一時之間，難以將之摔脫，滕奇影却已飄然在他身後，落了下來，抬腳便踢，「砰」地一聲，正踢在那美男子的右股上，踢得那美男子向前，踉蹌跌出了八九步，撞在柱上。

那美男子在撞到了柱上之際，力道仍然十分大，嘩啦一聲，將那張椅子，撞成了粉碎，他也倏地轉過了身來，面上神色，青白不定。

滕奇影却仍然若無其事地笑罵道：「花朋友，你在江湖上，也總算有些名頭，你適才使的，却是什麼下流招數？莫非你正好此道？」

那美男子的面色，更是難看，挺着怪劍，但是却又明知剛才，對方的那一脚，實在是大大留了情，不然，自己何能了無損傷？

是以，他也不敢再向前攻去，滕奇影道：「好了，實說穿了吧，你們三人，都不是我的敵手，莫非敬酒不吃，想吃罰酒麼？」

那美男子面上的神色，漸漸恢復了正常，不一會間，已是滿面笑容，只見他手臂一振，還劍入鞘，同時，向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擺了擺手。

兩人也收起了利劍，那美男子拱手道：「前輩果然名不虛傳。」

滕奇影道：「不敢當得很，你們的計劃如何，可能先與我說說麼？」

那美男子道：「前輩不是想阻攔我們麼？」

滕奇影面色一沉，道：「花蝶兒，你說就說，不說就不說，却這麼多廢話作甚？」

那姓花的美男子，本來叫什麼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但是他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狂蜂浪蝶，是以人人都叫他花蝶兒，反倒成了他的名字，他仍然笑着，向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一指，道：「我們的計劃，是想叫她們兩人，先混進福來銀號去。」

滕奇影道：「然後呢？」

花蝶兒道：「然後，由他們兩人作內應，我和蒙大哥，再攻進去。」

滕奇影聽到這裏，「哈哈」大笑，身子搖擺着，就向外走去。

艷光懾人

花蝶兒等三人，看到滕奇影忽然向外走去，不禁盡皆莫名其妙，不知滕奇影是在弄些什麼玄虛，滕奇影走到了門口，才轉過身來道：「三位，再見了，若是三位有什麼遺言，倒不妨向在下說說，在下雖然不仁不義，但受人所托，或者還可成事。」

花夫人怒道：「你在胡說什麼？」

蒙娘子的聲音十分低沉，道：「你是說我們此舉，有死無生！」

滕奇影笑道：「你倒聰明！」

花夫人冷笑道：「姓滕的，你名頭再大，我們也不怕你，你自己給人家打得夾尾巴趕了出來，便當人家和你一般膿包麼？」

滕奇影並不發怒，只是「哈哈」大笑，道：「所以，做人眞得小心些，千萬不能行差踏錯，不然，失了一次手，就遺臭萬年了！」

他一面說，一面像是感慨萬千一樣，搖着頭，擺着手，就向外走了出去。

花蝶兒等三人都皺起了眉，眼看滕奇影快要走到門口，花蝶兒突然大聲叫道：「滕朋友且慢。」

花蝶兒才叫了那麼一句，花夫人便已勃然大怒，一手叉着腰，柳眉倒竪，杏眼圓睁，叱道：「你敢叫他回來，我便與你不客氣了！」

花蝶兒立時縮了縮頭，囁嚅着，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只怕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

滕奇影也不轉過頭來，只是「哈哈」笑着道：「小兩口千萬別吵架，花朋友怕老婆已是出了名的，若是吵將起來，花朋友，你可沒有好處的啊！」

他一手拔開了大門，身形陡地向前，掠了出去，「颼」地一聲，才出大門，便像是身子懸空一樣，轉過了大街角，看不見了！

蒙娘子等滕奇影一走，便連忙追了出去，看到滕奇影確然已走遠，她才走了回來，將門關上。

蒙娘子一轉過身來，就道：「妹夫，你剛才何以想叫住滕奇影？」

花蝶兒先偷偷向花夫人覷了一眼，看看她是不是還在發怒，花夫人寒着臉，道：「別瞧我，你怕他，我可不怕，要怕的，就滾回太行山去，莫在這裏現世！」

花蝶兒像是受了極大的委屈，但是却又不敢高聲抗辯，只是道：「誰胆小了，但是這滕奇影是出了名的獨脚盜，而且，行起事來，六親不認，我們的行動已被他知悉，却是大大不妙！」

花夫人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蒙娘子道：「妹子，別人可以不放在心上，這姓滕的卻不能等閑視之！」

花夫人碌大了眼，道：「那便怎樣？莫非我們已到手的肥肉，讓他分一口麼？」

花蝶兒喃喃地道：「他若肯只分上一口，那倒好了！」

花夫人更是大怒，喝道：「替我閉上你的鳥嘴，你老娘敢是勾上了老鼠精，才生出你這等窩囊廢來！」

花夫人長得十分嬌媚，在她不發怒的時候，可以稱得上是一等一的美人，可是這時破口大罵起來，卻是粗言俗語，如流水似的自她的檀口之中，流將出來，似乎在罵人之前，根本不必想一想一樣。

花蝶兒捱了罵，仍然縮了縮頭一聲也不敢出。

蒙娘子像是見慣了這等情形一樣，只是淡然一笑，道：「別爭了，究竟如何，還是等蒙大哥回來，再作打算，妹子你說可好？」

花夫人仍然氣呼呼地，道：「若是姐夫說要讓別人來加一份，我寧可不幹！」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妹子，你就是這樣火爆脾氣，在你笑的時候，卻一點也看不出來。」

花蝶兒嘴唇掀動，他想說一句「我就是上了這個當」，但是他一想及這句話若是說了出口，後果是不堪設想，是以再縮了縮頭忍住了未曾講出來。

但是，他一聲也沒有出，花夫人還是冷笑道：「你心中在想什麼？」

花蝶兒忙陪笑道：「我哪裏敢想什麼？」

花夫人冷笑着，道：「那算是你精靈！」

蒙娘子「格格」笑着，三個人一起走進了內堂，這幢房子，在外表看來，十分寧靜，和大同府中，其餘的屋子，並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卻有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正在這屋子中，籌劃進行！

× × ×

陽光依然那麼明媚，福來銀號前，也仍然立着四個跨着腰刀的大漢。

只不過那四個大漢，卻不時在四面眺望着，和平時只是板着臉，直挺挺地站着，大有不同。

看這四個大漢神情，像是正在等着什麼人。

這四個大漢，並不是昨天的那四個，但是他們聽得昨天的四人講起，那兩個少婦，是如何嬌媚，如何動人，他們的心中都盼望着那兩個少婦早一點出現。

一過了正午，只聽得遠遠有一陣喧嘩之聲，那四個大漢的心中，盡皆一喜，連忙循聲看去。陡然之際，他們的眼前，突然一亮，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着綠，已娉娉婷婷，走了過來。

在那兩個少婦的身後，已跟了一大堆人。

那兩個少婦，直來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前，四個大漢，早已滿面堆下笑來，每一個人的雙眼，幾乎都瞇成了一道縫，看到那樣的美女，似乎不會再有什麼男人，能板得下臉孔來的了！

蒙娘子微笑着，花夫人也在微笑着，但是花夫人的心中，卻不知已罵了多少聲臭賊。

她們兩人，一起向四個大漢，福了一福，還未曾開口，那四個大漢已齊聲道：「不妨，不妨！」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多謝四位大哥！」

那四個大漢笑得幾乎閤不攏口來。蒙娘子和花夫人，轉過身來，來到了空地的中心。

她們兩人，昨天下午一出現，一個傳一個傳了開去，幾乎整個大同府，已然無人不知，這時，空地之外，更是黑壓壓地圍滿了人。

後來的人，想要擠向前來，前面的人，逼得向前靠來，漸漸地，有人沿着福來銀號的圍牆，向福來銀號的正門靠來，轉眼之間，竟圍成了幾層人牆的一個大圈，那四個大漢，反倒被逼進了門內。

蒙娘子和花夫人，仍然是背靠着背站定，然後，各自向前走去，她們一向前走出，所有的人，立時靜了下來，人人都望住了她們。

她們兩人，都帶着動人的微笑，在走出了十來步之後，突然轉過身來，她們早已掣劍在手，一轉過身，身形便向前疾掠而出，轉眼之間，兩人的身子迅即接近，只聽得「叮」地一聲響，劍尖和劍尖，已然對在一起。

花夫人的足尖，輕輕一點，她的身子，已然倒豎了起來，蒙娘子的身子，微微向後仰着，手臂伸直，兩人就仗着劍尖相對的那一點力量，將花夫人的身子，舉在半空，上千個人，登時喝起采來。

有一些人，是昨天看過了的，這時紛紛地道：「別眨眼，看，她們要故意失手了！」

那些人正說着，蒙娘子的手臂，突然一震，花夫人發出了一下嬌呼。

但見兩柄利劍的劍尖，已然錯開，花夫人的利劍，向下疾刺了下來，蒙夫人立時身形一矮，手中的利劍，向上迎去。

這一剎間，眞是看得人驚心動魄，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在這種情形下出聲。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卻令得每一個人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只見蒙娘子的利劍，向上迎去，照昨天的情形，她的利劍，和花夫人的利劍相交，花夫人的身子在半空中一翻，再落下來之後，兩人的劍尖，仍是對在一起的。

可是此際，花夫人的身子，又向下落來之後，兩柄利劍的劍尖，卻相差了分許，並不是對在一起，剎那之間，只見花夫人又是一聲驚呼，在半空之中，猛地一扭身子。

她身子一扭，堪堪避開了蒙娘子手中的利劍，然而她的身形正在下落，卻是一劍，刺進了蒙娘子的腹部，短劍幾乎直沒至柄，立時鮮血四濺！

蒙娘子的身上，本來雖然穿着一件紅衣服，可是她的鮮血濺了出來，染得青石板上，點點斑斑，卻是怵目驚心，到了極點！

蒙娘子被劍刺中了腹部，她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倒在地上，花夫人也尖叫了起來，圍在她們四周圍的上千人，一時之際，全驚得呆了！

花夫人立時哭叫了起來，福來銀號門口的那四個大漢，自然也看到了這等情形，他們推開了面前的人，走向前來。

花夫人立時走向前去，握住了其中一個大漢的手，一面淚如雨下，道：「救救我姐姐！」

那大漢一拍胸脯，豪氣干雲，道：「小娘子莫驚惶，我們有上好的刀傷藥，定然可以令她復原的，只不過要將她抬進去，不知方便不？」

花夫人哭道：「救人要緊，還顧得甚麼？」

這時，那柄短劍，仍然挿在蒙娘子的腰際，鮮血也仍在汩汩流着，蒙娘子花容失色，星眸緊閉，兩個大漢連忙走過來，一個抬頭，一個抬脚，將她抬了起來，大喝着，趕開了圍攏來的人，走進了福來銀號。

花夫人忙跟在後面，一進銀號，另外兩個大漢，連忙關上了門，門外千餘人仍然圍着，一個也不肯散去，七嘴八舌，人聲喧嘩。

抬着蒙娘子的人，急急走過了天井，來到了銀

號的大堂之中。一進入大堂，便有一股陰暗深沉的感覺，靠牆一列椅子和茶几，全是紫檀木的，另一邊牆上，則是一列長櫃，櫃後坐着好幾個人，正在滴滴搭搭，打着算盤，這時，也一起靜下了來。

兩個大漢，忙拼起了幾張椅子，將蒙娘子放在椅子之上，花夫人急得六神無主，團團亂轉。一個大漢叫道：「快，快去拿刀創藥來！」另一個大漢，一聲答應，就待向前奔去，櫃後的人，全都伸長了頸，向外看來，就在那時，只聽得一扇門旁，傳來了一聲冷笑道：「不必了——」

那去取刀創藥的大漢，剛奔到了那門口，陡地聽到一聲「不必了」，突然呆了一呆，站定了身子，只見文禮賢已經慢慢走了出來。

那大漢忙道：「文爺，一個賣藝婦人受了傷，我去取刀創藥。」

文禮賢笑道：「不必刀創藥，我自有方法，令她復原。」

在蒙娘子旁的那兩個大漢，面有不憤之色，道：「文爺，她傷得十分重，血流不止，若不施急救，只怕就要——救不轉了！」

在福來銀號之中，東家早已講明，由文禮賢負責一切保護事宜，那些大漢，一到福來銀號，也知道自己要受文禮賢管轄的了。

可是，文禮賢到了福來銀號之後，却也未曾見他露過甚麼驚人的武功，是以衆人早在私底下竊竊私議，這時，那兩個大漢，更覺得自己理直氣壯，是以，講起話來，已然不怎麼客氣了！

文禮賢却淡然一笑，望着一路滴進來，落在地上的鮮血，道：「是麼，這一袋蘇木水，調得倒不錯啊，眞像是血一樣！」

衆大漢一聽得文禮賢那樣說，不禁都是一呆，蘇木煮了水，其色通紅，和血一樣，走江湖的人，常用來當作鮮血使用，可是如今，那紅衣少婦的腹際，分明插着利劍，而且，花容慘淡，星眸緊閉，分明是受了重傷，何以文禮賢却這樣說法？莫非文禮賢以爲她是在詐傷麼？

嬌嬈的女子，總能多得人同情些，是以文禮賢的話才出口，各人一呆之下，已有兩個大漢，怒形於色，齊聲道：「文爺，她身受重傷，再不施救，只怕就要氣絕，文爺何以還說這等風涼話？」

文禮賢笑道：「兩位倒憐香惜玉，這樣的小娘子，誰看見了不喜愛，只可惜我受了東家重托，却是無可奈何了，起來！」

他一直在緩緩地說着，但是到了最後，那「起來」兩字，却是疾聲陡喝出來的。

而且，他一面疾喝，一面右脚抬起，已經向蒙娘子的身上，疾踢而出！

這時，所有的人，仍然不相信蒙娘子是詐傷，是以文禮賢一脚踢出，那兩個怒形於色的漢子，身形一閃，已掠向前來，想阻止文禮賢，不讓文禮賢踢中蒙娘子。

文禮賢的動作，實在太快，那兩個大漢，一左一右，疾閃了過來，但他們還未到文禮賢的身前，文禮賢的那一脚，已「砰」地一聲，踢中在那張椅子之上。兩個大漢，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喝，揚掌待向文禮賢擊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間，只見本來是直挺挺躺在椅子上的蒙娘子，突然之間，整個飛翻，已自椅上，翻了起來，十指箕張，已向那兩個向文禮賢出掌的大漢後頸，疾抓而下！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實看得衆人，盡皆目瞪口呆，而那兩個大漢，是背對着蒙娘子的，在刹那之間，他們只覺得後頸風生，却也不知道是發生了甚麼事，而他們向前擊出的一掌，一時之間，也收不住勢子，眼看蒙娘子十指緊處，已可以將那兩個大漢的後頸抓住了。

但也就在此際，只見文禮賢雙掌倏地一分，他的動作，看來不急不徐，但實際上，如行雲流水，快疾無比，雙掌一分間，「叭叭」兩聲響，已和那兩個大漢各自對了一掌。

那兩個大漢一和文禮賢手掌相碰，只覺得一股大力，湧了過來，「呼呼」兩聲，兩人老大的身軀，立時向旁，飛了出去。

文禮賢用掌力將那兩個大漢震了出去，震得恰在其時，蒙娘子十指一緊，只抓了個空。

蒙娘子雙手抓空，她身子仍在半空之中，只見她陡地揚腿，雙脚已向文禮賢的面門踢了過來了。

在她踢出兩脚之際，鞋尖上帶起一股「嗤嗤」之聲，顯然是她的鞋尖上，鑲有極其鋒利的鋼片，只不過外面用綉花的紅緞遮着而已。

文禮賢一見對方雙脚攻到，身子突然向後一仰，避了開去，這時，花夫人一聲怪叫，一抖手，「刷」地一聲，自衣袖之中，伸出了一柄短劍來。

她的那柄短劍，剛才已插進了蒙娘子的腹中，現在也仍然掛在蒙娘子的腹上。

但是當花夫人自衣袖之中，抽出那柄短劍來之後，本來不知突然發生了甚麼事，完全呆住了的那幾個大漢，也已明白了！

他們的心中，不禁都暗叫了一聲「慚愧」，因爲蒙娘子分明不是眞的受傷，那柄劍，只不過是有機簧，可以伸縮的假劍，眞劍是在花夫人的衣袖之中！

花夫人短劍一出，「嗤」地一聲，便向文禮賢

的頭頂，刺了過來。

其時，文禮賢上身後仰，避開了蒙娘子的那兩脚，是以花夫人仗劍刺他的頭頂，那一劍是平平刺出，並不需要自上而下刺出的。

花夫人的那一劍，去勢極其迅疾，各大漢眼看這等情形，都不禁爲文禮賢揑了一把汗。

也就在花夫人的那一劍，眼看要在文禮賢的頭頂之中，直刺了進去之際，只見文禮賢的身子，突然一彈，向上彈了起來。

他身子仍然向後仰着，一彈了起來之後，身子向後彎着，「呼」地轉了一個半圓，已在花夫人的頭上掠過，到了花夫人的背後。

花夫人的那一劍，去勢如此之疾，眼看一劍就可以刺中，突然眼前一花，人已不見，她心中已知不妙，想要轉過身來。

但是，文禮賢早已到了她的身後，伸手出來，在她的豐臀之上，「拍拍拍」連打了三下，那三下，不但聲響清脆玲瓏，而且力道也不小，打得花夫人向前連跌出了三步，和才落下地來的蒙娘子，撞了一個滿懷！

花夫人俏臉通紅，立時轉過身來，文禮賢笑道：「眞不錯，可惜文某無意消受！」

店堂之中，剛才的氣氛，何等緊張，但是文禮賢那一句話出口，各大漢立時轟然笑了起來，在衆人的笑聲之中，花夫人不但臉紅，連粉頸之上，也是一片通紅，杏眼圓睜，氣得講不出話來。

文禮賢又笑道：「好了，兩位是自己離去，還是要我再來動手趕出去？」

蒙夫人的神色雖然尷尬，但却比較鎭定，她一伸手，將腹際那柄可以伸縮的假劍，拔了出來，拋在地上，向文禮賢拱了拱手道：「佩服，佩服！」

文禮賢道：「不算甚麼，只不過受人之托，責任重大，總得分外小心些！」

他在那樣說的時候，似有意，似無意，向那幾個大漢，望了一眼，那幾個大漢，臉上立時火辣辣地，紅了起來，神色狼狽。

蒙娘子道：「算是我們打錯了算盤，文爺，再見了！」

蒙娘子一面說，一面拉了拉花夫人的衣袖，可是花夫人却還是狠狠瞪着文禮賢，給蒙娘子拉得急了，她大聲叫道：「姐姐！」

文禮賢笑道：「怎麼？還不捨得走麼？」

花夫人一聲嬌叱，短劍一挺，又向前疾衝了出去，她向前的去勢急了，蒙娘子又拉着她的衣袖，是以只聽得「嗤」地一聲響，她的衣袖，已被撕下了一截，露出雪也似白的一截藕臂來。

她挺劍疾刺，刺向文禮賢的心口，文禮賢身子一側，反手一抓，却已抓住了她的手臂，手臂一被抓住，花夫人的那一劍自然再也難以向前刺出。

而文禮賢抓住她的手臂，却是衣袖已被扯脫的，文禮賢只覺得花夫人的手臂，滑若凝脂，柔若柳絮，那一截粉光緻緻的手臂，就在他的眼前，不禁令得他的心中，陡地一蕩。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蒙娘子急叫道：「文爺，手下留情，我們要走了！」

文禮賢却像未曾聽到蒙娘子的話一樣，仍然緊握着花夫人的手臂，雙眼直視着花夫人漲得通紅的俏臉，花夫人心中一急左掌翻起，一掌向前拍出。

花夫人這時，被文禮賢緊握住了手臂，心頭也如小鹿亂撞，她雖然潑辣，但究竟是女人，除了花蝶兒之外，幾時曾被別人，握住了她裸露的手臂？

是以，她倉皇之際拍出的那一掌，也不是擊向文禮賢的心胸，而是擊向文禮賢的肩頭的。

却不料剛才，身子如此靈活的文禮賢，這時，竟是呆若木鷄一樣，眼看花夫人掌擊了過來，竟並不趨避，「砰」地一聲響，一掌正被擊在肩頭！

那一掌，將文禮賢「騰」地震退了一步，他抓住花夫人手臂五指，也鬆了開來，在花夫人雪也似白的手臂上，有着極其鮮明的五條紅色指印，可知文禮賢剛才在握住了她的手臂之際，是何等用力。

花夫人也沒有再趁機進襲，也立時向後退來，蒙娘子忙道：「後會有期！」

她一拉花夫人，兩人身形快疾，陡地退出了店堂，一出店堂，便飛身上屋，幾個竄伏，便已掠遠了！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走了之後，那幾個大漢，互望了一眼，才訕訕地道：「文爺果然明察秋毫，我們幾乎被瞞過了！」

文禮賢像是如夢初醒一樣，震了一震，才道：「門口人還很多，各位去趕散他們，以後，銀號門口，不可再有閒雜人等聚集了！」

那幾個大漢，只當文禮賢會有一頓申斥，却不料文禮賢只是吩咐了那樣幾句話，各人都是大喜過望，忙不迭答應着，向大門上走去。文禮賢倒像是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背負着雙手，走了進去。

那幾個帳房先生，都鬆了一口氣，自有伙計將店堂中弄毀了的東西，一起打掃乾淨，福來銀號和官府的聲氣通得甚密，本來，單憑幾個大漢，要將聚在門口的上千閒人趕走，也不是易事。但是銀號門口，聚集了那麼多人，早已驚動了官府。

那幾個大漢才一出門，便見十幾個差役，由捕頭領着，大聲呼喝着，走了過來，走在前面的幾個衙役，還「噹啷啷」地抖動着鐵鍊。

這般如狼似虎的衙役一到，誰不怕事，上千人

一哄而散，福來銀號門口，又恢復了寧靜，那干衙役和捕頭，自有銀號中人，迎進銀號去，各贈些酒資。自古至今，皆是如此，表過不提。

卻說花夫人和蒙娘子，進福來銀號時，那干看熱鬧的人，人人皆見，但是她們掠出銀號的時候，卻是翻牆越瓦而去，外面的那些人，並未曾看到，是以大同府中，皆紛紛議論，着實替那受了傷的美婦人担心。

那一天，到了黃昏時分，只聽車聲轔轔，兩匹健馬，拉着一輛車子，輾過了福來銀號門口的廣場，直來到了銀號的門口。

那兩匹拉車的馬兒，神駿非凡，這倒也還罷了，大同府的人，見得好馬也多，不足為奇，倒是那一輛車子，十分惹眼。

那車子的車轅，車身之上，全都包着銀片，被打磨得雪也似亮，車身全是紫檀木的，雕出八仙過海的圖案，那八個仙人，每一個都有眞人高下，它們的飾物，全是眞的美玉。

那御者穿着一套漆也似黑的衣服，手中執着長鞭吆喝着，「拍拍」地揮着鞭，一直將車子駛到了銀號的門口，才又一聲吆喝，車子陡地停了下來。

那御者自車座之上，一躍而下，先拉下了車門下的踏腳，又拉出了一卷猩紅的厚氈，鋪了開來，從車旁直鋪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口。

這才聽得那御者朗聲道：「請公子下車！」

那輛車子一駛到，這等排場，早已驚動了銀號中的掌櫃，兩個老掌櫃，早已迎了出來，站在門口恭候，只見車門打開，一個面如冠玉，顧盼神飛的公子哥兒，緩緩走下車來。

那公子哥兒戴着一頂軟皮帽，帽上綴着一顆老大的明珠，一襲紫袍，襯着腰際的兩塊碧玉珮，衣飾麗都，實是看得人，不由自主，要低下頭去。

他一下了車，畧一打量，笑道：「這就是福來銀號的總號麼？」

那兩個掌櫃已滿面堆笑，迎上來道：「正是，公子從何處來，小號有何効勞之處？」

那公子哥兒踏在紅氈之上，緩緩向前，走了過去，那御者彎腰侍候，公子哥兒進了店堂，那兩個掌櫃是退着進去的，幾乎就在門檻上，摔了一交。

進了店堂之後，那公子哥兒才從衣袖之中，摸出了一卷，捲成了一卷的羊皮紙來，抖了一抖，將那卷羊皮紙抖了開來，道：「我從大名府來，這是貴號大名府分號的銀票，請過目。」

一個掌櫃忙將那卷羊皮紙接了過來，兩個掌櫃一看，面上的神色，不免有點緊張，只聽得他們道：「沈公子，這一萬両黃金，卻是甚麼時候要？」

這時，文禮賢又背負着雙手，踱了出來。

那公子哥兒道：「自然現在就要，聞說大同府最銷魂的是百芳院，你們在天黑之前，將金子替我送到百芳院去，我全要十両一錠的金元寶，卻不耐煩使碎銀子。」

那兩個掌櫃一疊聲地答應着，叫着上茶，請坐，但是那公子哥兒卻像是嫌福來銀號的地方骯髒一樣，四面一看，皺了皺眉，也不坐下，便立時向外踱了出去。

那兩個掌櫃，又躬身送到門口，眼看那公子上了車，車子又向前馳了出去，這才回到店堂中來。他們才一到店堂，迎面就碰上了文禮賢，文禮賢道：「兩位，這提票可驗清楚了？」

那兩個掌櫃，面上立時現出不悅之色來，一個道：「文爺，我在銀號，從學徒起，到了掌櫃，已有三十來年，各地分號的印信畫押，燒成了灰，我也認得出來，卻是如何會錯？」

文禮賢仍然帶着微笑，道：「一萬両赤金，非同小可，何以大名府的分號，沒有快馬來報？」

文禮賢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如迅雷，傳到了門口，一個勁裝漢子，翻身自馬上躍了下來，奔進了店堂，他一進來，就叫道：「兩位掌櫃，沈公子可到了！」

店堂中人，都認得這漢子，叫着他的名字，道：「才到，已經走了。」

那大漢道：「他身上共有兩萬両赤金提票！」

掌櫃的瞪了文禮賢一眼，道：「是，他適才交了一張給我們，你遠來辛苦，且去休息一下。」

那大漢抹着汗，喘着氣，道：「我也未曾見過這等豪客，他將一箱箱金子，抬進大名府咱們的銀號來時，人人都看傻了眼。」

掌櫃又白了文禮賢一眼，對那大漢道：「那是你見識少，早年，朝中的大官，告老還鄉時，哼，誰不是十萬八萬金子，由銀號中提出去？快吩咐下去，開庫取金，你可得帶人將金子送去！」

文禮賢揚了揚眉，掌櫃的學着文禮賢的口氣，道：「一萬両赤金，非同小可，文爺自然得親自押着才行，若是有甚麼差錯，卻有負東家重托！」

文禮賢「嘿」地一聲，道：「自然！」

掌櫃的又忙着吩咐伙計，挑起燈籠，取着鑰匙，湧着到金庫去了。

文禮賢站在店堂之中，這時，天色已漸漸昏暗了下來，小伙計一盞一盞，點着了燈，店堂中才又明亮了起來，文禮賢仍然站着。

不一會，只見伙計托着一箱一箱的金子，走了出來，黃金和人之間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

那些伙計所托着的金子，即使不屬於他們，但

是在他們的臉上，也呈現着一種異樣的興奮。

十両一錠的元寶，每一箱是五十錠，總共是二十箱，一起運到了店堂上，兩個老掌櫃，才趕了出來，天氣雖然很涼，但是他們的額上卻在冒着汗。

他們來到了文禮賢的面前，道：「文爺，請你先點一點，好立即替沈公子送去。」

文禮賢的神態，和他們各人，卻大不相同，他淡然道：「不必了吧，才從庫房取出來的，哪會錯了？」

兩個老掌櫃卻搖手不迭，道：「文爺，話可不是那麼說，若是少了一錠，誰也吃罪不起！」

文禮賢似笑非笑，「嘿」地一聲，道：「好罷，那就將這些箱子，一起打開來瞧瞧！」

銀號中的夥計答應着，紛紛將箱子打了開來。在福來銀號中的伙計、掌櫃、賬房，誰也不是未曾瞧見過金銀的人，可是一萬両赤金，一起呈現在眼前，發出燦然的光芒，這樣的機會，也不多見！

是以，當二十隻箱子一起打開之後，幾乎每一個人都屏住氣息，一聲也不出，在那一刹間每個人的臉上，卻現出一種如夢似幻的神情來，想是他們都在想着：這些黃金若是屬於我的，那便怎樣了？

文禮賢背負着雙手，在那些箱子之前，緩緩踱了一遍，才道：「行了，將箱子闔上！」

他說的話，聲音雖然低沉，但是在鴉雀無聲的店堂中，照說也是人人可聞。然而，那十來個伙計，還是呆若木雞地站着。

文禮賢悶哼了一聲，提高了聲音，喝道：「快將箱子闔上，我們要動程了！」

他那一聲大喝，才將十來個伙計，喝得如夢初醒一樣，答應着，將箱蓋闔上，上了鎖，文禮賢向站在大廳一角的幾個大漢望去道：「連我在內，共是十一人護送，今晚輪到誰當值的，來十個人！」

那幾個大漢答應着，退了開去，文禮賢又轉過頭來道：「每人挑兩箱，你們去十個人也足夠了，此去百芳院，不過幾條街，大伙兒辛苦着點吧！」

那些伙計答應着，各自找了扁担繩索，不一會，便都挑起了金子，列成了兩行，在店堂中等着，又不多久，押送的大漢也來了，文禮賢令他們十人，也是五人一行，排在伙計的旁邊，他自己走在最前面，打開了大門，便向外走了出去。

這時，天色已經全黑了。福來銀號門口的四盞燈籠，正在風中搖曳着，映着自銀號中走出來的人，令得人影在青石板的曠地上搖幌着，就像喝醉酒的醉漢一樣。

文禮賢走在最前面，走過了那廣場，向着大街的一端，走了過去，他們一行人，才走出了三五十丈，便看到迎面一個人，笑嘻嘻地走了過來，向文禮賢一拱手，道：「文兄，忙啊！」

那人聲音宏亮，身形高大，卻正是滕奇影。

滕奇影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腳大盜，而且，他曾經搶刦過福來銀號一次，銀號中的伙計，護院，倒有一大半認識他的。

是以，滕奇影才一出現，所有的人，便不由自主，停了下來，有幾個性急的漢子，手臂一振，「錚錚」有聲，兵刃都已出鞘，人人的臉色，都十分緊張。

可是滕奇影卻仍然笑嘻嘻地，道：「噢，看列位挑得沉重，這箱子中的，定是赤金了，文兄，你也算是武林奇材，卻落得替為富不仁的土財主，押運金銀，眞是可惜啊可惜！」

文禮賢淡然一笑道：「若是人人都學閣下那樣，出人頭地，那也沒有這許多金銀，可供搶刦。」

滕奇影又是一笑，道：「聞說大名府來了一位沈公子，現正在百芳院中，大排筵席，召妓取樂，文兄這些金子，定是替他送去的了。」

文禮賢的聲音更冷道：「那不關閣下之事。」

滕奇影搖着頭，道：「我早已說過，大同府福來銀號中的金銀，全是我的，如今驟然少了上萬両金子，我怎能不問一下。」

文禮賢一字一頓，道：「閣下讓不讓開？」

滕奇影聳了聳肩，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來，道：「自然讓——」可是他一個「讓」字才出口，手臂突然一揚，五指如鈎「嗤嗤」有聲，卻已向文禮賢當頭抓了下來。

文禮賢看來，像是身形凝立不動，但是他的反應，卻也快到了極點，滕奇影手才抓下，他手腕一翻，中指拍地彈了出去。

他中指彈的正是滕奇影右腕上的「陽池穴」。

滕奇影那一抓，若是繼續抓了下去，那麼，穴道非被彈中不可，若是他穴道被彈中，那他自然非但抓不中文禮賢，自己還要吃大虧。

是以，他立時手臂一縮，而就在他手臂一縮間，文禮賢卻也已趁機進招，手腕再一翻，那一指，便已直指向他的胸口。

滕奇影也是會家，他看出文禮賢的那一指，來勢快絕，而且，在向前攻來之際，手指顫動，胸際七八個要穴，全在他一指籠罩之下，竟吃不進他要攻的是那一個穴道！滕奇影吃了一驚，身子「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那時，離得滕奇影較近的四名大漢，早已執着單刀趕了上去，將滕奇影圍住。

街上來往的行人，本就很多，這時一見出了事，便全避了開來，但卻又不捨得走遠，各自躲在屋簷下，睜大了眼望着。

滕奇影被四名大漢圍住，他却並不動手，雙手搖着，笑道：「列位放心，這萬把兩金子，眞還未曾放在我的心上，各位請便吧！」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又是一縮，向後退了出去，兩個大漢氣他不過，手腕一翻，就在他身子縮着，向後退出去之際，用刀背向他砸了下來。

可是滕奇影的身形，却是十分滑溜，等到兩刀背砸下之際，他早已竄了出去，「錚」地一聲聯响，兩柄刀相交，爆出了一串火花來。

文禮賢忙抬頭向前看去，只見滕奇影已沒入了一條小巷之中，看不見了。

文禮賢「哼」地一聲，道：「別理他！」

那幾個大漢皆有不平之色，但是文禮賢既然那樣吩咐了下來，自然也只好繼續向前去，不再理會滕奇影。

他們向前走着，街上的人，已都知道他們挑着的是上萬両赤金，是送到百芳院去，交給一個姓沈的闊公子的，是以一看到他們經過，便紛紛佇足而觀，百芳院鴇兒王八，也早已得到了信息，文禮賢他們，才一轉過了街角，望到了三盞琉璃燈兒，便有七八人迎了上來，道：「是替沈公子送金子來的麼？快，快請來。」

文禮賢向前走了過來，那百芳院的大門，比尋常大戶人家，還要氣派。

一進了大門，便是一個老大的院子，全是剔透玲瓏的太湖石，種着翠竹勁松，百花雜陳，大堂之中，傳出了一片鶯鶯嚦嚦之聲，間或也聽到沈公子的「哈哈」大笑聲，文禮賢等一行人進了大廳，只覺得陣陣的脂粉香，沁入鼻端，確然令人羨慕之極，放眼望去，環肥燕瘦，全是出色的美人兒。

沈公子正坐在居中的一張暖榻之上，在他的四周圍，穿紅戴綠，圍着四五個美妓，文禮賢向後一揮手，伙計將肩上所挑的箱子，放了下來。

只聽得沈公子道：「打開來瞧瞧！」

那十個伙計答應着，將二十隻箱子，一起打了開來，只聽得大堂之中，驚嘆之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人人都瞪大了眼。

沈公子又道：「各位辛苦了，就在此喝一杯水酒，快活快活。」

那十個大漢，十個伙計一聽，盡皆面有喜色。須知那百芳院，乃是大同府中，一等一的銷魂蝕金的好去處，不是王孫公子，便是富豪大賈。如今，他們聽得沈公子那樣吩咐，如何不喜？

但是文禮賢却立時沉聲道：「我們銀號中還有事，失陪了！」

沈公子的面色一沉，像是大不樂意。他一伸手，推開了身邊一個妓女，道：「誰陪我在這裏喝酒取樂的，臨走之際，我還贈他十両赤金！」

沈公子此言一出，各人更是嘩然而呼。文禮賢忙道：「大伙回銀號去！」

可是這時，却根本沒有人再聽文禮賢的話。只聽得有一個伙計道：「文爺你要回去，這就請便，相煩替店東說一聲，小可不吃銀號這口烏飯了！」

那幾個伙計一出聲，其餘的人，哄然而應，一干鴇母王八，十分會鑒貌辨色，早已紛紛曳着伙計和護院入座，也立時有美妓向他們圍了上來。

文禮賢看到這種情形，雙眉打結。他向沈公子拱了拱手，道：「黃金已然送到，在下告辭。」

沈公子左擁右抱，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文禮賢也不說甚麼，掉頭就走，一直到他出了大門，身後的喧嘩取樂，嬉笑呼喝之聲，仍然可聞。

文禮賢的心中，暗嘆了一聲，低着頭，向前疾行，他離開了百芳院所在的那條街，轉進了一條小巷之中，他才在小巷中走了幾步，然後聽得身後，傳來了一下極其輕微的聲响。

文禮賢立時聽出，那是一個輕功極佳的人，自高處躍下的聲音。

他立時站定了身子，在他的前面，人影一閃，也有一人，自小巷一邊的圍牆上，落了下來。

文禮賢定睛向前看去，只見在他身前的那人，身形苗條，手中握着一柄在黑暗之中，閃閃生光的短劍，不是別人，正是花夫人！

文禮賢也不轉過身去，他只是突然一側身，背貼住了牆。他心知身後也已有了人。這時他背貼着牆站定，自然可以避免腹背受敵之苦。

他站定之後，兩面一看，果然看到蒙娘子也握着劍，就在他身後不遠處。

文禮賢一聲冷笑，道：「兩位，在福來銀號時，我已然手下留情了。現在，還要來生事麼？」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文朋友，你在福來銀號，只是對我妹子手下留情，我可沾不上邊兒。」

文禮賢一聽得蒙娘子那樣說，心頭不由自主，向花夫人看去，只見花夫人臉上的神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一雙妙目，却是望定了他。文禮賢的心頭跳得更劇烈。他立時想起，在福來銀號中，抓住花夫人柔滑的手臂時的情景來。

蒙娘子又笑了一聲，道：「妹子，我們將劍收起來吧！反正我們不是找文朋友來動手，只是找他來談談的，是不是？」

花夫人仍然不出聲，但是她手臂畧振，劍已入鞘。她慢慢地向文禮賢走了過來。

文禮賢不禁有些心慌意亂起來。他忙道：「你們想找我談甚麼？」

花夫人咬咬下唇，嬌媚之態，更令人心動。她道：「你說呢？」

文禮賢實在想陡喝一聲，向前衝了出去。可是，當他看到花夫人離得他越來越近之際，他却不由自主，望着花夫人的手臂，心突突地跳着，心猿意馬，却是站着，一動也不動。

蒙娘子又「格格」嬌笑了起來，道：「妹子，或者我在這裏碍事，就由你們兩人談談如何？」

文禮賢忙道：「有甚麼事，不妨一起說！」

可是蒙娘子身形一轉，她的笑聲，和她的身形，一起向外，飄了開來，轉眼之間，便已穿出了小巷。文禮賢忙又轉過頭來，花夫人已離得他更近。他和花夫人打了一個照面，只見在星月微光之下，花夫人的雙頰，各泛起了一團紅雲，看來更是嫵媚嬌艷。

文禮賢本來是武功極高，很有見地，臨危不亂的人，他的來頭也很大，決不是等閑的江湖人物，可是這時，他却也不免有些手足無措起來。

花夫人來到了他的身前，低下了頭，現出了一截雪也似白的粉頸，看來更有一種令人感到楚楚可憐的神態，她的聲音，低得僅堪聽聞，只聽得她道：「不知為甚麼，我離開福來銀號後，再也……不想那些金銀，却只是……」

她講到這裏，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睛，瞟了文禮賢一眼，又趕緊低下頭去。

文禮賢心中忙自己對自己道：「那有這個道理，那一定又是甚麼陰謀詭計！」可是隨即他又自己對自己道：「那也難怪，或許她對自己情有獨鍾……」想到這裏，他也不禁向花夫人走近了一點。他們倆人，已相距只不過兩三尺了！

文禮賢不禁為之色授魂予。

洗刧金庫

花夫人站定了不動，文禮賢大踏步趕了過去，來到了她的身後，花夫人仍然低着頭，文禮賢只覺得陣陣的幽香，自她的頸際，透了出來，而她的粉頸上，也泛起了淺淺的緋紅色，文禮賢可以看到她半邊臉龐，嬌紅如花，誘人之極。

文禮賢的心頭，不禁怦怦跳了起來。

他是武功極高，見識極廣的人。但不論他的武功多高，見識多廣，他總是一個男人，對着那麼嬌艷動人的小娘子而不心動的？更何況此際，花夫人的神態，實是充滿了挑逗！

文禮賢只覺得喉嚨發乾，他雖然叫住了花夫人，但是却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花夫人仍然低着頭，幽幽地嘆了一聲，用十分甜膩的聲音道：「你讓我走不好麼？却又叫住了我作甚？」

文禮賢若是調情聖手，此際自然有大串的話兒，可以講將出來。但是他却又並不是，他雖然惑於花夫人的美色，心中胡思亂想。可是却又不知說甚麼才好。這時，文禮賢的心情，實在比面對着一個第一流的高手，還要緊張，他只是站在花夫人的身邊，一聲不出。

花夫人慢慢地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珠轉動着，突然抿着嘴，「格」地一笑，握住了文禮賢的手。文禮賢的心中一蕩，花夫人更是「格格」地嬌笑起來，她柳腰欵擺，笑得動人之極。

文禮賢不由自主，伸出手臂，向花夫人的纖腰摟去。當他將花夫人摟在懷中之際，他只覺得體內像是有一股烈火在燃燒一樣，眼前除了花夫人嬌俏的臉龐之外，幾乎甚麼也看不到了。

花夫人的身子，也柔軟得像棉花一樣，向文禮賢靠了過來。文禮賢軟玉溫香在抱，神智飄蕩。正待將花夫人擁得更緊時，突然之間，他只覺得腰際陡地一麻。

文禮賢究竟是武功極高的高手，腰際突然一麻，他已從溫柔夢中，陡地醒了起來。雙臂一鬆，鬆開了花夫人。但是他這時才覺醒，却已然遲了！

在他的手臂一鬆之際，花夫人手腕一翻，一掌已然拍出。那一掌，花夫人是在緊貼着文禮賢身子的情形下拍出來的。文禮賢根本沒有躲避的可能。

花夫人的手腕才一翻起，便聽得「砰」地一聲响，那一掌正擊在他的心口。

文禮賢身形一幌，「騰」地後退了一步，口角已是鮮血長流。花夫人却立時身形拔起，身在半空之中，「呼呼」兩脚，又已踢到！

文禮賢那時連站都站不穩，自然更無可能避過這兩脚。當花夫人兩脚踢到之際，他陡地一轉身，想向前奔了出去。

然而，他才轉過身來，花夫人兩脚已然踢到，正踢在他的背上，不但將文禮賢踢得向前直仆跌了出去。而且在花夫人的鞋尖之上，顯然還藏有十分銳利的利器。

中了花夫人的飛脚，文禮賢的背後，立時出現兩個烏溜溜的深洞，鮮血如同噴泉一樣湧了出來。

花夫人的身形十分靈巧，一踢中了文禮賢，便身子向後畧仰，在半空之中，翻了一翻，落下了地來。她才一落地，便見到蒙娘子自小巷的另一端疾掠而至，越過了仆跌在地的文禮賢。

當她越過文禮賢的背心上，重重踏了一脚。可是文禮賢却一點反應也沒有。蒙娘子一趕到花夫人

的面前，就道：「行了，妹子。我們快走！」

花夫人向文禮賢一指，道：「這廝死了麼？」

蒙娘子道：「理他是死是活，只要他不再碍事就是了，他們只怕已在福來銀號生事了，我們趕去相助！」

花夫人答應一聲，兩人身形掠起，迅即出了小巷。陰暗的小巷之中只有文禮賢一人還伏在地上。鮮血自他的口中，背後不斷汩汩湧出。文禮賢的臉色，比他貼着的青石板，還要來得灰白。

福來銀號之中，文禮賢帶着十個大漢，十個伙計，挑着一萬两金子走了之後，登時靜了下來。只有賬房先生滴滴答答地打着算盤。小伙計將燈火剔得亮了些。有一個小伙計站在牆角在打瞌睡。口角的涎沫，流得極長。一個掌櫃輕輕走到他身前，「卜」地一聲，在他的額角上，鑿了他一個暴栗。

那小伙計突然睜大了眼，帶着哭音道：「我沒有睡着！我沒有睡着！」

掌櫃的又提起了手來，再待鑿第二個暴栗時，突然聽得一陣馬蹄聲、車輪聲和呼喝聲傳了進來。

只聽得門口已有人叫道：「沈公子吩咐，再來取一萬两黃金！」

掌櫃認得那叫喚的人，就是日間趕着馬車來的御者。於是迎了上去，道：「沈公子又要金子使喚了，才送了一萬两金子去，化完了麼？」

那御者一瞪眼，道：「廢話，沈公子化金子，難道還得問過你這個糟老頭子？提金子的銀票在這裏，快去驗看，金子立時就要！」

那御者一面說，一面一揚手，將一張銀票，向掌櫃劈面拋了過來。掌櫃慌忙接過，仔細看着。

自大名府來的銀號伙計，早已來報，說沈公子共有兩張一萬两黃金的票子，掌櫃的接在手中的那張銀票，看來又絕對是眞的，自然沒有不讓人家提金子之理。

當掌櫃看了片刻，便抬起了頭來，道：「沈公子是立時就要？」

那御者向後一指，道：「自然是立時要，我連人也帶來了。這幾位全是沈府的人。」

掌櫃的看了這等氣勢，更是不敢怠慢，忙點頭哈腰，道：「列位當家稍待，我去開金庫，吩咐小號的伙計，將金子抬出來。」

那御者雙眉一皺，道：「沈公子等着這一萬两金子有急用，却要快些才好。我們齊去幫手！」

跟在他後面的六七人，一起答應一聲。那御者已經抬頭道：「喂！金庫在何處，快帶我們去。沈公子的脾氣急，他却不是等得的人！」

掌櫃的十分尷尬，搔着頭，道：「這……這……小號的金庫，向來不准外人進入。這……不敢勞動……各位的大駕，還是請各位稍候……」

掌櫃才講到這裏，那御者已「呵呵」大笑了起來，轉過頭去道：「你們聽聽，他在說什麼？眞氣死人了，倒像是咱們要去搶他的金庫一樣。實告訴你，沈府上金山銀山，小小的福來銀號，金庫中不知有多少金子，這樣小心翼翼。哈哈！」

那御者說着，跟着他的幾個人，也一起嘻哈笑了起來。掌櫃的被他們笑得滿臉通紅，但是他幹了數十年的銀號營生，小心已成了他的天性，他仍是搖着頭，道：「這……這還要請各位見諒！」

那些人，又轟笑了起來，就在衆人的哄笑聲中，只聽得又是一陣馬蹄聲傳來，馬蹄聲才停，便聽得有人罵道：「臭兔崽子們，叫你們提金子，你們全都躲到什麼地方偷懶去了？」

隨着罵聲，只見沈公子已大踏步走了進來。他一身華服，滿面怒容，一走進來，便嚇得人人不敢出聲，他才一進門，手中的馬鞭，便「叭」地一鞭，抽在門上，怒喝道：「兔崽子！還站在這裏作甚，快替我進去搬金子，我等着要！」

那御者和各人，都誠惶誠恐，低下了頭。

那御者道：「公子，不關我們事，是掌櫃的說，不讓我們到金庫去的。」

沈公子更是勃然大怒，用力一鞭，抽在櫃枱上，將櫃枱上的一隻算盤，砸得粉碎，算盤珠子四下亂濺。他怒道：「有這樣的事？爲什麼？」

他轉過頭，向那掌櫃的逼視過去。

掌櫃的爲人再老成，在那樣的情形下，也不禁慌了手脚。

掌櫃的期期艾艾，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時，沈公子已大喝一聲，道：「金庫在那裏？快帶我那些兔崽子去搬金子，若躭誤了我的正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個掌櫃，這時也聽到了喧鬧之聲，向外走了出來，聽得沈公子在怒吼，兩個掌櫃都慌了手脚，連聲道：「是！是！」

沈公子又一迭聲催道：「快些！」

在那樣的情形下，簡直不容那兩個掌櫃再作任何考慮，他們只來得及向幾個伙計招了招手，便轉身向前走去，沈公子和那御者，以及那六七人，也一湧而入，一路上，沈公子還在不斷使脾氣罵人，那兩個掌櫃小心翼翼，說着好話，反倒被沈公子大聲喝了回去。

走出店堂之後，是一條極長的走廊，一行人匆匆走過那走廊，乃是一個陳設極其華麗的大廳，沈公子怒道：「我們不是到金庫去麼？」

掌櫃忙道：「就到了，這就到了！」

他們兩人，來到了一幅大中堂之前，伸手在墻上，用力一按，只聽得墻內有人道：「什麼人？」

掌櫃忙道：「快開門，我們來開庫取金！」

掌櫃的話才說完，就聽得軋軋連聲，一道暗門，已然打了開來，暗門恰好就是那幅大山水畫後面，暗門打開，又是一條甬道。

甬道之中，點着數十盞琉璃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甬道之中，有八個大漢，各跨着腰刀，暗門才一打開，八人便已刀半出鞘，直到看到了那兩個掌櫃他們才手一鬆，刀還入了鞘中。

掌櫃的帶着衆人向前走去，沈公子便帶着那御者，便候在甬道之中。甬道的盡頭，是一扇烏沉沉的鐵門，掌櫃的走向前去，來到了鐵門之前，掏出了一大串鎖匙來，各揀了幾柄，開了七具大鎖，將鎖放在地上，兩個大漢忙上前，將金庫的鐵門，慢慢推了開來。

金庫之中，點着長明燈，自然不如甬道中那樣明亮，但是也全堆着一口口的箱子，那金庫足有三丈見方，木箱全靠墻堆着，地正中，有一個丈許見方的大洞，在燈光的照映之下，地窖之中，泛起一片銀光來！那金庫的鐵門一打開，那兩個掌櫃便轉過身來，看他們的情形，像是想轉身叫沈公子的手下，一起相帮來搬金子的，可是他們才一轉過身來，便呆住了！

就在他們兩人，剛一轉過身來的那一剎間，只見連沈公子在內，那御者和那六個人，手腕翻動，每人的手中，都多了一柄解腕尖刀。

兩個掌櫃張大了口，驚訝得說不出聲來，而沈公子等八個人，動作却又快得出奇，他們才一掣刀在手，身形閃動，「撲撲撲撲」四聲，便已有四個大漢遭了殃，尖刀在他們的心口，直刺了進去。

掌櫃的嚇得呆了，四個伙計，也是呆若木鷄，甬道內一共有八個大漢，却全是銀號請來的高手，四個人一上來，出其不意，便已死於非命，另外四個，却不會像掌櫃那樣，嚇得只是張大了口呆立着，他們立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只聽得他們齊聲怒喝，刀已出鞘，一個大漢最機警，雙手在鐵門之上，用力一推，他是想先將鐵門關上，但是那御者一縮手臂，被他刺死的一人，在他拔刀而出時，向他跌了過來，那御者一伸手，托住了死人，用力向前，抛了過去。

死人挾着勁風，「呼呼」直飛向前去，「砰」地一聲响，撞在那想將鐵門推上的大漢身上，恰好是頭顱對頭顱，只聽得「拍」地一下骨裂之聲，那大漢的頂門，立時陷下去了一大塊，鮮血自他的七竅之中，湧了出來，竟被撞死了！

另外三個大漢，一見這等情形，心知不妙，大聲呼喝着，便待向外闖去，但是沈公子雙手一張，道：「朋友，認命吧。」

那三人橫刀當胸，硬着頭皮道：「朋友留下萬兒來。」

沈公子陰森森笑道：「連我也不認得麼？你們還是到枉死城中，再去打聽的好！」

那兩句話間，早有幾個人，挺着尖刀，攻了上來，那三個大漢挺刀還擊，沈公子疾掠向前，只見他身形滴溜溜一轉，手中的尖刀，蕩起了一股精虹，兩個掌櫃的咽喉處，鮮血直冒，發出了一陣「咯咯」的聲响來，已然倒地慘死。

那四個伙計已經嚇軟了腿，幾乎連站也站不穩了，又有兩個人撲向前來，刀起處，血光迸濺，四名伙計的屍體，骨碌碌地滾進了金庫之中。

沈公子回頭喝道：「快，莫等那姓文的來了，就很難說了！」

那時，甬道之中，和各人在決門的，已只剩下了一個大漢，還有兩人，也已死去，沈公子的話才出口，只聽得暗門口傳來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那姓文的，再也不會來了！」

說這話的女人，一面說，一面已掠了進來，燈光映着她嬌艷的臉龐，不是別人，正是花夫人。

沈公子一見了她，便大喜道：「娘子，已將那姓文的解決了麼！」

那沈公子也不是什麼沈公子，却正是花蝶兒！

那還在苦門的大漢一看到花夫人，陡地一呆，手上稍慢了一慢，一柄尖刀，已直插進了他的胸口之中，他手一鬆，手中的單刀落地，雙眼一睜，「咕咚」一聲，也跌倒在地。

那御者振臂道：「快將那車推進來，出去幾個人，銀號中的人，見一個，殺一個！」

四五個人立時奔了出去，那御者衝着花夫人問道：「你姐姐呢？」

花夫人道：「怕不是在外面料理那些打算盤的，把門的麼？姐夫，你神機妙算確是非同小可！」

那御者哈哈笑了起來，笑聲在甬道中聽來，格外來得响亮，他自然也不是御者，而正是魯東的大盜，鬼盜蒙龍！

他一面笑，一面已搶進了金庫之中，刀起處，劃開了一隻木箱，箱中的元寶，骨碌碌地滾將出來，有十幾隻元寶，跌進了地窖中，金元寶和銀子相碰，發出悅耳之極的聲音來。

那剛才奔出去的五六個人，都推着手車，飛奔了過來，手推車的輪子，在甬道的青磚上輾過，發出「隆隆」的聲响來。

手推車來到了金庫面前，蒙娘子也已在暗門口

出現，道：「外面的人全解決了，我在門口把風，你們可得快些，夜長夢多！記着，咱們只有三輛馬車，至多取的十萬両金子，太多載不了！」

幾個人一起笑了起來，道：「金子也有載不了的一天，眞是想不到！」

蒙娘子立時又退了出去，幾個人將金子一箱一箱，搬上手推車，又向外直奔了出去，幾個來回，不知搬了多少箱金子出去。

只聽得蒙娘子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行了，再多一箱也不行了！」

蒙龍和花蝶兒，花夫人三人，一起向甬道外走去，有三個人跟在他們的後面。

才過了暗門口，花夫人便嬌笑着，轉過身來道：「你們三人，蒙大哥來遊說你們，還說什麼福來銀號的金銀，自古以來，無人能動，現在如何？」

那三人每人的懷中，還都抱着一箱銀子，他們笑得瞇起了眼，道：「現在，我們自然服了蒙大哥了！」

花夫人仍然嬌笑着，她一面笑，一面突然「啊」地一聲，道：「我漏了一件東西在庫中了！」

她向前疾走了出去，那甬道很窄，花夫人在向前走去時，恰好在那三人的身邊擦過，只見那三個人的身子，突然向上，挺了一挺。

剎那之間，花夫人已來到了那三人的身後，那三人的雙眼睜得老大，其中一個，一聲怪叫，道：「花夫人，你這是——」

他那一句話，也未能說完，三個人的身子，便一齊向下，倒了下去。

在他們的脅下，各露出了一柄七首的柄來，鮮血順着七首的柄，在向下淌着，原來是花夫人剛才在他們的身邊經過之際，以極快的手法，將三柄七首，逕進了他們的脅下，直沒至柄！

七首是從那三人的左脅下刺進去的，其中有一個，居然還能在受了暗算之後，掙扎着講出半句話來，那當眞是算他功力深湛的了！

那三個人一倒地，花夫人，花蝶兒和蒙龍三人，互望了一眼，花夫人伸出了四根玉葱也似的手指來，笑道：「還有四個。」

就在那時，另一個人已走出了甬道的，却轉了過來，探頭問道：「什麼事？」

蒙龍應聲道：「你且來看看。」

那人一步跨了進來，他才一跨進來，蒙龍突然一伸手，已抓住了他的胸口，那人大吃了一驚，道：「蒙大哥，你爲何抓住了我？」

蒙龍發出一陣桀桀的怪笑聲來，道：「你不知道麼，我要你死！」

那人心知不妙，雙手一起向蒙龍推來，但是蒙龍手起掌落，「拍」地一聲，已擊在他的頭頂之上，那人的眼珠，幾乎被蒙龍的那一掌之力，震得全身彈了出來，他雙掌根本未曾推中蒙龍的身子，蒙龍手一鬆，那人的身子，便已軟癱在地。

蒙龍，花蝶兒和花夫人三人，一起向外走去，那大廳中，至少有七八個死人，過了走廊，到了店堂中，死人更多，蒙娘子站在門口，向着門外，道：「三位請先到店堂來，蒙大哥有話要說。」

那三人也是蒙龍邀來的盜黨，他們應聲走了進來，一個走在最後面的，才在蒙娘子的身邊經過，蒙娘子劍已出鞘，「刷」地一聲，刺進了那人的背後，這一劍的力道極强，劍尖自那人的胸前，直透出了一尺有餘。

另一個人聽到了聲音，轉過身來，他一看到那樣情形，陡地一呆，蒙娘子已推着那死人，向前直奔而出，那人還未曾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間，「波」地一聲，自死人胸前突出的尺許長的劍身，又已刺進另一個人的胸前。

蒙娘子立時拔出劍來，「砰砰」兩聲響，兩個人已倒地慘死。

那最後一人轉過頭來，見到那樣情形，面色倏紅倏白，他失聲道：「你們想過橋抽板！」

花夫人「呸」地一聲，道：「你們這幾個人，當初來邀你們入伙時，你們推三推四，現在，莫非還想分金子麼？」那人大叫一聲，手在腰際一抹，「呼」地一聲響，已揮出了一條軟鞭來。

蒙龍冷笑道：「閣下莫非還想和我們動手？」

那人身形疾拔而起，跳到了櫃枱上，花蝶兒立時一脚踢向櫃枱，將櫃枱踢翻，但那人身形拔起，軟鞭向上一揮，已捲住了横樑。緊接着，那人的身形，向上直飛了上去，「砰」一聲響，撞在屋頂上，屋頂上瓦片碎裂，出現了一個大洞。在碎瓦紛飛之中，眼看那人已可以穿洞而出了！

但也就在此際，蒙龍足尖一點，身形也拔了起來，一伸手，便已抓住了那人的足踝，他一抓住了那人的足踝，立時眞氣一沉，使出了千斤墜功夫。

那人的身子，被他硬生生拉了下來，在那人身子向下跌來之際，他的軟鞭，將他的頭頸纏住，蒙龍的千斤墜功夫一使出，只聽得「格格格」一陣響，那人全身的骨節，全被拉散竟平空長出了尺許！

那人的七竅之中，鮮血直噴了出來，立時死於非命，蒙娘子皺了皺眉，道：「蒙大哥，弄死他也就是了，何必將他弄成那樣子？」

蒙龍却「桀桀」笑起來道：「他奶奶的，是他自己的軟鞭，纏住了頸子，我怎麼知道會那樣！」

花蝶兒一叠聲催道：「快走，夜長夢多，我們

不宜再多躭擱。」

蒙龍和蒙娘子兩人，返身奔出了福來銀號，身形掠起，已到了車座之上。三輛馬車，一起向前，駛了出去。沉重的黃金，壓得車軸「格枝」，「格枝」直響，馬車迅卽駛過了銀號前的空地，駛上了街道。

車聲轔轔，蹄聲得得，馬車已迅速馳遠了。

福來銀號的大門仍然緊閉着，大門上的燈籠，也明幌幌地，根本沒有人知道在銀號之中，發生了什麼事，只不過偶然有人經過，奇怪何以在銀號之前，不見了那日夜不輟的四個守門高手而已。

× × ×

文禮賢的臉貼在青石板上，已是深秋了，青石板很涼，也就是那股涼意，才使他又漸漸地醒了過來。當他又有了知覺之際，他根本不能肯定自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除了臉頰上的那一片清涼之外，他全身都好像是火灼一樣。

他慢慢地吸進了一口氣，當他吸進那一口氣之際，他全身的那陣劇痛，令他不由自主，發出了一陣陣呻吟聲來，他慢慢移動着雙手，按在石板上，然後，他一點一點，向上抬起身子來。

但是，他抬起了尺許，却又突然跌了下來，他只好在地上滾着，滾到了墻邊。

他連站起來的力道也沒有！

在他的眼前，迸耀着各種顏色的火星。

文禮賢想定睛看清眼前的情形，但是他却無法做到這一點，他看到的，只是飛舞着的金星。

他緊緊地咬着下唇，閉上了眼睛，他是怎麼會躺在這裏的，他已完全想起來了。

在這時候，他也已明白，一切全是一個圈套，那豪闊的沈公子，那銀票，花夫人和蒙娘子的突然出現，花夫人雪白的藕臂，羞得連耳根都紅的那股嬌態，這一切，全是圈套！

文禮賢甚至已可以知道，假扮沈公子的那人，一定不會是別人，而是出名的黑道高手花蝶兒！

他假扮沈公子，用眞的一萬両金子的票子，來表示他的身份，也好藉此引開自己，那一萬両金子是本錢，用這一萬両金子，不知可以換來多少！

他，文禮賢，上當了！

文禮賢不斷地吸着氣，似乎只有不斷吸氣，他才能支持着，不再昏死過去，他又慢慢地挺着身子，向上站起來，他抓住了一根自牆縫中生出來的小樹，來支持他的身子，他終於站直了身子。

當他站直了身子之後，他眼前的金星，也不再那麼多了，他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背負着手，自小巷的口子中，慢慢地踱了進來。

文禮賢想大聲叫他，他現在要人帮助，他自己根本沒有辦法走動，他要人扶持着去找大夫醫治。

可是，他用盡氣力也無法講出任何話來，只是在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但是那一陣格格的聲響，却也引得那人向前，疾掠過來。

文禮賢實在沒有法子看清那已來到了自己身前的是什麼人，他只覺得那人的身子，在不斷地搖幌着，那或許是他自己在幌動，他勉力掙扎着，才道：「老哥……我……受了傷……」

他才講了一句話，便聽得他身前的那人出聲道：「你是文禮賢！」

文禮賢陡地一怔，他仍然看不清那人是什麼人，但是他却聽出，那正是滕奇影的聲音。

接着，便又是滕奇影「哈哈」一笑，道：「文兄，你武功如此之高，怎也會着了人家的道兒？哈哈，你傷成那樣，我幾乎認不出你了。你怎會傷在這兒，你一受傷，福來銀號豈不是——」

滕奇影一句話，才講到一半便陡地停了下來。

接着便聽得他發出一聲怪叫：「福來銀號！」

文禮賢雖然傷得站也站不穩，眼前的情形也看不清，但是他却也知道，在那剎間，滕奇影想到了什麼！

滕奇影自然是想到，他文禮賢在這裏受了重傷，自然是正有人在搶刦福來銀號了！

文禮賢沒有再聽到滕奇影的聲音，他只覺得在他的身前，有一股勁風掠過，那是滕奇影在突然之間想到是發生了什麼事之後，掠出了小巷時所捲起來的。

文禮賢閉着眼睛，他難以想像銀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倒絕不會阻止滕奇影前去，就算他有這能力的話，他也不會。

因爲已經有一帮强盜在搶刦銀號了，多一個强盜去，只有更加好些。

文禮賢扶着牆，他每向前移動一寸，全身的骨節就像要散開來一樣，他覺得自己體內的血，已在漸漸地變少，快要流乾了！

但是，他終於到了巷口，他在聽到了好幾個人的驚叫聲之後，倒了下去，昏倒了。

而滕奇影的運氣實在差，當他趕到福來銀號門口的時候，只見成批的差役在進進出出，大同府的幾個捕頭，更是在團團亂轉。

滕奇影一看到了那樣情形，就知道搶刦已經完成了，他沒有再向前走去，只是雜在那些看熱鬧的人羣中。

人叢中議論紛紛，七嘴八舌，滕奇影雖然才到了不久，但是也已聽出，福來銀號中的人全死了，究竟被刦走了多少金銀，却也沒有人知道。

過了不久，只聽得一陣呼喝聲，十幾匹高頭大馬，疾馳而來，被那十餘匹馬擁在中間，是一對白馬，白馬上騎着兩個威風凜凜的大漢，大同府中的人，都認識那是知府最看重的兩個大捕頭。

滕奇影沒有再看下去，他知道他已來得遲了，已經撈不到油水了。

但是，他也知道，一定有人撈到了油水，他心中自己在問自己，撈到了油水的是什麼人？

他轉身離開了人羣，直向前走去，當他來到了日間找到花夫人和蒙娘子的那屋子之前，他「砰」地一腳，踢開了大門。

屋中一個人也沒有，那倒也在滕奇影的意料之中，沒有什麼人會刼到金銀之後，再躲在曾被人發現過的地方，除非他是白痴，而白痴又是決不能刼到福來銀號的金銀的。只不過滕奇影在看到了屋中沒有人之後，他仍然恨恨地頓了一下腳。他，滕奇影刼不到的金銀，却給旁人刼走了，這對他來說，實在是奇恥大辱！

在那樣的奇恥大辱之前，金子似乎不算得什麼了，他是出了名的獨腳强盜，人人都知道他曾動過福來銀號的腦筋，但是却狼狽敗退。

而如今，另外有人却成功了，他心中的難過，實在難以形容，他一面頓着腳，一面在迅速地轉着念，他可以說一在大同府城中看到了蒙娘子花夫人，就知道她們心懷不軌了。

從那一刻起，滕奇影也一直尾隨着她們，直到獨闖這所屋子，知道了他們是在打福來銀號的主意，他也知道大盜蒙龍還未曾趕到大同府，多半是在各地約幫手。本來，他是可以一直跟踪着，在蒙龍他們動手之際，從中揷手。但是他却算錯了兩點，第一，他未曾算計到他們那麼快就動手。

而第二，他最錯的一點，就是看到文禮賢押着一萬兩金子，走出福來銀號時，還以爲自己可以敵得過文禮賢，和他正面交了一次手。

那一次交手，使滕奇影知道，他實在不是文禮賢的敵手！

在知道了那一點之後，自然使他十分氣餒，既然不是文禮賢的敵手，那還有什麼辦法打福來銀號的主意？

而且，他還進一步想到，自己不是文禮賢的敵手，蒙龍、花蝶兒、花夫人、蒙娘子，也一定不是文禮賢的敵手，除非他們請到了更高的高手。但如果有高手來到了大同府，那一定有聲有色的，既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他就料定對方不動手則已，一動手一定也是慘敗收場。

但是，他却料錯了，人家成功了！

滕奇影在看到受了重傷的文禮賢之後，就知道自己料錯了，可是直到此際，滕奇影仍然不明白，對方是用什麼方法，令得文禮賢身受重傷的！

滕奇影不禁長嘆了一聲，現在，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去追尋蒙龍、花蝶兒這兩對夫婦，他們帶着沉重的金子，不可能走得太遠！

滕奇影想到了這一點，身形一縱，便待向前掠了出去，但是，他只是縱了一下，便又停了下來。

大同府四通八達，他們這一伙人得了金銀，却是到何處去了呢？

不知道他們的去向，如何能追得上他們？

滕奇影不禁苦笑，看來，蒙龍他們，着實比他高明得多了！

然而，滕奇影却又絕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咬了咬牙，下定決心，一定要追上他們！他轉過身，迅速地向前走去，轉眼之間就沒入在黑暗之中了。

各懷鬼胎

三輛馬車，直奔城西，鞭聲「拍拍」，趕得馬兒不時發出急嘶聲，在馬車駛進一條深巷時，花蝶兒便從車座上飛身掠起，落在兩扇朱門之前，他足尖一點，便翻過了圍牆，接着，那兩扇門，就打了開來。三輛馬車駛進了門，門內是老大的一個院子，望進去，一進一進，全是房子，那是一所極其深廣的大宅。

三輛馬車全進了門，花蝶兒將大門關上，上了栓，轉過身來，他仰天大笑，道：「蒙大哥，咱們做了這單買賣，便不難天下馳——」

他下面一個「名」字，還未出口，只見蒙龍在車座上一欠身，「騰」地一鞭，已向他面門掃了過來。花蝶兒大吃一驚，身子一扭，向旁邊避了開去，他避得雖然快，但是鞭梢仍不免在他的肩頭之上，掃了一下，將他肩頭的衣服，撕裂了一大片。

在那刹間，花蝶兒又驚又怒，說不出話來，花夫人却立時怒叱道：「這算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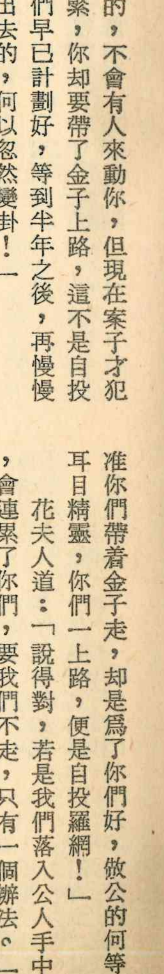
蒙龍沉聲道：「現在，大同府定然已滿城風雨，做公的耳目何等靈敏，花兄弟，你若是喜歡瞎嚷嚷，那可難說得很了！」

花蝶兒辯道：「這裏全是空屋子，也不會有人聽見！」

蒙龍「哼」地一聽，道：「你怎知一定沒有人聽見？滕奇影是如何找到你們的？」

蒙娘子躍下車座，道：「行了，吵什麼，先將金子藏起來再說！」

花蝶兒的面色很難看，他瞪着蒙龍，蒙龍沉着臉，也瞪視着花蝶兒，蒙娘子來到了兩人之間，將



他們隔了開來道：「將金子搬進去，聽到沒有！」

花蝶兒冷笑一聲，道：「不必了，十萬兩金子，一家五萬，你們躲在大同府中，我帶着金子，遠走高飛！」

蒙娘子聽得花蝶兒那樣說法，不禁陡地怔了一怔，道：「花兄弟，這是什麼話？」

而蒙龍也在此際，厲聲叱道：「想死！」

花蝶兒一聲冷笑，道：「那五萬兩金子，不是我的麼？如何我要了自己的一份，便是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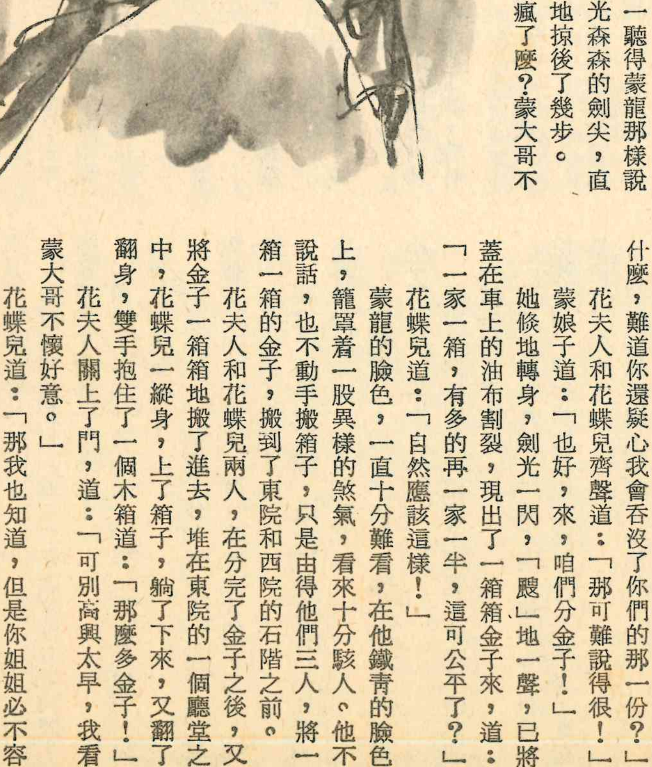
蒙龍神色益怒，一伸手，撥開了蒙娘子，大踏步向前走了過去，但是蒙娘子只是踉蹌跌出了一步，立時又身形一閃，攔在他們兩人的中間。

蒙娘子急急道：「花兄弟，你這就不對了，你那一份是你的，不會有人來動你，但現在案子才犯，風聲那麼緊，你却要帶了金子上路，這不是自投羅網麼？我們早已計劃好，等到半年之後，再慢慢將金子轉運出去的，何以忽然變卦！」

花蝶兒斜睨着蒙龍，發出一連串冷笑聲來道：「怕只怕在這半年之中，我捱不了那麼多鞭子！」

花夫人在一旁，也冷冷道：「蒙大哥，這可怪不得我的男人，剛才你那一鞭，實是辣手了些。」

蒙龍的面色鐵青，冷笑道：「若你們執意要帶走金子，莫怪我無情！」花夫人一聽得蒙龍那樣說，手臂一振，短劍已經出鞘，寒光森森的劍尖，直指蒙龍。蒙龍身形一縮，「呼」地掠後了幾步。



蒙娘子尖聲道：「妹子，你瘋了麼？蒙大哥不准你們帶着金子走，却是爲了你們好，做公的何等耳目精靈，你們一上路，便是自投羅網！」

花夫人道：「說得對，若是我們落入公人手中，會連累了你們，要我們不走，只有一個辦法。」

蒙娘子道：「什麼辦法？反正我們是自己人，總可以商量！」

花夫人道：「將金子現在就分了，我們住東院，你們住西院，誰也別理誰！」

蒙娘子乾笑了起來道：「妹子，你那麼心急幹什麼，難道你還疑心我會吞沒了你們的那一份？」

花夫人和花蝶兒齊聲道：「那可難說得很！」

蒙娘子道：「也好，來，咱們分金子！」

她倏地轉身，劍光一閃，「颼」地一聲，已將蓋在車上的油布割裂，現出了一箱箱金子來，道：「一家一箱，有多的再一家一半，這可公平了？」

花蝶兒道：「自然應該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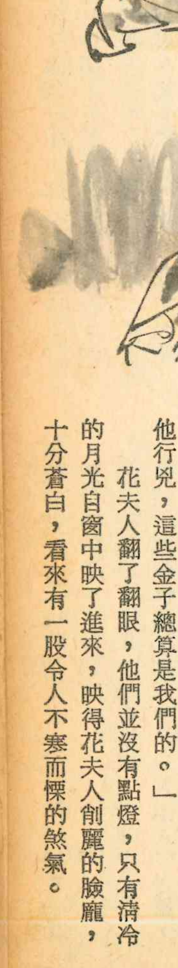
蒙龍的臉色，一直十分難看，在他鐵青的臉色上，籠罩着一股異樣的煞氣，看來十分駭人。他不說話，也不動手搬箱子，只是由得他們三人，將一箱一箱的金子，搬到了東院和西院的石階之前。

花夫人和花蝶兒兩人，在分完了金子之後，又將金子一箱箱地搬了進去，堆在東院的一個廳堂之中，花蝶兒一縱身，上了箱子，躺了下來，又翻了翻身，雙手抱住了一個木箱道：「那麼多金子！」

花夫人關上了門，道：「可別高興太早，我看蒙大哥不懷好意。」

花蝶兒道：「那我也知道，但是你姐姐必不容他行兒，這些金子總算是我們的。」

花夫人翻了翻眼，他們並沒有點燈，只有淸冷的月光自窗中映了進來，映得花夫人艶麗的臉龐，十分蒼白，看來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煞氣。



花蝶兒望着她，忽然之間，心頭生出了一股寒意來，道：「你……你在想些什麼？」

花夫人徐徐地道：「只看你敢不敢！」

花蝶兒的身子，陡地一震，他和花夫人幾年夫妻，自然知道他的妻子，這時心中，在想些甚麼，他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那……不好吧。」

花夫人一聲冷笑，道：「你在說不好，若是人家說好，你豈不吃虧？有道是先下手爲强！」

花蝶兒的臉色，又變了一變，道：「若是對付了蒙大哥，你姐姐處，却難交待。」

花夫人斜着眼，望着花蝶兒，道：「你別假猩猩了，我姐姐比我豐滿得多，定然比我更好風情，這話兒，却是誰說的？」

花蝶兒立時漲紅了臉，辯道：「這……原是我說着玩兒的，你如何認眞了？」

花夫人「哼」地一聲，道：「今年夏天，我姐姐在葡萄架下乘凉，你從後面走過去，將她抱了個實，那難道也是鬧着玩？」

花蝶兒的臉上更紅，道：「那……那是我錯將她當作了你。」

花夫人道：「連老婆也認錯得的麼？」

花蝶兒攤着手，無可奈何地道：「你要是不信，那也無法可施。」

花夫人嫣然一笑，道：「你也不必裝神弄鬼，如果你早有此心，此番可叫你遂了心願！」

花蝶兒望定了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她的話是眞是假，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搭腔才好，只是涎着臉，裝出一副傻相來，嘻嘻地笑着。

花夫人撇了撇嘴，道：「還在假撇嘴哩，一聽得可以遂你心願，就笑得口都闔不攏了！」

花蝶兒忙舉起了手道：「我若有此心——」

可是，他的話才講到一半，花夫人便叱道：「別胡亂罰誓，過往神明，可是好欺弄的？現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麼？」

花蝶兒遲遲疑疑，道：「怕只怕……你姐姐不肯就範，反倒弄巧反拙。」

花夫人笑道：「你當她眞是三貞九烈麼？去年，蒙大哥遠赴塞北，有一晚我撞進她房去，就看到有一條黑影，穿窗而走，她硬說是我眼花，我也未曾追查出那是什麼人來。」

花蝶兒大喜，情不自禁道：「若是能和她同床共衾，那才不枉了這一世人哩！」

花夫人「哼」地一聲，道：「看你，剛才還想罰毒誓，現在却忘了形！」

花蝶兒自箱子上一躍而下，向花夫人作了一個揖，道：「多謝娘子玉成！」

花夫人撩起手來，就是一巴掌，將花蝶兒打得一個搖幌，罵道：「你得了她，若是忘了我，我叫你逐寸逐寸地死去！」

花蝶兒趁勢摟住了花夫人，道：「你是我心肝肉兒活寶貝，我怎捨得忘了你？」

花蝶兒抱住了花夫人，就在她的粉頸上亂嗅亂索，花夫人用力推開了花蝶兒，道：「沒正經，你也得想想，如何下手才好！」

花蝶兒笑道：「自然霸王硬上弓。」

花夫人「呸」地一聲，道：「你當我說什麼，我是說，如何除了眼中之釘！」

花蝶兒靜了下來，刹那間，院子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

西院中也十分靜，只有沉重的腳步聲。

蒙龍背負着雙手，在不斷踱着步，蒙娘子斜倚在一張榻上，舉着手，在審視着她修剪得十分整齊、纖纖的指甲，在她的指甲上，塗着鮮紅的鳳仙花汁，襯得她的手，更是腴白。

蒙龍突然停了下來，恨恨地道：「這小子！」

蒙娘子連眼皮也不抬起來，只是道：「怎麼，又是誰得罪你啦？」

蒙龍向榻前走來，道：「你剛才沒有看到麼？他竟要帶了他那一份先走！」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那一份本是他的，你由得他帶走就是了！」

蒙龍怒道：「胡說，他帶着金子一出門，我敢說他走不出三十里去，就立時被做公的拿住了，到時，却是連累了我們！」

蒙娘子笑得更明媚，道：「他現在又不會走，你那樣暴跳如雷，却是作甚？」

蒙龍頓着足，道：「定計，請人，全是我，這小子倒分了一半去！」

蒙娘子斜着眼兒，望定了蒙龍，蒙龍又憤然道：「眞是便宜了他。」

蒙娘子徐徐地道：「說不定，他的心中在想，扮沈公子，闖銀號的是他，讓你分了一半去，實在是便宜了你啦！」

蒙龍怒氣更熾，喝道：「他敢！」

蒙娘子的語調，却更是優閑，道：「他敢不敢，我可不知道，但是你也不能不讓他那樣想！」

蒙龍雙手握着拳道：「我還得好好去問他！」

他說着，身形疾轉，蕩起一股勁風，便到了門口，一抬腳，「砰」地一聲，便將門踢了開來。

蒙娘子只是在榻上畧欠了欠身，道：「你還是別去的好，莫傷了親戚的和氣！」

但是蒙娘子輕描淡寫的那句話，蒙龍却全然並未曾放在心上，他一踢開了門便大踏步向前走去。

蒙娘子望着他的背影，在她的口角上，忽然泛起了一絲十分神秘的笑容來，她欠身下了榻，來到了那一箱一箱的金子之前。

她打開了一隻箱子，金光燦然的元寶，立時呈現在她的眼前，蒙娘子的纖指，在金元寶上，慢慢撫摸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闔上了箱蓋，側着頭，聽着東院可有什麼動靜。

蒙龍是突如其來地闖進東院去的。

當他陡地出現在花蝶兒和花夫人兩人眼前時，兩人都嚇了一大跳，面色變得十分難看，花蝶兒的身子，甚至在微微發着抖。

花夫人比較鎭定些，雖然她的臉色也很蒼白，但她總算迸出了一句話來，道：「蒙大哥，你……還未曾睡啊！」

蒙龍只是「哼」地一聲，大踏步來到了花蝶兒的身前，伸手向花蝶兒指去，手指幾乎碰到了他的鼻尖，厲聲道：「我問你，這次刦了福來銀號，你是不是認爲你的功勞比我大！」

花蝶兒又驚又怒，臉色煞白，他盡量抑制着心中的怒意，勉强笑了一下，道：「蒙大哥，這是什麼話，大家一起出力，誰能說誰的功勞最大？」

花蝶兒心知自己的武功，及不上蒙龍，而蒙龍這時，氣勢洶洶，看來極其駭人，他也不想在那樣的情形下，和蒙龍動手。

是以，在他而言，他那樣的回答，已經算是十分委婉的了！

可是那樣的話，聽在蒙龍的耳中，却令得蒙龍勃然大怒，一聲陡喝道：「放你媽的狗臭屁！」

他一面說，一面手掌揚起，「呼」地一掌，已然向花蝶兒的臉上，摑了過來。

花蝶兒怎麼也料不到自己定了害蒙龍的計劃還未實行，可是蒙龍闖了來，却是說動手就動手，他一見蒙龍出掌，身子趕緊向旁一閃。

但是蒙龍的出手，何等之快，花蝶兒雖然閃得及時，也未能避得開去，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那一掌已將花蝶兒打了一個滿臉花！

在那刹間，花蝶兒的身形一側，向外跌了開去，他只覺得臉上像是被火烙一樣，奇痛攻心，眼前金星直冒，耳際嗡嗡直響，他在驚惶之中，手在地上一按，勉力彈起身子來。

却見蒙龍在打了他一掌之後，一手叉着腰，一手仍指着他，罵道：「你是什麼東西，只不過是黑道上的下三濫，也配幹那樣的大事？不是我提携着你，你只合幹偷鷄摸狗的勾當，嗅得着福來銀號的金子？」

花蝶兒半邊臉，已是又紅又腫，他的口角上，也有一縷鮮血，在淌了下來，他的眼中，現出了異樣兇狠的神色來。

他也不抹去口邊的血漬，只是陰沉沉地道：「大哥，你說得是！」

可是，他一個「是」字才出口，身形突然一矮，「呼」地竄向前去，隨着他身形突然竄向前，他手揚處，一條滿是尖刺軟鞭，已向蒙龍當頭砸下！

那條軟鞭，全是一環一環的精鋼扣成的，那些尖刺，長約半寸，可以活動，當鞭圍在腰際時，尖刺全隱在鞭身之中，一點也看不出來。

然而此際，花蝶兒一揮起了那軟鞭，尖刺全張了開來，精光閃閃，極其駭人！

蒙龍乍見花蝶兒出鞭，不禁陡地一怔，他隨即大叫一聲，道：「好傢伙，不服麼？」

他身形向後畧仰，右腿疾向前踢出，足尖踹向花蝶兒的小腹。

蒙龍那一腳，也十分厲害，他並不傾全力去避開花蝶兒的那一鞭，却是以攻解招，花蝶兒揚鞭向他當頭砸下，人又在向蒙龍撲了過來，下盤自然空虛，蒙龍揚腳踹向他的小腹，只消一踢中花蝶兒必然連人帶鞭，向外跌翻出去，鞭勢自然是化解了！

蒙龍衝到東院來，原只是想將花蝶兒罰上一頓，要花蝶兒認一個低，也就算了，他却未料到，花蝶兒夫婦，早已動了殺機！

他這時一腳踢出，自以爲十拿九穩，一定可以踢得中的，却不料就在那電光石火一刹間，花夫人的身形，突然一矮，短劍揚起，「颼」地一劍，自他右側，疾刺了過來！這一劍，不但劍勢迅疾，而且實在是出乎蒙龍的意料之外。

變故實在來得太迅疾，蒙龍根本無法預防，他才一看到短劍蕩起的精光，腰際一凉，短劍已然刺進了他的腰際。但是蒙龍的武功極高，那一腳，還是向前，直踢了出去！

花蝶兒在攻出那一鞭之際，心知自己只要一出手，妻子一定出手相助，是以有恃無恐，及至他在百忙之中，看到蒙龍已被一劍刺中，他更是心定。

却不料蒙龍雖然被花夫人的短劍，刺進了右腰，他那一腳的力道，却是早已發出來的，花蝶兒鞭勢一緊，還想就勢一鞭，將蒙龍砸死之際，他鞭才向下一沉，「砰」地一聲響，小腹上已被蒙龍一腳踢中！

如果蒙龍不是在那刹間，已然受了傷的話，這一腳，足可以將花蝶兒踢跌翻出好幾丈去。這時，他那一腳的力道，究竟打了折扣。

花蝶兒的身子，陡地一幌，他那一鞭之勢，仍然壓了下來，鞭梢在蒙龍的面上掠過，鞭上的尖刺，將蒙龍的臉，連皮帶肉，鈎去了一大片！

蒙龍只感到一陣徹心徹肺的奇痛，刹那之間，眼前一片血光，甚麼也看不到，他整個人像是瘋了一樣，一聲怪吼，向前疾撲而出！

花夫人一劍刺中了蒙龍，本來想立時抽劍，再發第二招的。

可是，蒙龍却突然向前，疾撲了出去，那股前撲之力，實在太大，令得花夫人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非但未能將劍拔出來，還被蒙龍帶着劍，向前一起衝了過去！

在那時候，蒙龍臉上的皮肉被扯去了一大片，他臉上一片血肉糢糊，是什麼也看不到，也無法知道花蝶兒是在什麼地方的。

可是，花蝶兒小腹上中了蒙龍一腳，向後連退出了三步。

花蝶兒勉力站定了身子，却覺得喉際一陣發甜，「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來。

那「哇」地一聲響，却是叫蒙龍知道了花蝶兒的所在，他十指箕張，向前直撲了過去，一股勁風，向着花蝶兒壓了過去。

花蝶兒身子連忙後退，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蒙龍却立時壓了過來，只聽得「撲」地一聲響，他左手五指，先插進了那根大柱之中，緊接着，右手五指，又是「撲」地一聲響，插進了花蝶兒咽喉！

花蝶兒立時雙眼翻白，身子劇烈地發着抖，蒙龍的五指，緊緊地插住了花蝶兒的咽喉，鮮血順着他的手，向下淌了下來，當他五指插進了花蝶兒的咽喉之後，花蝶兒如何還活得成？

但是蒙龍却還是不肯放手，他的右手越來越用力，五指幾乎已完全陷進了花蝶兒的咽喉！

花夫人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怔住了，花容失色，身子也在發抖。

就在這時，只聽得門口，傳來了一聲冷笑，花夫人陡地一震，連忙轉過頭去看時，只見她的姐姐，正站在門口，面罩寒霜，望着自己。

花夫人忙道：「姐姐，你看他們！」

蒙娘子柳眉罥揚，道：「很好啊，妹子，不過，你那一劍，却刺的不是要害！」

花夫人吃了一驚道：「姐姐，我……我……」

蒙娘子冷笑着，道：「別說了，我只問你，你們當初，想在殺了蒙大哥之後，如何對付我的？」

花夫人的身子，不由自主，發抖起來，道：「姐姐，我們絕不想害你，只不過……只不過我想叫花蝶兒……叫他和姐姐……」

蒙娘子顯然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她「格格」笑了起來，道：「你倒眞是好妹子！」

蒙娘子的話才出口，蒙龍又是一聲怪吼，只見他的右手，已經離開了花蝶兒的咽喉，他的左手，也從柱中，拔了出來。

只不過大柱的木質堅實，他左手五指用力插了進去，硬拔出來時，手指已斷了幾根，鮮血泉湧，他一振手，拔出了腰際的短劍。

蒙龍這時，全身浴血，模樣已是可怖之極，他握着那柄短劍，鮮血自他的身上湧了出來，順着雪亮的七首，一滴滴向下滴着。

他身子先向上挺了一挺，接着，便跌跌撞撞，向前走了過來，走了幾步，才見他抬起了頭，望向花夫人！

花夫人的面色，白得像是塗上了一層白堊一樣，在她前面是蒙龍，而在她身後的則是蒙娘子。

花夫人不但面色慘白，而且身子也不由自主，「格格」地發起抖來，她想講兩句話，可是却只覺得喉頭像是火燒一樣，乾得出奇，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蒙龍望定了花夫人，其實只不過極短的時間，可是就是那一刹間，在花夫人而言，像是長得永遠沒有了盡頭一樣！

在蒙龍的口中，突然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聲音來，隨着那一下怪叫聲，他身子突然向前一挺，自他身上，迸出了不少血珠子來。

緊接着，他手臂一伸，短劍已直向花夫人的胸前，刺了出去！

那一劍，蒙龍是在重傷之後刺出的，雖然他心中恨極，恨不得一劍能在花夫人的身上，刺上七八個透明窟窿，但是，劍勢却並不勁疾。

以花夫人的武功而論，她實在是可以輕而易舉，避過這一劍去的。

但是，花夫人這時，已驚得呆了！

因爲在蒙龍突然闖進來之後，她所計劃的一切，全部被打亂了，而且，在那一刹間，事情還發生了那樣可怕的變化！

這種變化，令得花夫人六神無主，是以她眼看着蒙龍持着劍，撲了過來，但是，她却只是怔怔地站着。在那刹間，她只想到一點：「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那麼多金子，我一點也不能享用了！」

但是，也就是那電光火石一刹間，花夫人只覺「颼」地一股涼風，起自身側，花夫人陡地睜開眼來，只見另一柄長劍，就在她的身旁掠過，「錚」地一聲，擋住了蒙龍的短劍。

緊接着，長劍絞了一絞，又是「錚」地一聲，將蒙龍手中的短劍，震脫了手。緊接着，長劍直向前疾刺而出，蒙龍傷得雖然重，但是他的心中，却還十分明白，一見那等情形，他雙眼怒突，怪叫道：「娘子——」

他只叫出了兩個字，蒙娘子手中的長劍，去勢極快，「撲」地一聲，已經刺進了他的咽喉。

蒙龍雙手一伸，握住了劍身，但蒙娘子立時縮手，劍鋒自他的手心拉過，他喉際的鮮血，和手上的鮮血，混在一起，自他的喉際，發出一種難聽之極的聲音來，身子幌了幌，「砰」地跌倒在地。

花夫人在那一剎間，就像是做了一場夢一樣，她身子仍然僵立着，直到蒙龍跌倒在地，她才如夢初醒，慢慢轉過身來。

蒙娘子手中的長劍，劍尖仍然指住跌在地上的蒙龍，像是還怕蒙龍沒有死，隨時會跳起來一樣。

花夫人的嘴唇顫抖着，過了好久，才算迸出了兩個字來，叫道：「姐姐！」

蒙娘子深深地吸了口氣，她的聲音，却十分平淡，道：「他們全死了！」

花夫人也不知該怎麼說才好，蒙娘子忽然笑了起來，她笑得十分詭異，令得花夫人感到了一股寒意，她忙向落在地上的短劍望了一眼。

蒙娘子竟會出劍刺死了蒙龍，那是她萬萬想不到的事，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似乎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了，她實是不能不防！

蒙娘子笑了又笑，足足笑了半盞茶時，她才又說了一句，道：「他們全死了！」

花夫人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搭腔才好，她只得道：「是啊……眞想不到。」

蒙娘子回頭向花蝶兒的屍體望了一眼，道：「你心疼他死麼？」

花夫人和花蝶兒之間，夫婦感情雖說不錯，但花夫人性急暴烈，花蝶兒又喜拈花惹草，花夫人自然不會像蒙娘子那樣，自已動手殺了花蝶兒，她以前也從來未曾想過，花蝶兒死了之後，她會怎樣。

而這時候，令得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花蝶兒死了。在她的心中，像是死了一個全然不相干的人一樣，她竟一點也不感到悲戚！她一聽得蒙娘子那樣說，忙道：「我？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這才是道理，這厮在外拈花惹草，倒也罷了，竟一直敢對我賊忑嘻嘻，心懷不軌，這就該死了！」

花夫人聽到這裏，又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想起自己和花蝶兒計議的事，心中實是不禁「撲登」，「撲登」跳了起來。

蒙娘子輕嘆一聲，道：「妹妹，他們既然全死了，過去的事，也不必提了，先將他們兩人葬了再說，你有什麼打算？」

蒙娘子忽然問了那樣一句，花夫人只得道：「姐姐，我有什麼打算，只好跟着你了！」

蒙娘子却緩緩搖着頭，道：「不行，我另有人來，我們是早就約好了的！」

花夫人一聽，實是感到意外之極，她雙眉立時向上一揚，道：「姐姐，那人是誰？」

蒙娘子笑了起來，她一進東院，便面罩寒霜，接着，出劍殺蒙龍之際，更是滿面煞氣，可是這時，她却笑得極其甜蜜。

花夫人也是極解風情的女人，她自然知道，女人只有在想到了自己最心愛的男人時，才會現出那樣從心坎深處直笑出來的笑容的，但是，那人是什麼人呢？花夫人的心中，充滿了疑惑，蒙娘子却已翩然轉過了身去，道：「現在，我不告訴你，過幾天，他來了之後，你就會知道了！」

花夫人心中更是吃驚，道：「姐姐，你將這屋子的所在，也與他說了！」

蒙娘子停了一停，背對着花夫人，道：「自然是，要不然，他怎麼來找我？」

花夫人失聲道：「姐姐，那你怎知道蒙大哥一定會出事？不然，他來了，若是撞上了蒙大哥，那你怎麼辦？」

蒙娘子並沒有回答花夫人的問題，只是發出了一連串聽來極其神秘的笑聲來，然後，說了一句和花夫人的問題，幾乎是毫不相干的話，道：「妹妹，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

花夫人陡地一震，蒙娘子已走了開去。

花夫人在那一剎間，已經什麼都明白了！

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她可以撥弄着花蝶兒去殺蒙龍，她姐姐自然也有辦法，慫慂蒙龍來殺花蝶兒，而且，她姐姐的計謀，比她更深一層！她是臨時才想到的，而她姐姐却是早已想定了的！

花夫人又想起，刼福來銀號的主意，也全是蒙娘子提出來的，蒙龍當時還搖頭表示不行，但蒙娘子却一一定計，終於使蒙龍感到事情可行，這才四出去約黑道上的高手，一舉成功的。

蒙龍在約那些黑道高手之際，早已打定了事情一成，便將那些人斬盡殺絕的主意，可是蒙龍只怕至死也不知道，就在他打定害人主意的同時，她的老婆，也早已打定了要害他的主意！

花夫人想到了這一點時，實是幾乎忍不住，要大聲笑了起來！

×　×　×

滕奇影站在角頭的陰暗角落處，他在苦苦思索着，蒙龍和花蝶兒夫婦，得手之後，會到那裏去，自己應該到那處去追他們？

他呆立了好久，忽然之間，心頭一亮！

滕奇影是在想，自己如果得了那麼多的金子，會上那裏去，他想來想去，是那裏都不去，就匿在

大同府中！他立時可以肯定，蒙龍和花蝶兒夫婦，就在大同府中！

可是，想到了那一點，却一點用處也沒有，大同府中，大街小巷，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不知有多少房屋，他們隨便匿藏在那一幢房子中，都是沒有法子找得到他們的！倒是自己，留在大同府，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做公的都知道自己曾在去年刦過福來銀號，這次受嫌最大的，自然又是自己。

滕奇影不禁又苦笑了起來，他是出了名的大盜，但這次却倒足了霉！

被誣行刦

滕奇影不但未得到一絲金子，而且，也已想到了蒙龍和花蝶兒夫婦，必定在大同府中，可是他却無法黑吃黑，他必須離開大同府！

滕奇影慢慢向前走去。他不敢走大街，只揀小巷向前走着，在他快到城邊的時候，突然之間，看到一隊人，舉着火把，向前走來。

滕奇影一聽得那隊人走動時發出的鐵鍊聲，便知道那是公人來了。是以他的身子，閃了一閃，想躲過去，可是，那隊人已一起呼喝了起來，道：「什麼人？」

滕奇影身形一閃，立時縮進了小巷之中，但是，突然之間，四方八面，都有口哨聲傳了過來。做公的來得也眞快，只見人影幢幢，四面的去路，都被堵住了。

滕奇影身形一凝，只見四條大漢，身形快捷，已經掩到了他的身前。

那四個人一掠到了滕奇影的身前，便一起「哈哈」一笑，道：「滕朋友，發財啊！」

滕奇影認得面前的那個精壯的漢子，手中持着摺鐵利刃的，正是大同府的總捕頭，鐵刃張標！

鐵刃張標在武林中的名頭，也十分响亮，爲人精明能幹，一柄摺鐵利刃，勇不可當。若是一對一的話，滕奇影自然不會怕他，可是這時，圍在他身邊的，除了張標之外，更另外還有三個。

而且，這時滕奇影正在十字街口，四面望去，街上盡是做公的，通房子也都是人，滕奇影却也不敢貿然動手，他只得勉强笑了一下，道：「張哥兒說笑了，在下兩袖清風，發什麼財來。」

張標伸手在腰際輕輕拍着，他腰際的那柄摺鐵刃，發出「錚錚」的聲响來，道：「滕朋友，十萬兩黃澄澄金子，還說兩袖清風不免口氣太大了！」

滕奇影心知張標帶着那麼多做公的，圍住了自己，一定是以爲刦了福來銀號的就是自己了，這件事，可以說跳在黃河之中，也難以洗清的了！

是以，他雖然老奸巨滑，一時之間，却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只是乾笑着。

鐵刃張標的面色，陡地一沉，冷冷地道：「滕朋友，這件事非比尋常，在下也作不得主，務請閣下到衙門去走一遭！」

他一個「遭」字才出口，只聽得「嗆啷啷」一聲响，左首的那漢子，已抖出了一根鐵鍊來。滕奇影乃是老江湖了，一見那根鐵鍊並不粗，但是兩端，却全有着極其鋒銳的尖簇，他一看就知道，那鐵鍊是專對付要犯，穿過琵琶骨用的，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忙道：「且慢，張哥兒，你找錯人了！」

張標冷冷地道：「明人眼前，不說暗話！」

滕奇影「嘿嘿」乾笑起來，道：「張哥兒，在下是何等樣人，焉有得了金子，不遠走高飛，却還在大同府中，獨自徘徊之理？」

鐵刃張標的雙眉一揚，滕奇影忙又道：「說來你或者不信，我也正在追尋這批發了財的朋友！」

張標瞪視着滕奇影，好半晌，才道：「不論如何，閣下總得跟我回衙門去！」

滕奇影「哈哈」一笑道：「那不成問題，也不必各位哥兒動手，我去就是！」

滕奇影竟然一口答應了下來，那倒也頗令張標，覺得驚訝，他一揮手，前面一條巷中的人，已一起退了開去，張標沉聲道：「請！」

滕奇影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向前走了出去，張標和那四個大漢，緊緊地靠着他，各自掣了兵刃在手，全神貫注，唯恐滕奇影突然又弄什麼詭計。

但滕奇影却根本沒有打算和張標他們動手，他明知這時若是動起手來，就算可以逃得脫，那麼，這十萬两金子，不是他盜，也變得是他盜的了，從此各州各府，畫影圖形，追緝追捕，他那裏還有安穩的日子好過？倒不如跟着張標回去，將話說明，張標自然會明白，做這件案子的另有他人！

是以滕奇影只是平穩地向前走着，約莫兩盞茶時分，已來到了一幢巨宅之前。

他一進門，便有兩個做公的迎了上來，道：「頭兒，那位文爺已經醒轉來了！」

鐵刃張標忙問道：「他可說了什麼？他是傷在何人之手的？」

文禮賢是傷在什麼人手中的，那實在是一條甚重要的綫索。鐵刃張標，這時已經料到刦銀號的歹人，用的是什麼方法，那麼中途阻止文禮賢的人，自然是歹人之中的重要人物，是以他一聽得手下說文禮賢已然醒轉，他急急相詢。

那兩個做公的搖着頭，道：「他說，他獨自經過小巷，突然有人自背後來襲，他根本不知來襲的

是什麼人，就昏了過去！」

張標等一伙人，連滕奇影在內，已湧進了大廳之中，只見文禮賢躺在一張榻上，面色蒼白，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却依然十分有神。

文禮賢一看到湧進來的人，竟有滕奇影在內，面上神色，不禁微微一變。

滕奇影則望定了文禮賢，似笑非笑，這時候，滕奇影的心中，也是疑惑之極！

文禮賢竟然對做公的說，他根本不知道將他打成重傷的是什麼人！

這樣的話，騙鐵刃張標，或者還可以騙得過去，但是却決計沒有辦法，騙得過老奸巨猾的滕奇影，因爲滕奇影早已知道，文禮賢的武功極高，蒙龍等一伙人之中，決計沒有可以突施偸襲，使他在對方是誰也沒有看清便傷重昏迷的！文禮賢一定知道他是傷在什麼人手下的，但是，他爲什麼要隱瞞不說呢？

滕奇影心中，疑雲陡生，他還不明白其中是什麼道理，但是他却有極其靈敏的感覺，感到了文禮賢一定有什麼古怪！

張標直來到了榻前，道：「文朋友，這件案子，非同小可，上頭已限了極嚴的限期，銀號由閣下負責，失去了的金子，若是追不回來，閣下從此，也難以在江湖上行走了！」

文禮賢撐着身子，坐了起來，道：「總捕頭說得是，我以後只好歸鄉務農了。」

張標又道：「文朋友，你眞的未曾看清楚，向你下手的人是誰？」

文禮賢向滕奇影望了一眼，搖了搖頭。

張標又道：「那位『沈公子』，你却是見過的，可認得出他是什麼人來？」

文禮賢又搖了搖道：「我以前，從未見過此人，不然，怎會爲他所騙？」

張標轉過頭，向滕奇影望來。

滕奇影聽得文禮賢那樣說，心中只覺得又好笑，又奇怪。當張標向他望來時，他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因爲他再也想不到，文禮賢看來，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但說起謊話來，却如此之流利！

張標指住了滕奇影，道：「文朋友，這位你是認識的了，照你看，他可與此案有關？」

文禮賢向滕奇影望來，眉心打着結道：「這……」文禮賢只講了一個字，還未曾向下講去，滕奇影已突然之間，感到了一股寒意，感到他自己此際的處境，實在太不妙了！

滕奇影是如何飽經世故的老賊，可是他在想到那一點之際，他也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文禮賢是福來銀號請來的護院，聽說是因爲他曾在山東道上，當福來銀號的東主，遇到盜賊的時候，他出手救了這個大同府的大財主，是以才被請來的。

而他，却是一個遠近知名的大盜，而且曾在去年，刦過福來銀號，失手被擒！

在那樣的情形下，他講一百句話，也不及文禮賢講上一句。

而且，滕奇影已經明知文禮賢已經對鐵刃張標說了一次謊，那麼，難得他不會再說第二次！

如果文禮賢第二次的謊話，是說那個打傷他的人就是滕奇影，那麼，官府中的人，自然更可以一口咬定，金子是他刦，人是他殺的了！

滕奇影想到這裏，又不禁再打了一個寒戰！

他老於江湖，自然知道公門中的花樣，大同府中發生了那樣的大案子，上頭限下來破案的日期，一定十分之緊，做公的爲了交差，雖不致濫捕好人，但是抓到了像他那樣的大盜去頂數，却也不算是喪了天理！

滕奇影的心中，電光也似，閃過了一個念頭：「走！」

當他心念電轉時，只聽得文禮賢還在支吾，道：「這……這……好像……」

滕奇影不等文禮賢的話出口，身形已陡地向上，拔了起來。

幾乎是他身形才剛拔起，鐵刃張標，便一聲陡喝，四五柄單刀鐵尺，已經向滕奇影的下盤攻到！

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只見他雙腿突然一曲，緊接着，但見靴影幌動，電光石火之間，他已連踢出了四五腳，那四五腳，都踢在向他下盤攻來的鐵尺之上，踢得四五柄鐵尺，一起向外蕩了開去，「錚錚」有聲，撞在其餘幾柄單刀之上，將那幾柄單刀，也一起震了開去！

鐵刃張標在一聲巨喝之後，七八名捕快，立時一起向他攻出，出手都極其迅疾，鐵尺、單刀，雜在一起，而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飛脚踢出，却全是踢向鐵尺，出招之快，認位又準，當眞是非同凡響，看得鐵刃張標也不禁喝了一聲采，道：「好盤絲腿功夫！」

而滕奇影就着雙腳踢中鐵尺之勢，身形已向上，疾拔了起來。

他身形拔起，手一探，便勾住了一條橫樑，緊接着，身子便向上直蕩了起來，雙足「砰」地一聲，又已踹在屋頂之上。

張標急叫道：「他要走！」

然而張標只來得及叫了一聲，碎瓦已如雨而下，滕奇影腳上頭下，如同一條魚兒一樣，身子一挺

，雙手在樑上一按，「颼」地一聲，已經自屋頂的破洞之中，直穿了出來。

滕奇影一穿上了屋面，一個翻身，身子伏在瓦面上，如同一隻貓兒一樣，向下疾滑了下來。

那時候，只聽得呼喝喧嘩之聲，不斷傳了出來，滕奇影貼着牆，向前疾掠而出，到了圍牆之前，身形再度拔起，又已翻過了牆，身形起伏，不斷向前掠了出去，一直等到身後的人聲，漸漸靜了下來，他才停止了脚步，心中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知道，自己若不是剛才走得快的話，那麼，只消文禮賢說出，是他押着十萬金子，出福來銀號時，就遇到自己，動過手一件事，那麼自己就要吃不了。

這時，滕奇影心裏慶幸，幸而見機得早，走得快些！不然……

這時候，滕奇影已感到，文禮賢不但武功在自己之上，而且他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走在他的前頭，令得他只有狼狽招架之功，而沒有還手之力！

滕奇影想到這裏，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對於他來說，自然是奇恥大辱！而如今，可以令他雪恥的，只有一點機會，那便是他看出了文禮賢本身，極有古怪。

他迅速地轉着念，他在想，文禮賢這時，一定會以爲自己已沒有命也似，逃出大同府去了，他甚至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趕走了一個眼中釘！

自己若是要對付他的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偏偏不走！

非但不走，而且，還要犯險再上福來銀號去，去察看他的動靜。

不論文禮賢有着什麼秘密的行動，福來銀號遭了刧，死了那麼多人，他總不能就此一聲不响就走，總得回到福來銀號去交代一下的。

而對滕奇影而言，這時他雖然可以逃出大同府去，一路上，他也有這能耐，去避躲公人的追踪，但是，却說什麼也及不上反撲向福來銀號，來得安全！

因爲不論做公的如何精明，都想不到他有那麼大的胆子，會再回到福來銀號去！

滕奇影只想了極短的時間，便已打定了主意，他貼着牆，向前一路掠了出去。

不多久，他已掠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口，依然燈火通明，滕奇影身形閃動，來到了另一條巷子，穿出了巷子，到了銀號的後院。

他身形拔起，倏地掠進了後園的圍牆，只聽得銀號前面，兀自人聲鼎沸，滕奇影悄悄向前走着，來到了一扇窗前，舐破了窗紙，向內望去。

只見房內也滿是公人，一個四方面，頗具威嚴的官老爺，正和一個滿面怒容的大胖子對坐着，官老爺的面上，則掛着十分尷尬的笑容，看來是正在陪小心。

那大胖子冷笑了半晌，才道：「大人，連福來銀號都遭了刧，這大同府的吏治政績，嘿嘿，自然也說不上一個好字了！」

滕奇影認得出那官老爺正是大同府的知府，只聽得他諾諾連聲，道：「閻翁說得是，還望閻翁多多包涵，下官已然限期五日，要破此案！」

那大胖子自然就是大同府中，數一數二的大財主，福來銀號的東家了，也唯有他那樣的大財主，才能不將知府大人，放在眼中。

只聽得他從鼻子眼中，又發了「哼」地一聲冷笑來。

大胖子道：「五天之內，若是捉不到盜魁，起不回失金，那麼，這件事雖不致上達天廷，朝中的丞相大人，總是會知道的了，到時，大人頭上的這頂烏紗帽，嘿嘿，嘿嘿……」

在大胖子的冷笑聲中，滕奇影只見知府大人，頻頻着抹汗，道：「下官知道，下官定當盡力，請閻翁暫時將此事壓一壓，不必驚動丞相！」

大胖子大剌剌地道：「那也得看這五天之內，情形如何而定！」

知府一疊聲地說着「是」，站起身來，道：「下官告辭了！」

聽那大胖子剛才的口氣，朝中的丞相都是他的至交，自然更不將一個小小知府放在眼中了，只見他竟連站也不站起來，只是冷冷地說了一聲「不送」算數。

知府帶着幾個做公的，走了出去，不一會，就聽得外面一疊聲地叫道：「文爺來了！」

那大胖子忙道：「請！」

只見兩個人扶着文禮賢，走了進來。

文禮賢仍然帶着傷，紮着白布，還有血絲，隱隱的從白布中沁了出來。文禮賢一走進來，見到了大胖子道：「東家，文某有負重托，着實慚愧！」

大胖子却嘆了一聲，道：「文爺，聽說你在半途，就被人截擊，那也怪不得你。」

文禮賢道：「多謝閻翁不究，但文某人自此之後，再也無臉在大同府中留居，就此告辭！」

大胖子忙道：「文爺何必急在一時，你傷重未愈，不妨等養好了傷再說。」

文禮賢却搖着頭，道：「閻翁，文某必當盡力，去追趕刧匪，多留一刻，便如坐針毡，無片刻得安。」

大胖子嘆了一聲，道：「文爺別那麼說，早半

年，若不是文爺仗義出手，我已經被臥虎寨那帮强人，擄上寨去了，文爺何以見外？」

文禮賢嘆了一聲，搖着頭像是不勝欷歔一樣。

滕奇影在窗外，聽到了「臥虎寨」三字，心中便不禁陡地爲之一動！

文禮賢就任福來銀號的護院，已歷半年，滕奇影也曾千方百計，打聽文禮賢這個人的來歷，但是却不得要領，只知道他是福來銀號的主人，自山東道上帶回來的，聽說他曾在山東道上，救過這個大財主而已。

直到現在，聽到了「臥虎寨」三字，滕奇影的心中，才雪地一亮！

滕奇影是獨脚强盜，對於綠林中的著名人物，他自然知之甚詳，他知道山東臥虎寨，寨主正是姓文！在那刹間，滕奇影緊緊地皺着眉，心念電轉。

滕奇影只想了極短的時間，就明白了，全然明白了！

福來銀號東主，在山東道上遇刧，文禮賢出手打救，這一切，全是文禮賢一個人弄出來的把戲！

他藉此得了東家的信任，邀來福來銀號做護院。他，文禮賢，就是近兩年來，崛起黑道，行踪詭秘的臥虎寨文寨主！

當滕奇影一想通了這一點之際，他幾乎高興得要高聲大叫了起來！

文禮賢放着臥虎寨寨主不做，却到福來銀號來當一個護院，雖說福來銀號中，用重金請來的各方高手不少，全以他爲尊，但那裏及得上一寨之主？文禮賢爲的是什麼？自然是福來銀號中的金銀！

而如今，他在福來銀號一出事之後，立時嚷着要走，那應該是他已得了手了！

然而，金子却又是蒙龍、花蝶兒一伙刧走的，滕奇影的心中，還是解不開這個謎來。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仍然仔細聽着。

只聽得大胖子嘆了一聲，道：「文爺若是執意要走，那麼有些少盤纏相贈！」

文禮賢搖着手，道：「不敢當得很，只求賜馬一匹，待文某可以趕路，於願已足。」

大胖子像是十分捨不得文禮賢就此離去，唉聲嘆氣，吩咐道：「備一匹好馬，文爺帶傷上路，得揀一等一的好馬！」

大胖子一吩咐，立時有人答應着，不一會，文禮賢便站了起來，向外走去。

滕奇影身形拔起，上了圍牆，居高臨下望去，只見文禮賢在院子中，就上了馬，伏在馬背上，那馬兒便向外，大步奔了出去。

滕奇影翻下了圍牆，悄悄跟在文禮賢的身後。

大街小巷之中，仍有不少做公的穿梭來往，但是一看到文禮賢，便讓了開去，因爲人人都認得他是福來銀號的護院，是才受了傷的，誰也不會去注意他。這倒叫滕奇影也沾了光，不致被人發現。

滕奇影一直跟在文禮賢的身後，他輕功了得，竄高伏下，只看文禮賢一直向西去，在快到西門附近時，才轉進了一條巷子之中。

滕奇影背靠着牆，站在巷口，饒是他一生闖蕩江湖，但這時候，也不禁心頭怦怦亂跳！

滕奇影心頭亂跳，決不是怕他這時，站在巷口，會被做公的發現，也不是奔進小巷中的文禮賢，有了什麼驚人的舉動，而是他一路跟踪下來，憑他的機智，憑他做盜賊的經驗，他已經多少可以料到一些事實的眞相了！

而根據他料到的眞相看來，他，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脚强盜滕奇影，心頭也不禁一跳。

單想到了這一點，倒也不必心跳的，他心跳的眞正原因，是因爲這時，文禮賢顯然未曾發現他的跟踪！

文禮賢未曾發現他的跟踪，暫時來說，就是他佔了上風！但是文禮賢是如此精靈的一個人，滕奇影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遇到過如此强的對手，那却使他的心情，變得極其緊張！

他看到文禮賢到了那巷子的盡頭處，下了馬。

文禮賢分明是眞的受了傷，因爲他一下馬，身子便向下一仆，「碰」地一聲，撞在門口，接着，他伸手拉住了門上的銅環，才勉强站了起來。

當他靠着一邊門在喘息時，另一半門，已慢慢地打開了一道縫來。

滕奇影屏住了氣息，他看到自打開的門縫中，伸出了一隻手來。

那自然是女人的手，腴白豐潤，腕上戴着金鐲兒，尖尖的指甲上，搽着殷紅的鳳仙花汁。

那女人的手才一伸出來，文禮賢便握住了它，接着，文禮賢身形一轉，將那扇門撞得開了些，已經閃進了門內。

而他一進門，「砰」地一聲，那門又關上了！

卽使在那門打開，文禮賢閃身進去之際，滕奇影仍然看不到那女人是什麼人。

然而，滕奇影不必看到，也是可想而知的了，那女人，不是蒙娘子，便是花夫人！

滕奇影的臉上，不由自主，泛出了一絲苦笑來，他在想，他也算是一生闖蕩江湖的人，可是比起人家來，却實在差得太遠了！

他一面苦笑着，一面身形略矮，「颼」地一聲，便已掠進了那巷子，到了那所房子的門口，將耳貼在門上，聽着裏面的動靜。

他只聽得花夫人發出了一下驚呼聲，道：「姐姐，這……這人不是文禮賢麼?你將他扶了進來作甚?」

蒙娘子却笑着，從她的笑聲中，可以聽出，她的心中，十分得意，她道：「妹子，我和你說過，有人要來和我會合，就是他了！」

這時候，滕奇影只聽得到花夫人和蒙娘子的聲音，却是看不到她們的神情。

而這時候，花夫人神情之異特，也當眞難以形容。她瞪大了眼，望着文禮賢，又望着蒙娘子，她的心中只感到滑稽，實在想笑，可是同時却又有一陣陣的恐懼感，襲上她的心頭，令得她不由自主，打着寒戰，笑不出來。

而蒙娘子則扶着文禮賢，向內走了進去，當他們在花夫人身邊走過的時候，花夫人仍然呆若木鷄地站着，不知該如何才好。

只聽得文禮賢沉着聲，道：「他們兩人，全都解決了麼?」

蒙娘子笑道：「要解決他們，還不容易，三言兩語，就可以令他們自相殘殺了！」

花夫人聽到這裏，身子陡地一震，像是從一場噩夢之中，醒了過來一樣，陡地轉過身來。

她看到文禮賢的身子，幾乎全靠在蒙娘子的身上，而蒙娘子也當他是最親的親人那樣扶着他。

花夫人在刹那間，她什麼都明白了！

她知道，半年前的那天晚上，她看到蒙娘子的房中，有一條人影掠出去，那絕不是她的眼花，那人就是眼前的文禮賢！

而蒙娘子向蒙龍提出，要去打刦福來銀號，蒙龍開始，也是不答應的，後來却終於扭不過蒙娘子，這才四出邀人來助陣的。

當蒙龍四出邀請黑道高手來助陣之際，他們四個人，早已商量好，一等金子得手，便立時將請來的黑道高手殺去，金子由他們四人分享。

在還未曾行事之前，花夫人每一想到那些黑道高手，全然不知死之將至，還一心以爲每人可以分上上萬的金子，遠走高飛，她心中總覺得好笑。

但是現在，她再想起這件事來，却是一點好笑的感覺也沒有了！

因爲整件事，她自以爲只是那些黑道高手被瞞在鼓裏，可是事實上，蒙龍和花蝶兒，也被瞞在鼓裏，就算她不起意，不叫花蝶兒去殺蒙龍，在她姐姐蒙娘子的挑撥下，蒙龍和花蝶兒兩人，也是有死無生！

當花夫人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心頭的寒意，越來越甚，因爲她也是被瞞在鼓中的一個！而且，她還曾在百芳院附近的小巷中，去引誘文禮賢，將文禮賢打成了重傷，現在，蒙娘子和文禮賢會合了，他們的眞面目顯露了，他們會怎麼對付她?

花夫人一想到這裏，身子把不住發起抖來。

在那一刹間，她眞想轉過身，立時掠過圍牆，向外逃了出去！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只要一逃出去，就算蒙娘子不來追她，她也一定落入做公的手中！

她呆立着，雙足像是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

蒙娘子扶着文禮賢，已快走進大堂去了，蒙娘子才回過頭來，道：「妹子，你快進來啊，站在院子中發楞，却是作甚?」

花夫人苦笑一下，聲音苦澀叫道：「姐姐！」

蒙娘子道：「妹子，你是聰明人，我想你也明白了，我們是姐妹，你還怕什麼?」

花夫人挪動脚步，慢慢向前走去之際，她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也不知轉了多少念頭。

蒙娘子仍然一直在向前走着，花夫人跟在他們的後面，來到了西院之中。

蒙娘子進了房間，扶着文禮賢，在一張榻上，躺了下來，察看着文禮賢的傷勢，轉過頭來，道：「妹妹，你下手也太狠了！」

花夫人在那時候，眞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她只得勉强分辯道：「姐姐，我那時又不知道……不知道他是……這是你說的，將他打傷了，我們好去福來銀號中行事！」

文禮賢的一雙眼，一直停在花夫人的俏臉上，他反倒道：「沒什麼，正要傷得重才好，那時，我們就可以出城去了。」

蒙娘子却是一臉心疼的神色，道：「哼，賤骨頭，傷成這樣，還說好呢。」

文禮賢笑了起來，道：「爲了十萬両赤金，和一個美人兒，傷得重點，又怕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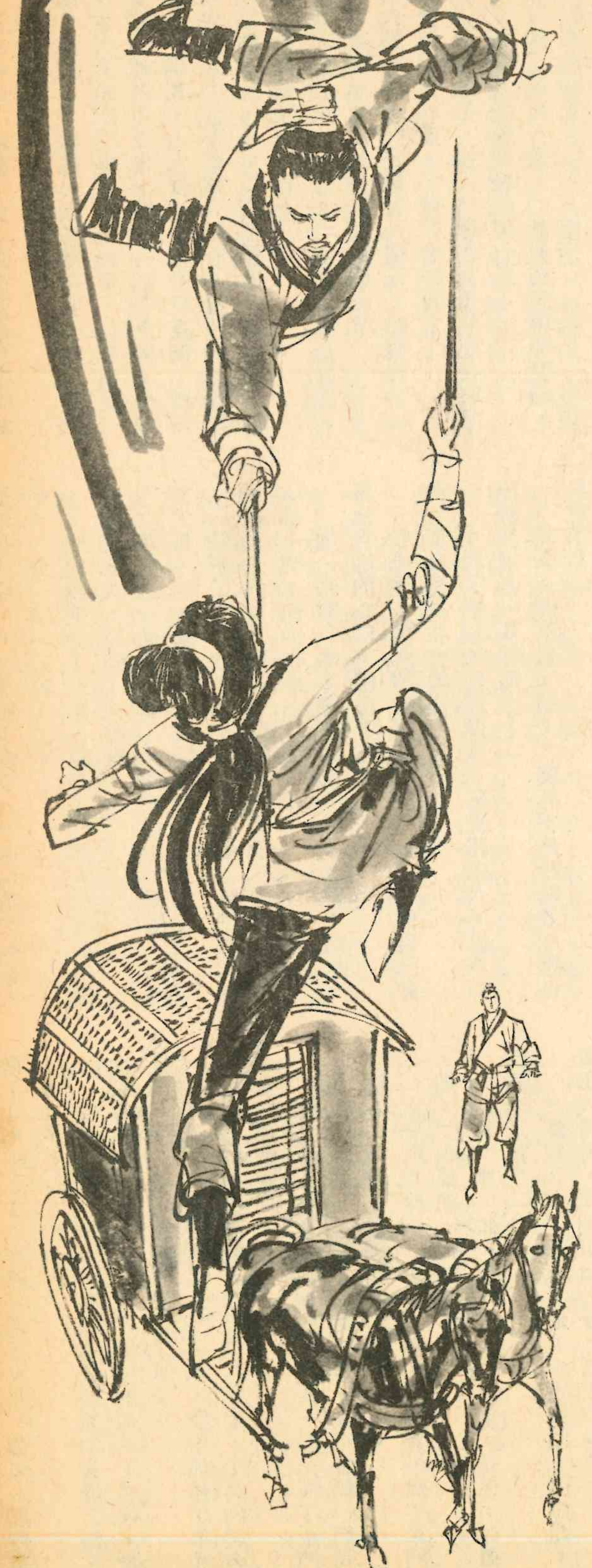
當文禮賢說到「和一個美人兒」之際，他却只是望着花夫人，目光十分異樣。

花夫人和文禮賢那種異樣的目光一接觸，心頭登時怦怦亂跳了，她立時低下了頭，一時之間，心中更是亂得可以。

蒙娘子已取出了傷藥，在文禮賢的全身傷口上敷着藥，花夫人一面心劇跳着，一面却又偷偷抬起眼來，望着文禮賢。

文禮賢帶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仍然盯住了她，花夫人的雙頰之上，不禁起了一陣熱辣辣的感覺，她不禁想起在小巷中的情形來。

在小巷中，她曾風情萬種地去引誘文禮賢，然後，出其不意地向文禮賢下手。



然而，現在她却知道，「出其不意」只是她一個人以爲如此，事實上，當她的嬌軀，向文禮賢靠去之際，文禮賢是早已知道會發生的了！

但是，當花夫人在這時候，想起在小巷中的情景之際，她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她在引誘文禮賢的時候，文禮賢是眞的着了迷！

她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時候文禮賢的神情，她是個蠻解風情的女人，自然也可以知道，若不是一個男人對女人着了迷，是絕不會有那種神情的。

花夫人又低下了頭，蒙娘子轉過頭來道：「妹子，你別呆站着，去打點水來！」

花夫人答應着，向外走去。

這時候，她的心中更亂，因爲她即使是轉身在向外走去，是背對着文禮賢，但是她也可以感到，文禮賢的目光，仍然盯在她的身上！

蒙娘子將傷藥小心地敷在文禮賢的傷口之上，在她的臉上，一直掛着甜蜜的笑容。

文禮賢輕輕地扭着她的臉頰，道：「我們自然在一起，你妹妹怎麼樣?」

蒙娘子隨口道：「由得她，她又不是孩子。」

文禮賢笑道：「她一個女人家，獨自在江湖上亂闖，那可不好。」

蒙娘子呆了一呆，伸指在文禮賢的額角上，重重戳了一下，道：「你在想些什麼?」

文禮賢却皺着眉，叫起痛來，蒙娘子忙拉過了墊子，墊住了他的背。

這時，花夫人已端着一盆熱水，走了進來。蒙娘子用熱水替文禮賢洗着臉，然後才轉過頭來，道：「妹子，你可知文大哥是什麼人?」

花夫人道：「他……不是福來銀號護院麼?」

蒙娘子「格格」笑了起來，道：「妹子，只怕你再也想不到，他是山東臥虎寨的文寨主！」

花夫人吃了一驚，殷紅的唇，張成了一個圓圈，蒙娘子又道：「半年前，閻百萬在山東道上，文大哥得知，特地命臥虎寨的人去截刦，他扮成了遊俠，將他自己派去的人打退，這才被閻百萬聘來當護院的！」

花夫人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要刦福來銀號，是早已定下計來的了?」

蒙娘子道：「那自然是全是文大哥的妙計。」

花夫人又向文禮賢望了一眼，當她遇到文禮賢的眼光時，她心頭又是一陣亂跳，道：「姐姐，可

是我有一點不明白，既然如此，那你又爲什麼叫我在小巷之中，打傷了……文寨主？」

蒙娘子笑道：「妹妹，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文大哥若是不受傷，我們動手，他難道在一旁袖手旁觀？他若不受傷，我們一動手之後，他如何可以脫身？現在，人人皆知文爺身受重傷，無須再在大同府久留，他要離開大同府，做公的盡皆知道，那十萬両赤金，也可以安然運出府城去了！」

花夫人失聲道：「好計！」

文禮賢望着花夫人，道：「妹妹，計是好計，只是你傷得我如此重，却打算如何賠我？」

花夫人媚笑道：「我只有一個人，你要麼？」

文禮賢笑得更邪道：「將你賠給我？」

蒙娘子面有怒色，道：「你在胡思亂想什麼？須待我死了，你才好轉這樣的壞心思！」

文禮賢笑了起來，道：「話何必說得那麼絕，連轉圜的餘地也沒有！」

蒙娘子益發發怒，道：「自然沒有！」

文禮着忽然嘆了一聲，道：「那樣，實在是可惜得很了，唉！」

蒙娘子一怔，道：「你說什麼？」

文禮賢又笑了起來，道：「既是沒有轉圜的餘地，你就非死不可了啊！」

文禮賢一個「啊」字才出口，手腕已陡地翻起，別看他重傷才愈，但是出手之快，却是無與倫比，一直躲在牆頭之上，向內偷看的滕奇影，乃是武功何等之高的人，在一刹間，也只看到精光一閃，根本未曾看到文禮賢是怎麼出的手！

而就在那刹間，只聽得蒙娘子發出了一下異樣的悶哼聲，身子已向後退去。

她一隻手，已握住了劍柄，劍已出鞘一半，但是她另一隻手，却掩住了胸口，鮮血自她的指縫之中，一滴一滴，迸流了出來。

她向後連退了三步，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雙眼睜得老大，望定了文禮賢。

花夫人一面搖着頭，一面笑道：「姐姐，別怪文大哥，男人嘛，總是貪新鮮的！」

蒙娘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聽到了她妹妹的那句話，花夫人的話才出口，蒙娘子的身子一側，已「砰」地一聲，跌倒在地上。

她一跌倒在地，掩在胸口的手，也鬆了開來，鮮血自她的心口，疾湧了出來。

從她臉上的神情看來，她至死也不相信自已會死，而且是死在文禮賢的劍下！

文禮賢緩緩地抬起頭來，望着花夫人，道：「臥虎寨可是一個好地方！」

花夫人媚笑着，道：「就算不是好地方，我也去定了！」

他們兩人，慢慢走近，文禮賢握住了花夫人的手臂，花夫人投進了文禮賢的懷中。

血染高崗

在牆頭上的滕奇影，看到了那樣情形，暗嘆了一口氣！

滕奇影一直伏在牆頭上，他伏的地方十分隱秘，文禮賢和花夫人進出了好幾次，都沒有發現他。

他看到花夫人扮成了一個車伕離去，文禮賢則將一箱箱的金子，搬到院子來。他又看到，花夫人駕着一輛由四頭驢子拖着的驢車，駛進了院子，他們兩人，合力將一箱箱的金子，搬上車去。

他也看到，文禮賢和花夫人調笑着，在將金子搬上了車子之後，文禮賢進了車廂，花夫人駕着車，驢車向外駛了出去。

滕奇影滑下牆來，在驢車駛過他的身邊之際，他翻身跳到了車後，抓住了車後的橫木，然後，身子又向下一滑，整個人便進了車底。

在車底，他雙脚撐住了橫木，雙手抓住了車底，他看着車輪的轉動，車聲震耳欲聾，十萬両黃金，全在那輛驢車之上。

驢車向前駛着，半個時辰之後，已來到了東門，進出的車輛，捕快全在翻查着，鐵刃張標一看到了驢車，便帶着幾個捕快，迎了上來。

就在張標來到了車前之際，文禮賢推開了車門，道：「張捕頭，什麼事？」

張標「噢」地一聲，道：「文爺，是你，你眞的要走了麼？」

文禮賢苦笑了起來，道：「張捕頭，你想想，我在大同府，栽得如此之慘，怎能不走？」

張標嘆了一聲，文禮賢又道：「張捕頭可是在搜檢來往車輛，怕有人將金子夾帶出去麼？」

張標道：「是啊，但至今未有所獲。」

文禮賢道：「我趕着想渡過大河，張標頭可否先派人來查查我的驢車？」

張標苦笑道：「文爺說笑了，文爺請行！」

張標當公，也不止一年兩年了，但是他再精明，却也決計想不到，文禮賢就是整個刦案的主持人，被刦的金子就在他的車上！

文禮賢又嘆了一聲，抬頭向坐在車座上，扮成了車伕的花夫人道：「快趕路吧！」

花夫人揮下鞭去，「拍」地一聲，驢車越過了其他車子，慢慢向前駛了出去。

滕奇影貼在車廂底上，可以看到一列列捕快腰

際所繫的單刀的刀尖，閃閃生光。

他心中又暗嘆了一聲，這是他唯一值得安慰的事，文禮賢絕料不到他就在車底！

文禮賢一定以爲他在逃命，在大同府中東藏西匿，或者已遠離了大同府！

而他，却就在文禮賢的車廂底下，滕奇影一想到這一點，不禁高興地笑了起來。

車子不斷向前駛着，車輪和驢蹄踢起來的塵土，蓋得滕奇影一頭一臉，滕奇影屏住了氣息忍受着，車子離大同府，已越來越遠了！

滕奇影雖然匿在車廂底下，但是他也可以覺出，天色在漸漸昏黃，那是夕陽已經西斜了。

滕奇影覺出，車子顛簸起來，他看到很多亂石，車子正在駛上一個山岡。

滕奇影自然知道，那是金龍岡，他聽得文禮賢探出頭來，道：「上了岡子，我們可以歇一歇。」

花夫人嬌聲嬌氣地答應着，車子慢慢爬上了山岡，文禮賢自車廂中，跳了出來，那時，滕奇影已緩緩自他的腰帶之中，抽出了一柄軟劍來。

他那柄軟劍，又細又長，他雙足一鬆，身子已落了下來，才一落下，他捏住劍尖的手指，便鬆了一鬆，只聲得「錚」地一聲響，軟劍已向外疾彈了出去，正刺在文禮賢的左腿上！

文禮賢「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滕奇影手在地上一按，身形已從車底，穿了出來，「哈哈」一笑，道：「文兄，好啊！」

文禮賢左腿之上，鮮血涔涔，他站立着，望着滕奇影，面上的神色，古怪之極。

而滕奇影才一穿出，手臂一沉，軟劍閃起一股精光，又已當胸刺到！

文禮賢身子一側，又避了開去，喝道：「你，你是從那裏來的？」

滕奇影却答非所問，道：「薑是老的辣啊，文兄！」

文禮賢的面色，難看之極，在車座上的花夫人却已悄沒聲地掣出短劍，夕陽映着短劍，發出奪目的光芒來，滕奇影背對着花夫人，自然看不到，但是文禮賢看到了，心中却是一動！

他立時哈哈一笑，道：「滕朋友果然了得，佩服得很，此處離大同府不遠，我們何必在此相爭，不如——」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花夫人挺着短劍，已然自車座上，疾掠而下！

而文禮賢也在那時，身形陡地一矮，手抖處，長劍已向前刺出，刹那之間滕奇影已然腹背受敵。

可是滕奇影早已料到了這一點，他看到文禮賢忽然改了口氣，滿面堆笑，已知他必有陰謀的了，趁人不覺，突使暗襲，這本是滕奇影的拿手好戲，如何還會上了人家的當？花夫人和文禮賢兩人才一攻出，滕奇影一聲怪嘯，身形已疾拔而起。

花夫人自車座之上，疾翻了下來，連人帶劍，一起撲出，來勢極其迅疾，而滕奇影就在刹那間，向上掠起，花夫人手中的短劍，精光閃閃，一劍走空，滕奇影的身形，在半空之中，陡地翻了一翻，却已翻到了她的背後，而那時候，花夫人的身子還在半空！

在那一刹間，花夫人也知道不妙了，她面色陡地一變，只聽得文禮賢急叫道：「快落地！」

文禮賢的武功極高，若不是他的傷重未愈，他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定也可以立時身形拔起，在半空中，擋住滕奇影的。

然而他在小巷中所受的傷却十分沉重，這時，想要躍在半空，却是力有未逮，但是他的見識究竟極高，他一看到滕奇影翻到了花夫人的背後，就知道花夫人唯一避開滕奇影攻擊的方法，便是立時落地！可是，花夫人却想不到這一點！

花夫人一覺出頭頂一股勁風掠過，人影一閃，眼前的滕奇影已然不見，心中陡地一驚，竟在半空之中，硬生生地一扭，轉過身來。

花夫人才一轉過身，手中短劍，便向前疾刺而出！

可是，當她轉身出劍之際，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早已長劍抖動，也一劍刺出，兩人發劍的時間，雖然不相上下，但在那樣的地形下，却是長兵刃佔了便宜，只見劍光閃動，「撲」地一聲響。

那時候，文禮賢其實還看不清那「撲」地一聲，究竟是誰的長劍，刺進了誰的身中，但是，他却已經知道，花夫人是萬無倖理的了！

是以，他自然而然，閉上了眼睛。

緊接着，他便聽得花夫人發出了一下尖叫聲來，文禮賢倏地再睜開眼來，只見花夫人和滕奇影兩人的身子，已一起落了下來。

滕奇影手中長劍，恰好刺進了花夫人的胸口，而花夫人的手臂，離滕奇影的胸口，却還有尺許！

滕奇影飛起一脚，踹在花夫人的腹際，「砰」地一聲，將花夫人的身子，踢得向文禮賢直飛了過去，他「哈哈」一笑，道：「文寨主，這是你的新壓寨夫人，你還不扶住了她？」

當花夫人中劍，發出一聲尖叫之後，她早已氣絕了，這時，她屍身向文禮賢飛了過來，文禮賢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

文禮賢和蒙娘子早有勾搭，但是他對花夫人却也異常傾心，而且他正打算帶着花夫人回臥虎寨，

黃金美人共享之際，花夫人却已遭了意外，他如何不難過？

刹那之間，他面色鐵青，任由花夫人的屍身，「砰」地一聲，跌倒在他的身邊。

他握住了長劍的手，也不由自主，在微微發抖，以致他手中的長劍，發出了一陣微微的「嗡嗡」聲來。

滕奇影的長劍上滿是血，血順着他的劍尖，一滴一滴向下滴着，他長劍平舉着，已向前一步一步，逼了過來，臉上掛着極其陰森的微笑，道：「文寨主，我看現在，你也只好認命了！」

文禮賢凝立不動，只是劍尖斜斜向前，伸了出去，滕奇影來到了離文禮賢身前五六尺處站定，他也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如文禮賢，但這時，他却胸有成竹，因爲他知道文禮賢重傷未愈！

文禮賢仍然站立不動，滕奇影畧停了一停，「刷」地一劍，已然攻出！

文禮賢身子一側，他剛才凝立不動，但是滕奇影才一出劍，他的行動，却快得出奇，身形一側間，便向前直衝了過去。

他不向外避，却向前衝了過來，這一下，却也大出乎滕奇影的意料之外！

滕奇影急忙也一側身，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雙劍相交。

文禮賢的劍勢快疾無比，劍才相交，他踏步進身，劍尖已削向滕奇影的手腕。

滕奇影身子一矮，橫劍反揮，擋開了文禮賢的那一劍，文禮賢「騰」地又跨前一步，左掌已趁機反拍而出，那一掌，來勢詭異之極，滕奇影做夢也料不到在身受重傷之後，文禮賢右手使劍，左手還能出掌，一個避之不及，「砰」地一聲，已被一掌擊中肩頭。

那一掌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擊得滕奇影的身形，一個踉蹌，向後跌出了一步。

文禮賢得理不饒人，一聲長嘯，長劍霍霍，又已攻到，滕奇影就勢向後仰去，在岡子上滾了幾滾，他一面打着滾一面長劍「颼颼」不絕發招，將文禮賢逼退。

他將文禮賢逼退了幾步之後，一躍而起，長劍已疾刺而出。

文禮賢的幾處傷口，這時，已隱隱有血絲滲了出來，滕奇影的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看到了那樣的情形，是以他心中一定，那一劍的去勢，更是又快又準！

就在劍尖快要刺到之時，文禮賢在那刹間，身子突然向後仰了下去。

那一仰之勢，也是妙到了極點，堪堪避開了滕奇影的那一劍！

當文禮賢的身子向後仰去之際，他的雙足，仍然站在地上，而身子齊膝蓋處，向下彎着，像是一座橋一樣，那是極上乘的「鐵板橋」功夫。

滕奇影一看到這樣的情形，立時身形一縱，雙足向文禮賢的雙膝，直踏了下去！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文禮賢的雙膝，若被踏中，自然非一起斷折不可！

但文禮賢就在這時，左手在地上一按，雙足却也向前，踢了出來！

刹那之間，只聽得「拍拍」兩聲響，兩人的兩脚，都踢在對方的脚上！

這兩脚，兩人都是用力踹出的，滕奇影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後倒翻了出去。而文禮賢也悶哼了一聲，身子向外，連滾了七八下。

滕奇影落地之後，雙脚仍是隱隱作痛，但是他立時又挺劍撲了上去。

文禮賢以劍支地，身形一挺，站了起來，兩人的長劍，再度相交，文禮賢身形幌了一幌，迅速地向後，退了出去，退到了驢車之旁。

滕奇影「桀桀」怪笑，道：「文寨主，我看你不濟事了，你還不捨得這十萬兩黃金麼？」

文禮賢眞的有點支持不住了！

他那種神定氣閒的樣子也消失了，只見他咬牙切齒，面上的肌肉在不斷抽搐着，口中已隱隱有鮮血，流了出來。在和滕奇影動手之後，滕奇影中了他的一掌，還是他佔着上風的！

但是，他原來所受的傷却在漸漸發作，他退到了驢車邊上，倚住了車廂，不住地喘着氣，滕奇影怪笑着，向他漸漸逼了過來。

文禮賢的面色越來越難看，等到滕奇影已來到了離他極近之際，他才猛地向前，撲了出去，滕奇影早已看出文禮賢支持不住了，是以並不還擊，只是在文禮賢向前撲來之際，身形突然一側。

滕奇影打的主意是，只要文禮賢一個收勢不住，向前衝了出去的話，那麼，他只要一個轉身，便已自然而然在文禮賢的身後，足可以從容取勝了！

却不料滕奇影才一側身，文禮賢看來，是以極其迅疾的身形，在向前衝來的，却在突然之間，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子！

就在文禮賢的身形，突然一凝，滕奇影陡地一驚間，文禮賢的長劍，又已刺到，「波」地一聲，直刺進了滕奇影的右脅之下！

滕奇影一聲怪吼，身子立時後退。

總算他退得快，是以文禮賢的那一劍，只不過刺進了一寸多一點，文禮賢立時收劍，滕奇影的右

脅之下，立時血如泉湧！

但是文禮賢的身子，却也搖幌不定，滕奇影雖然受了傷，但一見這等情形，如何肯放過這機會，長劍抖動，抖出了好幾朶劍花來。

這一劍，劍勢美妙，文禮賢在刹那間，竟辨不出滕奇影的一劍，究竟想刺向自己什麼地方！

他連忙向後退去，可是急切間，他却又忘了自己就在驢車之前！

他才向後退去，「砰」地一聲，背就撞在車廂上，他後退之勢極急，那一撞的力道，也是大得出奇，車廂上的一根橫木，又恰好撞在他的背心之上，令得他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而就在那時，滕奇影的一劍，也已經刺進了他的胸口！

那一陣致命的劇痛，反倒令得他清醒了過來，他陡地掙了一掙。

但是，他那一掙，却根本無法掙得動分毫，因爲滕奇影的一劍，已刺透了他的身子，劍尖釘在車廂之上！

文禮賢一聲怪叫，反手一劍，向拉車的驢子，刺了出去，他一劍刺中了驢子，劍向上一提，還想將驢繩削斷，但是劍勢已衰，却只將轠繩削斷了一半。拉車的驢子被文禮賢一劍刺中，立時向前奔了出去，滕奇影一見，也不及拔劍出來，飛身拔起，便到了車座之上，那時，文禮賢早已死去，但是他的身子，却還被釘在車廂之上，車子向前馳去，看來，文禮賢像是背貼在車廂上一樣，詭異之極。

滕奇影一上了車廂，立時拉住了轠繩，可是此際，車子正在衝下岡去。

地勢斜，驢子負痛狂奔，勢子又急，急切之間，滕奇影拉得急了，「拍」地一聲，轠繩斷裂；驢子的去勢更急。

刹那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巨響，車輪撞在一塊大石之上，整個車輪，向外飛了出去，車身突然倒了下來，滕奇影的身子也從車上跌了下來。滕奇影才一跌下，身子便在半空之中，彈了一彈。

本來，他雖然受了傷，但是以他的武功而論，他還是可以穩穩落地的。

然而，就在他雙脚快要沾地之際，整輛車子，却一起翻側，車廂向他，疾撞了過來！

滕奇影身形還未站穩，便已被車廂撞中，那一撞，撞得他眼前發黑，胸口發甜，身子被撞出了丈許，才重重跌到了地上！

那一交跌得極重，滕奇影在刹那之間，胸口一陣發甜，一口鮮血，忍不住便要噴了出來。

滕奇影連忙眞氣運轉，他緊閉着眼，要將那一口鮮血，忍了下去，因爲他知道，這一口鮮血若是噴出來的話，必然身受重傷。

而這裏，離大同府城，並不是太遠，難保沒有來往的行人，看到倒在一旁的車子，和跌了滿岡的箱子。

有幾隻箱子，在跌出車廂時，撞在大石上，箱子已經被撞了開來，一錠一錠黃澄澄的金元寶，正散跌在岡子上，映着夕陽，發出奪目的光華來。

任何人，一看到那樣的情形，都會立即想到大同府福來銀號遇刼的事！

而在那樣的情形下，如果他身受重傷的話，那就眞是糟糕透了。

滕奇影竭力忍着，他胸頭氣血翻湧，過了好一會，那一口鮮血，才算是被他强忍了下去。

他喘着氣，以劍支地，慢慢地站立了起來。

這時，太陽已越來越偏西了，當他站立起來之後，他的身影，映在岡子上，又細又長，看來十分詭異，他望着傾側了的車子，望着那兩頭已被壓傷了的驢子，在刹那之間，動了十七八個腦筋，在想着如何才能將那十萬兩黃金帶着走。

可是，就算他是出了名的老賊，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却也想不出可行的辦法來。

他的心中，越來越是焦急，眼看那麼多黃金已經到手了，但是他却沒有法子帶走，那實是焦急得令人難以抵受的事。

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突然之間，剛才强忍下去的那一口鮮血，忽然又湧了上來，「哇」地一聲，疾噴而出，而他的身子，也陡地一側，「砰」地跌倒在地！

他伏在地上，不住地喘着氣，就在他眼前的，岡子上的那些亂石，像是不斷在飛舞一樣。

滕奇影想撐着身子站起來，但是却終於又倒了下來。在他的身子又倒下來時，他半邊臉，貼在岡子上，也就在那時，他突然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

滕奇影的心中，陡地一凜，那馬蹄聲來得如此急驟，至少有十多匹健馬之多。

而且，若是尋常客商，途人，也決計不會將馬兒騎得如此之急的，滕奇影陡地一挺身，勉力踏了起來。

而那十來匹馬的來勢好快，滕奇影才一躍起，馬兒捲起的塵頭，已可以看到了！

接着，有三五四馬，已然竄上了岡子，在塵頭中，還看不清騎在馬上的是什麼人，但却已聽得有人放直了喉嚨在叫道：「文爺！文爺！」

那正是大同府總捕頭，鐵刃張標的聲音！

一聽到了張標的聲音，滕奇影只覺得身子突然

一陣發軟，「咕咚」一聲，便栽倒在岡子上。

然而，他却也知道，那是他自己的生死關頭了，所以他才一跌倒，劍尖在一塊石上，用力一撐，又立時將身子挺直。

也就在這時，那十餘匹馬，已一起馳上了岡子，有人叫道：「頭兒，文爺已出了事！」

隨着那一句話，又立時有好幾個人，齊聲叫道：「看，滕奇影！」

滕奇影勉力向前竄去，他居然也穿出了六七尺，然後，他又「砰」地跌倒在地，他想借着跌倒的勢子，骨碌碌地滾下山岡去的。

然而，他沒有滾出了多遠，在他的身邊，人影颼颼地掠過，好幾個人，已經自馬背之上，飛身而下，將他的去路，完全攔住。

在那片刻間，只聽得所有人，幾乎全在發出驚呼聲，道：「看，那麼多金子！福來銀號被刦的十萬両金子，全在這兒了！」

滕奇影無法再向前滾去，他只好站了起來，喘着氣，他才一站起，鐵刃張標，已經來到了他的身前，張標「哈哈」一笑，道：「滕朋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

滕奇影一面喘着氣，一面道：「張哥兒，你別弄錯了，刦福來銀號的不是我！」

張標和他手下的捕頭，一起轟笑了起來，滕奇影一咬牙，「颼」地刺出了一劍，張標早已看出滕奇影口角帶血，身受重傷，是以也不還手，只是略一側身，滕奇影劍勢收不住，身子已仆跌在地。

他一仆跌在地上，兩個捕頭疾步而上，兩柄鐵尺，已一齊擊下，正擊在滕奇影的小腿骨上，只聽得「卡卡」兩下响，小腿骨已一起斷折。

滕奇影小腿骨被鐵尺打到折斷，自分此番勢必凶多吉少，奮力作最後一擊，長劍遞出，一招「黃河落日」，幻起萬度光芒，直指那兩個使鐵尺的捕頭，意欲一個够本，兩個有利。但重傷之下，滕奇影已然如强弩之末，劍不由主，力不隨意，給鐵尺一撩，長劍便告脫手，飛入冥色之中。整個人，悶哼一聲，隨卽攤直在地。

張標一抬腿，踏住了滕奇影的背心，早又有捕快，抖起一端有鋭利尖刺的鐵鍊，刺進了滕奇影的肩頭，鐵鍊在拖過滕奇影的琵琶骨之際，滕奇影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隨着那一下慘叫聲，滕奇影又叫道：「不是我，刦福來銀號的不是我！」

刦福來銀號的倒眞的不是滕奇影，但是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誰還會信他的話？張標重重一脚踢了滕奇影一下，喝道：「將他拖走！」

三四個捕快，拖着滕奇影便走，滕奇影仍然在不斷叫道：「不是我！不是我！」

他的叫聲，異常凄厲，令得投向林中的歸鴉，又一起振翅，飛了起來。

張標來到了文禮賢的屍體之旁，呆呆地站着，嘆了一聲，道：「文爺，你東家閣百萬，待你眞不錯，知道你執意離開了大同府，還着我快馬來追，送三百両盤纏給你，現在，你已到陰司路上去了，自然用不着了！」

文禮賢雖然死了，但是他的雙眼，仍然睜得老大。張標俯下身，闔上了他的眼皮，轉過頭來，道：「陳得勝，你快馬馳回城去，告知弟兄，全趕到這裏來，失去的金子，都在此處了！」

一名捕快應聲上馬，疾馳而去，張標在岡子上緩緩地踱着，夕陽越向西沉，天際的紅霞便越是光輝奪目，映在岡子上的那些金元寶上，也更使人睜不開眼來。滕奇影一直在叫着「刦銀號的不是我」，他在被綁赴法場斬首的時候，也在叫着。圍在法場外看熱鬧的人不知有多少，人人都聽到滕奇影的叫聲。但是，不論圍在法場旁的人有多少，却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滕奇影的話。

太陽高高掛在天上，晴空是一片不可信的藍。它似乎知道一切；但這是一齣命運的悲劇，還是一齣命運的喜劇？那就要憑人心去估定了。太陽不會作答，只高高掛在天上。

大同府依然那麼繁華，銀子和女人，是大同府馳名天下的兩件東西，一點也不假！（全文完）

下期預告

鐵枴俠盜傳奇故事「吉祥之星」 馬雲・著

這是一顆巨鑽的名稱，據說：獲得「吉祥之星」的人，可以平步靑雲，扶搖直上，因此它的價值便超過了它本身所值。但是，事實眞的如此嗎？凡事總有意外的，結果它帶給人們的是無限的煩惱和災禍。這是農曆新年期間本刊推出的巨型小說，旣好意頭，又够刺激。敬希愛讀「鐵枴俠盜故事」諸君垂注。

過關刀

血洒關前魔燄長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盾帮主賈禮强聽從楚雲彪之計，前往風雲坪會晤二聖教主，時屆，二聖教主只率領七大高手押着賈谷蘭，出現風雲坪上，金盾帮衆雖達百多人，若上下一心，當可一戰，但賈禮强迫於愛女生死操諸二聖教主之手，不敢逞强，二聖教主似瞭解賈禮强心意，提出較技，賈禮强乃偕令狐武良二人與二聖教主較技，終敗於二聖教主之手，遂痛簽降書及獻出帮衆名單及財產淸單，旋二聖教主命手下率領金盾帮衆回城，並命白鶴眞人押賈谷蘭回關，金盾帮仍留在原地者有二十餘衆，似有反攻機會——

這眞是一個好機會！

只要白鶴眞人肯帮忙，解開賈谷蘭的穴道，將她放開，那麼馬上就可扳回劣勢！

而且，還有一舉打殺二聖教主的可能！

二聖教主和假聖人杜敬堂雖然厲害，但是合金盾老人、白鶴眞人、楚雲彪及二十一個金盾帮兄弟之力，是不難把二聖教主和杜敬堂收拾下來的！

楚雲彪立刻想到應該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金盾老人也想到了，他們都認爲白鶴眞人會乘機將賈谷蘭放開，那知白鶴眞人却似沒有帮忙的打算，他攬着賈谷蘭大步走去，毫無任何暗示。

昨夜，他曾表示要設法救出賈谷蘭的啊！

莫非他改變心意了？

金盾老人忍不住脫口道：「眞人請等一下！」

白鶴眞人彷如未聞，繼續走去。

二聖君揚聲道：「白鶴眞人你回來，賈護法有話和你說！」

白鶴眞人這才轉身走回，帶着幾分茫然的神色道：「教主尙有何吩咐？」

二聖君一指金盾老人，道：「賈護法要和你說話。」

白鶴眞人「哦」了一聲，轉望金盾老人發怔，面上仍有茫然之色。

金盾老人對他「痴呆」的神情甚感不解，當下抱拳道：「賈某人只有一句話要說，眞人乃有道之人，素爲武林同道所敬仰，想來不會爲難小女吧？」

白鶴眞人默默望着他，竟不答話。

二聖君笑道：「沒有本教主的命令，誰也不敢爲難令愛，但放心好了。」

金盾老人又道：「如此甚好。」

二聖君向白鶴眞人一揮手道：「你去吧！」

白鶴眞人躬身應是，掉頭大步而去。

金盾老人見他仍無任何暗示，心中極爲納罕，不由苦笑一下道：「這位眞人好像不喜歡與人交談，不知是何原因？」

二聖君道：「他只肯服從本教主的指揮。」

金盾老人道：「連和旁人說話也不肯麼？」

二聖君笑了笑道：「他不和你說話，大概是認爲沒有和你說話的必要。」

金盾老人聳肩一笑道：「賈某人也聽說他是一位孤傲狂妄之人，但看他今天的神情舉止，好像有些神不守舍，掉了魂似的！」

二聖君笑笑不語。

金盾老人擺頭四下環顧一番，改變話題道：「教主今日是否還約了別人在此會晤？」

二聖君點頭道：「不錯，約了兩個人！」

金盾老人注目問道：「是誰？」

二聖君道：「一個是少林掌教大善禪師，一個是武當掌教玉淸子。」

金盾老人心中一驚，又問道：「教主約晤他們

兩位掌教，有何貴幹？」

二聖君桀桀一笑道：「要他們釋道二派改信二聖教！」

金盾老人面色微變，苦笑道：「這個……只怕不可能吧？」

二聖君悍笑道：「他們若敢拒絕，少林武當將成歷史名詞！」

金盾老人道：「教主已網羅許多武林高人爲麾下，何必再去爲難他們？」

二聖君道：「少林武當素稱武林之泰山北斗，本教主若不收伏他們，豈能統治天下武林！」

金盾老人道：「他們何時到達？」

二聖君仰望天色道：「應該快來了。」

金盾老人道：「教主認定他們一定會來？」

二聖君道：「本教主發給他們的請帖中，有申屠傑、百里發、田舍翁、白鶴眞人四位關主及饕餮大仙、巨無霸、苦行僧等人的聯合署名，相信他們不敢不來！」

一語方畢，驀聞遠處傳來一片「篤篤篤」的怪聲！

其聲似鼓似梆，時快時慢，聽來有一種怪異之感！

二聖君凝神諦聽了一會，面上突現怒色，冷笑道：「他們來了！」

金盾老人一聽即知「怪聲」乃是一種傳送消息的「鼓語」，心中暗驚，忖道：「原來這妖怪已有充份準備，怪不得如此有恃無恐……」

他開始爲少林武當的前途感到悲哀。

二聖君目中迸射冷酷寒芒，又冷笑道：「哼，他們竟敢如此輕視本教主的禮貌邀請，大概還不知本教主的厲害之故！」

金盾老人惑然道：「他們已應邀而至，怎說輕視教主？」

二聖君沉聲道：「來的不是大善禪師和玉淸子，而是兩個小人物！」

金盾老人一哦道：「是小人物麼？」

二聖君道：「一個是少林監寺大悟禪師，一個是武當紫霄觀觀主玉眞子。」

金盾老人道：「這不是小人物，大悟禪師乃少林掌教大善禪師的師弟，在少林寺中地位極高；而武當紫霄觀玉眞子在該派的地位，也僅次於掌教玉淸子而已。」

二聖君怒道：「本教主是要他們兩派掌教親自前來風雲坪相見，不要別人！」

金盾老人道：「想是他們兩位掌教事情繁忙，不克親臨，故派大悟禪師和玉眞子——」

二聖君袍袖一拂，憤怒地道：「這兩個小人物不够資格與本教主商談正事——老大，咱們回轎內去！」

於是，一個向前走，一個往後退，進入轎中去了。

一名轎伕，上前翻下垂簾。

金盾老人也立退回在場的二十二個兄弟羣中。

楚雲彪移步靠近他身邊，傳音道：「賈老前輩，你的災難到了！」

金盾老人神色微變，也傳音道：「是麼？」

楚雲彪道：「二聖教主一再說等你老完成第一項使命後，才肯釋放令愛，晚輩猜想他快要交給你老一項任務了。」

金盾老人心頭一震道：「老弟是說，等下他會命令老夫傷害大悟禪師及玉眞子？」

楚雲彪道：「恐怕正是如此！」

金盾老人登時憂心如焚，急道：「果眞如此，這可如何是好？」

楚雲彪道：「這是一個難題，晚輩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兩人正以傳音入密交談之際，兩條人影已由東方縱飛而至，倏忽間已到風雲坪上！

來的，正是一僧一道！

大悟禪師年約七旬，慈眉善目，身披黃袈裟，手握一柄禪杖。

玉眞子年約六十三四歲，頭挽雙抓髻，修眉朗目，穿一襲八卦袍，腰繫絲縧，手持拂塵，神態淸逸超俗。

兩人來到風雲坪，一見場上站着二十多個金盾護身，背揷單刀之人，知是金盾帮人物，不禁神色一變，似乎大感意外。

大悟禪師首先合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開口道：「老衲少林大悟，奉掌教之命前來拜會二聖教主，不知那一位是二聖教主？」

二聖君在轎中冷冷答道：「是我！」

大悟禪師連忙轉向大轎再施一禮，道：「老衲大悟，拜見教主！」

語氣很和藹，不愧是有道高僧。

武當玉眞子也向大轎稽首道：「貧道玉眞子，這厢有禮了。」

二聖君桀桀冷笑道：「你們掌教爲何不來？」

大悟禪師和玉眞子齊聲答道：「敝掌教因事繁忙，未克分身，尙請教主包涵。」

二聖君語氣異常冷峻，道：「哼，還有甚麼事比會晤本教主更重要？」

大悟禪師和玉眞子聽他口出不遜，登時都面有慍色，但仍忍住怒氣，沒有發作出來。

二聖君厲笑道：「大概你們掌教認爲自己地位崇高，不願親自前來和本教主見面，是不是？」

大悟禪師也不否認，只俛首合十道：「教主言重。」

二聖君暴躁地道：「呸！本教主本體念他們是一派之主，因此才以禮相請，不想他們竟妄自尊大，這豈非敬酒不吃想吃罰酒？」

玉眞子再也按捺不住，雙眉一軒，厲聲道：「何物妖異，竟敢口出不遜，滾出來讓你家道爺掂掂份量！」

二聖君沒有立刻接腔，沉默了一會，才發出懾人心魄的陰森怪笑，道：「賈護法！」

金盾老人渾身震動了一下，只得抱拳答道：「屬下在此。」

二聖君冷冷道：「替我把那老牛鼻子的舌頭割下來！」

金盾老人沉默有頃，才緩緩問道：「教主是否打算不讓他退回武當？」

二聖君冷冷道：「不，割了他的舌頭，便放他回去！」

金盾老人道：「放他回去幹麼？」

二聖君道：「放他回去報告玉淸子，讓玉淸子知道他的死期到了！」

金盾老人哈哈笑道：「教主此言差矣！既然要這道長回去報告，就不割他舌頭，割了他的舌頭，叫他如何說話？」

二聖君道：「那麼，砍下他一條手臂！」

金盾老人笑道：「教主太高估屬下的能耐了，這位道長乃是武當派數一數二的人物，屬下恐怕無能爲力。」

二聖君怒道：「你現在已是本教八大護法之一，敢不服從本教主的命令！」

金盾老人收斂笑容道：「並非屬下不服從，而是無力辦到。」

二聖君道：「你還沒有動手，又怎知道無力辦到呢？」

金盾老人道：「這是可想而知之事，這位紫霄觀主武功已臻爐火純青，屬下縱能勝得他一招半式，要想砍下他一臂，又談何容易？」

二聖君道：「你一人不行，還有你二十多個兄弟可以協助！」

金盾老人一聽此言，頓感語塞，不知該如何去推掉這個命令了。

二聖君又道：「這是本教主交給你辦的第一項任務，你如能完成，令愛便可恢復自由！」

金盾老人深感進退兩難，長嘆一聲道：「假如屬下拒絕教主這項使命呢？」

二聖君冷冷一笑，道：「這表示你沒有誠心歸降本教，你……你的女兒，以及你那帮兄弟都別想活了！」

金盾老人眉峯連連打結，面上肌肉跳動不已，顯見內心極之憤怒和痛苦。

二聖君厲聲道：「你到底動不動手？」

金盾老人激動地道：「好，屬下遵命動手，但能不能完成任務，屬下可不敢保證……」

二聖君道：「你和你二十多個兄弟若收拾不下那牛鼻子，那便表示你們故意怠忽職責，本教主便要按規處罰你們！」

金盾老人不再說話，轉身面向玉眞子，道：「以昌，取刀來！」

管以昌抽出自己的單刀，雙手捧了上去。

金盾老人接刀在手，接着道：「兄弟們，好好在旁守住，莫叫他跑了！」

「是！」

二十二個金盾帮兄弟立時散開，將玉眞子和大悟禪師遠遠包圍起來。

金盾老人轉對大悟禪師道：「這位大師請退去一旁如何？」

大悟禪師沉聲道：「施主何不把老衲一起算進去。」

金盾老人道：「無此命令。」

大悟禪師猶疑了一下，才移步走去一旁。

金盾老人隨向玉眞子跨上一步，抱刀一拱道：「道長，在下要得罪了。」

玉眞子一對精眸寒光熠熠的凝注着他，沉聲道：「尊駕莫非是金盾帮帮主！」

金盾老人道：「現在已經不是了。」

玉眞子道：「聽方才尊駕與那惡魔的一番話，尊駕歸降二聖教似非出於本意，所以貧道不想爲難你，還是叫那惡魔出來吧！」

金盾老人道：「抱歉，這一架關係小女命運，在下非打不可。」

玉眞子道：「令愛怎麼樣了？」

金盾老人搖搖頭，表示不願說下去，道：「道長請注意，在下要發招了！」

單刀一抬，向對方胸下平削過去。

玉眞子身形一擰，手中拂塵一揚，反打金盾老人雙目，喝道：「尊駕不識好歹，莫怪貧道手下無情！」

這位武當紫霄觀主顯然自視甚高，從他說話的口氣上聽，可知並不把金盾老人放在眼裏。

金盾老人微微一笑，挫腰欺步，又一刀劈出，直取對方左臂。

刀法辛辣詭奇，看得在場的楚雲彪暗在心中喝采。

玉眞子毫無懼色，長笑一聲，再度搶攻，脚下一錯步，猛然旋身出馬，拂塵抖得筆直，貫注內力，對準金盾老人腹下丹田點去！

兩人出手，都是只攻不守，一開始就全力拚上了。

剎那間，只見一團人影奔騰起落，刀光和拂塵，交織一片，勁風呼呼，那還分得出誰是金盾老人誰是玉眞子？

其實，金盾老人並未使出全力，他實在不願爲了救女兒而傷害一位正派人物，他只想虛應故事的和玉眞子打一架，好讓二聖教主知道自己已經「盡了全力」。

玉眞子那知就裏，走了數十招，看出金盾老人確非庸手，不覺愈打愈起勁，竟打定主意要擊敗金盾老人，出出風頭。

金盾老人見他鬥志旺盛，心中暗急，忖道：「這牛鼻子不識好歹，這樣打下去何時能了？罷！罷！拚着得罪武當一派，且給他一個厲害，好讓他知難而退……」

主意一決，刀法忽變！

運臂搖腕，發出一招古怪刀法。

玉眞子措手不及，左臂膀登時挨了一下，鮮血流出來了！

他低頭一看傷勢不重，乃大吼一聲，全力反攻，一柄拂塵舞得霍霍生風，殺手連施，居然把金盾老人迫得退出數步。

金盾老人一看得了反效果，心中十分苦惱，忍不住傳音道：「玉眞觀主，二聖君要在下砍下你一臂才肯釋放小女，你還不快走，難道眞要逼在下砍下你一臂麼？」

玉眞子因爲挨了一刀，臉上掛不住，不肯就此逃走，假裝沒聽見，仍然拚命搶攻。

金盾老人暗嘆一聲，又傳音道：「帮帮忙，你快走吧，莫叫在下今後見不得江湖朋友！」

玉眞子仍不理睬，一味進逼。

金盾老人道：「好，你不願敗退，那在下敗給你便了。」

故意賣個破綻，讓對方的拂塵攻上身子。

玉眞子老實不客氣，一招「風動樹搖」，結結實實的打中他腰部。

他並是非浪得虛名之人，這一招拂塵，力道甚强，登時把個金盾老人賈禮强打得「登登登」，一連顛出三步！

金盾老人忍住腰上的劇痛，及時又傳音道：「好了，你可以走了吧？」

玉眞子哈哈一笑，身形一彈而起，向場外飛掠出去。

金盾老人假意大叫道：「兄弟們，截住他！截住他！莫叫他跑了！」

金盾帮的兩個兄弟立即縱起攔截，空中雙刀齊出，大喝道：「回去！」

「砰！」的一聲，玉眞子的身子突如敗葉似的，由空中直栽下來，臥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怎麼回事？

是金盾帮的兩個兄弟傷了他麼？

不，使他墮地不起的，是一件古怪的兵器！

它的樣子，很像是鶴爪鐮，但只有一隻，和人的手掌一般大小，柄端結着一條細鍊，長達五丈，是由大轎內「飛吐」出來的。

銳利的鋼爪，結結實實的抓入玉眞子的背上肌肉，幾乎要將他的一塊皮肉提起來！

鮮血迸湧，很快就染紅了他的背上衣服！

發出這件古怪兵器的，自然是端坐轎中的二聖君！

他口發「桀桀」怪笑，拉動細鍊，把玉眞子一直拉到轎前尋丈之處，說道：「賈護法，你眞叫本教主失望，竟敢當着本教主面前放水！」

轎門竹簾又垂下，因此大悟禪師和受傷在地的玉眞子都還不知二聖教主是兩個連體人。

金盾老人呆呆的盯着那件形若「鶴爪鐮」的古怪兵器，口中喃喃道：「這是什麼東西啊？」

二聖君笑道：「飛龍爪！」

金盾老人道：「好厲害！」

二聖君道：「本教主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誰也別想逃掉！」

金盾老人點點頭，沒有接腔，他很替玉眞子傷心，心知玉眞子難逃刧數了。

玉眞子被「飛龍爪」一抓一拉，早已痛得死去活來，但是他倒也硬朗，竟始終咬緊牙關，不叫一聲！

二聖君道：「說啊！賈護法，你可是不打算救令愛之命麼？」

金盾老人垂頭說道：「屬下並未放水，教主明鑒。」

二聖君突然厲叱道：「住口！以你的身手，要傷他一臂並非難事，但是你遲遲不下手，打諒本教主瞧不出來？」

金盾老人默然不語，若非不忍見愛女慘死，他早就一刀刺出，跟對方拚了。

二聖君搖又道：「現在快給我動手——砍下他一條手臂！」

話聲一落，一抖細鍊，抓在玉眞子背上的鋼爪忽然鬆開，然後便見他收回細鍊，把「飛龍爪」拉入轎中去了。

金盾老人面上起了痛苦的痙攣，長嘆一聲道：「教主，你還是把屬下殺了吧！」

二聖君大怒道：「你不動手？」

金盾老人道：「恕難從命！」

二聖君冷笑道：「你不想救女兒了？」

金盾老人仰首望天，滿面稜烈的慘笑道：「老夫總不能爲了救女兒而胡亂殺人！」

倒在地上的玉眞子，這時掙扎站起，說道：「賈施主，你儘管動手，貧道不怪你就是！」

金盾老人斷然道：「不！」

二聖君又發出那攝人心魄的陰森怪笑，一字一字道：「賈禮强，你的兄弟大半已被本教主的部下帶走，我看你最好考慮一下！」

金盾老人凜然道：「不用考慮，老夫的這班兄弟均是深明大義之人！」

二聖君道：「你一人不聽命令而害死了全帮兄弟，不覺得太對不起他們麼？」

金盾老人神色一慘，沉默不語。

在場的二十二個金盾帮兄弟都看得憤憤不平，其中一人突然大聲道：「帮主，不用顧慮我們，跟他拚了吧！」

二聖君厲聲道：「誰敢說這種話？」

一個中年大漢排衆而出，兩手一叉腰，岸然無懼地道：「是我！」

二聖君冷笑道：「你叫什麼姓名？」

那中年大漢，威凜無比，沉聲說道：「我是趙金河！」

二聖君桀桀一笑道：「很好，勇氣可嘉！」

轎門垂簾一揚，走出來了！

玉眞子一見二聖教主竟是兩個連體怪人，大吃了一驚道：「啊呀！你……你……」

如見妖鬼，倉皇倒退了數步。

大悟禪師也驚得面色蒼白，整個人都儍了。

二聖君向前跨出了三步，忽然又叫道：「西方乙！」

身形如電一閃，橫飄五尺，一把扣住了金盾老人的右手脈門！

金盾老人只道他要對趙金河不利，全未想到他會對自己下手，一時不及閃避，隨感渾身痠軟無力，不禁苦笑一聲道：「教主要殺老夫——」

二聖君大笑道：「不，本教主若要殺你，何必等到今天？」

頭一轉，向侍立轎側的假聖人杜敬堂道：「杜關主，敬賈護法一杯酒！」

假聖人杜敬堂躬身應命，探手入轎，取出一隻酒盅，拔去酒葫蘆的塞子，倒了一杯黃澄澄的「酒」，便端着那杯「酒」走過去。

楚雲彪和金盾帮兄弟情知那杯「酒」必是毒藥，登時都急了，一齊拔出單刀，欲衝上去搶救。

二聖君厲吼道：「別動！誰敢妄動，本教主先一掌劈死你們的帮主！」

楚雲彪刹住脚步，怒聲道：「你既要毒殺我們帮主，那又有什麼分別？」

二聖君怪笑道：「別窮緊張，誰說要毒殺你們帮主啊？」

楚雲彪道：「不然，那是什麼東西？」

二聖君笑道：「一杯特製的酒吧了！」

楚雲彪立刻想到酒虫饒衞公的情形，不覺脫口道：「那杯酒會使人發瘋，是不是？」

二聖君仰臉桀桀大笑道：「發瘋？不錯，本教主這種特製的佳釀確能令人喝了發瘋！不過那要喝兩杯以上才會，數月之前，酒虫饒衞公就是一連喝了兩杯才發瘋的！但是你們放心，本教主可不願收留一個發瘋之人！」

說到這裏，又向假聖人杜敬堂道：「杜關主，灌下去！」

楚雲彪大急，喝道：「不行！」

二聖君一怔，繼之失笑道：「不行？不然該怎樣？你有更好的辦法麼？」

楚雲彪怒道：「你不能這樣折磨人！」

二聖君含笑道：「你的意思是說：希望本教主乾脆殺了你們這位帮主？」

楚雲彪一時答不上話，而二十一個金盾帮兄弟也有束手無策之感——人在對方手裏，如今要衝上去搶救，反會加速金盾老人的被害，而飲了那杯酒後，即使會使金盾老人發瘋，那也可比「死」好多了。

所以，大家鼓起的一股勇氣，頓時又被「理智」壓抑了下去。

二聖君見他們不敢上來搶救，得意的「桀桀」笑了幾聲，又向假聖人杜敬堂道：「杜關主，你還在等待什麼？」

假聖人杜敬堂立時抓住金盾老人的另一隻手，把那杯「酒」灌入金盾老人的嘴裏。

酒，味道似乎不壞。

金盾老人的臉上並無痛苦之色！

相反的，他像是飲了一杯沁人心脾的醇酒，面上竟有一種「舒適」的氣色。

二聖君微微一笑，鬆開了他的脈門，道：「賈護法！」

金盾老人道：「屬下在！」

口氣和態度，已變得很恭敬！

二聖君道：「替我把那牛鼻子的一條手臂砍下來！」

金盾老人恭聲道：「是！」

身形一轉，舉步向玉眞子迫去。

玉眞子見他神色有異，不禁色變道：「賈幫主，你怎了？」

金盾老人神情陡現嚴厲，目中殺氣大盛，猛然搶步欺上，一刀劈出！

玉眞子背上受創甚劇，早就已無力動手，這時一見刀到，連忙奮力縱身退開，打算搶回長劍來迎戰。

但是，雙脚剛剛離地，金盾老人業已追上，但見刀光一閃，玉眞子的一條左臂已然齊肩而斷，慘叫一聲，倒下去了！

楚雲彪，以及金盾帮的兄弟，人人面色皆是大變！

大悟禪師又驚又怒，突然暴喝一聲，一個箭步跳上前，禪杖一舉，對準二聖君猛劈而下，叫道：「妖人別走，吃老衲一杖！」

二聖君喝道：「賈護法，也替我砍下這老禿驢的一條手臂！」

喝聲中，已和大聖君跳開數尺。

金盾老人一旋身，如風也似的迎上大悟禪師，單刀一抬，「噹！」的一聲架住對方禪杖，繼之一翻刀口，砍向對方右臂。

大悟禪師退步沉杖，擋開單刀，大吼一聲道：「賈老施主，你瘋了？」

聲若雷鳴，乃是佛門獅子吼！

但金盾老人已迷失本性，對大悟禪師的「獅子吼」，聽若未聞，擰身滑步，變招再出，又一刀砍去。

大悟禪師見他刀法神奇，不敢大意，只得掄起禪杖全力迎戰起來。

交手數十招，大悟禪師已有不敵之象，主要原因還是他心存顧忌，不忍施出殺手，而金盾老人又是如瘋似狂，攻勢凌厲異常。

楚雲彪心中焦急，連忙傳音道：「大悟禪師，你快逃吧！」

大悟禪師亦知不走就要遭殃，虛幌一杖迫開金盾老人，縱身便走。

二聖君大笑道：「那裏走！」

右手揚處，飛龍爪電奔而出！

他的「飛龍爪」確然神妙絕倫，只一眨眼間，就已到了大悟禪師的背心！

千鈞一髮間——

「呼！」

驀地，一個龐然巨物，凌空飛至，迎上了飛龍爪！

「叮！」然一响，飛龍爪的五支鋼爪，抓中了那龐然巨物，但沒有抓牢，兩件東西同時自空直墮而下！

那龐然巨物落地之後，發出「轟！」的一聲巨响，原來竟是一隻鐵製的大木魚！

同一時間，一條人影飛臨風雲坪上的空中，身形一折，直瀉而下，飄落於木魚之前。

他，是個老和尙！

老得臉上滿是皺紋，身子瘦瘦細細的，穿一襲很普通的灰色僧袍，頸上掛着一串長長的唸珠，脚穿一雙芒鞋，像個流浪天下的窮和尙。

楚雲彪一見之下，喜出望外，大叫道：「好了，野枯佛來了！」

不錯，來者正是素有「天下第一高人」之譽的野枯佛！

只見他身形落地之後，立卽伸出枯瘦的右手，提起地上那隻特大的木魚，掉頭向大悟禪師笑嘻嘻道：「和尙，你還不快走？」

大悟禪師敢情認識他，恭恭敬敬的合掌施了一禮，道：「大悟參見大師！」

野枯佛含笑道：「你走不走？」

大悟禪師道：「大師既然出手相助，大悟豈敢就此離去？」

野枯佛道：「好，你已然不肯走，那我可要先走了！」

大悟禪師吃了一驚，趕忙再施一禮，縱起身子，如飛而去。

二聖君面色變得很難看，一對蛇目迸射出銳利的光芒，怒聲道：「野和尙，你又來跟本教主過不去了！」

野枯佛嘻嘻一笑道：「我是猴大王，猴大王不能看着猴子猴孫有難而袖手旁觀呀！」

二聖君冷「哼！」了一聲，殺氣騰騰地叫道：「今天你既然來了，可別再走，咱們好好的一决雌雄了！」

野枯佛搖頭道：「不成，我鬥不過你，我還是要走！」

轉身欲行之際，忽然木魚再度出手，向二聖君猛擲過去，大笑道：「這個給你吧！」

木魚怕不有兩三百斤重，可是在他一擲之下，其勢有若風馳電掣，疾速的向二聖君平飛過去，那股力道足可撞倒一座房屋！

二聖君似知厲害，叫得一聲「南方丙」，與大

聖君同時頓足而起，飄出數丈開外。

「轟！」然一响，木魚打中他們的身後的大轎，登時把那頂大轎撞得連翻三個筋斗。

兩名轎伕閃避不及，被大轎壓中，發出兩聲慘叫，直挺挺躺着不動了！

而野枯佛就在木魚出手之際，身子跟着飛撲而出，一掠三丈，如蜻蜓點水，俯身一把攬起玉眞子，隨卽折身縱起，望北逸去。

二聖君怒吼一聲，飛龍爪三度出手，如一點寒星，直奔野枯佛的背心抓去。

去勢比野枯佛快得多，但眼看快要抓中野枯佛的背心之際，細鍊剛好已經拉滿，飛龍爪也就無法再前進一寸，跌了下來。

二聖君大怒，急喝道：「杜關主，賈護法，快去追截！」

假聖人杜敬堂和金盾老人應聲雙雙騰起身子，疾追而去。

大聖君道：「老二，我看沒有用，喊他們回來吧！」

二聖君似亦知道他們追不上野枯佛，揚聲道：「回來，別追了！」

假聖人和金盾老人已追出十來丈，聞言又雙雙剎停脚步，轉了回來。

二聖君恨恨地道：「這老禿驢眞可恨，每次總是一擊便走！」

大聖君笑道：「這也難怪，他若呆得太久，早就沒命了。」

二聖君挫牙道：「咱們非得想個計策把他擒捕下來不可！」

大聖君道：「不容易，他精明得像一隻千年老狐。」

二聖君生了一陣悶氣後，轉對那六名轎夫問道：「那兩個怎麼樣了？」

一名轎夫答道：「回教主，他們被大轎壓傷，昏迷過去了。」

二聖君喝道：「抬他們入關，另抬一轎來！」

那六名轎伕應諾一聲，抱起受傷昏迷的兩個同伴，急急朝飛豹關奔去。

二聖君覷線轉上金盾老人，冷笑一聲道：「賈護法！」

金盾老人躬身道：「屬下在。」

二聖君道：「你總算砍下了那牛鼻子的一臂，所以本教主也不處罰你了。」

金盾老人道：「謝教主開恩。」

二聖君道：「從今以後，你須得乖乖接受本教主的差遣，不得三心兩意！」

金盾老人道：「屬下遵命。」

二聖君道：「你的兄弟們呢？」

金盾老人茫然道：「我的兄弟們？」

二聖君道：「你的兄弟們只怕有人不肯聽從本教主的指揮吧？」

金盾老人道：「不敢。」

二聖君道：「若有人不聽指揮，你便怎樣？」

金盾老人道：「屬下悉聽教主吩咐。」

二聖君道：「本教主若要你處死他呢？」

金盾老人道：「屬下遵命。」

二聖君道：「那麼，本教主眼下就要你動手處死一個！」

金盾老人毫無表情地道：「好的，教主要屬下處死哪一個？」

二聖君道：「就是方才那個叫趙金河的！」

金盾老人立時轉身，舉步向聚立一處的二十二個兄弟走去，開口喝道：「趙金河，你出來！」

目露兇光，滿面殺氣，像一隻要吃人的老虎！

金盾帮兄弟都被嚇呆了。

楚雲彪暗暗拉住趙金河，示意他不要出去，然後自己越前而出，向二聖君一抱拳道：「教主在上，請容在下說幾句話如何？」

二聖君側目而視，微笑道：「你叫甚麼？」

楚雲彪道：「在下伍必信。」

二聖君道：「你有何話說？」

楚雲彪道：「在下先要請教教主一件事，教主此番逼迫敝帮歸降貴教，到底是要我們心悅誠服的一份子，或者是要我們歸降貴教之後，仍然心懷二志，伺機叛離？」

二聖君怪笑一聲道：「哼，你很會說話啊！」

楚雲彪道：「在下是實話實說，古人說『不嗜殺人則能一之』，又說『得其民則得其城』，教主既懷雄心大志圖君臨武林，應知如何收買人心，殘暴嗜殺，豈是服人之道？」

二聖君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本教主赦免趙金河的死罪！」

楚雲彪道：「正是，教主殺了他，就等於殺了我們全體兄弟！」

二聖君道：「如本教主饒恕他，你們肯眞心歸降本教主麼？」

楚雲彪點頭道：「我等唯帮主是從，帮主誠心歸降，我等便誠心歸降。」

二聖君道：「好，本教主不殺趙金河便了——賈護法，你回來！」

金盾老人應聲走回去。

楚雲彪抱拳道：「在下代表全體兄弟向教主謝不殺之恩。」

（以下轉入第一〇九頁）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孫玉伯生辰那天應允了向他申訴求援的方幼蘋、鐵成鋼、張老頭的請求，派出孫劍和文虎文豹兄弟往解決方、張兩人的事，不久，孫劍等三人皆完成使命而回，對於鐵成鋼的要求，因對手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十二飛鵬幫幫主萬鵬王，是以孫玉伯乃派出最得力助手律香川負責。律香川藉售古董爲進身之階，爲萬鵬王識破身份，律香川只好坦承是奉孫玉伯之命前來修好，萬鵬王對律香川此來目的避不作答，只帶律香川往揀回兩件古董回敬孫玉伯，同時邀他參觀馬廐——

彷是蓬萊謫降仙

馬廊長而整齊，幾乎每匹馬都是百中選一的千里駒。

但所有馬的價值，加起來也許還比不上最後面那一匹。

這匹馬單獨佔用了一間馬廊，毛澤光亮柔滑，宛如緞子，雖然是一匹馬，却帶着無法形容的高貴和驕傲，彷彿不屑與人爲伍。

律香川脫口讚道：「好馬！不知是不是大宛的汗血種。」

萬鵬王笑道：「你倒很識貨。」

他笑得不但愉快，而且得意，這也是律香川第一次在他臉上看到的，就算他在那珍寶堆積如山的屋子裏，都沒有現出過這種神色。

律香川心裏忽然有了一線希望。

他已想出了個也許可令萬鵬王低頭的法子來。雖然他還不知道這法子是否能行得通，但好歹都至少要試一試。

無論這法子是否能行得通，結果反正都一樣。

× × ×

深夜。

這條街本是城裏最熱鬧的一條，但現在每家店舖却已熄燈打烊，街道上幾乎看不到一點燈光，也聽不到一點聲音。

武老刀陪着律香川走到這裏來，却不懂是要來幹什麼？

他也不敢問。

律香川雖年青，態度雖斯文有禮，但像武老刀

這種老江湖却已看出這年青人有種特別不同的氣質，雖沒有老伯年青時那麼威稜四射，却更深沉難測，將來的成就一定不會在老伯之下。

武老刀有心結交這位年青人，所以對他特別尊敬。

街上最大的酒樓叫「八仙樓」，現在每一扇窗子都是漆黑的，酒樓的伙計顯然早已睡得很沉了。

但律香川却直接就走過去推門。

門居然沒有上栓，樓上居然燈火通明，只不過每扇窗子上都蒙着很厚的黑布，所以外面看不到一點燈火。

有四五十個人早已在這裏等着，從衣着上看來，這些人的身份複雜，但却有一點相同之處。

每個人的神情都很沉靜，一雙手都粗糙而有力，他們彼此間顯然互不相識，但看到律香川，每個人全都站了起來，躬身行禮。

在這一刹那間，武老刀忽然發覺老伯的勢力遠比他想像中還要可怕得多。

他完全沒有看到律香川召集過任何人，這些人却全都來了，他在這城裏住了二十多年，竟不知道這些人是從那裏來的。

最妙的是，這八仙樓的老闆余百樂也在這羣人之中，而且第一個走過來迎接律香川的就是他。

武老刀和他做了二十年的朋友，居然始終不知道他跟老伯有來往，而且顯然還是老伯的屬下。

律香川對他的態度謙和又帶着三分尊嚴，就像是一個聰明的帝王對待他的功臣一樣。

余百樂躬身道：「除了有事到外地去了的之外，人都已到齊，請吩咐。」

律香川微笑着點了點頭，張開雙手，道：「各位請坐下，老伯令我問各位的好。」

大家一齊躬身道：「不敢……屬下等一直惦記着老伯，不知他老人家身體可康健？」

律香川笑道：「他老人家就像是鐵打的，各位都是他的老朋友了，當然知道得比我還淸楚，就算瘟神見了他，也要落荒而逃的。」

每個人都笑了。

剛才大家心裏都是有點緊張不安，但現在却已全都一掃而空。

律香川道：「今天和各位初次見面，本該敬各位一杯酒的，却又怕余老闆心疼。」

大家又在笑。

等這陣笑過了，律香川神情忽然變得嚴肅起來，接着道：「何況，不瞞各位，這次，我到這裏來，肩上的担子很重，這件事，若是不能解决，我也沒面再回去見老伯了，各位想想，我怎麼有心情喝酒呢。」

有人接着道：「律先生若有甚麼困難，無論是要人還是要錢，但請吩咐。」

律香川道：「多謝。」

他等到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之後，才接着道：「現在我想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十二飛鵬帮』總舵的馬廐！」

× × ×

夜更深，武老刀和律香川走在歸途。

現在他對這少年人的尊敬比去時更深。

律香川剛才說話的時候，他一直在旁邊留意着，他發覺這少年人不但說話比老江湖更有技巧，而且還有種特殊的魅力，能够令每個初次見到他的人就想跟他親近，而這種親切並無損他的威嚴。

由於多年親身的體驗，武老刀深知一個人要得人敬愛是多麼困難。

最令武老刀感動的是，律香川雖急於在人羣中建立自己的聲望和地位，却還是未忘記將老伯高置於他自己之上。

律香川忽然回頭對他道：「你是不是有些話要問我？」

武老刀遲疑着，他在這少年人面前說話已逐漸更小心。

他終於問道：「你眞的要那匹馬？」

律香川道：「老伯一生中從未對人說過假話，我一心想追隨他老人家，別的事我雖然萬萬趕不上，這一點至少還能做到。」

武老刀暗中伸出了大姆指，過了半晌，才試探着道：「那飛鵬古堡戒備森嚴，要將一匹會叫會跳的馬活生生偸出來，只怕很不容易——就算馬夫中有老伯的朋友，也不容易。」

律香川道：「非但不容易，而且簡直幾乎是完全不可能。」

他忽然笑了笑，道：「但是我並沒有說要將那匹馬活生生帶出來。」

武老刀怔了怔，變色道：「你是說，只要能帶出來，不論死活。」

律香川道：「我正是這意思。」

武老刀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但萬鵬王將那匹馬看得比甚麼都重要，若是殺了牠，後果只怕很嚴重。」

律香川淡淡一笑道：「就算不殺，後果也同樣嚴重。」

武老刀道：「爲甚麼？」

律香川道：「你知道，老伯從來不喜歡被人拒絕，這次更特別告訴我，只要能令萬鵬王放出令郎的心上人，不必考慮一切效果。」

他拍了拍武老刀的肩，又道：「老伯的朋友雖多，但從小和他一齊長大的却沒有幾個，他就算犧牲一切，也不能要你傷心失望。」

武老刀忽然覺得胸中一陣熱意上湧，嚨頭似已被塞住。勉強控制着自己，道：「難道老伯爲了我，竟不怕和『十二飛鵬帮』一戰！」

律香川淡淡道：「我們早已有所準備。」

他說得雖輕鬆，但武老刀深知「十二飛鵬帮」的實力，當然知道這一戰所要犧牲的代價，如何慘烈。

想到一個老朋友竟會爲自己如此犧牲，他熱淚已忍不住奪眶而出。

律香川道：「當然我也不希望這一戰眞的發生，所以才决心這麼做。」

武老刀擦了擦鼻涕，想說話，却說不出。

律香川道：「我只希望這一舉可將萬鵬王嚇倒，乖乖的將那位姑娘送出來。」

武老刀點點頭，心裏充滿了感激。

律香川道：「我選擇那匹馬，只因爲我們不到萬不得已時，絕不願傷及人命，何況，我知道一個人發現自己最心愛之物被人毁滅時，除了憤怒悲哀外，還會覺得深深恐懼。」

武老刀囁嚅着，道：「可是……萬鵬王並不是個容易被嚇倒的人。」

律香川淡淡一笑，道：「我早已說過，我們對一切可能發生的後果，都已早有準備。」

武老刀垂下頭，心頭的重壓，使他連頭都抬不起來。

他但願自己永遠未曾將這事件向老伯提起。

他當然永遠不會知道，就算沒有他這件事，這一戰還是遲早難免發生的！

× × ×

萬鵬王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脾氣都特別暴躁，所以陪寢的少女早已找個機會溜了。

直到他吃完早點後，他的火氣才會慢慢消下去。

萬鵬王的食量也和他別的事同樣驚人。

他的早點通常是一大鍋用冬菇和雲腿燉得爛爛的老母鷄湯，另外還加上十個旦子，二十隻生煎包子。

別人看到他的早點時，往往都會嚇一跳。

今天却不同。

今天萬鵬王自己嚇了一跳。

萬鵬王掀開銀鍋的蓋子時，面色突然發青。

鍋子裏沒有冬菇，沒有火腿，也沒有鷄。

鍋子裏只有一個馬頭，一個血淋淋的馬頭。

萬鵬王認得這隻馬頭。

他的胃立刻痙攣收縮，有如被人重重在胃上打了一拳。

然後就是一股足以將萬物燃燒的怒火。

他幾乎忍不住要立刻從床上跳起來，衝出去，將第一個見到的人扼死，將馬廊裏所有的人全都扼死，將送這鍋子來的人扼死十次。

但令人驚異的是，他居然忍耐了下來。

爲了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他往往會暴跳如雷，怒氣冲天，甚至會殺人。

但遇着眞正大事時，他反而能保持冷靜。

他知道唯有怒火才能毁滅他自己。

他也知道這件事是誰幹的。

老伯必將有所行動，早已在他預料之中，但却未想到行動竟是如此迅速。

律香川正是要讓他想不到。

「你要打擊一個人，若不能把握第一個機會，就只有等到最後對方已鬆懈時，只不過要等那麼長久簡直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這也是老伯的名言，律香川從未忘記。

他把握了第一個機會，因爲他知道對方這時還未及防備。

萬鵬王吃早點的時候，沒有人敢留在屋子裏。

他不喜歡別人看他狼吞虎嚥。

幸好屋子裏沒有別人，所以他才能靜靜思索。

老伯的確是個可怕的對手，比想像中還要可怕十倍，他手下像律香川那樣的人還有多少？

萬鵬王惶惶的蓋好鍋蓋，走出去的時候面上毫無表情，只吩咐了一句！

「把黛黛立刻送到武老刀的鏢局去！」

× × ×

孟星魂躺在客棧裏的木板床上，已足足躺了七八個時辰。

他沒有吃，沒有動，也沒有睡着。

現在，距離高老大給他的期限還有九十一天。

他對老伯這個人所知道的，還是和二十三天之前同樣多。

他只知道老伯是個很特別的人，別的事他幾乎完全不知道。

「老伯的武功是甚麼來歷？是深是淺？」

孟星魂不知道。

那天老伯根本連一根手指都沒有動。

那種非人能及的鎭靜，正是孟星魂覺得最可怕的一點。

「老伯屬下究竟有些甚麼高手？有多少？」

孟星魂不知道。

那天他所看到的，只是那全身都是暗器的斯文少年，和性如烈火，但却義氣干雲的孫劍。

他知道這兩個人都已離開了本地，但老伯身旁還有沒有這樣的人？

那灰衣人呢？

孟星魂自己也是殺人的專家，但對這人那種冷酷，準確，迅速的殺人方法，還是覺得心驚。

他也曾查訪過這人的行踪。

可是，連律香川都查不出的事，他又怎麼能查得到？

「老伯平日的生活習慣是怎麼樣的？平時他到些甚麼地方去？」

孟星魂不知道。

他甚至不知道老伯確實的住處在那裏？

那菊花園就很大，園中至少有十七棟單獨的屋子，老伯住在那一棟？

何況，老伯的花園並不止這棟花園一處，菊花園旁是梅花園，還有牡丹，薔薇，芍藥，茶花，甚至還有竹園。

所有的花園密密相接，誰也不知道究竟佔了多少地，只知道一個人就算走得很快，也難在一天內圍着這片地走一圈。

最令孟星魂困擾的是，自從那天後，他就沒有再看到過老伯一眼。

這人就好像古代的帝王，永遠不會踏出他的領土一步。

「花園中是不是有埋伏？有多少埋伏？」

孟星魂不知道。

他也不敢隨便踏入老伯的領土一步。

他不敢輕舉妄動！

× × ×

入夜後孟星魂才起床，出去吃他今天的第一次飯，也是最後一頓飯。

他吃得很簡單，因爲一個人若是吃得太飽，思想難免遲鈍。

近年來他這人已變成幾種動物的混合體，變得像蝙蝠般晝伏夜出，獵犬般善於追踪，鷲鷹般的準，豺狼般的狠，兎子般善於奔跑，烏龜般忍辱負重，甚至還可以像駱駝和牛一般反芻。

他吃了一頓，往往就可以支持很久。

他選的這家舖既不太大，也不太小，生意既不好，也不壞。

他無論做甚麼事都採取中庸之道，因爲他不想引人注目。

斜對面却是家燈光輝煌的酒樓。

這時正有一羣人嬉笑着從酒樓中走出來，有男有女，大多都很年青，很快樂，看他們的衣着，就知道必定是富家子弟。

孟星魂很羨慕他們。

他和律香川不一樣，雖然羨慕別人，却不妒忌，對自己悲慘的過去也不會覺得悲哀憤怒。

笑聲很响，說話的聲音也很响。

「今天誰喝的酒最多。」

「當然是小蝶。」

小蝶是個穿着大紅披風的女孩子，因爲這時已有個少年又衝入酒樓，提着個酒樽出來，送到小蝶面前。

「小蝶，你若還能够把這酒喝完，我才眞的佩服。」

小蝶沒有說話，也沒有拒絕。

她只是微笑着，拿過酒樽，立刻就一飮而盡。

酒量這麼好的女孩子並不多，孟星魂也喝酒，未免多瞧了她兩眼。

他忽然發覺這女孩子很特別。

她長得很美，美極了，美麗的女孩子通常都知道自己有多麼美，而且隨時不會忘記提醒別人這一點。

這女孩子却不同。

她好像對自己是美是醜都完全不在乎。

她也在人羣中，也在笑，可是她笑得也和別人完全不同。

雖然她身旁有那麼多人，但却彷彿是完全孤獨的，無論和多少人在一起的時候，她都好像是一個人站在寒冷荒凉的曠野中。

一匹匹馬牽過來，一輛輛馬車駛過來。

別的人都結伴走了，只剩下小蝶和一個穿黑披風的少年。

這少年身材很高，很英俊，佩劍的劍柄從披風裏露出來，閃閃發光。

這種少年正配做小蝶這種少女的護花使者。

還有輛最豪華的馬車停在路旁。

黑披風少年道：「我們也上車走吧。」

小蝶搖搖頭。

黑披風少年道：「你還想喝酒？」

小蝶又搖搖頭。

黑披風少年笑了，道：「那麼你難道想在這裏站一夜？」

小蝶還是搖頭，輕輕道：「我想走走。」

黑披風少年笑道：「好，我陪你走。」

他們的關係顯然很親密，他還年青，還不怕別人看不順眼。

他對別人的看法也根本不在乎。

所以他拉起了她的手。

小蝶並沒有要將她的手甩脫，還是輕輕道：「我想一個人走走，好不好？」

黑披風少年怔了怔，終於慢慢的放下她的手，道：「明天我能不能再去找你？」

小蝶嫣然，道：「只要你有空，我也有空，你爲什麼不能來找我？」

黑披風少年又笑了，道：「明天我一早就去找你，你等我。」

小蝶沒有再說話，一個人慢慢的往前走。

她走得雖然慢，但，還是慢慢的，消失在黑暗中。

很黑暗。

少女們都怕黑暗，但她還是一點也不在乎。

× × ×

孟星魂當然不認得小蝶，也不認得這穿黑披風的少年。

這兩人的事本和他全無關係，他甚至也覺得這兩人是很配的一對。

但是也不知爲了什麼，當他聽到小蝶要一個人走，看到她將那少年一個人丢在路旁的時候，他心裏竟覺得很舒服。

那黑披風少年還向她身影消失的方向痴痴的瞧着，很久很久之後，他忽然也衝進了這飯舖，大聲道：「老闆，給我來壺酒，用大壺。」

孟星魂自己也有借酒消愁的時候，但也不知爲了什麼，他只覺得這少年很愚蠢，很可笑。

一壺酒很快就只剩下半壺。

這少年忽然向孟星魂招了招手，道：「一個人喝酒太無聊，你陪我喝一杯好不好？我請你。」

孟星魂道：「我不喝酒。」

少年道：「從來不喝？」

孟星魂沒有回答，他不想說謊，可也不想說實話。

少年忽然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你若認得一個像那麼樣的女孩子，你也會喝酒的。」

孟星魂道：「哦。」

少年道：「我說的女孩子，就是剛才穿紅披風的那位，你看見了沒有？」

孟星魂道：「剛才的女孩子很多。」

少年道：「但她却跟別人不同，有時她對我比火還熱，有時却又冷得像冰。」

他忽然重重一拍桌子，大聲道：「遇見這麼樣一個女人，你說我該怎麼辦才好。」

孟星魂道：「辦法多極了，最好的法子就是另外去找一個。」

他不想再談下去，却知道自己若不走，這談話就不會結束。

他走了。

走出門的時候，還聽到這少年在喃喃自語，道：「小蝶小蝶，你對我究竟是好？還是不好？你爲什麼總是要我受不了……？」

× × ×

前面一片黑暗。

小蝶就是往這條路走的，孟星魂不知不覺也走上了這條路。

雖然他自己絕不會承認，但在他心底深處，却彷彿有個秘密的願望，希望能够再見到那女孩子一面。

他沒有見到。



小蝶輕聲問孟星魂道：「我只問你，你活過沒有？」

那女孩子就像是幽靈般在黑暗中消失了。

孟星魂回到他住的那家客棧時，夜已很深，小院中已寂無人聲。

他屋子裏當然也沒有燈火。

他根本從不燃燈，因爲他只有在黑暗中，他才會覺得比較安全。

門是關着的，窗子也是關着的，他走的時候本就已將門窗全都關好。

但是，他還沒有走過去，他就忽然停下了腳步，彷彿一頭久經訓練的獵犬，忽然嗅出了前面的警訊。

他身形忽然掠起，掠到後院。

後面的窗子也是關着的，他輕輕彈了彈窗戶，忽又掠起，掠到前面的屋簷上，行動之迅速輕靈，就像是鷹與蝙蝠。

就在這個時候，已有一條人影從前面的窗子裏掠出。

這人的行動也很迅速矯健，身形一定，騰空而起，忽然覺得有個人緊貼在他身後的半尺外。

他往上躍，這人也往上躍，他往下落，這人也跟着往下落。

一起一落間，他手心已冒出了冷汗。

只聽身後這人淡淡道：「你若不是小何，現在已經死了十次。」

這人長長吐出口氣，他已聽出這是孟星魂的聲音。

他沒有說話，用力推開孟星魂的房門，大步走了進去。

孟星魂站在門外，臉上毫無表情，直到屋子裏燈光亮起，他才慢慢的走進去，坐下。

就坐在小何對面。

他看着小何，小何却故意不看他。

他認識小何已有二十年，却從來不瞭解這個人，也不想瞭解。

他們的感情本該和兄弟一樣，但有時却偏偏像是個陌生人。

× × ×

孟星魂、石羣、葉翔、小何，都是孤兒，他們能够在戰亂和饑荒中活下來，都靠高老大。

小何，是這四個人中，年紀最小的一個，遇見高老大却最早，他一直認爲高老大是他一個人的老大。

所以高老大收容另外三個人的時候，他不但妒忌，而且憤怒，不但排棄，而且挑撥。

他一直認爲這三個人不但從高老大手裏奪去了他的食物，也奪去了他的愛，若沒有這三個人，他就可以吃得飽些，過得舒服些。

從一開始的時候，他就用盡各種法子，想高老大要這三個人滾蛋。

那時他才六歲。

六歲時他就已經是個工於心計的人。

六歲時他想的法子就壞絕。

有一次，高老大叫他通知另外三個人，在西城外的長亭集合，他却告訴他們，集合的地方是在東城。

他們在東城外等候了兩天，幾乎餓死，若不是高老大一直不死心，一直在找尋，他們就活不到現在了。

還有一次，他告訴巡城的捕快，說他們三個人是小偷，而且還故意將自己偷來的東西塞在他們的身上。

那時除了死囚外，無論罪多大的囚犯都已被放了出來，因爲衙門裏也沒有那麼多粮食養犯人。

那時捕快對付小偷的法子，不是捉將官裏去，而是抛到河裏去。

那次他們三個人就幾乎做了淹死鬼，若不是高老大也不知用什麼法子讓那捕快嚐着點甜頭，他們三個人也活不到現在。

這樣的事還有很多，事後高老大雖然駡了他幾句，却並沒有趕他走，因爲她總覺得他年紀還小，做這種事的動機也是爲了她，所以值得原諒。

高老大做事本就只憑自己的好惡，對是非之間的觀念都很模糊，因爲根本就沒有人告訴過她什麼是錯的，什麼才是對的。

所以她總認爲，只要能活下去，無論做什麼都是對的。

二十年來，小何一直不斷的在做這種事，用的手段當然越來越高明，越來越不露痕跡。

尤其是對孟星魂，他妒忌得更厲害，他們是同時開始練武的，但孟星魂武功却比他強得多。

孟星魂在高老大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漸漸地重要。

這使他越來越無法忍受。

× × ×

孟星魂凝視着小何漂亮的臉。

他漂亮得幾乎已不像是個男人。

高老大常說：小何若是穿上女人的衣服，將頭髮披下來，大多數男人都必定會被他勾去魂魄。

尤其是他的皮膚，簡直比女人還細還白，很多人都不懂，像他這種在烈日風沙中長大的人，怎麼會有這麼白的皮膚。

但現在他臉色却已因憤怒而變成鐵青，一雙纖細柔滑的手也在不停的發抖，顯然是在努力控制着

自己，不讓脾氣發作。

孟星魂心裏忽然升出一陣歉疚之意。

無論如何，小何畢竟是他多年的伙伴，年紀畢竟比他小兩歲。

他本該將他當做自己的兄弟。

他勉強自己笑了笑，道：「想不到你會來，你應該先通知我的。」

小何忽然冷笑一聲，道：「你以爲屋子裏的人是誰？」

孟星魂道：「什麼人都有可能，做我們這種事的人，對什麼事都不能不特別小心。」

小何板着臉，道：「什麼人都有可能？難道除了高老大之外，還有別人知道你住在這裏？」

孟星魂臉上的笑容忽然消失，道：「是高老大叫你來的？」

小何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這意思就說他已經承認了。

孟星魂面上雖也全無表情，但目中已掠過了一片陰影。

他出來做事的時候，高老大從未干涉過他的行動，甚至連問都不問。

她盡力要他知道，她對他是多麼信任。

但現在，却好像不同了。

孟星魂不得不想起那次高老大要他在暗中跟踪葉翔的情形。

那次她要他去，就表示他對葉翔已不再信任，認爲葉翔已無力再完滿達成任務。

小何偷偷觀察着他的事情，眼睛裏，忽然有了光。

他似乎已猜出孟星魂心裏在想什麼，故意笑了笑，淡淡道：「你當然知道高老大並不是不信任你，只不過要我來告訴你幾句話。」

他笑得很神秘，很曖昧，任何人都可看出他笑得有點不懷好意。有點幸災樂禍。

他正是故意要孟星魂有這種感覺。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她要你告訴我什麼？」

小何壓低了聲音，道：「你知不知孫老伯手下最得力的兩個人都出去辦事了？」

孟星魂道：「你說的是孫劍和律香川？」

小何點點頭，帶着笑道：「原來你已經知道了，但高老大却怕你不知道。」

「怕你不知道」，這意思就是對你已有點不信任。

孟星魂當然不會聽不出他的言下之意。

小何也知道他已聽出，接着道：「這兩個人一走，孫玉伯無異失了兩條手臂，一個人若是失去了左右手，還有什麼可怕的。」

他翹起腿，悠然道：「所以現在正是你下手最好的時候，你既然知道，爲什麼還不下手？」

孟星魂望着他高高翹起的兩條腿，怒氣忽然上湧，道：「這件事是你做？還是我做？」

小何道：「當然是你。」

孟星魂道：「是我做，就得我作主。」

小何道：「當然是你作主，我只不過問問而已，並沒有別的意思。」

他忽又笑了笑，道：「高老大常說你最冷靜，想不到你這麼容易發脾氣。」

孟星魂忽然覺得自己好像被抽了一鞭子。

他的確不該動怒的，怒氣對他這種人來說，簡直比毒藥還可怕。

他甚至可以感覺到自己的指尖漸漸變冷。

小何看着他，皺眉道：「你怎麼樣了？是不是不舒服？」

孟星魂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我累了。」

小何沉吟着，顯得很關心，道：「有句話我不知該不該說。」

孟星魂道：「你說。」

小何顯得更關心，忽又搖了搖頭，道：「也許我還是不說的好。」

孟星魂道：「你說。」

小何這才嘆了口氣，道：「這兩年來你的確累了，應該好好休息一陣子，這件事你若已覺得不想去做，我可以替你去。」

孟星魂緩緩站起來，下視着他，緩緩道：「你知道孫玉伯是個怎麼樣的人嗎？」

小何不回答，忽又冷笑，反問道：「你以爲我殺不了他？」

孟星魂道：「也許我也殺不了他。」

小何冷笑道：「你殺不了的人，難道我就更殺不了？」

他臉色又發青，接着道：「就算你武功比我強，但殺人並不是全靠武功的，主要的是看你下不下得了手，若論武功，葉翔難道比你差？」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緩緩的坐下，道：「你若一定要替我去，就去吧。」

他忽然覺得很疲倦，疲倦得不想爭辯，疲倦得什麼事都不想做。

可是有句話他却還是不能不說。

他慢慢的接着道：「但你去之前，最好先瞭解做這件事有多麼危險。」

小何立刻道：「我瞭解得很，我不怕。」

危險的確嚇不倒他。

他等待這機會已有很久，無論什麼事都不能要他放棄。

只要他能够做成這件事，就能够取代孟星魂的地位。

孟星魂當然也明白了這一點，但，却完全不在乎。

他只想躺下來好好的睡一覺。

× × ×

他睡不着。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曙色已臨，他站起來，走出去，晨霧濃得像老人嘴裏噴出的烟。

他走出市鎮，晨霧還未消失。

「走到什麼時候？走到那裏去？」

他不知道。甚至根本沒有去想。

他想得太多，太亂，現在已變成了一片空白。微風中傳來泉水流動的聲音，他不知不覺走過去，在流水旁坐下來。

他喜歡聽流水的聲音，喜歡流水。流水也會乾枯，却永遠不會停下來，彷彿永遠不知道厭倦。它那種活潑的生機永恆不變。

「世上也許只有人才會覺得厭倦吧。」

孟星魂長長嘆了口氣，幾乎忍不住立刻要將自己的生命投入，與流水溶爲一體。

但就在這時，他看到了一個人。

× × ×

霧已漸漸淡了。

他忽然發覺有個人就在他身旁不遠處，他一直沒有發現這人存在，因爲這人一直靜靜的坐在那裏，安靜得就像是河岸邊的泥土。

現在這人却向他走了過來。

她穿着一件鮮紅色的斗篷，但臉色却蒼白得可怕。

她眼睛縱然在薄霧中看來還是那麼明亮。

她走過來，凝視着他。

鮮紅的斗篷，如流水般波動，漆黑的頭髮在風中飛散，明亮的眼睛中，帶着種說不出的憐憫和同情。

她憐憫世人的愚昧，同情世人的無知。

因爲她不是人，是神。

她美麗得彷彿是自河水中升起的洛神。

孟星魂的咽喉忽然堵塞，也不知爲了什麼，他看到她，立刻就覺得有一股新鮮的熱血自胸膛中湧起，湧上咽喉。

他認得她，知道她不是神，也許她比神更美麗，更神秘，但却的的確確是個人。

她就是小蝶。

小蝶還在凝視着他，忽然道：「你想死？」

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她對他說話，她的聲音比春天的流水更動聽。

他也想說話，却說不出。

小蝶道：「你想死，我並不勸你，我只問你一句話。」

孟星魂點點頭。

小蝶的目光忽然移向遠方，遠方烟霧朦朧，迷漫了她的眼睛。

她輕輕問道：「我只問你，你活過沒有？」

孟星魂沒有回答，他無法回答。

「我活過沒有？我這樣能算是活着麼！」

孟星魂扭轉頭，他生怕眼淚會流下。

小蝶的聲音似乎也已在遠方，道：「一個人若連活都沒有活過，就想死，豈非太愚蠢了些？」

孟星魂幾乎想問：「你活過嗎？」

他沒有問，不必問。

她如此年青，如此美麗，她當然活過。

可是她爲什麼偏偏也要到這凄凉的河水旁來，她是寧可忍受寂寞？還是來獨自享受寂寞？

寂寞本也有一種淸淡的樂趣。

過了很久，孟星魂終於慢慢的回過頭，却已看不到她了。

她像霧一般的來，又像霧一般的消失。

他與她相見總是如此短促。

但也不知爲了什麼，在他心底深處，總覺得彷彿已認得她很久，彷彿在還沒有生下來之前，就已經認得她了。而她也早就在等着他。

他活着，彷彿就是爲了要等着看見她一面。

「但這是不是最後一面呢？」

孟星魂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她從那裏來，也沒有人知道她往那裏去。

她既不可捉摸，也無處追尋。

孟星魂凝注着遠方，心裏忽然湧起一陣說不出的黯然銷魂之意。

遠方的霧更淡了。

× × ×

又等了幾天，還是沒有小何的消息。

這個人就像是已忽然間從世上消失。

菊花園裏也沒有絲毫動靜。

小蝶呢？

她好像根本就沒有到這世界上來過。

孟星魂決定先回快活林去。

× × ×

快活林中的人，永遠都是快活的。

高老大臉上永遠都帶着甜蜜動人的笑。

看到孟星魂回來的時候，她的笑容更開朗。

但是她始終沒有仔細看過孟星魂一眼，她顯然也和孟星魂一樣。

雖然決心要忘記那天在木屋中發生的事，却很難眞的忘記。

孟星魂垂着頭。

高老大道：「你回來了？」

孟星魂當然回來了，却搖搖頭。

他知道高老大的意思並不是眞的問他是否回來了，而是問他是否已完成任務，因爲他以前任務還未完成時，絕不回來。

高老大皺了皺眉，道：「爲什麼？」

孟星魂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小何呢？」

高老大道：「小何？誰知道他瘋到那裏去了，這一陣他沒事做。」

她笑了笑，接着道：「咱們都一樣，沒事做的時候，就找不着人了。」

孟星魂的心往下沉，又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見過他。」

高老大道：「你見過他？在那裏？」

孟星魂道：「他去找過我。」

高老大動容道：「他爲什麼去找你？」

孟星魂閉上了嘴。

高老大道：「你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孟星魂還是閉着眼。

高老大臉色却已變了，變得很難看。

她也很瞭解小何，也知道，他如何急於表現自己。

孟星魂轉過頭，想走出去。

他已不必再問。

小何無意中知道他的去處，故意去找他，爲的就是要打擊他的信心，好替他去執行那件任務。

這種事小何已做過很多次，但這一次却做錯了，錯得可怕。

他沒有想到老伯是個多麼危險的人物。

高老大忽然道：「等等走……我問你，他是不是想替你去找孫玉伯？」

孟星魂終於點點頭。

高老大道：「你就讓他去了？」

孟星魂道：「他已經去了。」

高老大面上現出怒容，道：「你明知孫玉伯是個怎麼樣的人，你去最多也不過只有六七成把握，他去簡直是送死，你爲什麼要讓他去。」

高老大的嘴好像忽然被塞住。

孟星魂猝然轉過身，目中也有了怒意，道：「他怎麼知道我在那裏的？」

孟星魂執行的，一向是最秘密的任務，除了她之外，沒有別人知道。

小何怎麼會知道的？

過了很久，高老大才嘆了口氣，道：「我不是怪你，只不過是爲他担心而已，你們無論誰有了危險，我都同樣担心。」

孟星魂又垂下頭。

他在別人面前從不低頭，但是她却不同。

他忘不了她對他們的恩情。

高老大道：「你想到那裏去了？」

孟星魂道：「去該去的地方。」

高老大搖搖頭道：「現在你已經不能去了。」

孟星魂道：「不能去？」

高老大道：「小何若已去找過孫玉伯，不論他是死是活，孫玉伯必然已有了警覺，你再去，太危險。」

孟星魂笑了笑，道：「我去的地方，那次不危險？」

高老大道：「但這次却不同。」

孟星魂道：「沒有什麼不同，只要是我該做的事，我就要做好它。」

高老大沉吟着道：「就算你要去，也得到這件事冷下來再說。」

孟星魂道：「那時小何也已冷了。」

高老大又嘆了口氣，道：「現在他也許已經冷了。」

孟星魂道：「我至少應該去瞧瞧。」

高老大道：「不行，你不能冒險，我不能爲了任何人讓你去冒險。」

孟星魂目中忽然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道：「連他也不行？」

高老大斷然道：「他也不行，更不行，我不能爲了一個死人將活人犧牲。」

孟星魂道：「但他是我們的兄弟。」

高老大道：「兄弟是一回事，任務是另一回事，我們若不能够將這兩樣事分開，明天死的就是我們。」

她美麗的眼睛變得很深沉，慢慢的接着道：「我們若死了，連收屍的人都沒有。」

孟星魂不再說話。

他發現，高老大漸漸在變，變得更無情，更冷酷。

自從葉翔那次事件之後，他已有了這種感覺。

「但她爲什麼不怕小何洩露秘密？」

有人在敲門。

（未完待續）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無毒丈夫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毒丈夫」仇若愚，詢知了吳奇夫婦與公孫可結仇的經過，以及吳奇船隊所擁有的新奇利器後，利用益（鳥旁）鳥，傳遞命令，着前航船隊回航夾擊公孫可全舟。公孫可自火焚「沉香舟」後，滿以已把仇若愚燒死，那日舟行中，公孫可瞥見有益鳥淩空疾飛，懷疑或有仇人藉此海鳥傳遞信息，乃召「迷宮四聖」共商，討論結果，推出是吳奇傳令前航船隊回航圍攻，公孫可立下令返航，要予吳奇以意外的打擊。吳奇縱放信鳥後，仇若愚乃向金姬詢問公孫可船隊裝配，與及舟中高手的實力——

互逞奇謀備交綏

仇若愚接話說道：「好，它會沉的，我自有辦法！」

眉姑娘忍不住道：「是什麼辦法？講嘛！」

仇若愚把雙手一攤道：「現在我還沒有想出來呢，可叫我講些什麼？」

眉姑娘一賭氣，哼了一聲不再開口。

仇若愚祗是一笑，又問金姬道：「請把迷宮防守方面的事，多說一點，越詳細越好。」

吳奇却道：「老兄弟，那雖然重要，但却沒有比現在安排如何應敵重要，是不是該先定個應敵的辦法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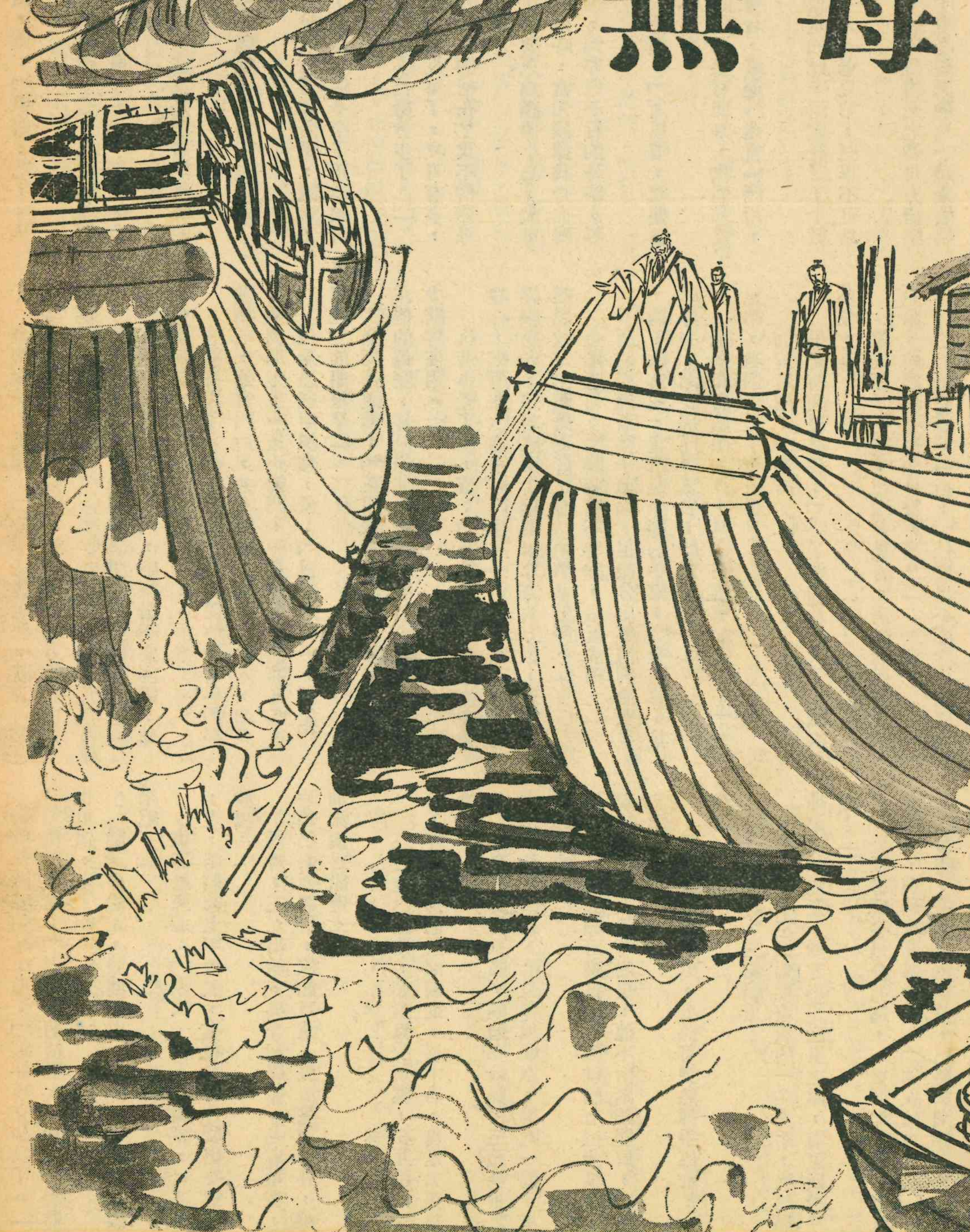
仇若愚搖頭道：「我們不會和三艘金舟遭遇的。」說着，笑對眉姑娘道：「小妹可肯傳個命令，把我們這艘大船，弧斜繞行，並加快一倍前進？」

眉姑娘向仇若愚作個鬼臉，然後自己一笑，起身傳下了命令！

命令傳下，大家都知道，這是避敵而非迎戰的了！

聾婆很客氣的問道：「老兄弟，咱們船上這幾尊小寶貝，遠攻可及兩百丈以外，何不痛快的迎上前去一戰？」

仇若愚笑道：「敵人金舟若只有一艘，自以迎戰爲上策，如今敵舟三數，我們火器再狠，却犯了調轉欠靈的毛病，敵舟要是以三面包圍，很容易有





一或兩艘能欺近百丈以內，那時豈不危險？」

吳奇一拍聾婆的肩頭，道：「明白了吧，今後少開口！」

聾婆啐道：「老沒羞，你還不是一心眼裏想要問個究竟，我只不過是比你心急了點兒，倒叫你說風涼話！」

吳奇笑了笑道：「是囉，這就是遇事能冷靜的好處！」

老夫妻慣開玩笑，隨時隨地，能抬上幾句槓子來。

眉姑娘傳令而回，星眼兒瞄着仇若愚，說道：「仇大哥請接着下令吧，我這個傳令卒子正恭候着呢。」

仇若愚一笑道：「目下無事再勞芳步了。」

眉姑娘小嘴一噘道：「你沒事了，我可有事，首先要請問我們避道而行的目的何在？我不信你只是為了謹慎小心！」

仇若愚道：「不錯，眞要只為謹慎小心，大可在敵舟出現而無法可及我舟時，當先發揮我舟火器的威力，給他個迎頭痛擊，到非退不行的時候，再逃也不成問題。」

眉姑娘狀極得意的一笑道：「所以嘍，我要請教你眞正的目的何在？」

仇若愚正色道：「誘使公孫可回舟，我們却乘機加疾催舟和前途船隊會合，直逼『迷宮』門戶，是我們的目的！」

吳奇慨然道：「我料是如此，這太好了，十數年來所等待的，就是這一天，老兄弟，三軍不可無帥，這帥……」

仇若愚馬上接話道：「帥位自是老哥哥方能勝任，小弟願為參贊謀僚，現在要緊的是一聽金姑娘指點一切。」

金姬謙誠的說道：「公子這種說法，賤妾可不敢當，賤妾只是知情轉話，並且有些地方賤妾也未必能夠知道。」

仇若愚含笑道：「不論怎麼說，金姑娘是在座唯一清楚『迷宮』一切的人，姑娘請不要客氣，知道什麼就說什麼好了。」

金姬沉思了剎那，道：「首先從『迷宮』門戶開始吧，迷宮門戶，共有四處，但平常出入，却只有兩個地方，一是正前門，一是左側的偏寨。」

仇若愚劍眉深鎖，道：「這兩道門戶，都能往來巨大的船隻？」

金姬搖頭道：「正門水寨可以通行巨舟大船，左側的偏寨，却只能往來梭舟或小型快船，並且極少開啓使用。」

仇若愚想了想，道：「金姑娘，我想請妳多費些心，把所知『迷宮』門戶及一切，繪成一圖，越詳細越好，並請註明所繪要緊地方的方位，若能詳經思攷定出距離更好，金姑娘請多偏勞。」

金姬應道：「賤妾義不容辭，這就去繪。」

眉姑娘別看性子倔強，但能分出事情的緩急來，她一改常態，竟牽着金姬的手道：「金姊姊，我陪妳去，到我那間房裏去，特別清靜。」

金姬和眉姑娘去後，吳奇笑嘻嘻地問道：「老兄弟，她們可是手牽着手？」

仇若愚道：「不錯。」

吳奇轉問聾婆道：「小丫頭的是長大了，懂事多啦。」

聾婆哼了一些，沒理會吳奇，對仇若愚道：「兄弟，咱們現在作些什麼準備？」

仇若愚笑着搖頭道：「什麼也不必作，只須加疾催舟，越快越好。」

吳奇闊聲站起，道：「這件事交給我了。」

仇若愚道：「老哥哥請清點火藥和攻防利器，也可以，……」

話還沒說完，聾婆起座，接口道：「這個讓我來吧。」

仇若愚笑道：「剩我一個人在艙裏，豈不很悶，走，咱們都上甲板去，也許會有什麼出乎意外的發現。」

說着，三人出艙，吳奇和聾婆，各有司責，此時船已斜弧繞行，疾如巨鯨，破浪聲震雙耳，濺誅飛沫橫過船邊。

× × ×

三艘金色巨船，如順風的飛雲，在互距五十丈遠，作一字形的扇面前進，居中者，自是公孫可的坐舟。

本來吳奇的巨艦，緊迫在公孫可三艘金舟之後十里，金舟回航，恰是順風順水，揚帆一瀉十里，等閒之事。

豈料在公孫可暗自盤算回航已有三十里時，仍未望見海面上另有船隻，他不由緊鎖雙眉，心懷疑念起來。

又十里，再十里，公孫可突然揮手傳令：「停舟！」

一聲停舟，三船頓止！

適時，在左側船頂瞭望的一名高手，突然揚聲叫道：「注意，前方不足三里之處，有東西飛浮不定！」

公孫可鬨聲飛身而起，一拔而到帆頂，雙目凝神而視，剎那之後傳令道：「加疾催舟！」

移時，三艘金色巨舟，已將那飛浮之物包圍，

原來竟是一塊極大的船板，扳下懸繩，繩墮重鉛，故而只能隨波起浮，並未順水流下。

板上，以赤紅油漆，寫着幾個大字——字諭公孫可，爾歸無巢矣！

公孫可神色獰厲，怒吼一聲，凌空出掌擊中木板，木板頓成百數碎片，四散飛揚於空中！

就在這塊巨大木板化作散飛碎片的剎那，海面上就木板原處，竟又浮起一塊木板，上面依然漆有紅色大字——公孫可，納命來！

公孫可瘋狂般再次揚掌拍下，自然，這第二塊木板，也像前一塊同樣被擊碎，此時，恰好前塊碎板木片紛紛自空中下墮的當空，公孫可眞的是上當了！

只見那第二環被擊中的巨大木板，在散碎的剎那，傳出一聲巨震，整個木板所化的碎片，俱皆成了大大小小的「火蝴蝶」，滿空飛舞，落向三艘金色船上。

怪的是，這些碎片所化的火蝴蝶，俱皆沾有不知何名的墨油，水澆非但不熄，並且能發出嗤嗤之聲！

公孫可慌了神，一面揮令巨舟速撤，一面指揮救火，所幸人多船大，再加上對方並沒有其他埋伏，經過一陣忙亂，終於將火救滅，但是三艘金色巨舟，却多多少少都有了傷損，幸未毀去風帆。

經此一變後，公孫可反而沉靜了下來，停舟海面，重召部屬高手，再作針對敵人的一次攻防的計議。

這次，「四聖」為首的天聖獨烝子，根本不再理會公孫可的意見了，他首先以嚴重的語氣開口道：「主人遇事怎能如此莽撞，設若適才大火成災，盡毀我舟，後果何堪？」

公孫可雖然一向剛強，只是如今事實擺在眼前，剛才自己一時不忍，幾乎將三艘金舟毀掉，因之對獨烝子頂撞的話，僅僅皺皺眉頭，並未申斥。

獨烝子話鋒一頓，又道：「請問主人，對敵方一切可有明確的指示？」

公孫可雙眉緊鎖，道：「目下本公子只能料到敵方三件事情，一是敵方對我迷宮，仇恨極深，並已隱忍多年，此次是謀定而動，其二是敵方故佈疑兵，誘我回舟，彼却繞行而前，斷我歸路，第三，也是本公子有些畏懍於敵方的，就是敵方主腦人物中，有一或兩位出群拔類的智謀之士，這一或兩個人究竟是誰，無法測得！」

獨烝子冷冷地說道：「主人素以智謀為天下武林中人欽服，如今竟然有人能與主人較智而勝，其人為誰，豈非可呼之而出？」

公孫可怒目注視着獨烝子道：「莫非獨老已知此人是誰？」

獨烝子沉重的說道：「老朽不敢這般狂妄，只是，若就事論事的話，普天之下恐怕除了無毒丈夫外，再沒有人能將一件大事安排如此巧妙並妥當的了！」

公孫可揚聲說道：「那小子，已與金姬隨舟而化……」

獨烝子接口道：「主人，我們僅僅目睹那艘大船被火吞困，假如當時能多停片刻，看到結果，也許不會……」

公孫可沉聲道：「獨老，假如你被困火舟之上，更無救生設備，火已吞盡全舟，你能夠平安的逃得性命嗎？」

獨烝子搖頭道：「老朽不能！」

公孫可再待接話，獨烝子却又說道：「主人若是認為舉凡老朽所不能辦到的，天下就再沒人能辦到的話，無異聚九州之鐵，鑄一大『錯』！」

公孫可吼了一聲道：「這話怎樣解釋？」

獨烝子目光一掃滿座高手，後及公孫可突然神色鄭重的說道：「老朽知道，你們大家的想法，會和主人的一樣，認為舟行大海，火困全船，船毀為燼，人成焦骨，是當然不破之理，其實是錯了，錯了！」

四聖中的老四，「鬼聖」向陰，不由搶先問道：「錯在何處？」

獨烝子冷哼一聲道：「老四，沒有想到你也會問出這種話來，由此可見目下我們吃虧上當，是必然的事了！」

話鋒一頓，獨烝子長嘆一聲，又說道：「老朽因為幼時不慎，氣差內經，事後雖經調順，終於習成絕藝，但因無法進修那內功中的上乘『歛元』大法……」

公孫可笑着接口道：「獨老如今已是天下第一高手，何況那『歛元』大法，習時奇苦奇難，似乎不必懊悔。」

獨烝子冷冷的說道：「並非老朽懊悔昔日，而是有些痛惜今朝，只恨今朝聽信主人之言，未與無毒丈夫會面！」

公孫可揚聲道：「說來說去，獨老仍是不信此人已死！」

獨烝子道：「他若身懷『歛元』功法，是死不了的！」

公孫可哈哈大笑道：「歛元功法，旨在使人之外體與內臟，皆硬如已死，停止一切經脈血穴的順行，就算那無毒丈夫會這功法，人還未死，也只能若一塊巨石重鉛般，永沉海底，又怎能生出這無邊

無際的汪洋大海！」

獨柰子冷冷一笑道：「老朽若是那無毒丈夫，若更懷具歛元奇功時，當裂焰吞盡全舟下，必然首先點封了金姬的穴道，然後自提歛元之能，沉碎船底，沉入海中……」

公孫可又一聲哈哈道：「是嘍，依然是沉入海中呀！」

獨柰子沒有理他，自顧自的接着說道：「沉入水中後，熬隔頓飯光景，則因腹部之中空而漸漸浮起，此時若散去功力，或任隨水流飄行，以無毒丈夫而言，十天半月是毫無問題……」

公孫可皺了皺眉頭，道：「就算這樣，今日所遭遇的敵手，也不是他呀！」

獨柰子仍然不理會他，道：「諸位都很淸楚，咱們這三艘金舟的後面，有一艘神秘的怪船，在追踪不捨，若老朽適才判斷不錯，無毒丈夫和金姬，必然是恰好被那神秘怪船所救，於是……發生了目下種種的事情。」

大家闃言互望着，紛紛頷首，公孫可也知道內情不會和獨柰子所說的相差太遠，所以把頭低下，沒話可答。

獨柰子話並沒完，又接着說道：「目下敵方究竟是那道的人物，仍在不知之數，老朽所判斷的往情，若不幸巧中時，我們正如那板上所留紅字一樣，是『歸無巢』了！」

公孫可揚聲說道：「獨老這話，使本公子難以心服……」

話沒說完，獨柰子已接口道：「金姬爲主人座下掌管文事的侍妾，這多年來，主人對她自是推心置腹深信不疑，於是她明裏知道宮禁出入門戶，暗裏由本宮秘誌解圖中，對所有秘道等等是瞭若掌指，她！她如今已是敵舟上的座中貴客，設有良心，說上三言五語，我等已將不堪設想，若將全情洩盡，請問主人，我等有何巢可歸？」

傻了！公孫可傻了！

他呆呆的楞在一旁，不知以何言答對獨柰子才好！

鬼聖向陰，此時開口道：「老朽請問主人，那條水底秘道，金姬是否知道？」

公孫可長長嘆息一聲，道：「誰能想到會有這一天！」

這句話，乍聽似和向陰所問，是驢唇馬嘴對不上勁，其實在座高手，却咸皆會心，那條海底秘道已非秘密！

獨柰子借此機會，規勸公孫可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主人平常待人，似是親近時太過親近，厭惡時也太過厭惡了！」

公孫可自然聽得懂這些話，不由又犯了他那目中無人的剛強習性，頭一揚，沉聲說道：「事到現在，獨老說這些廢話能有什麼用！」

獨柰子不但不惱，反而哈哈一笑道：「主人，前車可鑑，難道不值得使人警惕？」

公孫可哼了一聲道：「警惕又能如何，難道深自警惕之後，就會想出對付目下這個局面的辦法來？哼？」

獨柰子依然哈哈笑道：「老朽若無對付目下局面的辦法，又怎敢無的放矢，向主人進本份的語言呢？」

公孫可一聽他有辦法可想，神色頓即改爲和順，也笑了笑，說道：「本公子深信獨老之能的，請敎……」

獨柰子對公孫可的恭維，不感興趣，竟中途接話道：「辦法是有，但也困難……」

公孫可急不可待的問道：「什麼困難？」

獨柰子神色突轉嚴肅，道：「老朽在說出這個辦法來之前，必須先請主人指示，我們是應敵一戰爲先，抑或是先一步潛回宮中要緊？」

公孫可並不加思索的便說道：「自以回宮爲重了。」

獨柰子神色上現露出安慰的樣子，道：「主人說的對，强敵臨境，挾强而來，若直衝敵陣，是極爲不智，應以急回宮禁，調集高手，在能固防之下來與敵決戰，的是上策！」

公孫可早已心急着要聽獨柰子所說的辦法，直等獨柰子話鋒一落，立卽問道：「獨老，請說出有什麼辦法？」

獨柰子兩道長長的壽眉，竟因爲公孫可的問話而緊緊鎖起，目光再次掃視全座高手後，方始肅然道：「本宮另有一條秘道，可供出入……」

公孫可一楞，接口道：「不會吧，要有的話，本公子不會不知道的……」

獨柰子神情越發嚴肅起來，道：「這條秘道，是老主人在自知不起時，獨召老朽於座前所告，曾嚴囑老朽，不到迷宮存亡關頭，不得說出，並立有遺訓，更罰老朽立下重誓，如今迷宮存亡危在旦夕，老朽方始說出，主人自是不知道的！」

迷宮中事，尙有公孫可所不知道的，這在公孫可來說，是不能忍受的侮辱，目下，他深知厲害，强忍於心頭。

獨柰子話聲又起，道：「老朽爲主人打算，這最後的一步棋，還是以不到萬難不走的好……」

公孫可沉聲道：「獨老這話是什麼意思？」

獨柰子嘆息一聲道：「老朽適才說過，老主人

賜知這條秘道時，曾迫老朽立下重誓，並賜遺諭，這些，對主人來說，多多少少有些不利，所以老朽才說若能克敵而回宮禁時，主人應該全力以赴，實若不能，再走秘道不遲！」

公孫可聞言心頭一凜，他本是極端聰明的人，焉有聽不出話中之意的道理，他很想問個明白，只是手下俱皆在座，設有不利，人證太多，授人以柄的事，他怎肯去做！

因之他淡然一笑，道：「獨老不必爲本公子一己的利害打算，迷宮設有不幸，本公子又何能獨存，不過獨老的話也有理，在沒與敵方一戰下，就由秘道回宮，本公子也難心甘！」

話鋒一頓，聲調轉厲，道：「除獨老外，其餘人等立卽各返己舟，加疾駛行，發備應戰各物不得有誤！」

一衆高手，恭應而退，四聖中的地，人，鬼三聖，臨去時目注獨柰子，獨柰子微笑頷首，三聖始安心離開。

艙中只剩下了獨柰子，公孫可和巧姬，公孫可揮手對巧姬說道：「這艘船由妳負責，還不出去監管！」

巧姬去了，獨柰子沒等公孫可開口，已首先說道：「主人單單留下老朽，可是要問老主人遺諭之事？」

公孫可臉上現露出一片誠懇，道：「先兄臨終既然立有遺諭，獨老請替我想上一想，我該不該知道並遵行？」

他爲了要達目的，竟把自稱的「本公子」改爲個我。

可是獨柰子有多麼老辣，一笑道：「老主人的遺諭，若有碍於主人時，主人應該知道老朽兄弟的爲人，和性格，焉有保留到今天，還不公開的道理，因之老朽敬請主人放心，老主人的遺諭，不到主人非下令走那一條秘道是不行前，老朽是不會公開的！」

公孫可明白詢問已然無望，遂一笑道：「不知先兄遺諭，是口傳抑或立有文字？」

獨柰子道：「主人恕罪，這也正保留之內！」

公孫可雙眉微微抖動，眼珠一轉，改變了話題，道：「獨老您看，此番追上敵舟，一戰之後的結果……」

獨柰子坦直的接道：「不堪收拾！」

公孫可不由的恨聲道：「本公子實在想不明白獨老你是什麼意思，既知戰則不堪收拾，何不直說秘道的地方！」

獨柰子再次接口道：「迷宮是以主人金令爲高，是戰是走抑或如何，老朽怎敢妄言，若主人下令非走不可，老朽自是會遵令行事。」

話聲一落，目光一掃公孫可，又道：「不過若走那條僅有老朽知道的秘道，對老朽及宮中一干高手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得失，但對主人，却是得失沉重，所以……」

公孫可沉聲道：「沒有什麼所以不所以了，獨老也不必爲本公子的得失操心，如今本公子下令，要走秘道！」

獨柰子哦了一聲道：「主人決定了？」

公孫可冷哼一聲道：「不錯，決定了！」

獨柰子道：「就算與敵一戰，勝敗半之，主人也是堅決不戰而走秘道先回迷宮嗎？」

公孫可猶疑起來，移時才道：「你不是說戰後，結果會不堪收拾麼，怎地又變成勝敗半數了？」

獨柰子一笑道：「古今爭戰，雙方無不各抱必勝信心，但決定勝負的最大因素，却在主腦人物的行令決策！」

公孫可不耐煩的說道：「這些我懂，我只要你答我所問！」

獨柰子不理會公孫可的焦急，自顧的說道：「霸王率軍渡江，識者咸認必爲强秦所誅，然霸王卒奉亞父之計，破釜沉舟，以示决死之心，終於一戰而勝，目下敵我雙方之戰，在敵爲有備而來，謀定始動，在我是倉惶應戰，四面楚歌，但主人若能抱定與敵偕亡之志，作必死之一戰，大有死中求活的轉機！」

公孫可沉思剎那後，道：「對，應當一戰！」

他臉上那股子剛强之氣，在轉瞬間竟又消失無踪，接着說道：「不過獨老，若能安然由秘道返回宮中，調集全宮高手，金舟圍於外，高手出寨迎敵，這合圍之勢，必能殲盡强敵無疑，這才是上上之策呀！」

獨柰子不知究竟是懷着什麼用意，閩言一笑道：「老朽說過，一切當以主人金令是從。」

公孫可心中一動，道：「獨老，你不反對先回迷宮？」

獨柰子仍然笑着道：「老朽把該說的話，全說了，戰如何，不戰又如何等等，所以老朽認爲大主意應是主人自己來拿定才對！」

公孫可冷哼一聲道：「獨老，本公子靜靜想來，從獨老你前言後語中，發現是反反覆覆，一會兒說當一戰，稍待又讚成應回宮中待勞克敵！」

話鋒一頓，神色聲調皆轉凌厲，道：「獨老，你究竟是存着什麼打算？」

獨柰子笑了，哈哈之聲震人雙耳，笑聲久久始絕！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培 勒•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隨「假道士」張百機往君山龍鳳山莊，午夜潛往程祝如房中，迫他說出當年風雲堡之事，詎驚動呂飛鴻出視，父子不相認，呂飛鴻命程祝如送他出莊，行至莊門，程祝如原要向呂柏年透露隱秘，不料言未竟而遭人暗中殺害，使呂柏年蒙上殺人罪名，呂飛鴻要把他處死，幸甖鴉救護，呂柏年逃出毒手後，獲張百機之助，逃離君山，隨張百機至一山坳，找着常得功、黃成金，要他們出山相助，最後，張百機說出了呂柏年當前急辦之務後，要請呂隨他往武當山助他一臂——

劍破七星陣　飛渡死泥地

呂柏年點頭道：「這個你老放心，今日的晚輩，也看穿了人們的虛僞的面目了。」

假道士張百機笑臉一開，道：「少俠眞是我輩中人，老夫能結識你，好不高興。」

微微一頓，又道：「那麼我們用過酒飯之後，稍事調息，便各自分頭行事，不知常黃兩位老弟以爲如何？」

常得功黃成金點頭同聲道：「事貴神速，分秒必爭，張大哥如不以小弟們失禮，小弟想立時就先去準備自己的事去了。」

假道士張百機笑道：「兩位老弟請吧，我們吃好了，略微休息後，也就自行離去了。」

常得功叫過剛才阻攔呂柏年那漢子，吩咐了幾句話，一揖而退。

假道士張百機與呂柏年飽腹之後，就坐在大廳之中調息起來，他們兩人的內功，都極深厚，不過個把時辰，已是疲憊盡去，又是精神充沛，生龍活虎一般了。

呂柏年與假道士張百機走出茅屋，出了山區，直向武當山奔去。

假道士張百機是識途老馬，去的路又近又快，這天兩人已經進入了武當山山區，從一條捷徑直指武當派重地三元觀奔去。

奔行之間，忽聽一聲沉喝：「站住！」寒光閃動，一個手橫長劍道人，由路側急躍而出，攔住了兩人去路。

假道士張百機微微一笑道：「你是什麼輩份的弟子？」

那道人看他身着道裝，說話又是笑咪咪，十分和氣，抱劍答道：「小道是青字輩……。」

假道士張百機截口道：「那你是二代弟子了。」

那道人見他說得非常淸楚，不敢失禮，欠身道：「道長，你是……」

假道士張百機道：「老夫張百機，你快回去報與你們掌門人知道，速來天柱峯見我。」

話聲一落，突然大袖一揮，一股無形勁力，把那道士摔出二三丈遠之

外。

待那道士爬起身來，眼前已不見了來人，他不敢怠慢，展開身形，疾步向三元觀奔去。

武當派規律素以嚴謹著稱，但張百機三個字，却嚇得那位二代弟子忘了派中規矩，一直闖進了眞武殿。

眞武殿値殿弟子，是一位一代弟子，雙眉一豎，沉聲喝道：「青雲，你好大的胆子，還不快快站住！」

青雲被他一喝，悚然一驚，欠身道：「啓禀師叔，那大魔頭，張百機忽然出現本山，要掌門師祖前往天柱峯與他一會。」

那一代弟子聞言一震道：「此話當眞？」

青雲道士道：「弟子聞他親口自道姓名，又被他一袖拂出三丈多遠，定然是他無疑。」

那一代弟子轉身道：「隨我來！」帶着那二代弟子青雲穿過眞武殿，從殿角轉入後面一間靜室前面，揚聲向室內禀道：「弟子遠塵領青雲前來，有要事禀報掌門師尊，請掌門師尊賜見。」

靜室之內現出一個俗裝少年人，向遠塵躬身行了一禮，道：「掌門師尊有諭，傳三師兄晉見。」

遠塵道人帶着青雲進入掌門人靜室，只見室中已有二師叔天元道長，五師叔天宇道長在座。

遠塵道人先參見了掌門師尊，又向二位師叔行了禮，這才輕言禀道：「啓禀掌門師尊，據青雲來報，張百機突然來到本山，在天柱峯有候掌門師尊法駕。」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目光一抬，向青雲道士望了過去。

青雲道士搶前一拜，道：「那張百機向弟子親口自報姓名，請掌門師祖法駕前往一會。」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沉聲道：「就是他一個人來麼？」

青雲道士道：「還有一個年輕人，與他一路同行。」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點了點頭道：「好，本座知道了，你們下去吧！」

遠塵道人與青雲道士行了一禮，靜靜退出靜室而去。

武當掌門人忽然轉頭向那俗裝少年人道：「子安，你去把師叔們都請來。」

那少年人姓袁名子安，是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最小的弟子，聞言應了一聲：「是！」轉身走出靜室而去。

接着，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的幾位師弟，天心，天休，天安，天池四位道長，陸續來到靜室，行禮歸座。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輕嘆一聲道：「各位師弟，那位前被師祖逐出門牆的張師叔，絕跡了江湖三十多年，想不到今天又找上山來，約本座相會於天柱峯，不知各位師弟以爲如何？」

天池道長皺了一皺眉峯，道：「對於這位張師叔，小弟有一不明之交，尙請掌門師兄見示。」

掌門人天一眞人目光一轉，停注在天池道長臉上，道：「七師弟，你有什麼意見。」

天池道長道：「說起這位張師叔，可說是本派之耻，弟子甚是不明白，他歷次前來糾纏生事，本派何以如此縱容他，自貽伊戚。」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微微一嘆，道：「本座記得三十年前，他找上山來，那時只有本座隨侍恩師，雙方一言不合，動起手來，二百招後，恩師已是屈居下風，要不是呂師叔趕到，雙雙聯手，才將他逐走……。」

話聲一頓，掠目向衆師弟臉上一掃而過，搖了搖頭，輕輕一嘆，接道：「他三十年隱修，功行自然更是精進，想當日恩師都敵不過他，何況你我師兄弟。」

天池道長道：「我們單打獨鬥，可能誰也不是他敵手，但本派七星劍陣，威震天下，小弟就不相信困不住他，問題是掌門師兄有沒有就此以絕後患之意。」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陣猶豫，唯唯否否的道：「這……這……。」

師祖師父都沒有對這位不長進的師叔如何，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的想法自然與天池道長的看法，因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天元道長欠身接話道：「啓禀掌門師兄，恩師不是留有一封對付張師叔的密柬麼！」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輕「啊！」了一聲，道：「是了，本座記得那封密柬交給你了。」

天元道長點頭道：「正在小弟處，小弟就爲掌門師兄請來。」

天元道長出去取回來一隻紫檀木盒，雙手呈給掌門人天一眞人，天一眞人打開木盒，木盒之內放着一隻大封套，大封套之內裝着三隻小封套，小封套之上註有說明字跡，天一眞人按照字跡所記，拆開一隻小封套，看完之後，微微一笑，將那封套放回木盒之內，遞還給天元道長，道：「請師弟帶此木盒隨行，……。」頭一轉，吩咐袁百安道：「去把七星劍請來。」

袁子安欠身領命而去，不久取來七把寶劍，座中六位道長，每人領了一把寶劍，斜肩而揹。

留下一柄寶劍，則留袁子安携帶隨侍掌門人天

一眞人身後。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率領衆人，上了天柱峯，迎目只見假道士張百機與一個年輕文士裝束的人，併肩盤膝坐在一塊青石之上。

他們兩人都是垂簾閤目，對於武當諸人之來，無覩無聞，不睬不理。

天池道長暗暗生氣，不由冷冷的笑了一聲……。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搖手示意，止住了天池道長心中不悅之意，緩步走到假道士張百機身前不遠之後，微一稽首，朗聲道：「張師叔別來無恙，天一有禮。」

假道士張百機微睜雙目，望了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眼，冷然一笑道：「老夫已不是武當派的人，你不用再稱我師叔。」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成竹在胸，微微一笑道：「天一不敢無禮。」

假道士張百機打蛇隨棍，接口道：「你既然不敢對老夫無禮，那就快快把老夫的東西還給我，我也不與你晚生後輩計較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愕，詫道：「是什麼東西呢？」

假道士張百機冷冷的說道：「你師父沒有告訴你？」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恩師仙逝之時，只留下一封密柬，命天一轉致張大俠。」

他稱他一聲師叔，已是仁至義盡，以掌門人的身份，自然不能够厚顏在他拒絕之後，再以師叔相稱。

假道士張百機怔了一怔，道：「什麼密柬？拿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向天元道長頷首，道：「將恩師留柬，送請張大俠過目。」

天元道長打開木盒，取出一封密柬，雙手微推，那套密柬便凌空向假道士飛了過去。

假道士冷笑了一聲，伸手接住那密柬，拆封看了一眼，雙手一合，把那封密柬震得粉碎，散落一地道：「好，老夫給你師父一個面子，過過你們武當派的三關，不過老天過了你們武當派的三關之後，你要再出什麼鬼主意，那就莫怪老夫用辣手對付你們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天一悉依恩師遺命遵辦，絕無異言。」

假道士張百機道：「那你是答應除了歸還老夫原物外，並另外送老夫一瓶『七星丹』？」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點頭道：「張大俠的原物與一瓶七星丹，都已安放在最後一關了，只要張大俠能順利通過三關，張大俠自可隨意取走。」

假道士張百機一揮手道：「好，把你們的『七星劍陣』擺出來，老夫倒要看看你們把七星劍陣練得有幾分火候。」

張百機倒不是大言不慚，因爲他年輕時本是七星劍陣的主將，對七星劍陣的奧秘變化，早就瞭然於胸，再加三十年來的含恨潛修，七星劍陣雖然厲害，對他來說，却又當別論了。

武當派掌門人天一眞人一揮手道：「佈陣！」

天元道長等六人，身形閃動間，各各站好了方位，只留待主位給掌門人天一眞人。

天一眞人向袁子安微一點頭，袁子袁雙手送上了七星主劍，天一眞人接劍在手，緩步去到主位一站，正要向假道士張百機發話，請他入陣……。

忽然，一聲清嘯起自峯下，嘯聲來勢奇快絕倫，倏忽之間，已達峯上，只見一個身穿月白色長衫，年約三十上下文士裝束的人，衣袂飄飄的踏峯而來。

來人望也不望假道士張百機與呂柏年，直達武當派掌門人面前，欠身一禮道：「小弟參見掌門師兄！」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暗暗一皺眉頭，揮手道：「你站過一邊去！」

原來，這人乃是武當掌門人的最小師弟，姓左名沛，天資聰慧過人，對武當派內功心法劍術，造詣極深，後來居上，已較其他師兄成就爲大，是以不免稍有驕橫之氣。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因師父臨終遺命，對這位小師弟自是另眼看待，對他也未免稍爲放縱。

左沛橫目掃了僞道士張百機和呂柏年二人一眼道：「掌門師兄，竟要爲他們啓用七星劍陣麼？」語氣裏充滿了輕蔑的意味。

左沛其生也晚，雖聽說張百機其名却當面不識張百機其人，那會把他們放在眼裏。

武當派掌門人天一眞人生怕節外生枝，壞了大事，輕喝一聲道：「八師弟，你可知張大俠是甚麼人麼？……」

一語未了，僞道士張百機已是霜眉一挑道：「娃娃！你是甚麼人，敢在老夫前面如此說法。」

左沛一旋身，剛要反唇相譏，武當派掌門人天一眞人面色一沉，喝道：「八師弟，還不站過一邊去。」

隨又抱劍當胸，向僞道士張百機一稽首，道：「他是天一的最小師弟，請張大俠大量包涵，請入陣吧！」

話聲一落，身形一退，舉劍一揮，其他六位道長身形轉動，發動了七星陣。

武當派掌門人天一道人眞是用心良苦，借此轉移了僞道士張百機的目標。

僞道士張百機冷笑一聲，就要擧步進入七星劍陣，呂柏年却在一旁說話了，只見他星目一睜，射出二道稜芒道：「晚輩久聞武當七星劍陣威震天下，不知張老可願將這個歷練的機會，讓給晚輩試一試，如晚輩不成，再請張老出手相助如何。」

僞道士張百機一笑道：「有何不可，少俠請！」閃身退了下來。

左沛也乘機向掌門師兄天一眞人一躬身道：「請掌門師兄賜准小弟代勞。」

武當派掌門人天一眞人乃是一代武學宗師之才，剛才一見呂柏年睛光如炬，便不因他年輕而輕視他，雖然點頭將寶劍交給左沛，但又輕聲囑咐左沛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要小心了。」

左沛年少藝高，那裏把呂柏年放在眼中，曼應一聲，道：「小弟知道。」

呂柏年現在也有了一把百煉精鋼的長劍，雖不能與名劍相比，但比普通寶劍却不知好了多少倍，劍身出鞘，倒也有幾道光芒閃耀。

左沛望着呂柏年冷笑一聲，說道：「朋友，請吧！」

這時，七星劍陣已經停止了轉動，似是都不大重視呂柏年，不若對僞道士張百機那樣戰戰兢兢的了。

呂柏年微微一笑，步入七星劍陣，長劍一揮道：「貴派自恃身份，大約有點不好意思先出手，在下也不禮讓了。」劍光一閃，疾刺而出，直奔「天樞」主位，也就是那目空四海，高傲無論的左沛。

左沛冷笑一聲，也不出劍，移形換位，一錯而過，呂柏年劍勢疾點，向「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每一位置試了七劍，把七星劍陣逼得運轉開來。

呂柏年七劍一出，武當派掌門人天一眞人雙眉陡然一鎖，心情沉重了起來。

這就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呂柏年出手七劍，便顯出他對武當派的七星劍陣大有心得，不是易與之輩。

呂柏年劍勢一展開，他一招不鬆，搶盡先機，劍劍點在七星劍陣環節之上，七星劍陣靈巧的移形換位，總是比呂柏年慢了一步，聯手合擊，互相呼應之功，頓時發現了脫節的現象，陣式運轉不暢，威力大減。

呂柏年縱橫劍陣之內，指東打西，走南闖北，形同穿珠靈蛇，煞是好看。

一盞熱茶時間，很快將過去了，威震天下的七星劍陣，竟然縛手縛脚，發揮不出威力來。

忽然，呂柏年口中發出一聲輕笑，人如閃電驚虹，劍光一歛，已脫出七星劍陣之外。

武當七劍個個呆若木鷄，不知他們這時心中是什麼滋味，尤其那左沛，一張臉色更是又青又白，又氣又惱。

呂柏年淡淡的一笑道：「貴派七星劍陣，在下已然領敎過了，不知這一關是否就算闖過？」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望了假道士張百機一眼，只見假道士張百機也是一臉錯愕之色，那少年人的這一手，似是也出乎他意料之外，沉吟了一陣，點頭道：「當然算數。」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少俠上姓高名，尚請不吝賜敎！」

呂柏年揚眉道：「有這必要麼？」

左沛冷笑一聲，接口道：「你道我們不知道你是什麼變的麼？」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轉臉向左沛望了過去，左沛迎着掌門人射來眼光，欠身說道：「小弟在山下聽說此人與張大俠在不久之前，曾到『龍鳳山莊』，殺死三絕刀程祝如，名叫申公昌，是張大俠的師侄。」

他現在知道了假道士張百機是誰，因之把山下得來的消息說了出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輕嘆一聲，道：「申少俠既然與張大俠有叔侄之情，那麼貧道就不多言妄語了，二位請隨貧道去過第二關罷。」

言罷，帶着他們越過幾重山峯，來到一處寸草不生的荒野之地，這片荒地位在羣山之中，周圍廣達三四十里地，奇怪的是荒地中央，矗立着一塊山石，巍然兀立，俯視四方。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帶着他們直向中央那塊兀立的山石走去，走到離開那山石將近六七十丈處，脚下地質忽然一變，變得非常鬆軟。

武當掌門人一揮手，大家停了下來，他指着前面那塊龐然巨石道：「張大俠所要之物就在那巨石之內，前面是一片柔泥死地，力難承足，人陷其中，沒頂而亡，這就是第二關，渡得這柔泥死地，開石取寶，那就是第三關了，天一等只能到此爲止，成敗禍福，尚請張大俠三思。」

假道士張百機冷笑一聲，道：「你道老夫這三十多年來做什麼去了，少和我囉嗦，你給我們站開些，老夫叫你開開眼，看看我們如何飛渡這柔泥死地。」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輕嘆一聲，道：「二師弟，把另一封師祖所留的密柬，送請張大俠飛越柔泥死地後拜讀。」

武當掌門人的師祖，就是假道士張百機的師父，武當掌門人用了拜讀兩字，假道士張百機這次倒沒有發憤，只聳肩一聲苦笑，接住了天元道長送過來的一封密柬，納入懷中。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再一揮手，帶領各位師弟退出丈開外，以免假道士張百機他們多心生疑。

假道士張百機一揪道袍，從道袍之內取出十幾片圓形木板，向呂柏年一點頭道：「少俠小心了。」呂柏年道：「晚輩先過去了。」餘音未絕，人已驀地拔身而起，人起半空之中，雙臂一抖，鼓袖張風，形如大鵬展翅，倏倏忽忽的向那死地中那塊巨石飛去。

呂柏年這振臂一掠，就出去了六七丈，眼看勢窮力竭之際，忽聽假道士張百機大喝一聲，甩手打出一塊圓木板，閃電般到了呂柏年脚下。

呂柏年猛然提氣輕身，脚尖向那飛來的圓木板上一點，人又冲天而起，向前飛了出去。

接着，只聽假道士張百機喝聲連連，圓木板一塊塊從他手中飛了出去，而呂柏年便似蜻蜓點水，一起一落，飛過了六七十丈寬的柔泥死地。

呂柏年的這份輕身功夫，假道士張百機的驚人內力和打出木板的手法，無不配合得天衣無縫，妙到毫巔。

不管是誰，只要偶一疏忽失神，或是內力吞吐不準，毫厘之差，便是性命交關的事，武當在場的人，都是武林之中聲名赫赫的一流人物，本身的修爲與經驗，見聞，無不深厚廣博，見了這種情形，都被震得張口瞪目，自嘆不如。

就那目空一切的武當驕子左沛，也黯然失色。

一聲淸嘯傳來，呂柏年一式白鶴亮翅，人已昂然站在巨石之上，揮手向這邊示意。

這時，只見假道士張百機張開一張油布，用準備好的柳條細木，把油布支張起來，成了一條平底小船似的東西。

接着，假道士張百機又從懷中取出一捲白色絲綫，張口發出一陣輕嘯，嘯聲起時，只見一隻黑色烏鴉「哇！」的一聲，掠空而下，落到假道士張百機面前，假道士張百機抽出綫頭，繫在那烏鴉脚上，烏鴉展翅而起，便帶着那綫頭，飛過柔泥死地，送到呂柏年手中。

假道士張百機則將那銀絲白綫的另一端繫在那身形似的風箏之中。

一切準備妥善之後，兩人相對發出一陣呼嘯，假道士張百機擧起那舟形似的風箏，抖臂用內力送了出去，同時，呂柏年那邊，也以極快的手法猛收手中銀絲白綫，一送一收的兩股力道，帶得那舟形風箏冲天而起，當那舟形風箏飛出半空時，假道士張百機已是點足振臂，飛落在那舟形風箏之上。

那舟形風箏雖然重力陡加，由於鼓氣張風和呂柏年猛收銀絲白綫的拉力，因此並未立時下墜，而是緩緩斜飄而下。

當它斜飄落到柔泥死地下時，已是越出去四十多丈，只剩下二十多丈了。

那舟形風箏着地，由於佔地極廣，便像一隻船一樣浮在柔泥死地之上，並未立卽被柔泥吞沒。

這時，呂柏年猛喝一聲，雙臂加力一帶，帶得那舟形風箏滑地而行，片刻之間，就把假道士張百機連人帶船，拉到了彼岸。

八師弟左沛忽然跺脚道：「掌門師兄，我們上了那老……老人的當了。」

他本來要罵假道士張百機一聲「老賊」，話到口邊，只見掌門師兄兩道精芒一掠而到，於是臨時又改了口。

天元道長也接口道：「奇怪，他什麼都有準備，好像身具未卜先知之能？」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似有意若無意的，目光向左沛臉上一掠而過，長嘆一聲道：「這位張師叔的資質才慧，在上一代中，實是上上之選，深得師祖喜愛，只爲心性虛華，好高騖遠，年輕時不耐苦修，妄圖倖進，爲外力所誘，以致半途叛道，被師祖逐出門牆，他闖蕩江湖時，就有機智百出之名，所以自號張百機，以他的經驗才智，能料到一部份祖師的安排，那也不足爲奇，只是可惜他這個人，虛擲了一生有用的才華智慧。此去是福是禍，也還是未知之數。」

這裏武當諸老議論紛紛之際，那邊假道士張百機也捧着那封密柬發了怔。

那封密柬對他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只鼓勵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努力修爲，以期不負他能到達此地的一番心智，最後，甚至把開啓巨石的訣要都告訴了他。

假道士張百機身爲留書人棄徒，此時此地讀此先師遺書，前塵往事，不禁油然回到腦中，幾十年的鬱懷積恨；也不由得拋諸腦後，人性倏回，內感於心。假道士張百機發了一陣怔，輕嘆一聲，把那先師遺柬收回懷中，看他那愼重的態度，他這時的心境，顯然與來時不一樣了。

呂柏年仔細打量了那巨石一圈，一掌落在那巨石之上，那巨石竟然一動也不動，毫無損傷，反而震得他手掌生痛，手臂發麻。

呂柏年一愣道：「張老，這石頭不是普通石頭，要沒有寶刃利器，只怕無法動得它。」

假道士張百機歛神一點頭道：「此石乃是使邈

精鋼的金剛寒石，任何掌力，亦無開啓之能，不過，老夫已有開啓之法，你請讓開一步，且看老夫施爲。」

呂柏年幌身退出丈遠，只見假道士張百機閤目凝神運功片刻，然後雙掌齊掄，向那巨石上拍了下去。

他掌力落在巨石上，也像呂柏年一樣，毫無反應，但他卻圍着巨石，一掌一掌拍了下去，他拍掌的位置有高低，落掌的力道也有輕重。

呂柏年先是只覺滿頭霧水，不知他在發什麼神經，繼之，恍然而悟「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致情，他又看出其中巧妙，假道士張百機面對巨石，心中卻是把它視同生人，按照人體穴道部份，一掌一掌拍了下去。

假道士張百機圍着那巨石，游走一週下來，拍出三十六掌，也就是說三十六道大穴，都被他拍全了。

當他拍完最後一掌，只聽巨石之內發出一陣隆隆之聲，接着整個的巨石，一陣旋轉，平地昇起五尺，現出一道門戶來。

門戶之內，是一座石窟，石窟大小，正比巨石小了一圈，周圍不及盈丈。

迎面靠壁有一張石桌，石桌之上，放着一隻墨玉盒，石桌前面地上有一隻異草蒲團。

在石窟牆壁之上，有文有圖，刻着一種內功心法。

假道士張百機站在石窟門首，面上神色不斷的變化着，交織着患得患失，喜憂參半的心情。

假道士張百機漸漸止住了心潮，舉步跨入石窟之內，出奇的，恭恭敬敬的，向那石桌拜了三拜，然後取過墨玉盒子，只見墨玉盒子附着一張紙條。

紙條上寫着：「墨玉寶盒，唯上清罡氣，可以開啓。」

假道士張百機將墨玉寶盒放回石桌之上，回身走出石窟，仰頭望着天上的悠悠白雲，天人之間作着劇烈的交戰，他這樣不言不動，足足站了一個時辰之久。

呂柏年不耐苦等，又不便打擾假道士張百機，百般無聊之下，加以一般好股之心，不知不覺的進入了那石窟。

他看了一眼牆上那套內功心法，只是一種內功心法的後半部，與自己所學亦大相逕庭，也未放在心上。

回轉身來，只見門戶上面石壁之上，另有三招劍法，卻一下子吸引了呂柏年的注意力。

呂柏年父親是以劍法名世的神龍劍客，心目中的師父三白先生又是劍中之仙，他對劍法也有所深愛，並獨具慧眼。

流目一過，便看出這三招劍法威力奇大，妙到毫巔，攻守不同，竟找不出絲毫毛病。

因此，不知不覺想着那劍法出了神。

這時，假道士張百機經天人交戰之後，也下定了決心，一跺腳道：「練就練吧！」返身向石窟走來。

致情，墨玉寶盒上所提及的「上清罡氣」乃是武當派至高無上的內功絕學，練成之後，可說隨心所欲，無堅不摧，放眼天下，能抵擋的人，眞是少之又少了。

而修練這種「上清罡氣」所需要的時間也不多，只要九九八十一天，不過危險性極大，因爲武當派眞能有此成就的，歷代以來，僅只寥寥數人。

當然，其成敗相關的主要因素，一則是武當基本內修的深厚，再則是個人靈智上的問題了。

這對假道士張百機來說，眞是天大的福緣，同時也是他生死成敗的攷驗，「上清罡氣」無上心法，就在窟壁之上，假道士張百機又那能捨棄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假道士張百機走到石窟之內，一眼看到呂柏年那種如痴如醉的神態，心頭上湧起一道惱意，暗罵一聲，道：「小子，你倒好，檢起老夫的現成來。」右掌一抬，便向呂柏年心口拍去。

呂柏年這時還被那三招絕世劍法，迷得入了無我之境，那知自己到了生死邊緣……。

眼看假道士張百機的掌已到了呂柏年心口，假道士張百機忽然輕「啊！」一聲，忖道：「我如果殺了他又如何出得這柔泥死地？」

掌勢一收，無可奈何的忍住殺心，叫道：「呂少俠，呂少俠……。」

呂柏年一震而醒，迷惘的道：「什麼事？張老有什麼事？」

假道士張百機隱住心中的不快，道：「老夫要的東西，就在桌上墨玉寶盒之內，但要開那墨玉寶盒，非身具『上清罡氣』之能不可。」

呂柏年驚叫一聲，道：「『上清罡氣』！那是玄門至上氣功，聽說早就失傳了。」

假道士張百機一笑，指着壁上的內功心法道：「你看那是什麼？」

呂柏年一怔道：「難道那就是『上清罡氣』心法。」

假道士張百機點頭道：「那正是『上清罡氣』心法，老夫決定留下來，把『上清罡氣』練好。」

呂柏年道：「那不是要很長的時間麼？」

假道士張百機道：「這看什麼人來說，要是外

人不知武當內功心法，一輩子也練不成。」

呂柏年道：「此話怎講？」

假道士張百機道：「因爲『上清罡氣』，就是武當內功的最上層功夫，一個不懂武當內功的人，怎能練成『上清罡氣』。」

呂柏年道：「張老，你功力精純，不知要多少時日，能完此大功？」

假道士張百機道：「成與不成，八十一天見功夫。」

呂柏年一皺眉頭道：「我們準備的食用之物，不够八十一天呀！」

假道士張百機道：「老夫一開始練功，便不能再出去，所以準備食物的事，只有拜托你了，你想想有沒有困難？」

呂柏年很自然的就想起小黑可以担任運送工作，滿口點頭道：「有小黑帮忙，我想不致誤你老的事。」

假道士張百機道：「你替老夫準備好食用之物後，你便可去辦你自己的事，只要八十一天期滿之時，你來接老夫就可以了。」

呂柏年點頭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晚輩八十一天後來接你，晚輩祝你順利成功。」

一抱拳，走出了石窟，在假道士張百機相助之下，飛越了柔泥死地，當他身形一落地，只見武當道士一擁而上……

呂柏年不由劍眉上挑，怒目一瞪，颼！的一聲，長劍應手而出。當胸一橫，冷喝道：「你們要幹什麼？」

左沛冷笑一聲，道：「你這副惡形惡像做給誰看……」

一語未了，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斷喝一聲道：「左師弟住口！」

接着，向呂柏年單掌當胸，以禮相見，道：「請少俠不要誤會，貧道等只是担心令師叔的安危，因此守候在此。」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他死了對你們豈不更好。」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輕嘆一聲，道：「令師叔心中對本派，或許甚是不憤不服，其實其中有蘭因絮果，他遲早有一天會明白的，少俠且慢替他憤憤不平。」

呂柏年道：「既然如此，那你們最好不要來打擾我們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微微頷首道：「我們不會再打擾他，但請少俠將他入關情形，畧爲見告。」

呂柏年也是一個吃硬不吃軟的人，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這一客氣他也就扳不起臉來了，微一沉吟，忖道：「這柔泥死地，諒他們也飛越不過去，就告訴他們一點實形，諒他們也作不起怪來。」

此念一決，遂點了一點頭道：「有何不可，但不知貴掌門人想知道些什麼？」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令師叔通過了第三關沒有？」

呂柏年道：「通過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那他一定已經得到了所要的東西。」

呂柏年道：「都已得了，令師祖並且要他閉關修習一種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怔了一怔，忽然皺起了雙眉。

呂柏年冷冷的一笑，神色凛然的道：「這可是令師祖對他的眷念，貴掌門人不會從中作梗吧！」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神色一肅，道：「少俠言重了，敝派規律嚴謹，敝祖師既有此安排，其中必有主意，貧道等敢不凛遵。」

話聲微微一頓，立即轉向天元道長吩咐道：「立即傳令本派弟子，從今日起，任何人不得前來此地附近，違者重罰，决不寬貸。」

天元道長欠身道：「領諭！」飄身而去，傳令去了。

呂柏年心中一動，忖道：「素聞武當規律嚴謹，今日一見果然不錯，現在既然已經把話說完，何不率情向他們要些食用之物，豈不省事得多。」

此念一生，臉上帶上了笑容道：「貴掌門人光明磊落，在下敬佩之至。」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不敢當，貧道理應爲令師叔護法。」

呂柏年道：「在下尚有一事，不知貴掌門人能否相助？」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少俠有什麼事？」

呂柏年道：「在下想向貴掌門人，要些食用之物……」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笑道：「可以！可以！但不知少俠要多少份量？一些什麼東西？」

呂柏年默計一下道：「有五十斤甘果，五十斤伏苓，五十斤飲水就够了，但請每五斤一包，以便運送。」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馬上又吩咐天池道長前去辦理，天池道長去後，呂柏年一抱拳道：「食用物品送來後，請即放在此地，在下尚有要事待辦，就此別過了。」

話聲一落，人已長身而起，疾掠而去。

呂柏年說有事是假的，不顧和他們多囉嗦是眞

，他離開他們之後，也未遠去，找了一處隱密的所在，盤膝一坐，調息起來。

呂柏年回來時，東西早已準備齊全，放在一起等着他了，這時，武當寧門人天一眞人等都已離去，只留下一個道士看管食物。

呂柏年一聲長嘯，召來小黑，小黑天生神力，五斤一包的食物，牠一趟就可以送過去兩包，片刻之間，就替他送過去了。

呂柏年謝了那道士，帶着小黑，出了武當山，不日回到了那以獵戶作掩護的白日鼠常得功家中，他一進門，那知白日鼠常得功早已回來了。

白日鼠常得功問了問假道士張百機的事，呂柏年把假道士張百機的遭遇告訴了他，接着帶笑道：「在下的事有眉目沒有？」

白日鼠常得功搖頭道：「難！難！難！這件事可不簡單，老朽的招牌，眞担心這次會給砸了。」

呂柏年苦澀的一笑道：「在下倒眞希望你查不出來。」

白日鼠常得功一怔：「你……你這是什麼意思？是……認爲老朽……」

呂柏年急口搖手道：「常大俠，你可不要誤會，在下是覺得很爲難。」

白日鼠常得功「啊！」了一聲，道：「目前，老朽雖然還未查出線索，不過老朽可以大胆說一句，呂少俠，你要準備接受殘酷的事實。」

呂柏年凄然道：「如果事實如此，那家父母，一定遭了莫測之禍。」

白日鼠常得功一嘆道：「以老朽經驗看來，我們只能作最壞的打算。」

一想起父母的安危，呂柏年不由得憎怒叢生，把鐵掌神拳鍾大光恨得牙癢癢的，一跺脚道：「該死的鍾大光，我眞恨不得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

白日鼠常得功道：「提起鍾大光，老朽正有了他的消息。」

呂柏年道：「快說，他任在那裏，在下先去找他去。」

白日鼠常得功道：「不遠，他就藏身在黃州府中。」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他的胆子倒是不小！竟敢住在人烟稠密的黃州府。」

白日鼠常得功一笑道：「這正是他厲害之處，常言道：『大隱隱於城。』只有大城市之中，最難尋找，老朽如不是碰得巧，要找他眞還不容易。」

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他好像又要搬遷，所以老朽回來相候少俠。」

呂柏年道：「在下就去找他去，請你見告詳細地址。」

白日鼠常得功道：「黃州府老朽有一個老朋友，開了一家天香樓，有吃有住，少俠到了黃州，你去找他，一提老朽，他自會帶你去找鍾家。」

接着，又把他那朋友的姓名告訴了呂柏年。

呂柏年謝了白日鼠常得功，告辭奔向黃州府而去。

黃州天香樓像府台衙門一樣有名，三歲兒童都知道，呂柏年趕到天香樓已是初更過後，但天香樓的生意，却正是最上座的時候，只聽喝的喝，叫的叫，好不熱鬧。

任誰打門前走過，眼睛都是睜得大大的，放射着羨慕的光芒，向裏面戀戀不捨的直瞧。

呂柏年風塵僕僕，到了這種地方，自己都覺得有點配不上，伸頭向裏面望了一望，顯得有點鄉巴氣。

這種大酒樓，自然不是鄉裏鄉氣的人所能來得起，因此也不是這裏所歡迎的客人。

一個堂倌走了過來，一揮手道：「看什麼！走開！」

呂柏年被他這一喝，把心裏那點不好意思一掃而光，一揚頭，道：「你們東家在不在？我是來找你們東家的。」

那堂倌重新向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又一揮手道：「不在！」

呂柏年見他這種狗眼看人低的態度，眞恨不得賞他一個耳光，星目一瞪，稜芒似電，望得那堂倌一震，心胆一驚，不由得錯步退了三步。

東主是什麼人，伙計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燈，一見呂柏年的眼神，便知自己走了眼，遇見了武林高人，暗叫了一聲：「我的媽！……。」手中暗號已經發了出去。

一個身穿長衫的中年漢子疾步走了過來，橫在那堂倌面前，含笑道：「朋友有什麼事，他們跑堂的或許不知道。」

呂柏年捺住火氣，冷冷道：「在下要找你們東主。」

那長衫漢子一沉吟道：「尊駕上姓？」

呂柏年道：「敝姓呂。」

那漢子凝神又注視了呂柏年片刻，輕聲道：「請隨在下來。」舉步出了天香樓。

呂柏年隨着那漢子橫過兩條大街，進入一條寬大的巷子，在一座大宅第之前停了下來。

那漢子叫開了大門，瞥眼間，只見這裏的人個個是勁裝疾服，整裝待發的樣子。

那漢子引呂柏年直入大堂，見了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也沒替他們介紹，就自行離去。

那四十多歲的漢子望着那帶呂柏年來的漢子背影消失後，才開口道：「呂少俠，是從常爺那裏來的？」

呂柏年點頭道：「正是。」

那漢子道：「常爺有什麼話帶下？」

呂柏年搖頭道：「沒有，他只要在下來找……你是……陳大俠……」

沒有這二字話，正是白日鼠常得功與他們之間的暗語，呂柏年是當事人，都一點不知道。

那漢子搖了搖頭，道：「少俠要找的是家叔，在下是陳宗堂。」話聲頓了一頓，接道：「少俠，你爲什麼今天才來？」

呂柏年一聽他話出有因，不禁心中一震道：「陳兄……」

陳宗堂道：「鍾家昨天晚上出了事，家叔已經追下去了，在下正在等候少俠，家叔有話，少俠一到，請立刻趕去。」說話之際，已將外衣脫下，現出一身勁裝。

呂柏年點頭道：「好，我們快趕去。」

陳宗堂向外大喝一聲，道：「各位，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敢情那些人乃是陳家準備的打手。

呂柏年劍眉微微一皺道：「依我看，不必麻煩他們了，人多反而不大方便。」

陳宗堂道：「對方人數不少……。」

呂柏年微微一笑道：「只要追得上令叔，在下就不怕他們人多。」

陳宗堂那知呂柏年之能，猶豫了一下，才點頭道：「好吧！」

他帶了一把厚背單刀，領呂柏年出了黃州，向一條大道追了下去。

他見呂柏年年紀甚輕，口氣之大，可吞全牛，有心試試他脚力，暗中加勁，放快速度，奔行了一陣，回頭望去，只見呂柏年不但緊隨在身後，而且還在皺眉頭。

陳宗堂一時沒明白他的意思，方待出口相問，呂柏年已先道：「陳兄，在下帶你一程好不好？」

話聲一落，也不管他願不願意，呂柏年已是伸手握住他左臂，輕喝了一聲：「起！」

陳宗堂只覺一股熱流注入體內，被帶得離地而起，只見兩旁山行樹倒，疾風貫耳，整個的身子如同飛行一樣。陳宗堂這才知道遇上了絕世高人，大爲震駭，暗暗產生了敬服之心。

呂柏年帶着陳宗堂疾如電閃雷奔，片刻之間，已遠出黃州三十多里地。奔行之間，忽聽一聲沉喝：「站住！」寒光閃動，一個手橫長劍的武士，由路側急躍而出，攔住兩人去路。呂柏年放下了陳宗堂，左手一揚，當胸一掌擊去。

他動作迅快無比，那人剛讓開一掌，還未來得及還手，呂柏年右手又到，五指如鈎，扣住了他腕脈。

那人只覺手腕似被一道鋼鉗夾住，痛得「唉喲！」一聲，手中長劍也握不住，鬆手落在地上。

呂柏年冷喝一聲，叱道：「快說，鍾大光在那裏？」

那人搖頭道：「什麼鍾大光？在下不知道。」

呂柏年道：「那你爲什麼攔阻我們？」

那人道：「我只是想從你們身上找幾兩銀子做路費而已……」

陳宗堂一旁揷嘴截口道：「少俠，不要聽他胡說八道，家叔留有暗號，他們就在這附近。」

呂柏年右指一緊道：「你知不知道？」

那漢子慘號了一聲，連連道：「知……知……道……」

呂柏年一鬆手，道：「前面帶路！」

那漢子一面揉着手腕，一面轉身向一道山谷奔去。

陳宗堂喝道：「朋友，希望你放明白一點，不要想出什麼歹主意。」

那人帶着他們又奔行了四五里路，但聞一聲怒喝：「王大昌，你……。」

王大昌急口道：「大昌是被迫……。」躍身而起，丟下他們兩人，奔了過去。

只聽一聲冷哼，冷笑道：「被迫就該帶他們來了麼……」

只見一道寒光閃起，那王大昌一聲悶哼，已被那道寒光斬作兩段。

王大昌屍體倒地，兩個五旬左右的半百老人，並肩而出，攔住了去路。

其中一個老人手中長劍之上一滴一滴的鮮血，不住滴個不停。

呂柏年望了他們一眼，不屑的輕笑一聲，道：「對自己人都這樣心黑手辣，我就是殺了你們也不爲過。」

伸手拔出肩上長劍，舉手一劍向左面那個殺死王大昌的老者刺去。

那老者舉劍相迎，呂柏年連環三劍，迅快，辛辣，兼而有之，登時把那老者迫的手忙脚亂，連連後退。

（未完待續）

小啓： 「鏢旗」作者因病，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八

魔魂飛（大結局）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阮玉陵把高寒及醫卜雙絕因於斷魂姥姥洞中，以爲要脅高天弘手段，高天弘練成幻象四絕重出武林，妻子清趨炎附勢，首往告知高寒被囚之事，高天弘趕往恆山，阮玉陵脅以三日後獻出幻象奇書，高天弘無奈，往找阮青虛不晤，周小娟願往管束阮玉陵，高天弘離開追魂堡，遇忘我聖僧等，正商談拯救高寒之計，阮青虛夫婦突然來到，高天弘因金芸娘不允管束阮玉陵，怒迫其鬥，只兩招便把金芸娘擊敗，阮青虛含怒邀鬥，激高天弘受他三掌，司馬長虹恐高天弘中計，出語制阻，高天弘却淡然笑語自信能挨三掌——

翹首望天情何寄　相思無地覓芳踪

司馬長虹一見高天弘執意甚堅，心中暗急，竭力阻止道：「高公子，雖然你自信不會被其損傷，但三掌之後，你必消耗大量眞炁，也就無力向其還擊了！」

高天弘喃喃道：「我要讓這魔頭口服心服，要他知道武林之中比他能的人，太多了！」

司馬長虹喟然一嘆道：「既然高公子執意如此，老朽也不便阻攔，不過，高公子一切多加小心就是！」

語罷，復又一縱而退！

阮青虛呵呵狂笑道：「司馬老兒，你豈不是自找沒趣？」

高天弘早已運息完畢，此時冷冷喝道：「阮島主，發掌吧！高某尙有諸多要事待辦，無暇在此逗留！」

阮青虛嘿嘿一聲冷笑道：「娃兒，第一掌來了，你小心吧！」話聲中，已然揚掌一揮！

一股勁風隨聲而出，但見狂飆平地湧起，呼嘯有聲。

高天弘神罡運起，將週身護住！

「蓬」的一聲巨响，高天弘站立附近地面砂石飄颺，草木齊折。

衆人無不暗暗爲高天弘担上幾分心事！

可是，那股勁風觸體之際，高天弘只覺得腹腔之上，似是被小兒之手輕輕一按一樣，並沒有嚴重的震動。

高天弘心中暗忖：阮靑虛的掌力怎會如此輕柔？莫非自己內力有了駭人的進境？

旁觀之人，一見掌風過處，草木皆折，而高天弘身軀連幌也不曾幌一下，無不暗暗歡喜，顯然高天弘內力已達天人境界！

高天弘冷笑道：「阮島主，像你這種掌力，如飛絮揚塵，不說三掌，只要你不怕累，你連發三百掌，高某也不在乎！」

阮靑虛沉喝道：「娃兒！你少說狂語，再接我一掌！」

雙掌齊胸一併，合力推出！

果然，掌勢一動，勁風立生，如排山倒海般罩體而來！

高天弘於承受第一掌後，已然信心倍增，豪氣如虹，雖然這一掌乍看氣勢雄渾，威力凌人，可是高天弘仍未將之放在眼下。

高天弘諷笑道：「阮島主，莫非你在兒戲嗎？少時高某人發掌之時，不會留情的啊！」

反觀阮靑虛連發兩掌後，已略顯疲累，此時被高天弘一頓譏諷，臉色更見蒼白，略顯浮躁地喝道：「口中逞強，掌底見功夫，老夫第三掌來了！」

說着，反掌又是輕輕一揚！

第一掌由正掌發出，第二掌雙掌發出，其勢不過平平，所以，這第三掌高天弘更不放在心上。

果然，勁風已不如前。

高天弘笑喝道：「阮老魔，你自恃功力蓋世，想不到今天你也……啊喲……」

高天弘正說着話，突然一聲嚎呼，身形一顫，凌空摔飛二丈開外，口噴血箭，歷久不歇！

原來阮靑虛是用了「二虛一實」的奸計！

前面兩掌，只是虛應而已，在勁風堪堪臨及高天弘的軀體之時，突然將掌勁卸去，以鬆懈對方的戒備。

高天弘則誤認自己內力已然高過對方多多，是以，犯了輕敵大忌。

阮靑虛見計得售，呵呵狂笑，長身而起，向高天弘倒地處直撲！

衆人一見大駭，紛紛騰身相阻！

「忘我」聖僧朗宣佛號道：「施主想乘人之危嗎？」

阮靑虛稜目一翻，獰笑道：「和尙，你想橫身阻攔？」

「忘我」聖僧沉應道：「有老衲等在此，容不得你胡來！」

阮靑虛沉喝道：「和尙，你不要找死！這個娃兒的功力，高過你們正多，何况你們？」

「忘我」聖僧朗目一軒道：「老衲是不願妄造殺孽，不然……」

阮靑虛嘿嘿一聲乾笑，諷道：「和尙，你們佛家有一句話，說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老夫看你八成是想入地獄了吧！」

「阮島主我看還是你入地獄吧！」

喝聲遽起，衆人無不一驚！

高天弘已然排衆而出！

雖然嘴角血漬猶存，但却神智朗朗，精神奕奕，不像方才受過重傷的樣子！

實際上，高天弘在這一瞬間，已然用「幻象四絕」書中所載的療傷絕學，將傷勢療好！

阮靑虛一見高天弘安然無恙，而且神采較前更爲健朗，心中大駭，稜目微張，驚呼一聲，道：「你，你……」

高天弘冷冷喝道：「我倆掌賽未完，高某豈能躺下休息，阮島主，高某第一掌來了！」話聲中，揚掌虛空一按！

掌勢翻動後，也不見有什麼勁風狂飆，顯得出奇地平靜！

驀然，「砰」地一聲巨震，阮靑虛身形突被震飛三丈有餘！

金芸娘一聲驚呼，一把抄起阮靑虛的軀體，如飛在暗影中遁去！

石飛揚一把握住高天弘的手，激動地道：「高老弟！行了，武林中有你，這些魔頭再也不敢橫行霸道了！」

高天弘木然而立，任夜風拂面，他只是默然地在沉思，沉思……

× × ×

高天弘復出，劍敗金芸娘，掌敗阮靑虛的消息，飛快地傳遍武林，使沉靜已久的各正大門派突又生動起來。

但「光明島」少島主阮玉陵扣住「大公神劍」高寒的消息也同時傳播着，是以，衆人也暗暗地爲高天弘担憂！

沉寂已久的江湖道上，又顯得繁榮起來……

一批批勁裝疾服漢子，一羣羣驃駿良駒，馳騁、飛縱……

高天弘等一行於挫敗「光明島」阮氏夫婦落荒而逃後，爲了趕赴阮玉陵三日之約，星夜往恆山奔去。

這一羣人，均爲一批當今武林出類拔萃之人，神功一展，無異飛騰。

那消一個對時，已然達到恆山山麓！

約期是明晚，所以高天弘建議暫在山下歇宿，以便蓄銳養精！

這山麓之下，雖無酒肆旅店，但也有疏落的幾戶人家，向居民討些熱湯，取出各人囊中携帶的乾粮，聊以充飢！

宿則天爲被，地爲榻，衆人均具上乘內力，並不畏懼風寒。

夜間秋風颯颯，秋虫啁啁，看星光閃閃，倒也別有一番境界！

一日一夜的狂奔，衆人均已略顯疲乏，極需酣睡。

於是，衆議以一人值夜守望，一人一時，輪替並換。

頭一人是「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

時光飛快，倏忽子時又到。子時丑時，是石飛揚担任守望。

衆人各自安眠，唯獨高天弘輾轉反側，難以入寐！

一方面由於內力高過衆人，雖整日整夜奔騰，並不覺得疲累，但另一方面則由於一心繫念老父安危，是以愁腸百結，暗暗喟嘆！

石飛揚接班，高天弘驀然心中一動！

一骨碌翻身從地上爬起，向石飛揚招了招手，然後閃入暗影之中。

石飛揚尙以爲高天弘發現了什麼情況，也急忙閃到高天弘身旁，以細若蚊鳴之聲發問道：「高老弟，有了什麼發現？」

高天弘搖搖頭，喟嘆一聲道：「我想到斷魂崖去一探！」

石飛揚頗感吃驚地反問道：「高老弟，你不感覺此舉太冒險嗎？」

高天弘聲音一沉道：「爲了家父的安危，殞命也在所不惜！」

石飛揚一聽高天弘會錯了意，急急解釋道：「高老弟！你會錯意了！我是說，你這前往一探，也許會促使阮玉陵早動殺機，那令尊豈不……」

顯然石飛揚不願意說出不吉祥之話，說至此處，突然住口！

高天弘沉思良久，方喃喃道：「我想不會的，我此去並不想動武，只是想同他談條件！」

石飛揚冷笑道：「談條件？高老弟，你這個人未免過於坦率了，跟阮玉陵這種無義無信之徒，有何條件可談！」

高天弘浩嘆一聲道：「唉！只得勉力一試！」

石飛揚也沒有什麼高見，只得垂首默然！

良久，高天弘猛一抬頭，像是突下決心，兩目盯視天空，沉聲道：「我決意前往一探，交班之時，就說我到附近察看去了，免得驚擾衆人，如我天亮不回……」

石飛揚駭然張目叫了一聲：「高公子……」

高天弘疾聲道：「如我天亮不回，已然盡了人子之孝，各位就請回吧！」語罷，飛縱而起！

石飛揚不及發話，眼前已失却高天弘的踪影。

高天弘心中早有盤算，上斷魂崖不走正面，而走背後！

但背後却是一座高逾百丈的嶺脊，削壁斷崖，幾無擧手落足之處。

但高天弘目下已然練就了「幻化身法」，所以，未將這削壁斷崖放在眼下。

不出盞茶工夫，高天弘已到削壁之下。

仰首一望，削壁直插雲霄，乍看之下，那一彎牙月似乎就掛在這削壁的頂端。

高天弘微一打量，雙袖微分，手足並擧，連掠帶攀，幾升幾揉，輕易的已上了百丈嶺脊。

高天弘方一踏實，驀然……

一聲嬌呼傳來：「是高公子嗎？」

高天弘遽驚抬頭，在月色下，站立一個身着大紅羅衫的少女。

再一細看，這少女竟然是周小娟！

高天弘定住心神，遲疑地問道：「周姑娘，妳怎會在此處？」

周小娟平靜地回道：「我日間已然來此見過少島主了！」

高天弘心中一動，疾聲問道：「周姑娘，高某所托之事，如何了？」

周小娟雙目凝視，良久方輕聲答道：「約期尙在明晚，小娟當盡力而爲！」

高天弘聽出話中之意，疾聲問道：「少島主立意與高某爲難嗎？」

周小娟螓首別轉，戚聲道：「他……他……」

高天弘冷冷一笑道：「周姑娘也許有碍難之處，只求周姑娘代爲傳達一聲，高某與阮少島主當面一談！」

周小娟回過頭來，雙目凝淚，神色黯然道：「高公子，小娟是個性格好强爭勝之人，可是，在你面前，我竟連一點個性也發不出來，是爲什……」

此時此境，高天弘不願再勾出舊情，疾聲插口道：「那是周姑娘看重高某，高某當永銘肺腑！」

周小娟也知道高天弘是在顧左右而言他，沉嘆一聲道：「其實這些話只應放在心底，不應再說出來，偏偏小娟又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

高天弘心頭微凛，蹙眉道：「如果周姑娘認爲有話不吐不快，不妨說將出來，高某洗耳聆聽！」

周小娟雙眉緊蹙，雙手微顫，極爲激動的道：「小娟每於夜深人靜，嘗捫心自問，我覺得並無愧

對高公子之處？」

高天弘愣然張目道：「沒有啊！周姑娘幾次三番挺身相護，使高某人永銘衷心，周姑娘怎會突然說出這句話！」

周小娟此時已雙目垂淚，抽噎着道：「高公子，我並不怪你，也不恨你，可是，小娟今天遭受到所適非人的痛苦結果，却是你造成的！」

「我！」高天弘只驚呼了一個字，就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周小娟微微頷首，用近乎喃喃的聲音道：「是你，你不要否認，湖邊訂情，你應該知道那不是兒戲，可是，岳陽別後，你竟然……而且在濟寧你又當着我的僕從給我難堪，我才忿而出此下策，到如今……」

一陣抽噎，竟然語不成聲。

高天弘心中一陣激動，眞想將金芸娘哀求的情形和盤托出！

繼而一想，這樣一來，周小娟豈不將移恨於金芸娘，那她們婆媳二人如何相處？於是話到喉間，又不由自主地嚥了回去！

兩人默對良久，高天弘方打破沉寂，喟然一嘆道：「其實，妳與阮少島主早有文訂之約。」

周小娟沉聲叱道：「高公子，我最恨一個人做錯事後，再爲自己揑造一個遁辭，誰說我與阮玉陵早有文訂之約？」

高天弘心頭驀然一怔，難道金芸娘會在說謊？但又不便說將出來，嗟哦良久，方期期艾艾的道：「是聽……」

周小娟柔荑一擺，叱阻道：「不要再說下去了，你與林竹君雙轡並馳，日同食，夜同宿，可是小娟親眼目睹的！」

高天弘深知周小娟心中的痛苦，所以不予頂撞，任其盡情發洩，此時，輕聲道：「周姑娘可是因此見恨高某？」

周小娟搖頭道：「小娟方才已然說過，我並不恨你，若恨你，你與林竹君那日將不可能從容離開『追魂堡』，恐怕早雙雙喪生在阮玉陵劍下了！」

高天弘慨然道：「周姑娘對高某人的恩惠，將終身難忘，此次……」

周小娟美目一張，接口道：「高公子請勿左一聲恩，右一聲惠，小娟無意施恩於人，也不妄圖旁人報恩於我，只是順我心意而爲！」

高天弘並不是有求於周小娟，才如此委婉，實因爲舊情太深，愧疚太深！

當下，高天弘以滿懷歉疚的目光注視周小娟面上，緩步走到周小娟面前。

周小娟也凝目以注，突然一震，疾聲張目，道：「高公子，請退後些！」

高天弘驀然一怔，後退三步，問道：「周姑娘，妳這是何意？」

周小娟粉面一寒，沉聲道：「高公子，你不要以爲小娟是在緬懷舊情！」

周小娟的突然變色，頗令高天弘難揣其意，擬聲答道：「高某並無……」

周小娟沉聲挿口道：「不必說下去！只是請高公子不要忘記我如今是『光明島』少島主夫人！」

高天弘淡淡一聲道：「高某不曾忘記，少夫人！請問一聲，阮少島主將我父擄爲人質，到底想向高某勒索些什麼？」

周小娟冷笑一聲道：「高公子，你想同他談條件嗎？」

高天弘此時見周小娟態度已變，也就以冷冷的語氣回道：「有限度的條件，高某可以攷慮！」

周小娟美目一翻，傲聲問道：「此時此境，高公子猜一猜，我會爲誰說話。」

「高某私心揣測，少夫人不會助紂爲惡吧！」

周小娟冷笑道：「高公子太過自信了！」

高天弘暗暗一驚，愕然道：「少夫人妳……」

周小娟以目視天，冷然道：「任何一個女人，都企盼自己丈夫出人頭地，那是人之常情，小娟自不例外，我希望少島主勝過你，我更企望少島主能成爲武林之尊……」

「啊！」高天弘大感意外，不覺失聲驚呼。

此時，周小娟突又一聲浩嘆，喟然道：「憑少島主的資質，如加以奮發，當不難做到，可是他偏棄正就邪，使令小娟……」

一語及此，高天弘方始鬆了一口長氣！

當下，輕聲問道：「請問少夫人，少島主究竟居心何在？」

周小娟冷哼道：「他要你自毀武功，才答應釋回你父，高公子，你做得到嗎？」

無異夏日一記悶雷，將高天弘震得頭昏目眩，怔楞良久，方沉聲道：「高某對少島主從無惡意，緣何少島主竟一再相迫？」

周小娟冷冷地答道：「也許他認爲當今武林，只有你對他具有威脅，是以……」

不待周小娟話完，高天弘忿然挿口道：「高某縱然答應，武林之中，能人甚多，也未必能够饒得了他！」

周小娟冷笑道：「少島主如果想到這些，也不至於擇此途徑了。」

高天弘此時對周小娟畧有反感，怒目道：「難道少夫人也不欲阻止？」

周小娟似乎對高天弘的態度難以容忍，也以惡聲相向道：「那是我的事，高公子你不必多問！」

高天弘嗤之以鼻，冷哼道：「眞所謂『不成鴛鴦盟，便是生死仇』，想不到少夫人竟會……」

周小娟哈哈狂笑，良久方歇，以譏諷口吻喃喃道：「不成鴛鴦盟，便是生死仇！高公子，難得你此時此境還能有此雅興！」

說着，聲音一沉，冷然道：「不過，高公子你也許看錯了，我周小娟並未與你訂有白首之約！」

一直心性和平，强忍忿念的高天弘，似乎被這一句斬釘截鐵的無情話語激動，沉怒道：「算高某說錯了，如今只有一事相求，請轉告一聲，高某要與少島主一會！」

周小娟搖頭道：「我看不必，少島主要你自毀武功，而你絕對無法辦到，那還有什麼可說！」

高天弘冷哼一聲道：「阮玉陵若以爲高某曾作『終身不與之爲敵』之諾，便可苦苦相逼，那他是錯了，高某爲了替武林除害，也許會不顧一切而出手的！」

周小娟螓首一揚，問道：「高公子，你想殺他嗎？」

高天弘冷冷答道：「倘若到無路可走之時，也許會！」

周小娟冷冷一笑，輕慢地道：「小娟雖不願少島主濫開殺戒，但也不願意少島主被人所殺！」

高天弘駭然張目道：「少夫人，妳曾向武林中揚言，妳會對少島主嚴加管敎，如今少島主平白幹起擄人的勾當，妳不但不加阻攔，反而挺身相護，難道妳心志突變？」

周小娟冷冷笑道：「高公子，請你不要用教訓的口吻向我說話！」

高公子廢然一嘆道：「唉！一入魔門深似海，少夫人，高某在替你惋惜！」

驀然，一片巉岩之後，發出一聲陰惻惻地冷笑之聲！

笑聲中，一條身影筆直拔起，落在一堆岩石之上。

距離約莫在三十丈開外，高天弘極目望去，已然看淸發笑之人，正是處處與自己作對的「光明島」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

高天弘怒不可遏，揚聲喝道：「阮玉陵，你是爲得意而笑嗎？」

阮玉陵身立遠遠巉岩之上，又是哈哈一陣狂笑，傲然答道：「我笑高兄空有一身驚世駭俗武功，仍難免受制於人，可見身在武林之中，心機第一，武功尙在其次！」

言下之意儼然自詡！

高天弘一時難以自持，肩頭微幌，已然騰進二十餘丈！

「站住！」驀聽阮玉陵一聲暴喝，高天弘不由收勢佇立！

阮玉陵獰笑道：「高兄想背信蠢動嗎？」

高天弘沉喝道：「我想看看你那張玉面，此時是否已然變成靑面獠牙？」

阮玉陵冷笑道：「石洞內已有人掌抵令尊命門，阮某只要發出一聲低嘯，令尊立將殞命，高兄不信再進一步試試看。」

高天弘心頭猛震，咬牙切齒道：「阮玉陵，我眞想不到你是一個貌相淸秀，豺狼其心的狂徒，我眞後悔竟然與你這種人在岳陽城中有過三日同桌同榻之誼！」

阮玉陵冷笑道：「高兄尙後悔不該在祝融峯頭輕易一諾！」

高天弘暴喝道：「若到必要時，爲了替武林除害，高某可落一個背信的罵名！」

阮玉陵冷冷地哼了一聲，諷笑道：「可惜你目下縱想背信與我動手，也是無能爲力了，因爲令尊大人的性命已操在我手！」

高天弘也知道此時此際，說硬話，說狠話，說氣話，均於事無補，於是語氣一變，聲調較爲緩和的道：「阮玉陵，我且問你，你究竟居心何在？」

阮玉陵冷冷答道：「我聽人言，你已得『幻象老人』絕傳，是以傲視武林，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也！」

高天弘蹙眉道：「既已許過『畢生不與你爲敵』的諾言，縱然功力蓋世，對你應是毫無威脅！」

阮玉陵冷笑道：「可是，『光明島』幷非阮某一人啊！」

高天弘深知自己鬥心機絕非阮玉陵對手，談險惡之心，更是無法與之比擬，於是直言道：「聽尊夫人言，你要高某自毀武功，你方肯釋回我父，此事果眞嗎？」

兩人言來語往之際，周小娟默立一旁，此時，阮玉陵向周小娟投以一瞥，冷笑道：「高兄未必肯答應吧！」

高天弘雖然心中狂怒，却又不便發作，强忍怒火，沉叱道：「你不覺得這個條件太苛嗎？」

阮玉陵冷喝道：「也許太苛，不過，阮某幷不苦苦相逼！」

高天弘和聲道：「家父已然遭受二十年囚禁之苦，少島主，你當了解人子之心……」

阮玉陵笑着接口道：「高兄可放寬心，阮某對令尊倍加禮遇，衣食無缺！」

這一瞬間，高天弘雄心頓減，廢然道：「只要少島主將家父釋回，高某從此息隱山林，不再過問武林中事！」

阮玉陵冷笑連連道：「阮某倒是信得過高兄，不過，此事說來輕鬆，做來恐非容易吧？」

高天弘愕然道：「進退由我，如何不易？」

阮玉陵狂笑一聲道：「高兄身為『武林第一劍』，責任重大啊！一些自命為武林中行頭帶路之人，會讓你息影山林嗎？」

高天弘斷然道：「人欲養而親不在，是為人子者最痛心之事，高某只要安然，對武林中爭名謀利之圖，已感興味索然了！」

阮玉陵笑道：「高兄肯飄然引退，阮某自是心喜不迭，只是時勢所迫，高兄未必能稱心如意！」

高天弘鐵口保證道：「高某早已說過，君子一諾，重逾萬金，豈容反悔！」

阮玉陵搖頭道：「阮某難信！」

高天弘轉而大怒，道：「阮玉陵，你不要逼人太甚！」

阮玉陵意態悠然地搖頭道：「沒有啊！阮某一直在笑臉相迎，何處逼人太甚呢？」

高天弘究竟涵養有限，沉叱道：「高某容忍有限，到時也許會不顧家父性命安危，也要殺了你再說！」

阮玉陵似乎算準了高天弘不會妄動，輕笑道：「以高兄平日為人觀之，絕對不會置老父生死而不顧的，不過……」

阮玉陵一語及此，突又噤口不言，高天弘暴叱道：「阮玉陵，說話不要吞吞吐吐啊！」

阮玉陵淡淡一笑道：「不過，阮某並不一定要高兄立即自毀武功，只要高兄不與『光明島』為難，阮某一定將令尊釋回！」

高天弘略一沉思，答道：「如果高某應允你的條件，你是否立即釋回家父及『醫卜雙絕』？」

阮玉陵搖頭道：「此時不行，要等阮某如願以償，『光明島』雄霸武林之際，阮某一定守信將他們三人釋放！」

高天弘冷笑道：「阮玉陵，你打的好主意，你以為我會出賣武林來換取老父的性命嗎？」

阮玉陵「呵呵」笑道：「高兄多考慮吧！明日阮某在斷魂姥姥居住之洞口候駕，最好能多帶幾個朋友來，以為見證，咱們好當衆走馬換將！」

語罷，飛身而起，沒身於巉岩怪石之中。

阮玉陵去後，高天弘如木塑泥雕般茫然而立。

周小娟低聲道：「高公子請回吧！」

高天弘仰首一陣狂笑，沉喝道：「但願你二人夫唱婦隨，爭霸武林，來日一為天地之君，一為天地之后，哈哈……」

狂笑聲中，高天弘猛然旋身，一躍之勢，已然凌空直下百丈削壁。

「高公子，你……」周小娟不由一聲驚呼，及至看清高天弘落地從容離去後，心頭方為一寬，喃喃自語道：「如此經過千錘百煉而得的功力，再輕易毀去，實在是太可惜了！」

自語中，仰首望天，只見天上烏雲密佈，沉黑一片！

俄而，烏雲消散，月牙復現，大地又被銀光洒滿，益顯清澈、潔亮。

周小娟一聲沉嘆，又復喃喃道：「烏雲終難掩月，邪惡又焉能勝正？」

一瞥之間，周小娟似乎已作了一個莫大的決定，嘴角一抿，猛甩秀髮，騰身而起，片刻即消失於崗巒之中。

且說高天弘一陣狂奔，不出盞茶光景，已然重返山麓！

此時，約莫丑末時分，焦灼苦候的石飛揚一見高天弘安然歸來，不由大喜過望，趨前探問道：「高老弟，見到阮玉陵嗎？」

高天弘沉重地應了一聲：「見到了！」

石飛揚察言觀色，已知高天弘此行並不樂觀，蹙眉問道：「那廝如何說話？」

高天弘避而不答，喟嘆一聲，沉痛地道：「想不到周小娟下嫁阮玉陵以後，竟也心志大變，助其為患！」

石飛揚愕然張目道：「周姑娘也已來到斷魂崖了嗎？」

高天弘沉緩地道：「是我去『追魂堡』請她來的！」

石飛揚嘆道：「女人最善變，何況你與她之間還有一段嫌隙，你不該再去找她！」

高天弘搖頭道：「前半年，周姑娘也曾致力約束阮玉陵的行動，使武林平靜了一個時期，前夜在『追魂堡』晤面時，她也曾答應，絕不讓阮玉陵如此任性胡來，可是……」

石飛揚接口道：「可是今夜她變了！」

高天弘臉上木無表情地道：「今夜她竟說：『我也深盼阮玉陵能勝過你高天弘，而稱霸武林！』這不是為阮玉陵揚風助勢嗎？」

石飛揚苦笑道：「二十年前我已同女人打過交道，慈起來，勝過觀音大士，狠起來，却超過豺狼蛇蝎，愛你時，雖為你殺身殞命，在所不惜，一旦恨你時，即使將你挫骨揚灰，猶嫌不足，世間女人，普遍如此，更何況周小娟又是一個愛恨強烈的姑

娘！」

這一番話，在高天弘聽來，似懂非懂，不由茫然道：「女子如此善變嗎？」

石飛揚苦澀地道：「高老弟，平心而論，此事怪不得周姑娘，若非你當時與『千面仙子』——」

高天弘在二十多年的歲月中，唯有這一件事引以為憾，和萬般委曲，是以疾聲說道：「石前輩，晚輩實有說不出的苦衷！」

石飛揚淡淡一笑道：「見異思遷是一般男人的通病，何況『千面仙子』林竹君性情溫和，善於體貼，老弟你自然難免……」

高天弘一聽連石飛揚也如此誤會，不由情急脫口道：「此事不但晚輩受屈，就連林姑娘也同樣受屈！」

石飛揚頗有不信的神色，皺眉搖頭道：「該不會有人逼你如此吧！」

高天弘一聲浩嘆，低聲喟然道：「此事晚輩本不欲宣之於人，但連石前輩也如此誤以為晚輩為薄倖無情之人，晚輩再不能緘口不言！」

石飛揚插口接道：「高老弟，你不說我已明白了，可是為那門第之別嗎？其實周白塵業已……」

高天弘插口接道：「這點晚輩業已知道，並不是門戶之別，只是……」

一語及此，似有顧忌地游目四下一望！

石飛揚低聲道：「曠野荒郊，四下無人，高老弟儘可暢所欲言！」

高天弘廢然一嘆道：「在岳陽城外，晚輩曾與阮玉陵之母金芸娘相遇，論功力，講劍法，晚輩那時均非她的敵手，可是，金芸娘並未向我動手，彼時晚輩已被阮青虛震傷，只要她屈指一彈，或者長劍一削，晚輩必難活命！」

高天弘語氣一頓，石飛揚不由迫不及待的問道：「結果呢？」

高天弘喟然道：「結果她只求我遠離小娟，因為周小娟早已和阮玉陵有過文訂之約！」

石飛揚吁了口長氣，近乎無聲的輕問道：「結果你答應了？」

高天弘頷首道：「因為唯有這樣，才不會使周姑娘落一個『背信負情』的臭名，晚輩也避却了『橫刀奪愛』之嫌！」

石飛揚苦笑道：「古今多少兒女之情，因一念之差而遺恨終身，高老弟，你太傻了！」

高天弘面色木然，聲調平靜地道：「人皆有母，我只是不願使阮玉陵之母傷心罷了。」

石飛揚又問道：「那你怎會又和林竹君……」

高天弘疾聲接道：「那只是想氣走周姑娘的一種手段，經晚輩再三懇求，林姑娘才答應的，所以晚輩方才說，林姑娘也是受冤遭屈，有苦說不出來，不過，以後……」

石飛揚皺眉問道：「高老弟從來爽快明朗，怎麼現在說起話來，却又吞吞吐吐起來？」

高天弘緊抿着嘴唇，略加思忖，方黯然道：「當時與周姑娘訣絕後，晚輩當時心情惡劣已極，幸林姑娘如暮鼓晨鐘，從旁鼓勵，晚輩方才振奮起來，男女相處日久，難免生情，我二人遂訂了白首之約。」

石飛揚神色一振，笑道：「那你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在林姑娘來說，也是好心有好報！」

高天弘沉聲一嘆道：「可惜天下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林姑娘竟會是家母的師妹！」

石飛揚幾乎訝異得說不上話來，瞠目良久，方喟然道：「許多大幸與大不幸似乎都集中在你一人身上了！」

高天弘對石飛揚的話充耳不聞，眼色迷離，神情茫然的繼述道：「林姑娘將我送到斷魂崖後，即飄身而去，雖曾相約今年仲秋之夜在洞宮山下晤面，但却不見芳踪，江湖傳言，林姑娘已與天一禪師金華道長等人，悉數喪命阮青虛之手，不知是眞是假？」

石飛揚皺眉沉聲道：「天一禪師等人當時係應『千面仙子』林竹君之邀，不意同時失却下落，各門戶雖一再探索，却無一點蛛絲馬跡可尋，此事已然發生一年了！」

高天弘一聲長嘆，廢然道：「想不到只因高某一念之間，竟同時毀了兩個聰慧過人的姑娘！」

石飛揚也是低迴不已，兩人相對默然。

驀然，林間倏响，一條暗影直竄而出，電射前來。

二人遽驚回頭，來人已臨身前。

「周小娟！妳……」石飛揚及高天弘二人一看清來人，不約而同呼叫出聲。

顯然，周小娟已暗藏林間竊聽良久，此時低聲道：「高公子，小娟並不怪你！」

高天弘不知所答，木然而立。

周小娟又道：「可是，我又恨你！」

高天弘原以為既已知道原委，必然前嫌盡釋，對高天弘的一番苦心予以曲諒，不意却說出這樣一句話！

是以，高天弘頗為愴惶的疾聲問道：「周姑娘何以恨我呢？」

周小娟嬌喝道：「我恨你太沒有男子氣概，我恨你太不懂得女兒家的……」

也許以下之話碍於石飛揚在一旁站立，頗難出

口，突又頓住！

雖然周小娟連說了兩個「恨」字，但却仍有怨尤之意，高天弘不禁吁了一口長氣，喟然一聲，道：「有人認爲『愛』是樂，但也有人以『施』爲樂：高某則以爲後者勝於前者！」

周小娟冷笑道：「我周小娟是一個人，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不是一件任人擺佈的東西！」

高天弘苦笑道：「世上難有兩全之策，尙祈周姑娘曲原高某衷心之苦！」

周小娟神情畧又冷靜，冷冷地答道：「所以，方才業已說過，我不怪你，但是，我要恨你，一直到死！」

語罷，也不對高天弘答話，掉頭循着原路飛躍而去！

高天弘似乎有許多話向周小娟傾訴，見周小娟掉頭而去，立即抖袖振衣，就要尾隨追去！

石飛揚一把扯住高天弘的衣袖，低喝道：「高老弟！不必追了！」

高天弘目視着周小娟的去向，沉聲道：「晚輩早已說過，普天之下，恨我的人太多，何愁多其一恨，只是……」

石飛揚搖頭道：「高老弟，你錯了！周姑娘仍是愛你的！」

高天弘愕然張目道：「她方才不是聲言，一直要恨我到死嗎？」

石飛揚負手蹀踱，近乎自語般喃喃道：「愛由恨起，恨由愛生，所謂『愛之逾深，恨之愈切』，當初於少室峯頭在你劍下挫敗，受辱生恨，此後由恨轉愛，幾次出生入死，不顧門戶之別，相救於你，在在都表示周姑娘愛之深切，最後，你的絕情，復又使她由愛轉恨，但是直到如今，周姑娘對你仍是愛多恨少！」

高天弘戚聲道：「我寧肯讓她對我恨之入骨，這樣，才感覺心頭的愧疚稍輕！」

石飛揚淡淡笑道：「此話不必談了，明晚之約，打算怎樣？」

高天弘蹙眉道：「爲了一盡人子之孝，即使是死亡之約，也要前去的！」

石飛揚以掌輕拍高天弘的肩頭，朗聲笑道：「高老弟，放心前去，依石某看來，周姑娘必將助你一臂之力！」

高天弘詫問道：「石前輩何以見得？」

石飛揚仍是笑吟吟的道：「高老弟！睡吧！我要交班了！」

說罷自去，高天弘席地而坐，默思良久，仍想不透石飛揚語意何在，沉思中，不覺迷迷糊糊地靠着樹幹沉沉地睡去。

×　×　×

翌日，是一個極爲晴朗的天氣！

東方曙色初露，以天爲被，以地作榻，竟夜酣睡的衆人已一一醒轉。

經過一夜的酣息，疲態盡失，一個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

高天弘絕口不提昨晚之事，石飛揚像是已有點默契，也是隻字不提！

各人分了些乾粮，就近吸取了些山泉，胡亂地進了一頓早餐。

食罷，似乎各人心事均甚沉重，有的默坐調息，有的則仰首翹望恆山之巓，雙眼發怔！

高天弘則以勘察地形山勢爲由，遠離衆人，獨自踽踽行於山林荒徑之中。

高天弘漫無目的，東轉西轉，也不知過了多久，眞應了一句古話——「忘路之遠近」！

仰首一看，日已漸中，已到巳末午初光景了！

高天弘正想覓路而回，驀然……

一聲尖銳的呼聲貫耳而來！

高天弘驀然一驚，暗忖：這山麓四下罕有人跡，莫非……

一念及此，飛身上得樹巔！

放眼一看，四下林木葱蘢，那裏有些個人影？

高天弘正在察看，一聲驚呼突又傳來，只是較前畧爲暗啞。

高天弘辨出呼聲發自西南方向，立即展開「幻化身法」，踏枝掠梢，如仙猿靈猴般飛身前縱。

高天弘一面提縱，一面凝神細聽。

忽然，又是一聲寒冷如冰的陰笑之聲傳來！陰笑之聲，宏亮貫耳，高天弘業已測準了發聲方位。

那消幾個縱躍，兩下已然趕了個首尾相接。

只見樹林之外，兩個黑黝黝的人影，挾持着一個衣着翠綠裙襖的女子而行！

高天弘飛身落下樹梢，揚聲道：「朋友，慢走一步！」

對方在高天弘落地之時已有所覺，在喝聲中，已然停步車轉身形！

高天弘驀然一怔！

因爲對方正是聯手擊敗「忘我」聖僧的「柔劍飛魂」谷中柔與「蒼虛老人」兩個魔頭！

更令高天弘驚奇的，是谷中柔腋下的少女，赫然是那司馬長虹之女——「追魂燕」司馬菁！

司馬菁此時秀髮散垂，雙目緊閉，諒必又被封穴昏了過去！

這兩個魔頭因見來人是高天弘，也頗有吃驚的意思。

當下，「柔劍飛魂」谷中柔首先發話道：「娃兒！是你嗎？」

高天弘沉聲答道：「二位想不到吧？」

「柔劍飛魂」谷中柔道：「聽江湖傳說，你已死於阮玉陵之手，老婆子曾經去找過那個娃兒，那娃兒堅不承認……」

高天弘冷然插口道：「多蒙尊駕關心，值此武林不寧，獠魔未除之際，我高某人還不想死！」

一直未曾開口的蒼虛老人，此時冷笑道：「娃兒好大的口氣，你不要以爲得到了那本什麼四絕一書，就能够不可一世，告訴你，老夫並不把你放在眼裏！」

高天弘也報以冷笑道：「高某人去年重九之夜已然領敎過尊駕的高招，不過三招，尊駕就落荒而逃，高某看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高天弘一方面想救人，另一方面想一報「忘我」聖僧受挫之仇，乘便能將這兩個魔頭殲之更好，是以，故意拿話相激！

果然，蒼虛老人勃然而怒，沉喝道：「去歲重九之夜老夫看在谷婆子的份上，不與你一般見識，你以爲老夫眞正不敵你這娃兒嗎？」

高天弘冷哼道：「尊駕不妨一試！」

蒼虛老人一聲暴喝，正待縱身而起，谷中柔叱道：「蒼虛！這娃兒一向心高氣傲，咱們走吧！不要同他一般見識！」

蒼虛老人對谷中柔之話像是唯命是從，立即收勢停身，一臉悻悻之色！

高天弘心忖，先救人要緊，於是不再以厲言對蒼虛老人相激，轉身對谷中柔極爲恭敬地施了一禮，和聲道：「前輩爲何擄走此女？」

谷中柔桀桀陰笑道：「娃兒，你問她作甚？」

高天弘答道：「此女名叫司馬菁，是晚輩同行之人，可否請前輩予以解穴釋回！」

谷中柔又是一聲陰笑，然後怪聲道：「老婆子尋訪經年，才找到這樣一塊上好材料，如何能够依你！」

高天弘心頭不禁一凜，蹙眉問道：「前輩要她何用？」

谷中柔怪聲笑道：「告訴你也無妨，老婆子要練一種『蛇魔神功』，將此女帶回後，好讓老婆子豢養的兩尾毒蛇將其元陰吸盡……」

「傷天害理之事豈能做得，高某容不得妳！」

高天弘不待谷中柔話完，已然怒火直冒，一聲暴喝，人已電射而起，半空中，驀聞一聲龍吟，青光一閃，「青萍劍」已然掣在手中。

一落之勢，長劍倏出，一招「魂斷天涯無歸路」，幻起一道晶光，向谷中柔項間繞去！

這一招劍法如雷霆萬鈞，疾如電光火石！

谷中柔料不到高天弘會突然出手，一時張慌失措，雙手連劈兩掌，以圖引開絲絲劍炁！

這兩掌一出，腋下之人立脫控制。

高天弘早已料到，左手一抄，一把將司馬菁抱住，飛身後退十餘步！

將司馬菁往地上一放，高天弘仗劍而立，暗忖：憑自己右手的長劍，和左手的「幻影掌」，司馬菁絕對可保無虞！

劍法一露，谷中柔與蒼虛老人均同時看出高天弘功力與前大不相同，相顧一瞥，竟同時興起了殺機！

「柔劍飛魂」谷中柔陰聲叱道：「好啊！老婆子[illegible]這娃兒，你却向老婆子動起傢伙來了，你莫非想找死！」

高天弘冷笑道：「找死的是你們兩個喪心病狂的魔徒！」

蒼虛老人側首向谷中柔埋怨道：「依我早將這個娃兒斃了，偏偏妳……」

高天弘冷喝道：「此時斃了也不遲啊！蒼虛老魔，只怕你未必能够輕易得手！」

蒼虛老人暴喝道：「老夫不信你這娃兒能在一年之內練出什麼深奧的功夫來！」

谷中柔也暴喝道：「娃兒，你快些少管閒事，將那女娃兒撇下逃命去吧！不然老婆子可得自毀諾言，將你這娃兒置於死地了！」

高天弘冷笑道：「來吧！最好你兩人一齊來，免得高某人多費手脚！」

高天弘一想到自己晚間爲了解救父危，極可能要自毀武功，不如趁現在功力尙在之際，將這兩個魔徒除去，爲武林除一大害，於是殺機頓起！

蒼虛老人暴叱道：「對付你這種黃口小兒，也要老夫等聯手，豈不是天大笑話，娃兒，看掌！」

話聲甫落，蒼虛老人兩臂一圈一放，兩股狂飇立即平地湧去，向高天弘罩體捲來！

本來，高天弘可以用「幻化身法」輕易一閃而避，但爲了保護昏迷的司馬菁，只有以硬接硬！

當下，身形半轉，左手一揮「幻影掌」中一招「若有若無」已然隨勢而出。

兩股勁風一接，「砰」地巨响，雙方各自後退三步！

高天弘雖暗暗皺眉，但蒼虛老人却心頭猛震！

因爲以高天弘一掌之勢，迎接蒼虛老人兩掌之勁，尙且是個平局，顯而易見，蒼虛老人在功力上已畧遜一籌！

蒼虛老人含意深長地用眼光向谷中柔一瞥，然後冷喝道：「不怪你這娃兒口出狂語，確實有兩下子，老夫第二掌來了！」話聲一落，飛身前撲！

高天弘驀轉身形，全力注視。

不意，谷中柔又在身後沉叱道：「將那女娃兒還給老婆子萬事甘休，否則，老婆子可要你的娃兒的命！」

話聲未落，高天弘未覺出勁風襲到。

當前聯手而攻的，是兩個舉世無敵的魔道巨擘，高天弘不敢絲毫掉以輕心！

當卽身形飛旋，左手一招「虛無飄渺」，掌劈蒼虛老人，右手長劍暴出，招走「寃魂一縷歸地府」，直掃谷中柔雙足！

這一掌一劍同時而出，可說是「幻象老人」的絕傳受到了嚴重的考驗！

高天弘只是盡四成力，幷未攷慮到勝負問題！瞬間，這攷驗已得到答案，蒼虛老人與谷中柔竟雙雙各退八步，愣然張目，木立當場！

片刻，兩個魔頭復又揉身而上。

一時，在這莽莽原始森林中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

只見鶻起兎落，互不相讓！

如以高天弘目下功力而論，十招之內，劍掌雙揮，將這兩個魔頭擊敗，是輕而易舉之事。

但是，爲了保護昏迷不省的「追魂燕」司馬菁，高天弘在攻勢上無形中受到了限制。

僅僅保持不敗而已，遑論一舉殲此二魔！

正酣戰間，驀聞一聲沉喝自身後傳來：「高公子閃過一邊，待老朽助你一臂之力！」

高天弘身形微退，側目一看，發話之人，竟是「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

[illegible]寒山神翁」石三公，「長髮仙翁」段公奇，「忘我」聖僧，「驚天神劍」石飛揚以及「智多星」婁飛鵬等人也相繼而來。

原來司馬長虹默坐運息完畢後，睜目一看，發覺失却愛女蹤跡，這一驚非同小可，於是與衆人分頭尋找。

半途之中，已然聞聽司馬菁驚呼之聲，於是衆人循聲而來，不期而遇。

司馬長虹臨近一看，已然明白事態情由，怒火奔騰，就要上前拚命。

高天弘疾聲道：「司馬前輩，快去察看令嬡傷勢要緊，這兩個魔徒晚輩還對付得了！」

司馬長虹立卽抱起臥地昏迷的司馬菁，縱離現場，爲愛女療傷去了！

這裏，蒼虛老人與谷中柔一見「長髮仙翁」段公奇，眞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不由目眥膚裂，雙雙發話道：「段老兒，咱倆此番重來中原，遍尋你這老兒不獲，咱們那筆百年前的老賬，該結一結算了吧！」

段公奇手捋白鬚，縱聲笑道：「你這兩個不知死活的老魔，只怪老夫與『忘我』二人，一仁之念，才留下了今天你二人大鬧中土的禍端，聽老夫一句忠告，速自卸一臂，遠離中土，否則，高老弟劍下絕不容情！」

蒼虛老人桀桀一陣怪笑道：「段老兒，你不要厚着老臉狐假虎威，老夫要與你走幾招，你是敢也不敢？」

段公奇雖明知當年尙要與「忘我」二人聯手，今日焉是此二魔的對手，但也不甘示弱，沉叱道：「老夫有何不敢？」叱聲中，已然騰身而撲！

高天弘疾聲喝道：「段師伯稍待！」

說着，揚聲對蒼虛老人喝道：「蒼虛老魔，你小爺這一關未過，你够資格與段師伯過招嗎？老魔，你看劍吧！」

長劍一順，晶光大溢，招走「細雨淅瀝欲斷魂」，一片青芒，宛如毛毛細雨，向蒼虛老人當頭罩下。

蒼虛老人一看這招劍法氣勢磅礡，招式凌厲，不敢大意，身形斜飄八尺，避於絲絲劍炁之外。

高天弘暴喝一聲：那裏走！如影隨形般已然欺到蒼虛老人身後，招式遞滿，長劍直挑蒼虛左脅。

蒼虛在飄身橫飛之際，早有盤算，高天弘長劍正要臨體之際，身形驀然車轉，左掌倏掄，向高天弘腕脈切去。

高天弘一聲冷笑，沉肩，抽腕，長劍貼身，左手如靈蛇出洞，一招「似眞若幻」，頓見幻影數道，向蒼虛老人擊來之腕脈反擊上去！

出招快，氣勢辣，蒼虛老人不覺大駭！祇消一劍一掌，蒼虛老人立卽險象橫生，呈露敗象！

「柔劍飛魂」谷中柔一旁看得眞切，大喝一聲：「娃兒休想逞兇！」

喝聲甫歇，飛身上步，右手倏揚，五指暴張，施出仗以飲譽武林的「飛魂抓」，一招「毒龍探爪」，抓向高天弘左肩。

高天弘一掌正待得手，眼看蒼虛老人立有斷腕之危，「柔劍飛魂」谷中柔一抓襲至，高天弘不得不予解救！

當卽揚劍護肩，身形半轉，長劍向谷中柔宛若鋼鈎的五指削去。

「柔劍飛魂」谷中柔探手一抓固未得手，但高天弘一掌也頓告走空，蒼虛老人危險也告解除！

二魔雙雙退身之際，高天弘冷喝道：「二魔卽遵照段師伯諭令自卸一臂，不然你二人絕對難逃小爺手中的青萍劍！」

「青萍劍！」蒼虛老人與谷中柔二人雙雙一愣，眼光一掠高天弘手中那把色如青玉，形同鋸齒的長劍！

蒼虛老人冷哼道：「娃兒！空有利器在手，就未必能嚇倒老夫，老夫還要看一看你的劍法呢。」

高天弘暴喝道：「老魔如再不悔悟，青萍劍下必無餘生之機！」

蒼虛老人冷笑道：「此劍有如此厲害嗎？可否讓老夫看一看！」

「看吧！」高天弘簡短應了一聲，將劍平伸。

蒼虛老人慢騰騰地走到高天弘面前，將青萍劍細細地察看一遍，喃喃搖頭道：「人言青萍劍鋒利無比，却原來是一把生銹齒鋸！」說着，又用手沿着長劍撫摸！

高天弘冷笑道：「蒼虛老魔，你莫非要試一試這把齒鋸的威力嗎？」

蒼虛老人默然不答，自劍尖一直撫摸到劍柄處。驀然，蒼虛老人翻掌揚腕，一把將高天弘握劍手腕扣住。

這一突變，非但在場之人同聲駭呼，卽令高天弘也是大驚失色！

蒼虛老人一聲冷笑，空餘的右掌驀然暴出，直搗高天弘胸腹。

高天弘右腕被扣，長劍已失效用，唯有以左掌應敵。

急切裏，高天弘運功於腕，全力劈出一招「反璞歸眞」，砰然有聲，與蒼虛老人的全力一擊，算是半斤八兩！

「柔劍飛魂」谷中柔一見高天弘被扣，身法難展，不禁大喜過望，雙手十指箕張，飛快地向高天弘兩眼抓去。

「長髮仙翁」段公奇一直冷眼注意場中變化，一見高天弘被蒼虛老人誘扣手腕，早就料定「柔劍飛魂」谷中柔必定乘勢側攻。

此時一見谷中柔探爪而出，段公奇立卽一躍上前，喝阻道：「谷老婆子休想逞兇！」

喝聲中，左右雙開，凌厲無比的「巽離七掌」已然隨勢而去。

尖銳利嘯過處，罡勁之風頓生。

谷中柔未防及此，頓被罡風捲退丈餘！

段公奇以手捋鬚，冷笑道：「谷老婆子，百年以前那一掌嚐得還不够嗎？」

谷中柔陰聲怪氣笑道：「段老兒！休要抽冷子攻人！」

段公奇呵呵笑道：「谷老婆子，妳這面皮眞厚啊！自己暗施黑招，反說老夫抽冷子攻人，眞是恬不知恥！」

谷中柔猛被捲退，心中已然大怒，此時被段公奇以言一諷，無異火上加油，「桀桀」一聲怪笑，叱道：「段老兒，你是老壽星吊頸，有點兒活得不耐煩，老婆子成全了你吧！」

叱聲甫落，身形如魅影般一閃，已到段公奇近前，兩手電出，一抓「華蓋」，一抓「璇璣」。

段公奇驀見對方身形怪異，已然暗驚，及見谷中柔探掌如電，更是大駭，急飛身暴退以避！

豈料谷中柔身形並未凝住，幾乎與段公奇同身退進，段公奇落勢未穩，谷中柔又到面前。

只聞「嘶啦」一聲裂帛之响，段公奇前襟頓裂，幾乎是一髮之差，未傷及皮肉。

段公奇對敵何止萬千，從未遇過如此險局！谷中柔一招得手，魔性大發，兩掌倏揚，又待攻出……

「忘我」聖僧袍袖一揮，一股罡勁如驚濤駭浪般洶湧而出。

谷中柔雙目只是盯在段公奇身上，並未注意到一旁的「忘我」聖僧，及至罡風臨體，退身已是不及。

只見谷中柔身軀如飛絮般，登登登……連退十餘大步！

這一來，段公奇險局才得解除！

那邊，高天弘與蒼虛老人兩手扭在一起，已然纏鬥了十餘招！

旁觀之人，無不暗暗驚異，高天弘右腕被扣，以一隻左手應付一個成名於百年前的老魔，尙能遊刃有餘，其功力之高，不難想見！

此時，驀見兩人身形猛旋，繼聞一聲悶哼，蒼虛老人身軀突被摔飛一丈開外！

顯然，高天弘已然掌敗此魔！

但，衆人也看清了高天弘受傷不輕，右腕被扣之處，衣袖撕裂，腕部一道紫色血圈！

蒼虛老人身軀被摔飛後，雖然嘴角淌血，並未踣地不起，揚手向谷中柔一揮，轉身就要逃遁！

「老魔想走嗎？」高天弘一聲暴喝，「幻化身法」一展，已如魅影般閃到二魔身前，擋住去路！

高天弘手中長劍一揮，冷叱道：「留下一隻手臂再走！」

二魔飛身而起，自高天弘頭頂越過！

只聽高天弘厲聲喝道：「你這兩個魔頭今天走不掉了！」

喝聲甫落，身形一幌，又到了二魔身前！

二魔又是相顧一瞥，情知今日之局萬難善了，於是同聲叱喝道：「娃兒，你當眞要與我們過不去嗎？」

高天弘冷笑道：「小爺本無心要找你二人，及至聽說你二人暗練什麼蛇魔功，太過傷天害理，故而留你們不得！」

蒼虛老人獰笑一聲道：「老夫只是不顧和你這娃兒作死活之拚，可不是怕你！」

高天弘長劍靠肘而抱，神定氣閒道：「一句老話，自卸一臂方可離去！」

二魔突發一聲喝道：「娃兒欺人太甚！」

兩人四掌，於喝聲中同時全力推出。

高天弘雖然右腕受傷，可是並無大碍，反而因纏鬥過久，身法步眼已活，以一對二，遊刃有餘。

此刻高天弘身如點水蜻蜓，劍如貫空長虹，只見一聲低喝，一道晶光直向二魔身邊絞去！

兩聲嚎呼，緊接着血光迸現……

三人一觸卽分，衆人立卽看淸，蒼虛老人與谷中柔二人的一條右臂已被齊肩削斷。

離奇的劍法，使觀戰諸人，目亂神迷，讚嘆不已！

高天弘冷喝道：「斷臂相警，望你二人好自爲之，還不快滾！」

蒼虛老人與谷中柔二人向高天弘投以怨毒的眼光，倉惶遁去。

高天弘直到二魔背影完全在視線中消失，這才一聲浩嘆，畧顯疲態地還劍入鞘。

石飛揚一躍而上，握住高天弘的傷腕，關懷地問道：「高老弟，傷得不要緊吧！」

高天弘撈起衣襟，看了一下傷處的血痕，慘然的一笑道：「不妨事的，司馬姑娘不要緊吧！」

司馬長虹已在遠處揚聲道：「不妨事，那魔婆子只是點了她的啞穴！」

說着，又側首向身旁的司馬菁吩咐道：「還不快去謝過高公子！」

司馬菁面色嬌羞地蓮步上前，朝高天弘福了福，謝道：「多謝高公子援救！」

高天弘寒着臉，一本正經地道：「值此羣魔亂舞，武林不寧之際，一個女孩子家，還是少單獨走動爲妙！」

語氣似責備，也似關懷！

「追魂燕」司馬菁被高天弘一頓責備，似是受到無限的委曲，兩眼一攏，淚水簌簌而落，抽噎地道：「人家是爲了……」語氣一頓，又向高天弘白了一眼！

高天弘已歷情刧，再不是當年初離南海時的那樣懵懂無知了！

司馬菁未盡之意，分明是「人家是爲了找你而來，你却反過來怪我！」

當下心中暗忖：不好！莫非這丫頭已然對我有情？

一想到情字，心中不寒而慄，眞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高天弘再也不敢涉及情字了！

高天弘心神一怔，淡然笑道：「好了！姑娘不要難過了，總算高某腿長，將妳從魔徒手中又奪了回來！」

司馬菁雙目發呆的望着這個乍看柔情似水，實在心硬如鐵的少年俠士發楞！

二魔受創逃遁，高天弘私心頗快，總算不負「幻象老人」的絕傳了！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刹時又是金烏西墮，玉兔東昇。

高天弘一行懷着沉重的心情，向斷魂崖行去！

高天弘輕車熟路，不須片刻，卽已來到斷魂崖下。

仰首一看，崖上四盞大紅燈籠，耀如白晝！

阮玉陵匠心獨具，竟用老籐結紮了一座籐梯，由崖下直達崖頂！

高天弘回首掃了一眼，率先登上籐梯，衆人從後舉步相隨。

衆人原以爲籐梯上可能動了手脚，昇騰之時，一個個凝神提氣，全力戒備。

誰知平穩無事，衆人安然到達崖頂！

高天弘一達崖頂，只見一塊木牌上寫着紅色大字：「請止步於此！」

高天弘舉手示意，衆人一齊停步！

高天弘正在遊目四顧，驀聞一聲爽朗笑聲！

緊隨笑聲，石洞之門大開。

十名手執火炬的「光明島」黑衣劍士先行，而後阮玉陵以手推着「大公神劍」高寒而出！

高天弘看得眞切，阮玉陵以左手提住高寒之肩頭，手貼背心。

高天弘雖咬牙格格有聲，心中恨煞，却也莫可奈何！

阮玉陵傲然笑道：「想不到高兄還邀了這麼多的高手壯胆！」

高天弘聲冷如冰的道：「高某龍潭敢闖，虎穴敢進，不須何人壯胆，邀來這些武林前輩，不過是要作一見證！」

阮玉陵故作茫然之色道：「見證？阮某不解其意？」

高天弘冷笑道：「阮兄是在人衆之前，恥於出

口嗎？」

阮玉陵淡笑道：「阮某與高兄一樣，敢進龍潭虎穴，竟會連一句話也不敢出口嗎？」

高天弘暴喝道：「阮玉陵，你少給我轉彎抹角，快些說出你的條件，不然惹得高某性起……」

阮玉陵哈哈狂笑着插口道：「阮某要提醒高兄一句，只是阮某掌勁微微一吐，令尊恐怕就要……嘿嘿！高兄該不會妄動吧！」

被阮玉陵挾持住的「大公神劍」高寒眼神茫然，表情木訥，面對這些故人竟視若無睹，顯然，大穴被封，智珠失朗。

高天弘眼見乃父受此磨折，心中如蟻啃虫噬，喟然一嘆道：「阮玉陵，你也是身爲人子者，何解如此忍心？」

阮玉陵冷笑道：「我不殺人，人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爲强，談不上什麼忍心不忍心！」

高天弘沉聲道：「好！阮玉陵，算你贏了，說出你的條件吧！」

阮玉陵呵呵一陣狂笑，諷道：「堂堂『中原第一劍』也會認輸，眞是令人意外得很哩！」

高天弘厲聲怒吼道：「阮玉陵，說出你的條件吧！」

阮玉陵意態狂妄的道：「要想釋回你父不難，你必須自殘雙目，再毁一臂！」

阮玉陵居心狠毒，不但要使高天弘武功盡失，而且還要使他終身殘廢！

高天弘聞言，心頭猛然一震，幾至目眥膚裂，但一瞬間，激動的神情復又平定下來，微微的笑道：「好，我答應你，但你平生素不守信，却望你這一次能够守信不渝，不然，武林中公道人心，絕對饒不過你！」

衆人料不到高天弘會輕易答應這一條件，無不高聲呼阻：「孩子！不得胡來！」

「高老弟，這怎麼可以答應！」

「高老弟……」

「高老弟……」

「追魂燕」司馬菁更是淚光盈盈地戚聲阻道：「高公子，你前途似錦，怎可輕率地自殘膚體！」

「忘我」聖僧也責備道：「孩子！你太信任人了！此舉有何意義？」

高天弘「撲通」一聲下跪，回道：「徒兒只是想畧盡人子之孝！」

「忘我」聖僧慈眉一揚，慈聲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有所損傷的道理，你難道不明白了嗎？」

高天弘又問道：「兩權相衡取其輕，徒兒只迫切的要救出老父，其他一切在所不惜了！」

「忘我」聖僧廢然一嘆，不再說話！

其餘衆人一見「忘我」勸諫無效，知多口無益，一個個木然而立。

高天弘朝阮玉陵揚聲道：「還有『醫卜雙絕』二人呢？」

阮玉陵答道：「現在洞內，稍停自會同令尊一同釋回！」

「驚天神劍」石飛揚沉聲喝道：「阮玉陵，你以爲高公子殘去雙目自毁一臂後，你就可在武林橫行無忌了嗎？」

阮玉陵冷然道：「這是我阮某人的事，你不必多問！」

石飛揚冷然道：「阮玉陵，待我告訴你，武林中公道存在一天，這筆血債仍要向你索回！」

阮玉陵冷笑道：「姓石的，你們是武林公道？待阮某告訴你，武林公道就是阮某貼在高寒背上的這隻手！」

高天弘將石飛揚拉了一把，低聲道：「石前輩請退過一邊！」

石飛揚急切地阻道：「高老弟，這事莽撞不得啊！」

高天弘苦笑道：「晩輩已作過深思熟慮，唯此一途，方覺心安，不然，老父稍有不測，將比那殘去雙目，毁去一臂還要痛苦！」

石飛揚廢然一嘆，不再答話，垂手退過一邊！

高天弘平靜地站着，兩眼直盯在阮玉陵臉上，一不稍瞬！

阮玉陵冷笑道：「高兄莫非在依戀這花花世界嗎？」

高天弘沉靜地答道：「我想再看一看你！」

阮玉陵眞的感到茫然了，詫聲問道：「阮某有何好看？」

高天弘兩眼直視，木然答道：「據高某看，現在的你與當初在岳陽酒樓相遇的你是同一模樣，同一神情，可惜當初高某並未一眼看穿你的肺腑！」

這幾句話，平靜地說出，但却傳達了高天弘沉痛的心聲！

阮玉陵聞言不禁一怔，俊臉上頗有熱辣辣的感覺！

半晌，方沉聲喝道：「高兄挖苦得够了吧！」

高天弘突然仰首一陣狂笑，歷久不息！

阮玉陵暴喝道：「高兄可以動手了！」

高天弘笑聲遽停，回首環視了衆人一眼，意在作別！

然後，右手倏抬，食、中二指微屈，似鋼鈎般向自己目中戳去！

高天弘揚手之際，衆人均不忍目睹，紛紛側首以避。

× × ×

「住手！」驀然，一聲叱喝傳來，聲調沉穩有力。

高天弘堪要臨目的手指聞聲頓時停住。

衆人也紛紛抬頭觀看。

只見阮玉陵身旁突然多了一人，此人正是周小娟，顯然，是周小娟喝阻的！

一瞬間，衆人無不猜測，周小娟及時喝阻高天弘自殘雙目之舉，大有援救之意！

高天弘則頗有一些茫然，周小娟果眞願意相助一臂之力，不會到這種時候才露面？

而且，從阮玉陵那種有恃無恐的態度看來，八成還得了周小娟的支持或暗示！

所以，高天弘私心揣測，周小娟出面喝阻，似乎並無多大意義！

高天弘冷眼將周小娟看了一下，然後木無表情的問道：「請問少夫人因何喝阻？」

周小娟並不答話，鼻中似乎輕哼了一下，附在阮玉陵的耳邊一陣細語！

阮玉陵聞聽之後，滿臉猶疑之色，仔細在察看了一下周小娟的神色才微微頷首，輕嗯了兩聲！

這邊，只有高天弘神情冷漠的木然而立，其餘諸人則無不注意阮玉陵夫婦的交頭接耳。

顯然，周小娟有了新的建議，初則為阮玉陵所疑，最後終為阮玉陵所接納，這是從兩人神色所猜測出來的！

於是，衆人齊吐一口長氣，因為周小娟與高天弘二人昔日曾為遊侶，只要周小娟稍念舊情，也會對高天弘有利。

這一瞬間，顯得出奇地靜，一個個摒神凝息，在等待這一事態的轉變。

「藍衫快劍」阮玉陵始終洋溢着奸狡笑容的面色，突然一寒，冷哼了一聲，道：「人皆惜目如命，而高兄對殘去雙目一事，視為稀鬆平常，莫非內中有何蹺蹊？」

這一問，衆人無不驚駭，看來周小娟的露面，是存心來向高天弘刁難的！



高天弘環目一張，冷然道：「那是高某的事，你不必反問！」

阮玉陵嘿嘿一聲冷笑道：「不問行嗎？誰知道你是眞殘抑或是假殘！」

高天弘大怒道：「我高天弘是頂天立地漢子，豈是像你那樣不守信用的小人！」

阮玉陵雙目仰視天空，一副目無餘子的神態，傲氣凌人地道：「如果不是令尊一條老命在我手裏，高兄你會如此低聲下氣，委曲求全嗎？哈哈！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也！」

高天弘冷笑道：「你既非昔日曹孟德，我也非當年劉玄德，大可不必煑酒論英雄，方才高某正待依約自殘雙目之際，尊夫人出面喝阻，高某不解其意何在？」

阮玉陵發出呵呵連聲狂笑，冷冷道：「阮某素來自詡算計週詳，今天要不是夫人及時提醒，險些就失算了！」

衆人聞言，莫不大驚失色，阮玉陵用心已够險惡，難道周小娟一個女流之輩還有更狠毒的計算嗎？一時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高天弘面色也是突變，倒不是由於驚駭，却是由於忿恨！

阮玉陵語氣稍頓後，接着說道：「高兄身為『幻象老人』傳人，可說功力舉世無雙，雙目殘去，一臂卸却，阮某自問也未必能够對敵，一旦高兄……嘿嘿！那阮某人豈不是縱虎歸山，永貽後患？」

高天弘聽出話中之意，愕然張目道：「阮玉陵，你……」

阮玉陵冷笑道：「所以夫人提醒阮某，與其『夜長夢多』，不如『一勞永逸』！」

高天弘喃喃道：「一勞永逸……」

突然領會其意，心頭猛震，揚聲叱道：「阮玉陵，你太狠了吧！」

阮玉陵冷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狠毒乃大丈夫的本色！」

高天弘又向周小娟喝道：「少夫人，高某與妳並無深仇大恨，何苦如此趕盡殺絕？」

周小娟祇是冷冷一笑，並不答話，意味深長地朝阮玉陵瞅了一眼！

阮玉陵會意地一點頭，原本只有右手貼在「大公神劍」高寒的後心，此時，倏地左手一揚，兩掌齊抵高寒背心，沉聲喝道：「高天弘！一命換一命，你如想救你父之命，你趕快自劈『天靈』，否則，嘿嘿！我只要掌勁微微一吐……」

「忘我」聖僧雙袖一揮，朗聲喝道：「孽障！你如此無惡不作，你不畏武林公道嗎？」

阮玉陵嘿嘿嘲笑道：「阮某早已說過，公道就是阮某這雙操生殺大權的手！」

「忘我」聖僧頌唸一聲佛號，又朝周小娟揚聲喝道：「女檀樾！妳不但不阻妳夫為惡，反而從旁助長兇燄，難道妳也不畏懼武林公道嗎？」

周小娟冷冷答道：「小娟不知何為善惡，只懂得嫁鷄隨鷄，嫁狗隨狗。」

周小娟竟會如此刁橫無理，比之阮玉陵更為狠毒，眞所謂「芙蓉其面，蛇蝎其心」，實在令人難以逆料！

「驚天神劍」石飛揚較其他諸人對周小娟知之甚詳，不覺大為納悶，何以會遽變如此？

高天弘不覺一陣心痛，沉嘆道：「周姑娘一變如此，實令高某惋惜！」

「追魂燕」司馬菁早在高天弘決心自殘以換取乃父活命之時，即已暗自一旁飲泣！

此時，一見周小娟必欲將高天弘置於死地，不由芳心大怒，一躍向前，指罵道：「妳這個魔女，若不及早悔悟，妳絕逃不掉武林公道裁判！」

周小娟緊綳着粉臉，倏地皓腕一翻，拔出阮玉陵背上的長劍，應手一幌，嗤然作响，頗為不屑地回道：「公道！丫頭！公道就是姑娘我手裏這把長劍！」

周小娟雖向衆人保證不再使阮玉陵危害武林，但此時却又明目張胆為阮玉陵揚威助勢！

非但衆人對周小娟的突變感到大惑不解，即阮玉陵也是不解其故。

但阮玉陵却爽心快意，因為讓周小娟來處置這個曾經為自己情敵，如今是「光明島」强敵的「中原第一劍」高天弘，眞是令人百脈皆暢！

將來，若有人再出面淸算這一筆血債，責任完全在周小娟頭上，與自己可說毫不相干！

阮玉陵一念及此，不由暗暗得意，當下一聲輕笑，故將雙眉一皺道：「阮某本不願置高兄於死地，可是……咳！想是高兄有觸怒夫人之處，阮某是愛莫能助了！」

高天弘回身對「忘我」聖僧大禮一拜道：「為了拯救家父之命，慢說是死，就是挫骨揚灰，徒兒也在所不計，只是徒兒死後，萬一阮玉陵不守信義，還望恩師主持公道！」

「忘我」聖僧慈眉一皺道：「孩子！你不覺此舉太過愚蠢嗎？」

高天弘肅容道：「徒兒已想過了，這大概是天數使然，我父子不應團聚……」

「忘我」聖僧朗頌一聲佛號，沉臉叱道：「如果為師要阻止你呢？」

高天弘駭然道：「師父，您老人家該不會使徒

兒爲難吧！」

「忘我」聖僧仍是沉叱道：「回答我的話，如果爲師阻止你呢？」

高天弘怔了一怔，然後從容答道：「古云：一日爲師，終生爲父，論命自不敢違抗，可是生父究竟在先，徒兒只有先盡生父之孝道……」

「忘我」聖僧白眉一揚，叱道：「你要違抗師命嗎？」

高天弘垂手躬身答道：「徒兒不敢，可是爲挽救生父之命，只得……」

「忘我」聖僧一聲沉嘆，廢然道：「不要再說下去了，爲師成全你吧！」

高天弘跪叩一揖，恭聲道：「多謝恩師！」

然後從容起立，淵停嶽峙的屹立不動，這種從容赴死，慷慨就義的氣度，使在場諸人心痛復又心折！

全場默然，因爲「忘我」聖僧尚且勸阻不下，又何論旁人？

對面，周小娟又沉喝道：「姓高的，你如再拖延時間，我先以劍削去你父面門，然後再挖出他的心肺五臟……」

「够了！」高天弘一聲暴喝，阻止了周小娟的話，然後噗通一聲跪下，遙向「大公神劍」高寒行那三跪九叩首的大禮。

阮玉陵哈哈狂笑不已，歷久不息！

高天弘在拜，阮玉陵在笑，一個是爲盡人子孝道而慷慨赴死，一個是爲一己之貪慾而大開殺戒！

兩相比照，衆人的心裏，均感到無比的憤恨，沉痛……

「高天弘，看清楚……」

驀然周小娟一聲沉叱，手中長劍一幌，晶光一閃，血光迸現，緊跟着一聲慘叫貫耳傳來！「妳好狠！」

在高天弘意識中，乃父高寒已然喪命劍下，喊出了三個字，立卽長身而起，飛前躍撲！

事出倉猝，誰都看不清事實眞相，一個個氣憤塡膺，紛紛揉身而上，大有不殲此二魔不足以洩恨之勢！

「忘我」聖僧看得最爲眞切，衆人未動之際，已然飛身而起，寬大袍袖連揮，一般罡勁將衆人逼了回去，口中朗頌佛號道：「各位退下，這位周姑娘眞了不起……」

不待「忘我」聖僧解說，衆人都看清楚了事實眞相。

只見，阮玉陵雙手齊腕斷去，滿身血污，面色蒼白地吼道：「賤人！妳好狠……」

周小娟拄劍於地，沉聲道：「去年就告訴過你，你若爲非作歹，我絕不讓武林中人來處置你，我要親自處置你！我周小娟是一個好強爭勝之人，我不能任人指罵！」

阮玉陵雙腕，鮮血直冒，已幾乎昏厥，搖搖欲墜，聲嘶力竭地叫道：「妳……妳……」

周小娟繼道：「我昨日苦口婆心，勸你釋回高寒，光明磊落的與高天弘爭個長短，較個強弱，可是，你不聽，沒有別的法子，只有以你自己的劍，砍掉你這作惡多端的手！」

阮玉陵此時神智稍清，靠在一爿石壁之上，怪聲笑道：「周小娟，我知道妳當初就不願嫁給我，現在妳手刃親夫可以嫁人了吧！嘿嘿……恐怕沒有這樣簡單，衆武士與我將這賤人……拿……下！」

十名執炬武士紛紛將火炬擲於地上，拔出長劍，就要……

「慢着！」周小娟喝阻了武士，又復對阮玉陵言道：「少島主，你錯了，好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夫，我周小娟生是阮家人，死是阮家鬼，你雖然斷去雙腕，我周小娟仍然與你相偕終老！」

周小娟說罷，一把將阮玉陵扶住，揚指將身上幾處「血泉」點封，止住流血，同時，又輕點了阮玉陵睡穴。

然後，將昏睡的阮玉陵負於肩上，揚首向高天弘道：「令尊與何、李前輩等三位只是睡穴被點，只要解開睡穴就可以復甦了！」

高天弘萬感交集，五臟翻騰，不知說什麼好，只是期期艾艾的道：「周姑娘！妳……」

「追魂燕」司馬菁也是雙目垂地道：「周姐姐！小妹方才錯怪妳了！」

周小娟慘淡一笑道：「這位小妹也是烈性如火，與小娟脾氣相近，不過小娟要奉勸一句，凡事皆可烈，唯獨在『情』字上，可不能使性子，否則，妳就要飲恨終身了！」

弦外之音，衆人心裏雪亮，無不同聲一嘆！

司馬菁却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

周小娟回首對衆武士吩咐道：「走吧！見了老島主，凡事由我担負！」

周小娟也算是「光明島」的少女主人，衆武士只得唯命還劍入鞘，沿藤走下崖去！

周小娟肩負阮玉陵，走過高天弘身旁時，停步回首道：「小娟聞聽人言，高公子手中一把青萍劍甚是了得，來日江湖上相遇，還望高公子不吝賜教幾招！」

高天弘嘴唇方啓，還未答話，周小娟已然疾身沿藤而下，幾經提縱，卽與衆武士消失於暗夜中。

高天弘目送背影，遙望天際星辰，不禁悵然若

有所失！

驀然，思及老父尚在昏睡之中，智珠未朗，疾身回首……

「大公神劍」高寒早已經「忘我」聖僧拍開睡穴，兩眼惶然地瞪住衆人！

高天弘本不識父親模樣，高寒也不識愛兒模樣，這一雙父子若無舊識從旁指認，卽使擦肩而過，也會互不相識。

「大公神劍」高寒此時當然不知愛兒已在身邊，高天弘一見乃父醒轉，疾奔面前，「噗通」下跪道：「孩兒叩見父親大人，叩大人安！」

「大公神劍」高寒腦際，猶在混沌，被高天弘一拜，突失所措。

石飛揚一旁揷口道：「高寒兄！這是令郞天弘啊！」

「大公神劍」高寒在這一瞬間才覺得自己老了，揉了揉眼睛，一看再看，良久，才以手撫摸着高天弘的肩頭，喟然道：「孩子！這樣大了，可憐你母……」

高天弘泣道：「母親臨死時，還念念不忘大人的下落！」

高寒仰望星辰，喟嘆道：「我太辜負她的期望了！」

高天弘勸慰道：「那不能怪你啊！」

石飛揚從旁道：「是啊！高寒兄！大錯全是小弟一人鑄成！」

高寒茫然地稜目一翻，詫問道：「你！你是何人？」

石飛揚答道：「小弟容顏改變，故而高寒兄不認識了，小弟是石飛揚！」

高寒霍地從地上跳起，揚腕將石飛揚扣住，怒目沉喝道：「你是石飛揚？好！咱們那筆老賬可得要算一算了，你與婁芸芸那賤人串通，酒內施放迷藥，你害得我好苦！」

喝聲中，手腕不住加力，石飛揚額上立見豆大汗珠。

可是，石飛揚並未運功相拒，只是滲淡一笑道：「小弟並未與婁芸芸串通爲謀，不過，酒內施放迷藥倒是事實！」

「大公神劍」高寒咬牙切齒，怒不可遏地道：「石飛揚，看你是多年好友，與你食同桌，寢同榻，不想你人面獸心，在酒內暗施迷藥，說，你的用意何在？」

石飛揚平靜地答道：「小弟只是不想讓高兄前去參加少室論劍大會。」

高寒嘿嘿冷笑道：「高某倒想在少室峯頭與你公平相爭，不想你却不戰先懼，暗施陰謀，姓石的，你得來的『中原第一劍』之尊光彩嗎？」

石飛揚張目道：「小弟施藥之用意並不在此，高兄可否容小弟加以解釋！」

高寒冷哼道：「說！我倒也聽聽你的如簧之舌，能說出個什麼正大堂堂的理由來！」

石飛揚用另一隻手拭去額上汗珠，喟嘆一聲道：「當時高兄不但武林揚名，而且獲得如花美眷，而小弟却面目全非，舊識佳麗也抱琵琶另向別彈，高兄想小弟當時心情……」

高寒揷口叱道：「所以，你暗起嫉妒之心？」

石飛揚搖頭道：「不，小弟並未因而生嫉，只是當時小弟年事尚輕，好勝爭強之心在所難免，所以，一心只想奪得『中原第一劍』之尊，稍吐瘀積之氣！」

高寒冷笑道：「憑你的『凌風劍法』，高某恐怕不是敵手，放眼當今武林，你奪標希望甚濃，你大可不必出此下策！」

石飛揚慘笑道：「小弟劍法確實比高兄稍勝一籌，正因爲如此，小弟才酒內下藥，這也是小弟一番苦心！」

高寒冷笑道：「難得你這樣好的苦心，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石飛揚喟然道：「當時高兄如中天麗日，逞強好勝之心，並不比小弟稍減，而且臨行之際，尊夫人又殷殷叮囑，一旦……」

高寒冷哼道：「既如此，你就該全身而退，高寒當畢生馨香鼎燭以拜！」

石飛揚道：「以當時小弟心情論，『中原第一劍』的尊銜勢在必得，陣上相對，又不容讓手，衡權再三，寧可讓高兄因誤期而惋惜，也不願使高兄遭受失敗之打擊，所以，迫不得已在酒內施藥，使高兄昏睡，此中情節均已向令郞坦陳，並蒙令郞曲諒！」

高寒沉聲叱道：「高某中迷昏睡後，復被『痴情香妃』刧往『芸香宮』，一囚二十年，你又作何解釋？」

石飛揚答道：「那只是不期而遇，高兄與婁女也爲舊識，其中原故，高兄當不問自知。」

高寒冷笑道：「不期而遇！你倒是推得一乾二淨！」

語罷，手一加勁，只聞石飛揚腕骨「格格」作響，額上汗珠也滾滾而下。

司馬長虹疾步趨前和聲求道：「高大俠手下留情！」

高天弘也跪禀道：「孩兒也曾質問過婁芸芸，大人被囚之事與石前輩毫無干係！」

「大公神劍」高寒回顧愛兒一眼，才緩緩地將手鬆開。

高寒鬆手後，觸目所及，石飛揚被扣腕部，赫然一道寸許寬的紫色血匝。

以石飛揚的功力而論，縱使腕脉被扣，也不至受傷如此之重！

顯然，石飛揚並未運功相拒，只是聽任高寒緊握洩憤！

「大公神劍」高寒一見，不由悚然而驚，駭然張目道：「你爲何不運功相拒？」

石飛揚黯然苦笑道：「高兄二十年囚禁之苦，皆因小弟一念之差而引起，小弟受這點皮肉之苦，也是應該的！」

高寒瞠視良久，方仰首一聲長嘆，回頭對高天弘吩咐道：「弘兒！快跪下代爲父請罪！」

高天弘提衣待跪，石飛揚一把拉住，疾聲道：「罪在小弟，高兄能諒之，小弟已感萬幸了，高兄何罪之有？」

高寒自責似地連道了兩聲：慚愧！慚愧！

「忘我」聖僧朗宣佛號，雙手合十道：「高施主雖身受二十年刼難，但却造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兒子，也算有所補償！」

高寒躬身一拜道：「這完全是聖僧栽培！」

「忘我」聖僧又雙手合十道：「這都是佛祖之賜！」

衆口紛紛，又將方才所發生之事向高寒講述一遍，高寒與高采烈，頻頻撫摸高天弘寬濶的肩膀。

天倫之夢正酣，高天弘想起了「醫卜雙絕」尙在洞內待救，疾聲呼道：「洞內還有何……」

高天弘一提起，衆人也立卽想起，紛紛縱身入洞內。

高天弘是識途老馬，一縱當先帶路！

輕而易舉就找到了，只見何子淸與李少風二人臥於乾草之上，正鼾聲大作，酣睡不已。

「忘我」聖僧袍袖輕揮，頓時將何、李兩人睡穴解開。

睡穴一解，何、李二人霍地翻身爬起。

兩人揉揉惺忪睡眼，怔怔地看着眼前一大片黑壓壓的人頭。

片刻，二人神智方淸，似乎也想起了被阮玉陵設計所陷之事，一躍而起，同聲罵道：「阮玉陵那厮太可惡了！」

「鐵口神算」李少風頓足道：「李某人一向以神算自居，想不到竟落入阮玉陵那厮算中，以後再也不敢用『神算』這兩個字了！」

李少風之語，惹得衆人哄堂大笑，這算是整夜的緊張氣氛中唯一的輕鬆場面。

此時，高天弘喟嘆道：「只因晚輩居此練功一年，使這一向淸靜的斷魂崖，竟然血腥塗地，眞是愧對斷魂姥姥九泉之靈！」

這一行中，只有婁飛鵬畏畏縮縮，此時揷口道：「聞聽人言，斷魂姥姥坐化以後，肉身不倒不腐，我等不妨前往參拜一番，以贖擾亂靜地之愆。」

高天弘微微頷首，趨前領路往斷魂姥姥起坐石室行去！

衆人一見斷魂姥姥屍身，猶是精神奕奕，雙目烱烱，無不同聲讚嘆！

武林之中，不乏奇人，死後仍存威於世的，恐怕只有斷魂姥姥一人。

衆人禮拜一番，又各自極目打量！

斷魂姥姥盤膝趺坐於石榻之上，石榻上空無一物，只有一支長約三寸的金色羽箭！

這金色羽箭尾部幾根彩羽，鮮艷奪目。

箭身有四個小字，寫着：「斷魂箭令」。

這支羽箭極可能是斷魂姥姥的信物，箭稜鋒芒畢露，若用之作袖箭，必無往而不利。

衆人瞻仰一番這位前輩奇人後，各自依序地退出。

衆人甫一轉身，驀聞一聲慘叫！

衆人回首一看，只見婁飛鵬扼腕而嚎！

一隻右手齊腕而斷，落在石榻之上，手中猶握着那支惹人喜愛的金色羽箭。

但婁飛鵬的手腕是如何斷的呢？

這是一個謎，永遠是一個謎。

就連婁飛鵬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只能算是衆人爲斷魂姥姥獻上一項祭品——婁飛鵬那隻貪婪的手。

衆人默默地退出洞外，高天弘揚掌擊塌洞口巨石，將洞口封閉。

何子淸取出傷藥，爲婁飛鵬敷上，譏道：「尊駕這隻手作惡也不算少了，這是斷魂姥姥給你一點小懲，希望尊駕當心那一隻手才好啊！」

婁飛鵬皺眉唯唯，情知衆人對其觀感不佳，長相隨行必討無趣，於是向高天弘苦笑告辭道：「婁某留此無益，告辭了！」

高天弘不欲多予難堪，含笑道：「此次幸虧尊駕報信，高某相謝了！」

婁飛鵬連聲道：「不敢！不敢！」說罷，倉惶掉頭疾步而去！

「慢走！」驀聞「雪山醫隱」何子淸一聲大呼，飛身攔住婁飛鵬的去路，將手一伸，冷冷道：「拿來！」

婁飛鵬愕然道：「大夫要什麼？請明示！」

何子淸雙目一翻，冷笑道：「藥金啊！何某人從不施診的！」

衆人原不知就裏，以爲何子淸和婁飛鵬有什麼過節，此時一聽何子淸是要藥金，不禁解頤而笑！

婁飛鵬聞言也是心頭一寬，微微蹙眉道：「婁某一時不便，可否改日……」

何子淸疾聲揷口道：「概不賒欠！」

高天弘在原處笑道：「何大夫入陷的信息是婁飛鵬走告的，我看藥金何大夫也是免了吧！算是互不相欠好了！」

何子淸這才騰身讓路，連連點頭道：「姓婁的，你報信的恩情何某已然回報了，咱們兩不相欠了，去吧！」

婁飛鵬報以苦笑，極爲狼狽的倉惶而去。

高天弘對何子淸問道：「何大夫如何會與家父相遇，隨那阮玉陵……」

高天弘一語未盡，何子淸猛然以手撫額道：「糟了！不是高公子提起，我倒忘了，我是來找你討療傷秘方的啊！」

高天弘眉頭一皺，問道：「傷勢如此重嗎？何大夫一向自詡『不死有救』，也會束手無方嗎？」

何子淸喟然搖頭道：「此人像是自萬丈高峯跌下，內腑受震，心神喪失，四肢百骸之骨骼，泰半折斷，若是別人來醫，恐怕早已無命，幸虧何某，堪堪將其性命保住，何某一想，高公子既已得到『幻象四絕』一書，書中奇方也許能使傷者復原，想不到一睡半年，咳！阮玉陵這厮，眞是可惡！」

高天弘蹙眉沉聲道：「事隔半年，那傷者乏人照料，恐怕餓也餓死了！」

何子淸頗爲自豪地道：「不是何某誇口，何某獨傳秘方『益壽保命丸』服下一粒，慢說六月不進飲食，就是三年滴水不沾，也不會餓死！」

高天弘心中一動，揚首問道：「那傷者現在何處？」

何子淸答道：「那傷者是何某在泰山石筆峯下絕谷內發現的，所以，高某就在那絕谷內爲那傷者搭蓋了一座茅舍，作爲療傷之所！」

高天弘畧一沉思，疾聲道：「這種傷勢，『幻象老人』的絕傳本可使其復原，只是事隔半年，不知能否奏效，我等不妨前去一試！」

何子淸目中一亮，疾聲答道：「好啊！說走就走！」

高天弘回首向「忘我」聖僧問道：「師父，目下唯一未了之事，就是尋訪六大門派掌門的下落，師傅你老人家……」

「忘我」聖僧一揮袍袖，朗聲道：「我等一齊前去吧！據老衲推測，六大門戶掌門失踪之事，與阮青虛那老魔必有關聯！」

「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道：「阮青虛夫婦二人同時受挫於高老弟手下，所以恃仗的其子阮玉陵又被周小娟削去雙腕，老魔一見大勢已去，必然返回南海，若讓老魔逍遙而去，來日恐怕……」

「寒山神翁」石三公也接口道：「老朽只是担心那周姑娘的安危，也許老魔一見傷其愛子，可能會對周姑娘遽下毒手！」

「長髮仙翁」段公奇接道：「據老朽看，阮青虛不可能對其兒媳下手，只是追魂堡主周白塵欲思叛離魔道之心，早爲阮青虛所知，恐怕這老魔臨去之際，極可能對周白塵下手！」

你一言，我一語，雖均出揣測，但却都有道理存在，高天弘不由心亂如麻！

尤其高天弘更是一心繫念周氏父女的安危！

當下，向「忘我」聖僧恭聲問道：「目前行止，請恩師指示！」

「忘我」聖僧畧加思忖，卽朗聲吩咐道：「你與何大夫前往石筆峯察看那傷者傷勢，老衲與其餘衆人立卽趕往『追魂堡』，一探阮青虛的行藏，你二人不論傷者有救無救，卽刻動身前來『追魂堡』會晤！」

高天弘唯唯道：「晚輩遵命！」

然後向衆人一一作別，與何子淸二人先行沿籐梯而下，疾縱而沒。

羣豪也紛紛舉步相隨！

此時，天際曉色初露，已是卯末辰初光景了。

× × ×

從北嶽恆山到西嶽泰山，遙隔千里，加之崗巒起伏，道路崎嶇，常人行來，非十天半月莫辦。

而「雪山醫隱」何子淸與高天弘二人神功盡展，不啻飛騰，月牙兒剛在東山一露臉，兩人已然趕到泰山石筆峯下。

何子淸趨前引路，邊走邊談道：「此人必定身具上乘武功，不然，跌落萬丈絕谷，絕無一絲生機不死之理！」

高天弘答道：「何大夫久歷江湖，識人甚多，難道不識此人爲誰嗎？」

「雪山醫隱」何子淸喟嘆一聲道：「說來令人猶有餘悸，傷者臉上一片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從何辨認啊！」

高天弘詫聲道：「傷得如此重嗎？那縱然傷勢好了，也將奇醜無比了！」

何子淸像突然想起一事，咦了一聲道：「對了！我忘記告訴你了，那傷者是一個女的！」

「女的！」高天弘驀然一驚，疾聲問道：「此

人多大年紀？」

何子淸蹙眉道：「年紀多半以面目來猜測，傷者面目旣毀，從何去看，不過，從體態上看來，此人約莫三十上下！」

高天弘心頭猛震，暗忖：莫非是林竹君！一想到林竹君，高天弘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噤，步履無形中加快了幾分。

何子淸疾步趕上，問道：「可是武林中最近有這樣一個女人失踪了？」

高天弘「嗯」了一聲，仍是疾步趨前！

何子淸只得施展全力，疾奔趕上，問道：「她是誰呢？」

高天弘簡短答道：「『千面仙子』林竹君！」

何子淸微感吃驚的道：「是她呀？」

高天弘却相反的答道：「但願不是她才好！」

何子淸聽出話中之意，輕笑道：「想是高公子之知交？」

高天弘俊臉上微赤，含混地應道：「我們快走吧！」

何子淸情知高、林二人感情不淺，前也曾聽人傳言，二人曾公然以俠侶姿態遨遊江湖，於是，不再發問。

這谷底與石筆峯頂，相距何止百丈，兩旁削壁矗立，星月之光，均難射入，是以，谷底黝黑無比。但是，何子淸與高天弘二人功力甚高，極目尙能及十丈，雖然谷底怪石巍峨，却並不減行速。

只見何子淸喊了一聲：到了！兩人雙雙停步下來。

只見削壁突出一方，約有二丈方圓，可作一個天然屋頂。

何子淸就利用這方巨石，在四週以毛竹茅草等編結爲牆，確能擋風避雨！

二人推扉而入，頓時一股血腥之氣撲鼻而來。

何子淸取出火摺，將插於地上的松子火炬燃點，室內立卽大放光明。

難得何子淸的細心，還爲傷者以樹幹搭了一座床榻，榻上鋪了些乾草，傷者就仰臥在床上。

高天弘一探鼻息，像有奇蹟似的，傷者竟然鼻息均勻，只是在沉睡未醒而已！

何子淸輕笑道：「這就是何某『益壽保命丸』的神力！」

高天弘此時心情極爲複雜，一方面希望傷者是林竹君，一方面又希望不是她。

傷者的面孔已脫痂，身上血塊也和衣服沾在一起，已然分不出顏色，高天弘想從衣着上來察看是否是林竹君的嚐試，顯然失敗了。

高天弘在傷者身旁摸索，行囊已然散失，不然看看囊中有無花朵也可以察看出傷者是否是林竹君了。

驀然，高天弘腦中靈光一閃，暗忖：林姑娘自胸至腹不是有一道劍創嗎？

一念及此，驀然探手，就要扯開傷者的衣裳。

手指一觸傷者，高天弘心中又是一動，忖道：「自己雖然與林姑娘有過合體之緣，但旣已知道林姑娘是自己師叔，似不應再……萬一傷者不是林姑娘，豈不更唐突？」

這一猶豫，伸出的手也就倏然凝住，何子淸看出了高天弘猶豫的原因，當卽肅容正聲道：「療傷治病，避不了男女之嫌，高公子快不要猶豫了！」

高天弘被說中了心事，面上赧然，喃喃道：「是的，顧不得男女之嫌了！」

探手向傷者前襟拉去。

「嘶啦」一聲，傷者前襟頓被撕開。

「是她！」高天弘驚呼出聲！

可不是，傷者自胸腹以下一條筆直的紅色舊疤，宛然在目。

何子淸蹙眉道：「果眞是『千面仙子』林姑娘嗎？」

高天弘神色黯然地道：「是的，這條長長的疤痕爲阮玉陵長劍所創，還是晚輩爲其療治的！」

何子淸頗爲情急的道：「高公子趕快試試，看看是否能使林姑娘復好如初？」

高天弘搖頭道：「復原恐怕很難！」

何子淸戚聲道：「那豈不要畢生成殘了？」

高天弘目下似乎比何子淸醫術猶精，東點點西戳戳，廢然搖頭道：「骨折復接倒是輕而易舉的，祇是時隔太久，任督二脈瘀塞不通，氣不順則血不暢……」

突然，高天弘目中一亮，神采飛揚的道：「有了，唯有……來！何大夫！帮個忙！」

何子淸精通醫道，此時却顯得毫無所識，兩手一攤，不知所措的問道：「叫何某從何帮起？」

高天弘將林竹君身軀輕輕翻轉，再將衣裳褪至腰際，朝何子淸疾聲道：「何大夫，請以重手點住林姑娘氣海！」

何子淸依然伸出右手，食中二指雙駢，地緊緊捺在林竹君氣海穴上。

高天弘雙掌一併，緩慢地向林竹君「命門」上壓去！

此時，林竹君身軀猛然一震！

何子淸是療傷行家，心內頓時明白高天弘在以自己內力輸進林竹君體內。

當卽駭然呼道：「高公子，你怎可如此？」

高天弘滿面血紅，額上汗如滾珠，沉聲吩咐道：「何大夫！趕緊推宮過穴之法，爲林姑娘全身推拿！」

何子淸本欲阻止高天弘如此冒險，因爲一不小心，極可能脫力而致終生成殘！但，高天弘下定決心，一鼓作氣，將內力輸出泰半，已然勢成騎虎。

高天弘可說集當前名家精英於一體，內力之雄渾自不在話下。

兩股洶湧火熱的勁流一入體內，卽循任、督二脈逆流而上。

片刻，勁流暢行百脈，林竹君四肢百穴骨骼格格作响。

如此相持頓飯工夫，這兩股勁流合二爲一，於運行十二週天後，登十二重樓，打破生死玄關！

林竹君反而因禍得福，在內力上憑添一甲子功力。

林竹君一聲嚶嚶，一股罡勁自體內向高天弘反彈過來，高天弘知道已然大功告成。

當高天弘抽回雙手之際，腑內僅存一絲元陽，只要林竹君再稍緩一刻醒來，高天弘定將精血乾枯而死！

高天弘暗道一聲：好險！

不敢再消耗眞力，就在盤膝趺坐，閉目調息。

林竹君一經醒轉，彷彿置身夢中。

一翻身，前身胸腹頓告坦露，忙不迭地伸手扯拉裂裳覆蓋。

何子淸急忙脫下身上大氅，掩蓋在林竹君身上，輕聲問道：「妳就是人稱『千面仙子』的林姑娘嗎？」

林竹君點頭道：「是的，林竹君彷彿記得跌下萬丈絕谷，我不曾死嗎？」

何子淸笑道：「林姑娘，妳得救了，高公子是傾力相救的！」

林竹君一眼瞥見床榻之旁，正在運功默然調息的高天弘，目中頓時暴射異樣的光彩，振聲呼道：「啊！高……」

何子淸立卽噓聲阻道：「林姑娘，高公子爲了替妳療傷，耗力過甚，此時正在調息，千萬驚吵不得！」

林竹君的目光內揉含着又驚又喜的神色，詫愕地輕聲問道：「高公子不是在斷魂崖上練功嗎？怎會……」

何子淸輕聲答道：「高公子早就成功了！」

林竹君芳心更是驚喜不已，遲疑的問道：「現在是……」

何子淸知道林竹君問的是月日，於是輕笑道：「林姑娘跌落絕谷是在二月初，如今已是八月末了，妳昏睡了半年多哩！」

林竹君似是極爲驚奇，重重吁了一口長氣。

何子淸又問道：「林姑娘現在覺得怎樣？」

林竹君舒展了一下粉臂，猛吸一口氣，喜色滿佈地道：「內力好像比以前還要充沛，這是怎麼回事？」

何子淸沉聲一笑道：「這也算是姑娘有福，若非高公子以眞力灌輸姑娘體內，恐怕這傷勢……」

林竹君惶然疾聲問道：「那高公子豈不大受損傷？」

何子淸喟聲道：「損傷自然難免，高公子置極可能精血枯竭而死之險不顧，受一些損傷那他更不在乎了！」

林竹君不覺泫然淚落，戚聲道：「高公子自從涉身江湖以來，無時不在爲人作想，眞是令人可敬可佩！」

何子淸肅容道：「如處處爲自己利益着想，怎會如此受人愛戴啊！」

林竹君以手背拭淚，觸及受傷的面部，似乎沒有以前那樣平滑，只覺得觸手處坑坑凹凹，高低不平！

當卽心頭一凜，脫口呼道：「啊！我的臉！」

何子淸喟然嘆道：「林姑娘的臉畧有損傷！」

愛美乃人之天性，尤其是女人，林竹君聽說傷面，不由愴然泣道：「啊！這叫我如何見人！」

何子淸勸慰道：「林姑娘請不必憂傷，在下雖無能爲姑娘療愈傷勢，但對那易容之術，尙畧知一二，若假以時日，要整復昔日嬌容，並不困難！」

林竹君止住泣淚，疾然問道：「尊駕是……」

何子淸淡淡一笑答道：「在下是『雪山醫隱』何子淸！」

林竹君憂色一斂，疾聲道：「原來是醫術高超的何大夫，是竹君之幸了！」

何子淸微微遜讓一番，蹙眉問道：「久聞姑娘功力過人，緣何被人擊下這萬丈絕谷呢？」

林竹君正待啓唇答話……

就在此時，高天弘業已運氣二十四週天，元氣大復，緩緩睜開雙目。

林竹君一見高天弘雙目暴射精光，神采煥發，料必眞力未受大損，心頭不覺一寬，當卽將要答覆何子淸的話，嚥了回去，疾聲探問道：「高公子，你……」

話聲中，眼光裏充滿了關顧之忱！

高天弘一見林竹君雖心情極爲激動，但却强自按捺住，平靜地答道：「林……林……咳！並沒有

什麼！」

顯然，高天弘不知如何稱呼好？

林竹君看出了他的顧忌，坦然道：「高公子不必拘泥，叫我林姑娘好了！」

高天弘猶豫了一下，終於脫口叫道：「林姑娘！咳……妳應該好好向這位何大夫致謝，若非何大夫發覺妳昏厥谷底，恐怕早已變成白骨了！」

林竹君雖坐於榻上，仍是雙手按腹爲禮道：「原來是何大夫所救，竹君待機圖報！」

何子淸笑道：「不必相謝，只是在下曾替姑娘餵下一顆『益壽保命丸』，才能延命迄今，這藥金値銀千兩，請林姑娘要照付！」

林竹君不知何子淸是眞是假，一時脫口結舌，答不上話來！

高天弘知道何子淸不是笑話，立卽接口道：「大夫！這藥金算在高某身上好了！」

何子淸一本正經的道：「又是你付，岳陽城中，爲周小娟療傷的藥金，紋銀千兩你還未付呢！」

高天弘笑道：「好！好！一共二千兩，一定付，一定付！」

何子淸將手一伸，肅容道：「拿來，何某概不賒欠！」

高天弘微微蹙眉道：「身上一時不便！」

何子淸臉一寒，冷然道：「既無分文，何苦又充大方！」

高天弘心中一動，笑吟吟道：「何大夫，高某一套療傷秘方値得二千兩紋銀吧！」

何子淸哈哈大笑道：「高公子啊！人皆言你智珠朗朗，聰穎過人，果然名不虛傳，你想想，何某四處尋你踪跡，險些殞命阮玉陵之手，還不就是爲了那套療傷秘方，而且，先前我倆早有約定，而高公子却絕口不提，敎何某……」

高天弘笑着接口道：「大夫，並不是高某不守信用，實在『幻象四絕』一書，高某已遵撰書人之遺命付之丙丁，待這些俗事料理完畢後，尋一靜處，全部口傳於你如何？」

何子淸頗爲快意地連聲道：「使得！使得！何某還以爲高公子意欲秘而不宣呢？」

林竹君又從旁問道：「何大夫何以會來到這罕有人跡的谷底呢？」

何子淸道：「採藥啊！常人誰到這裏來呢！」

林竹君喟然道：「絕處逢生，必有後福！」

高天弘笑容一斂，正色問道：「林姑娘妳是如何墮落深谷的？」

林竹君目中突射厲芒，沉聲答道：「被阮青虛一掌打落深谷的！」

高天弘霍地自地下站起，厲叱道：「阮老魔？妳怎會……」

林竹君沉痛地叙述道：「竹君僥倖逃得活命，天皓禪師等五位掌門人一齊死於老魔之手！」

高天弘目中厲芒更熾，喃喃自語道：「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若不是留下一個活口，五位前輩的沉寃絕難伸雪！」

稜目一揚，復沉聲問道：「林姑娘，阮老魔將五位掌門人的遺屍棄於何處？」

林竹君答道：「可能就在峯頂荒洞裏面：我們前去看看！」

高天弘疾聲道：「好！我們去察看一下。」

林竹君背過身子將何子淸的大氅穿好，下得床榻，一掌拍熄了松子火炬，三人聯袂縱出。

雖然從谷底到峯頂高達百餘丈，可是三人直如猿猴一般矯健，幾攀幾揉，已然升達石筆峯頭。

當初林竹君藏匿阮玉陵於此，爲了便於識別，曾暗設標記，是以，林竹君一眼便指認出洞口之處！但却是一片蔓草，並無石洞跡象。

高天弘暗忖可能荒洞被阮青虛封閉也不一定，故朝林竹君指認之處發出勢如驚濤駭浪的一掌。

「轟隆」一聲巨响，山石塌落，果然現出一個高達八尺的洞口。

三人魚貫而入，一股腐臭之氣撲鼻而來。

何子淸燃亮火摺，果然發覺地上多達二十餘具白骨。

高天弘愕然問道：「怎麼這樣多？」

林竹君蹙眉沉思半响，方哦了一聲道：「對了！金華道長曾帶來武當門人『六劍陣』的六大劍手，六五一十一，……嗯！其餘的恐怕是『光明島』的武士了！」

高天弘在洞中四下找尋，只找到一串唸珠和一柄拂塵。

顯然，這兩樣東西，是天皓禪師與金華道長的遺物。

高天弘沉聲哼道：「够了！有這兩樣證物和林姑娘的指證，阮青虛應該是無法抵賴了！」

三人出得石洞，重又將石洞封閉，這才聯袂向「追魂堡」奔去！

爲林竹君療傷，又上峯頭找尋五老遺骨，整整折騰了半夜，待三人下得石筆峯頭之時，已然天色將明了！

高天弘歸心似箭，放腿領先狂奔！

林竹君與何子淸二人只得在後勉力相隨！

在將抵「追魂堡」之際，已然遙見堡內烈燄冲天，火光熊熊。

高天弘心裏一急，也顧不得身後二人是否跟得

上，將「幻化身法」展到極限，如一縷輕烟般直向「追魂堡」電射而去。

那消片刻，已臨堡前廣場。

只見「光明堡」只剩下十餘武士，排成一列，一個個手持長劍。

行列前地上，放着一乘軟榻，榻上躺着的是雙腕齊斷的阮玉陵。

阮青虛雙掌護胸，金芸娘長劍出鞘，神情冷漠地木立不動。

這邊，「忘我」聖僧一人當先，雙手合十，默然垂首頌唸經文。

身後則是石飛揚，司馬長虹，石三公，段公奇，李少風，高寒以及司馬菁諸人。

「忘我」聖僧的左邊，赫然是武當現在掌門人了因道長。

再過去是少林的三老之一天慧禪師，想必此老業已膺命掌門。

天慧禪師身後是十個枯眉紅臉的高僧，一望那十條入地三寸的沉重禪杖，就知道這十位高僧正是飲譽武林的十戒長老。

「忘我」聖僧的右邊則站立了「天山三老」「河洛三雄」……等門人。

這一羣伐魔討獠的正義之師，可說集一時之精英，難怪阮氏夫婦嚴陣以待，不敢貿然蠢動。

高天弘放眼一看，單獨是不見周白塵及周小娟的踪影，心頭狂駭，卽趨前向石飛揚問道：「怎不見周……」

高天弘一個「周」字方出口，石飛揚卽沉聲答道：「果不出段前輩所料，周白塵已死於阮青虛魔掌之下！」

高天弘心頭一寒，復又問道：「周姑娘呢？」

石飛揚喟然道：「周姑娘雖劍削乃夫雙腕，尙決意與『光明島』同身進退，侍奉公婆，重返南海，後來一聽乃父死於公公之手，說了聲：『我殘你子，你殺我父！追魂堡與光明島之間，算是兩抵吧！』就離堡而去！」

高天弘仰望蒼天浩嘆道：「一代佳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場！」

石飛揚亦是欷歔不已！

高天弘畧一定神，卽邁着沉重的步履朝阮氏夫婦行去。

一直走到離阮氏夫婦面前約五步之處，才停了下來。

高天弘停身以後，凝目朝阮青虛一掃，沉聲道：「阮島主束裝何往？」

金芸娘搶口回道：「中原無我等立錐之地，只得重返南海，請高公子不要爲難，『光明島』目下雖已式微，但是，餘威尙在，不容輕辱！」

這幾句話，說得非常貼切，不卑不亢。

高天弘冷冷一笑，朝阮青虛問道：「阮島主，夫人之話可以代表島主旨意嗎？」

阮青虛面色寒冷，陰沉地答道：「不錯，返回南海，暫離中原。」

高天弘冷笑道：「好一個暫離中原！看來島主在靜待東山再起之機！」

阮青虛聲冷如冰的答道：「娃兒！你既然知道就好了！」

高天弘沉喝道：「『光明島』餘衆返回南海無人阻攔，不過，阮島主你得留下！」

阮青虛稜目環視一掃，冷笑道：「娃兒！你是恃衆逞威？」

高天弘冷喝道：「高某身爲『中原第一劍』，應主持武林公道，維護武林正義，責無旁貸，毋須勞師動衆！」

阮青虛雖然心頭生寒，而口頭却不示弱的道：「娃兒！你的口氣不小！」

高天弘不願與阮青虛鬥口，單刀直入地道：「阮島主，你應該知道高某爲何要將你單獨留下！」

阮青虛故作不屑之色道：「當然知道，你使『光明島』無人主持，以免將來再稱霸武林！」

高天弘微微一嘆道：「事到如今，你還在做稱霸武林的迷夢，告訴你，武林歸武林中人所共享，任何人也不能稱霸獨佔。」

阮青虛冷哼道：「你要留下老夫，就是要敎訓老夫一頓嗎？」

高天弘面色一沉，寒聲叱道：「阮島主，你還欠中原一筆血債！」

阮青虛微微側首，極爲不屑地哦了一聲，不再作答。

高天弘又向前跨了一步，冷笑道：「阮島主也許太健忘了，高某今天要代六大門戶索回掌門以及部衆等十一條人命的血債！」此語一出，羣情不由大譁！

高天弘高舉雙手，止住羣衆喧鬧之聲，沉聲問道：「事到如今，阮島主該不會狡賴吧？」

阮青虛雖心頭狂震，但却竭力鎭靜，冷冷答道：「娃兒，你小小年紀竟也會血口噴人，老夫問你，可有證據？」

高天弘冷笑道：「高某若無人證物證在，敢來向你問罪嗎？」

阮青虛滿懷猶疑，沉思良久，終於發話道：「好！將物證人證拿來！」

高天弘倏然探手，自袖中取出唸珠拂塵，凌空

一揚，冷喝道：「阮島主，看看這是何物？」

阮青虛心頭一凜，側首斷然回答道：「老夫不識。」

高天弘將拂塵與唸珠高舉，揚聲喝道：「待高某告訴你，這是天皓禪師佩掛的唸珠，和金華道長手執的拂塵！」

阮青虛心念一橫，猶圖狡賴道：「如此就能證明這兩人是死在老夫掌下嗎？」

高天弘冷笑點頭道：「好！待高某再找一個人證出來與你對一對質！」

高天弘語罷，正待回首看林竹君是否來到，林竹君已然疾步上前，叱道：「阮老魔，方才高公子所說十一條人命血債，多說了一條人命，因爲姑娘我不曾死！」

阮青虛再也鎮定不下來，駭然張目道：「妳……妳……」

林竹君冷笑道：「阮老魔，你想不到吧！我就是『千面仙子』林竹君，被你一掌擊下萬丈絕谷的那個女人！」

阮青虛喃喃道：「妳不曾死！」

林竹君沉聲道：「我要一死，我沉寃如何可雪，我活着是要向你討回十條寃魂的血債！」

阮青虛目中立時迸射出怨毒無比的光芒，沉聲喝道：「賤人，我恨透了妳，老夫要將妳碎屍萬段，才洩心頭之恨！」

喝聲中，掌出如電，一掌向林竹君前胸拍去！

「退下！」

高天弘一聲暴喝，身形電射而起，一招「似眞若幻」橫襲而出。

頓見阮青虛猛撲的身形，像是受了一股無形勁流阻擋，廢然而退。

高天弘暴喝道：「阮島主還想逞兇嗎？」

阮青虛怒目而視，默不答言。

高天弘回手拔出青萍劍，朝阮青虛鼻尖一指，厲聲叱道：「阮島主，你原自南海前來中土，妄圖鼠食武林，濫開殺戒，罪跡昭彰，無所遁形，你是自絕向中原武林謝罪，還是要高某動手？」

阮青虛勃然變色，呵呵獰笑道：「娃兒，你以爲手中擁有一柄奇兵異刃，就可以向老夫行强逞威嗎？」

高天弘淵停嶽峙，神定氣閑的道：「高某爲維護正義，主持公道，捨命在所不惜，遑論行强，何言逞威？」

阮青虛沉喝道：「娃兒的口舌如劍，告訴你，老夫寧願爲刃穿身，也絕不會引頸就刎。」

高天弘環目一翻，冷喝道：「那是非要高某動手不可了！」

阮青虛頷首道：「不錯，阮某要領教，不過，人是你們的多，老夫今日勝機甚微！」

高天弘冷笑道：「高某早已說過，懲治你這魔頭，毋須勞師動衆，高某一人一劍足矣！」

阮青虛微微一楞，道：「娃兒，少說狂語！」

高天弘正容肅聲道：「阮島主，你若能在我青萍劍下走過三招，由你自去，高某再練三年後，前往光明島再行領教，如果你走不過三招……」

阮青虛忿然接口道：「聽任剮殺！」

「好！」

高天弘輕喝一聲，長劍朝天一豎，招起「招魂幡立影動搖」，身形一旋，只見萬千劍影朝阮青虛週身捲去。

阮青虛如今背水一戰，只能勝，不能敗，心凝神一，全力以赴。

此時驀見萬千劍影罩體捲來，阮青虛不慌不忙，斜飄八尺有餘，右掌向後一揚，一股勁風朝高天弘襲到。

平地狂飈三尺，狀甚駭人！

高天弘也不敢攖其鋒銳，抖袖振衣，凌空拔起。半空一折，頭下脚上，如鷹隼攫食般直瀉而下。

手中長劍一招「銷魂蝕骨在今朝」，直刺阮青虛前胸。

阮青虛一見高天弘宛若天神下降般襲到，駭異不勝，擰腰，甩腿，倒翻而退。

孰料阮青虛翻退甫一停身，高天弘却似如影隨形般欺到身後，長劍斜劃半弧，猛然朝前一遞，突又沉腕下切。

這一着煞招——「魂斷天涯無歸路」，阮青虛看來難以逃脫。

果然，「嘶」地一响，阮青虛背上的衣裳頓被挑開。

高天弘手中長劍正好壓在腰際「會池」穴上，劍尖入肉寸許，血漬滲然。

高天弘沉喝道：「魔頭！你的氣數到了，還有何話可說？」

金芸娘駭然呼道：「高公子手下留情！」

阮青虛木然僵立，既不發話，也不動彈。

「殺了這個魔頭！」

「將這個魔頭寸磔寸剮！」

「爲維護武林正義，絕不能放過這個魔頭！」

「高公子，千萬不可留情！」

「………」

叱喝咒罵之聲，此起彼落，喊殺叫剮之聲不絕於耳。

高天弘不由運功於腕，挺劍欲刺。

驀然………

蒙面黑衣老人在洞宮山雪狼峯的一席話，又在耳邊响起：「孩子！解決仇恨最佳的方法不是報仇，而是寬恕！」

高天弘心念一動，暗中叫道：「對！寬恕！寬恕！」

一瞬間，高天弘下了决心，喟嘆道：「阮島主，你所作所爲已犯衆怒，高某本應依衆議一劍將你結束，姑念你成名不易，只因一時起下貪念，而鑄大錯，高某今日給予你一條自新之機，死罪已免，活罪難逃！」

話聲中，倏揮利劍，晶光閃處，只聞阮青虛一聲厲呼，一條右臂齊肩削下。

高天弘又復沉喝一聲：「去吧！」

「光明島」的武士飛也似的將阮青虛搭上軟榻，與阮玉陵並臥一處。

然後抬起軟榻，由碩果僅存的金芸娘率領着倉惶遁去。

一時，衆議紛紜，咸認高天弘對阮青虛發落太輕！

高天弘雙拳合抱於胸，身形一旋，行了個羅圈禮，朗聲道：「月前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武林異人，曾贈給高某一句話，高某特轉贈各位，那位異人說：『解决仇恨，最佳的方法不是報仇，而是寬恕』！」

高天弘這一句話，顯然起了作用，衆口一致靜了下去！

高天弘環目一掃，繼續揚聲道：「這種寬恕，就是我國傳統的恕道精神，在武林中更見作用，如果我們不肯以恕道待人，常此寃怨相報，武林將無寧日，這位武林異人必然身體心驗，受過無數慘痛的教訓，才得到這一點結晶，我們當將其奉爲金玉良言！」

這一番話從廿餘歲年紀的高天弘口中說出，委實令人讚嘆！

在塲許多白髯老翁，武林前輩，也無不捋鬚自嘆弗如！

「忘我」聖僧朗喧佛號，雙手合十道：「善哉！善哉！這恕道精神正合我佛慈悲旨意，老衲首先贊成！」

緊接着，衆議也是一片頌揚之聲！

高天弘走到高寒面前，跪下禀道：「孩兒總算沒有違背母親臨終遺命！」

「大公神劍」高寒輕撫摸着高天弘的肩頭，喟嘆道：「可惜她已不在人世，不然，她今天該多高興啊！」

高天弘含淚道：「孩兒深信母親在九泉之下，也會高興的！」

高寒突然面色一沉道：「想來想去，我又恨起婁芸芸那個賤女人來了！若不是她，你母親也許猶在人間！」

高天弘喟嘆道：「凡事冥冥之中早有註定，既不能怨天，也不要尤人！」

高寒咬牙切齒地道：「這賤人要讓我遇上，我必定食其肉，寢其皮！」

高天弘勸慰道：「往者已矣，大人千萬不要氣壞了身子，其實，婁芸芸已被孩兒用毒酒毀了面容，也算給她懲罰了！」

武林中懸案已結，魔獠已除，各門戶憑弔了一下「追魂堡」火焚後的餘燼，也就紛紛賦歸。

一剎那，羣英畢集的偌大塲面，已然走得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幾個人了！

高天弘游目一掃，心中驀然一驚！因爲他發覺「千面仙子」林竹君已然失去蹤影！

高天弘疾步走到何子清身邊，低聲問道：「何大夫，可曾看見林姑娘？」

「雪山醫隱」何子清環目四顧，惶然答道：「沒有啊！」

這一來，高天弘本已安靜下來的心，突又焦灼起來！

「追魂燕」司馬菁緩步走過來，笑問道：「高公子，你在找誰？」

高天弘疾聲回道：「找林姑娘啊！妳看見她沒有？」

司馬菁美目一轉，答道：「林姑娘，可是那個奇醜無比的女人？」

這「奇醜」兩個字，頗使高天弘心中不快，但他並未有所發作，眉頭一蹙，道：「妳看見她從那裏去了？」

司馬菁用手一指，答道：「我看見她低着頭，疾步向西方走了！」

高天弘疾步走到高寒面前，疾聲道：「孩兒要去追那林姑娘回來，大人與師父先回南海也好，在泰安稍候也好，總之，孩兒縱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將林姑娘追回來！」

高天弘話一說完，也不待乃父答話，如飛般拔脚向西南方奔去！

高天弘去了約有一箭之遙，何子清驀地心中一動，揚聲大吼道：「高公子！你答應傳我的療傷秘方呢？」

何子清喝聲未落，已然拔腿尾隨而去！

此時，日高三丈，萬道金光將整個大地照耀得益發光輝燦爛！

——續完——

天殘劍侶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得雲裳指點，知道險中丹桂花唐珙的苦肉計，乃立隨雲裳離開山洞，至鄭州遇殷松風，願引他們往嵩山求取靈藥以治冷瑤光傷毒，詎至中途，爲牡丹花后率衆截擊，激鬥中，雲裳以蟻語傳音神功着冷瑤光逃走，冷瑤光展開靈胎九影身法，逃出重圍，晚間擬進一山洞避風，竟貪緣獲識二十年前威震武林的魔僧嘉盧，不獨以內功治好他的毒傷，更且傳以經魔僧潛修二十年的一掌一指，十日後，冷瑤光功成出山，至嵩山遇老家人范玉庭，相偕在一獵戶人家借宿——

少林門中一瘋僧

范玉庭向那姑娘的背影瞥了一眼道：「公子，這間獵戶怎麼只有她……」

冷瑤光搖手示意，再以傳音道：「此間大有蹊蹺，咱們得小心點兒。」

范玉庭也以傳音道：「公子發現了甚麼？」

冷瑤光道：「此女十指尖尖，皮膚也十分白嫩，獵戶人家，怎會有這等嬌生慣養之人？」

范玉庭還要說甚麼，那女郎已托着一隻木盤，笑嘻嘻的轉了出來，道：「兩位先喝杯茶，我再替你們準備晚飯。」

冷瑤光接過茶杯道：「太打擾姑娘了，小生實在過意不去，姑娘的家人呢？怎麼不出來讓咱們見見？」

那姑娘道：「我爹到外公家去了，娘有病，正在躺着呢。兩位歇會兒，我替你們弄點吃的去。」

冷瑤光道：「姑娘別忙，咱們來了半天，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眞有點失禮了。」

那姑娘道：「家父鍾鐸，小女子名叫良蕙，咱們都是粗人，招待不週之處，公子不要見怪。」

冷瑤光道：「鍾姑娘不必客氣，據小生看姑娘有點不像打獵之人！」

鍾良蕙嫣然一笑道：「公子觀察入微，小女子十分佩服，其實那只是家父母對小女子的嬌寵罷了。公子還有什麼問題麼？」

冷瑤光道：「沒有了，姑娘請便。」

鍾良蕙離去以後，冷瑤光反而有點過意不去，因爲人家說的合情合理，自己豈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因而他端起茶杯就待向口中送去。

范玉庭道：「公子且慢，待老奴先嚐嚐。」

這位忠心護主的老僕，迅速就杯中呷了一口，待他運功一試，不由神色大變，道：「有毒……」

他雖只呷了一口，但毒性十分强烈，因而一語未竟，便已栽倒下去。

冷瑤光勃然大怒，他一把抓起范玉庭，晃身撲到門外，但見人影幢幢，茅屋四周已被圍得水洩不通，他擲掉蟒鞭，以范玉庭的旱烟鍋當作兵刃，目光向四周一瞥，冷冷道：「是那條道上的朋友？冷某在此候敎。」

一股銀鈴般的笑聲，由茅屋中琅琅飄出，道：「冷公子眞是貴人多忘事，幾月不見，就忘記老朋友了？」

隨着話聲，走出一位妖聲妖氣，媚態撩人的姑娘，正是在牡丹堡中相偕同逃的唐琪，她依然是那身月白色的衣裙，只是鬢際多了一朵絹製桂花。

唐琪身後，跟着兩名少女，其中之一，就是那位自稱鍾良蕙的姑娘。

事實十分顯明，冷瑤光主僕再度跌進別人預佈的陷穽，看來江湖雖大，他只怕寸步難行了。

這位一再遭受暗算的藍衫少年，眞正動了殺機，他將范玉庭挾在脇下，怒目圓睜，冷叱一聲道：「來吧，少爺今天要叫他們來時有路，去時無門，你們不是要找少爺麼？還等甚麼？」

唐琪拋給他一記媚笑道：「喲，你這人倒是橫得很，咱們總算有一段並不平凡的交情，何必一見面就吹鬍子瞪眼的。」

冷瑤光輕蔑的一哼道：「丹桂花后是姓石的一房妻室，看妳那副醜態，妳當眞要當衆給姓石的戴一頂綠頭巾不成！」

唐琪面色微變，迅又咭咭一陣嬌笑道：「你弄錯了，我叫石琪，惜花帝君是我的哥哥。」

冷瑤光微微一怔道：「反正狐鼠一窩，牡丹堡沒有一個有三分人像，我不管妳是誰，今天要不交出解藥，妳就別想活着離開！」

石琪道：「你不要兇好嗎？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不好解決的，要解藥我給你，只是我先要問你一個問題。」

冷瑤光道：「妳要問什麼？」

石琪道：「你所中之毒解了麼？」

冷瑤光道：「解了，不信妳就試試，我包管一招之中，就追掉妳的狗命！」

石琪撇撇嘴道：「你如果當眞不念咱們往日的一段交情，我自然會勉力奉陪，不過，本堡的風雷散，除了本堡的獨門解藥，就只有少林寺的菩提子可治，是那位老和尚這麼大發慈悲？」

冷瑤光道：「妳太小看天下之士了，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到過少林。」

石琪道：「此話當眞？」

冷瑤光道：「信不信由妳，拿解藥來。」

石琪道：「只是一個下人罷了，你又何必這麼着急。」

冷瑤光怒叱一聲道：「廢話少說，妳倒是交不交出？」

石琪道：「我說過給你解藥，自然會交給你的，不過，我還有一個條件。」

冷瑤光道：「什麼條件？」

石琪道：「一個女兒家，她如果以色相示人，你知道她存的是什麼打算？」

冷瑤光道：「不知道。」

石琪道：「你當眞忘了我了，哼，我石琪得不到的東西，別人就別想得到。」

冷瑤光道：「石三絕有妳這樣一個妹妹，也丟盡牡丹堡的臉了，告訴妳，縱然天下的女人死絕，我也不會娶妳的！」

石琪面色大變，跟着嬌叱一聲道：「給我摘下姓冷的腦袋！」

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在石琪嬌叱聲中展了開來，四週人影像浪潮一般的衝到，刀光劍影，向冷瑤光作無情的痛擊。

他展開靈胎九影身法，身化九影，捷如輕烟，千軍萬馬，也無法沾到他一絲衣角，他掌中的旱烟鍋，時而二暉玄紫劍法，時而雲笈七籤杖法，有時也以家傳靈山劍法來上幾招，眞個變化萬端，神鬼難測。

鮮血在飛洒着，敵人一個接着一個的仆倒下去，他往返衝殺，威猛得像一個天神，旱烟鍋橫掃全場，沒有人能當他凌厲一擊。

他瘋狂了，變成了一個兩手血腥的殺星，他不停的追奔逐北，橫屍盈野，仍無停手之意。

驀地，他脚下一窒，身不由己的停了下來，因爲敵人撤退了，除了遍地遺屍，再也找不出一個活人。

他仰天狂嘯着，聲如鶴唳，九臯皆聞，數年積恨，一古腦的發洩了出來。

忽地……

「你太狠了，竟不爲我稍留餘地……」

他以爲沒有一個活人了，估不到在那樹蔭之下，竟有人說出這等幽怨之言，他暴吼一聲，點足就

向那發聲之處撲去。

「站着，你以爲我當眞怕你不成！」

隨着一聲嬌叱，飛過來一團火光，他還沒有摸清楚那是什麼玩藝，轟的一聲巨响，火光着地，已炸了一個大坑。

顯然，那是一種威力驚人的烈火彈，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抵禦的，要不是那發彈之人手下留情，只要擲前五尺，他不死也得重傷，因而他驚愕得停住了身形。

一聲輕吁，樹蔭下走出了三名嬌滴滴的女郎。冷瑤光舉目一瞥，那不正是牡丹堡的石琪姑娘。

在他身前八尺之處，石琪身形一停，妙目流轉，輕輕一嘆道：「雖然兄命難違，我並沒有害你之意，拿去吧。」

一隻白瓷小瓶，冷瑤光茫茫然的伸手一接，石琪主婢已經絕塵而去。

他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但他絕不相信石琪會存着什麼好心，這不是他多疑，一個陷身險謀之中，處處遭受暗害之人，自然會杯弓蛇影，疑神疑鬼的。

他以少許解藥，餵給范玉庭服用，直待范玉庭有了轉機，他才加重藥量，將他的忠僕，救醒了過來。

在范玉庭來說，這是一場惡夢，但夢境太可怕了，不僅屍橫遍野，他們主僕二人也是滿身血污。

他們再回到茅屋，整理了一下衣衫，一切就緒，已經夜色闌珊了。

冷瑤光感到飢火中燒，腹如雷鳴，茅屋中雖然存有食物，他們主僕可不敢用生命去嚐試，最後他們到山林中找了一些山果，總算將飢火壓了下去。

然後，他們藉着朦朧的月光，繼續向少林進發，在途中，范玉庭咳了一聲道：「公子……」

冷瑤光道：「什麼事？范大叔。」

范玉庭道：「那兩批人，是專門來對付咱們的麼？」

冷瑤光道：「是專對付你的，他們要斷絕咱們冷家莊的外援，我是適逢其會，破壞了他們的計劃了。」

范玉庭搖頭一嘆道：「老主人當年行道江湖，活人無算，現在咱們冷家莊倒變做武林的公敵了，這是爲了什麼？」

冷瑤光道：「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但有人暗中策劃以陰謀對付咱們，那是不會錯的了，江湖之中，龍蛇混雜，先父救人無算，自然也懲治了不少惡人，那挑動這場是非的，焉知不是先父當年的仇家。」

在他們唏噓慨嘆之中，天色已經接近黎明了，嘹亮的鐘聲已自晨光中遙遙傳來，冷瑤光精神一振，洒開大步，向那馳名宇內，古樸莊嚴的少林禪寺放足狂奔。

晨初時分，他們已趕到了少林，由於僧侶們在做早課，他們只好在寺門之外相候。

早課完畢之後，一名年約三旬，身材中等的僧人，緩步出寺，向他們主僕打了一個問訊道：「兩位施主寵臨寒山，是有什麼指敎麼？」

冷瑤光抱拳一禮道：「淸晨打擾實在不該，咱們是來拜謁廣大師的，能否請大師通報一下？」

中年僧人向冷瑤光打量一眼道：「施主貴姓？找師叔祖有什麼事？」

冷瑤光道：「在下冷瑤光，奉母命找廣大師有事面稟。」

中年僧人道：「施主請進待茶，小僧這就去爲施主稟報。」

冷瑤光踏進寺門，在那香烟繚繞，寶像莊嚴的神佛之前，頓覺俗塵盡消，身受一切慘痛，似乎一齊消失，毋怪這青燈古佛的佛門弟子，能夠日處深山，豁然忘我了。

他與范玉庭上香禮佛之後，就在一旁坐候，半响，那名中年僧人去而復返，向着冷瑤光合掌爲禮道：「敝叔祖爲了答謝我佛，已赴面壁庵靜修，讓施主往返跋踄，小僧十分過意不去。」

冷瑤光愕然道：「廣大師何日可以出庵？」

中年僧人道：「敝叔祖許願面壁三年，施主只好三年之後再來了。」

三年，如果廣大師當眞要面壁三年，而冷家莊又必須這位佛門高僧才能逐退强敵，挽救刦難的話，待三年之後，冷家莊不僅烟飛火滅，只怕要片瓦不存了。

駝僧廣濟與冷家莊是何等深厚的交情，他分明知道冷家莊正處於風雨飄搖，四面楚歌之中，他爲什麼要許下面壁三年的宏願呢？

是人在人情在，人死兩丟開麼？還是在門規壓力之下，而身不由己呢？

疑問充塞着冷瑤光主僕的腦海，那位中年僧侶却已丟下他們不顧而去。

范玉庭忽地濃哼一聲道：「廣大師不是薄情寡義之人，其中必然大有文章……」

冷瑤光應了一聲，道：「不錯，我也是這般想法。」

范玉庭道：「公子！咱們到面壁庵去瞧瞧。」

冷瑤光道：「行麼？」

范玉庭道：「有什麼不行，最多咱們斷了這條助力罷了，見不到廣大師還不是跟斷了一樣？」

冷瑤光畧作思忖道：「好的，但面壁庵設在何處？」

范玉庭道：「公子跟老奴來。」

面壁庵在少林寺西北一處削壁之下，是昔年達摩祖師面壁九年之處，該處地勢隱秘，榛莽叢生，一條曲折的小徑，在亂石荒草之間蜿蜒着。

范玉庭領先疾走，約莫半盞熱茶，來到一塊巨石之前，范玉庭目光一瞥，脚步不由停了下來。

原來兩名背揷戒刀的年青僧侶，在前面當道而立，四目烱烱，正向他們注視着。

范玉庭抱拳一拱道：「兩位小師傅請了。」

立在左首的一名僧侶單掌一立道：「不敢，兩位施主到此何事？」

范玉庭道：「小老兒陪着咱們公子遊山，請兩位小師傅借個道兒。」

那名僧侶面色一沉道：「此處是敝寺禁地，遊客不得涉足，兩位還是到別處去遊玩吧。」

范玉庭道：「這就怪了，面壁庵是本山的名勝，小老兒曾經到過幾次了，怎麼會忽然變成禁地了呢？」

那僧侶道：「施主管的太多了，敝寺規戒森嚴，施主還是早點離開的好。」

范玉庭虎目一瞪道：「禪院是十方善地，施主是你們的衣食父母，你們的規矩竟立到咱們頭上來了！」

那位青年僧侶，火氣也十分之大，刷的一聲拔出戒刀，道：「施主敢到少林寺撒野，小僧只好得罪了。」

范玉庭冷哼一聲，旱烟鍋一挺，平胸點了出去，招出一半，忽地變點爲敲，疾如電光火石，一下就敲在那僧侶的戒刀之上，噹的一聲，戒刀落地，那僧侶爲之悖然失色。

另一名僧侶大吼一聲，戒刀以橫斷山岳之勢急揮而出，此僧年紀青青的，功力倒是不凡。一刀劈出，疾如狂飈，范玉庭竟被迫得倒退兩步。

被盪落戒刀的僧侶藉機拾起兵刄，雙刀聯璧，左右夾攻，向范玉庭聯手搶攻起來。

范玉庭一柄旱烟鍋，不知會過多少成名高手，自然不會將這雙小和尙放在心上，不過，少林寺他實在是得罪不起，出手之間，也就顯得有點碍手碍脚。

幌眼五十招，那雙僧侶不僅絲毫未呈敗象，雙刀翻飛，竟然打得十分出色，范玉庭可有點鬥出眞火來了，旱烟鍋左右一晃，吧嗟兩聲，不偏不依的正敲在那雙僧侶的腕脈之上，兩聲驚呼聲中，戒刀再度抛了出去。

腕脈受傷，這兩名僧侶已失去再鬥之能，但他們仍然倨立當道，毫無退縮之意，范玉庭雙目一瞥，回頭向冷瑤光搖頭一笑道：「怎麼辦？公子。」

冷瑤光一嘆道：「咱們必須見到廣師伯，只好得罪他們了。」

范玉庭應了一聲，足尖一彈，出手如風，兩名少林僧侶，已被他點中穴道，主僕二人，逕由他們身旁繞了過去。

約莫一箭之遙，有一個高大的山洞，洞壁之上，橫書三個擘巢大字「面壁庵」。

一扇沉重的鐵門，緊緊的閉關着，鐵門銹漬斑剝，顯得年代已然極爲久遠。

冷瑤光向洞口打量一陣，才以內功逼出一口眞氣道：「小侄冷瑤光，奉母命參見廣師伯。」

聲如鳴鐘，回音震耳，他們立候半晌，依然靜悄悄的毫無聲息。

冷瑤光正擬再度出聲呼喚，身後已响起一陣急促的足音，他回頭向來路一瞥，俊臉之上不由神色一變。

那是一隊急馳而來的僧侶，人數當在三十以上，只不過眨眼之間，便已奔到冷瑤光主僕身前丈外之處。

爲首的是四名寶相莊嚴的老僧，其餘均爲四旬以上的僧侶，他們每一位幾乎都是英精內蘊，氣定神閒，看情形，這隊僧侶可能是當代少林的精華所聚。

一名面貌淸癯，形如古松的老僧喧了一聲佛號道：「老衲十惠，現任敝寺戒堂主持，施主高姓上名，爲什麼要擅闖敝寺禁地？」

冷瑤光躬身一禮道：「晚輩冷瑤光，奉母命參見廣大師，聽說他老人家在此面壁，因此前來瞧個究竟。」

十惠大師神色一肅道：「敝寺守庵弟子，沒有告訴冷施主這是禁地麼？」

冷瑤光道：「貴寺弟子已經向晚輩說明，但以事關重大，不得不出此下策。」

十惠哼了一聲道：「施主不僅明知故犯，而且還出手傷人，少林寺縱然不問江湖是非，却不能容許有人在此撒野！」

冷瑤光再度抱拳一禮道：「晚輩情非得已，尙請老禪師多多担待。」

十惠喧聲佛號道：「施主旣知改悔，老衲也不爲已甚，請隨本堂值日弟子至養心亭拘留十日以示薄懲。」

范玉庭勃然大怒道：「老和尙，你太過狂妄了！少林寺是官府麼？拘留十日是那門子的王法？」

十惠大師面色微變，道：「少林不是官府，却

有本門祖師的規戒，老衲職守戒堂，不得不奉行本門的戒律。」

冷瑤光長長一吁道：「冷家莊在强敵環伺之下，已然危在旦夕，拘留十日，可能會使晚輩抱終天之恨，佛門弟子，以慈悲爲懷，尙請老禪師原諒一二。」

另一生像剛猛的老僧截口道：「十日拘留已是法外施仁了，冷施主怎的這般不知進退！」

冷瑤光嘆息一聲道：「老禪師既是如此堅持，晚輩領受懲罰就是，但在接受拘留之前，請讓晚輩與廣大師會見一面。」

十惠大師冷冷道：「施主的要求，老衲碍難從命。」

冷瑤光一呆道：「晚輩委屈求全，只爲了與廣大師見上一面，既然如此，那十日拘留，晚輩也無意接受了。」

十惠大師道：「冷施主當眞要這般固執麼？」

冷瑤光豪放的一聲長嘯，道：「少林武學，深如瀚海，晚輩旣入寶山，焉能空手而回，那位大師請賜招。」

面對如許强敵，他竟敢出言挑戰，單憑這份豪氣，也使少林羣僧相顧失色。

十惠大師喧了一聲佛號，回顧身後一名中年僧人道：「心明去會會這位冷少俠。」

心明大師現任少林知客，是三代弟子中功力最高的一個，在牡丹堡祝壽之時，冷瑤光曾經與心明大師見過一面，只是他那時戴着面具，並非本來面目而已。

心明大師道了一聲「弟子遵命。」便向場中踏出兩步，道：「施主請。」

冷瑤光道：「有僭。」足尖一點，騰身前撲，雙臂一抖，一招飛鈸撞鐘，擊向心明大師的左右太陽二穴。

這一招是一記十分平凡的招式，但他任督二脈已通，雙拳擊出，勁風震耳，心明大師依然不敢小覷。

這位少林知客，果然名下無虛，他身形微仰，讓過冷瑤光雙拳，同時左臂一托，消去來勢，右掌出招如風，扣向冷瑤光的脈門。

心明大師這右手一抓，快如電光石火，冷瑤光分明看得十分明白，但縮臂飄身，竟有力不從心之感，他心頭暗暗一懍，猜忖對方這隨手一抓，可能是少林馳譽武林的七十二種絕藝之一的「火中取栗」，當今之世，能够脫出這招曠代絕學的實不多見，冷瑤光那得不心神大震。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使出了靈胎九影身法，藍衫一晃，捷逾輕烟，火中取栗的絕招，依然差了一點。

出手就是少林鎭山七十二種絕藝，可見這位心明大師對冷瑤光是如何的重視了，火中取栗仍然出師無功，少林羣僧怎能不大爲駭異！

心明大師道了一聲好，身形一晃，掌勢疾吐，一套極具威力的大悲神掌已展了開來，這位少林寺的三代弟子，能够擠身知客之位，果有超越同儕之能，連二代弟子都未能盡獲眞傳的大悲神掌及火中取栗絕藝，他也習得如此深厚，足見這位中年僧侶的是不凡。

冷氏門中也有幾套掌法，但無一能與大悲神掌相頡頏，冷瑤光乾脆放棄以掌法對抗企圖，祗是藍衫飄飄，滿場遊走，展開靈胎九影身法，先立於不敗之地，再以或掌或指，瞅到機會就給對方一記打擊。

他這套戰法十分有效，心明大師不過使出十招大悲掌法，肩背之上已受到三記重擊。

少林長老院住持嘉言大師沉聲叱喝道：「心明回來，你不是這位小施主的對手。」

心明大師應聲躍退，向四名老僧垂首一禮道：「弟子無能！」

戒堂住持十惠大師揮退心明，向冷瑤光冷冷道：「無怪施主敢於這般狂妄，果然還有一點眞才實學，來，老衲向施主領敎幾招。」

冷瑤光躬身道：「老禪師一代高僧，何必與晚輩一般見識。」

十惠大師道：「施主身懷絕學，不必再作矯情了，請。」

語音才落，揮掌疾吐，一記柔若春風般的掌力，向冷瑤光迎胸撞來，顯然，這位戒堂住持，是懍於冷瑤光神奇的身法，他要以數十年深厚的修爲，與對方作內力上的拚鬥。

冷瑤光劍眉一掀，單掌上提，平胸疾吐，他竟不閃不避，以平生之力作孤注一擲。

旁觀的老家人范玉庭見狀大驚，他雖已瞧出少主似有奇遇，决非昔日的吳下阿蒙了，但十惠大師名列少林第二高手，是當代武林幾個絕頂手之一，他這一掌看似柔軟無力，實際暗含少林鎭山絕學小須彌芥子神功，冷瑤光這一揮掌硬接，必將血流五步，當場橫屍，因而他一聲暴吼：「公子使不得。」同時彈身急起，不顧死活的撲了上去。

但他碰到了一股駭人的阻力，吧嗒一聲，便被彈出一丈以外，他還沒有爬起，鬥場已傳來一聲巨震。

「完了……」

他慨嘆着，老淚已奪眶而出，小主人旣已身遭

橫禍，他也不想活了，因而彈身而起，旱烟鍋盡畢生之力，向最近的少林僧侶擊去。

「范大叔不可造次！」

耳中一聲輕叱，手腕同時一緊，這位要爲小主人殉難的忠心老僕，已被人一把拖了回來。

他愕然張目一顧，那扣着他手腕的竟是他認爲決難倖免的小主人，這一份驚喜，使得他心花怒放，忍不住顫聲道：「公子！你沒有什麼吧？」

冷瑤光道：「我很好。」

他向冷瑤光上下一陣打量，不錯，他這小主人確是毫髮未損，因而他目光一轉，向着少林第二高手，名滿湖海的十惠大師瞧去。

那一代高僧十惠大師，此時已後退八尺，他雖然仍在挺立着，但雙目緊閉，面白如紙，嘴角之旁，掛着點點鮮血，敢情適才一掌硬拚，十惠大師竟陰溝裏翻船，傷在冷瑤光掌力之下。

此時全場肅然，少林寺數十名高僧，全部面現悲憤之色，眼看形勢急轉直下，冷瑤光這一掌，將導致一場難以收拾的險惡之局。

范玉庭也瞧出了這一場面不平常，他凝功戒備，緊守於冷瑤光的身側，道：「怎麼辦？公子。」

冷瑤光咳了一聲道：「此時任何解釋都是白廢，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他們說話之際，少林弟子已排開了羅漢陣法，灰影流轉，响起一片衣衫獵風之聲，整個鬥場，瀰漫着一股駭人的殺機。

冷瑤光目注陣勢變化，口中却囑咐范玉庭道：「范大叔！少林寺以全派精華來擺羅漢陣，不能說絕後，只怕也是空前的了，何況內中還有三名長老輩的高僧，待會他們發動陣法之時，咱們不可力敵，你緊跟着我就是。」

范玉庭道：「老奴遵命。」

羅漢陣已然佈好了，一場空前的血戰，眼看就要一觸卽發，驀地，一陣急驟的鐘聲，由少林寺遙遙傳來，少林僧侶心一震，卽將發動的羅漢陣也就停了下來。

此時一名青年僧侶奔過來向嘉言長老一禮道：「稟師祖，寺前來了一雙青年男女，聲稱尋找施主，一言不合，卽傷了本寺不少同門，掌門請師祖等立卽回寺。」

嘉言大師喧聲佛號道：「少林不問江湖是非，依然難免這場刧難，這難道是天意不成！」

嘉言大師語音甫落，轟的一聲巨响，面壁庵的鐵門竟飛了起來，同時竄出一名蓬首垢面，身着半截僧衣，赤着一雙泥腿的老僧，像瘋虎般撲向鬥場，沒有人看出他使的什麼手法，只覺得他出手便已制着冷瑤光主僕的穴道，雙臂一伸，就將他們抓了起來，口中哼一聲道：「誰說咱們少林遭到刧難了？走，我和尙倒要瞧瞧什麼人敢來撒野！」

以少林數十名高僧，還對付不了冷瑤光主僕，而寺前又來了强敵，嘉言大師身爲長老院的住持，也有捉襟見肘，難於兼顧之勢，估不到出來這麼一位瘋僧，舉手投足之間，就爲他們解決了困難。

這位瘋僧對嘉言大師等絲毫不予睬理，抓着冷瑤光主僕，逕向少林寺急馳。

少林寺前，正是一個火辣辣的場面，二十餘名僧侶，圍着一雙少年男女在捨死忘生的拚鬥。

男的使用一條長達丈二的鬣鞭，鞭影所至，群僧披靡，那般身手不弱的少林僧侶，無人能近到他身前一丈以內。

女的使用長劍，劍法輕盈曼妙，似乎是神來之筆，再配合她那巧快的身法，威力之强，較鬣鞭還要凌厲幾分。

碰到這一雙男女，毋怪少林僧侶，傷亡已然不少。

瘋僧到達鬥場，先向一旁督戰的少林掌門吆喝一聲道：「是他們吵我出來的，你可不能怪我。」

少林掌門身份何等崇高？這位瘋僧不僅毫無禮數，說起話來也一點不像一個出家人，令人難解的是少林掌門十宏大師，居然又皺了一下眉頭，並無半句斥責之言。

瘋僧將冷瑤光主僕放於石階之上，道：「誰要動一動這位老小子與這個小娃兒，別怪我和尙不講情面。」接着兩手一拍，身形陡轉，像一股旋風，逕向鬥場奔去。

他首先奔向使鬣鞭的殷松風，單臂疾吐，已纏於鬣鞭之上，跟看曲指一彈，殷松風便像木雕泥塑的動彈不得了。

接着身形一拔，其快如風，五指箕張，猛向那位女郎的劍身抓去。

這位使劍女郞正是一身武功深不可測的雲裳，殷松風一招受制，她已提高了驚覺，因而瘋僧這神奇的一抓，她能及時躲避開去。

瘋僧神色一愕道：「不簡單嘛，小妞兒，妳是來找那俊小子的麼？說眞格的妳們倒天生一對，地造一雙。不過妳要不孝敬我和尙一罈老酒，就有得你們瞧的。」

雲裳氣得一跺脚，道：「瘋和尙，你胡說些什麼？」

瘋僧雙肩一聳，道：「我胡說？妳瞧瞧，那石階上是什麼？俊小子在我和尙的手裏，妳不答允成麼？」

雲裳俏目一瞭，果然發現冷瑤光與一名老者直挺挺的躺在石階之上，這位一向縱橫江湖，目無餘子的姑娘，可大光其火了，她緩緩擧起長劍，目凝神光，平胸待吐，粉頰之上，是一片凝重之色。

瘋僧啊了一聲，雙掌一陣亂搖道：「慢來，慢來，我和尙並沒有傷那小子半根毫毛，妳犯不着跟我和尙拚命。」

少林高僧，識見何等高超，此時連掌門十宏大師在內，全都爲雲裳那一招劍式而神色大變。

相傳兩百年前，一代武聖歐陽明以畢生精力，創出了兩招絕代劍式，歐陽明的獨傳弟子尙普，曾以這兩招絕學，連敗當代十七高手，奪得武林第一人的寶座，可惜尙普如曇花一現，出道未及兩年，便已絕跡江湖，那兩招絕代劍術也因而失傳，但當年尙普擺出的姿勢，仍然膾炙人口。

只要是習武之人，無不津津樂道，雲裳擺出的劍式，正是傳說中的武聖絕學，少林群僧那能不聳然動容！

雲裳目光四掠，輕蔑的冷哼一聲，道：「放了他，……」

「放了他」自然是指冷瑤光了，但那些神色激動的僧侶，却沒有一人移動身形。

瘋僧哈哈一笑道：「我和尙交待過，不許任何人動那小子一下，除了妳答允送我和尙一罈老酒，講打麼，不見得就能奪得回去。」

雲裳哼了一聲，終於將擺出的招式撤了下來，俏目一轉道：「送你一罈酒可以，你還得答允我一個條件。」

瘋僧道：「跟女娃兒打交道，總是一件吃虧之事，還有什麼條件，說吧。」

雲裳道：「我那兄弟身中奇毒，要向你討一粒菩提子。」

瘋僧道：「妳沒有弄錯吧，小妞兒，那俊小子適才活蹦亂跳的，那裏中了什麼毒了？」

雲裳一怔道：「此話當眞？」

瘋僧遙遙拍出兩掌，震開了冷瑤光主僕的穴道，道：「不相信，妳問他就是，我和尙還會騙妳不成。」

適才一切，冷瑤光都已瞭解，他急趨數步，向雲裳一揖道：「謝謝姊姊，小弟的毒傷眞的已經痊愈了。」

雲裳啊了一聲，道：「是少林寺的菩提子治愈的？」

冷瑤光道：「不，替小弟治傷的另有其人，待此間事了再告訴姊姊。」

雲裳道：「那你爲什麼跟少林寺衝突起來？」

冷瑤光道：「武林各派齊集洛陽，意圖襲擊冷家莊，少林廣大師是先父至交，家母派人來此向廣大師乞援，正遇小弟，咱們請見廣大師未得要領，因而發生衝突。」

瘋僧截口道：「廣濟被掌門派到普陀朝佛去了，不過，你不必發急，憑我和尙跟你的媳婦兒，還怕那些牛蛇魔鬼，小子，咱們一會走。」

這位瘋僧敢情還喜愛熱鬧，聽說冷家莊羣雄雲集，他不免有點技癢起來，只是向一宏大師說了一聲：「對不起，掌門人，我要出去蹓躂一下。」就一手彈開殷松風的穴道，一手抓着冷瑤光的腕脈像風馳電掣一般，向山下急馳而去，雲裳，殷松風，及范玉庭三人，只好展開身形，跟踪急追。

雲裳等三人的脚程全都不慢，但一直追到日落，連一點踪影也沒有，雲裳柳眉一皺道：「怎麼回事？難道咱們走錯了道路不成！」

殷松風淡淡道：「錯了也不要緊，最多咱們不去冷家莊就是。」

雲裳道：「那怎麼行，我跟瘋和尙說好了的，怎能失信於人！」

殷松風一哼道：「咱們跟姓冷的無親無故，爲甚麼要去爲他們賣命？」

范玉庭沉聲道：「這位少俠說的是，何況，咱們冷家莊也沒有來請閣下，閣下大可不必淌這趟混水。」

殷松風面色一寒，就待一掌擊出，雲裳伸手一攔道：「殷公子人大量大，何必跟一個老人家生氣，走吧，前面有一個市鎭，他們也許就在鎭上。」

這個山鎭只有十幾二十戶人家，全鎭僅有一個簡陋的客棧，找起來倒也容易，當他們一脚跨入店門，果然發現那位瘋僧像長鯨吸水一般，正抱着一個酒罈狂飲，冷瑤光以小碗在一旁作陪。

瘋僧一見到雲裳，立卽放下酒罈哈哈一笑道：「小妞兒，來，陪我和尙喝上一盅。」

雲裳見他蓬首垢面，口沫橫飛，縱然一口能吃掉一條牛，見了他也會倒盡胃口，因而搖搖頭道：「對不起，我不會喝。」

瘋僧哼了一聲，道：「掃興，喂，老小子，你呢？」

范玉庭走在最後，聽到瘋僧喊老小子，知道是呼喚自己，這位老家人倒是見多識廣，他知道瘋僧的一身功力，實在深如浩海，廣濟大師只怕也難以望其項背，面對此等異人，他那裏敢以貌取人，急跨前兩步道：「好，小老人來陪你老兩杯。」

他向店夥另外要來一罈酒，取過海碗倒出兩碗，瘋僧用罈，他用碗，這一對老人，這就麼旁若無人的狂飲起來。

雲裳在冷瑤光的身旁，一面吃着，一面詢問他

療傷的經過，只有殷松風獨據一席，他生怕瘋僧的髒會傳染似的。

光了兩罈老酒，瘋僧才用破衣袖抹掉嘴角的酒漬，回顧冷瑤光道：「小子，你不謝謝我和尚？」

冷瑤光被他這沒頭沒腦的一問弄得一怔，但仍恭聲道：「當然要謝謝老前輩，再來一罈如何？」

瘋僧道：「再來一罈不反對，不過那個老字我和尚可不願意接受，你小子不要瞧不起人，我和尚那一點兒老了？」

冷瑤光道：「前輩責備得是，你實在一點也不老。」

瘋僧道：「你小子倒蠻會放馬後炮的，這樣吧，我不要你的酒，咱們來個交換如何？」

冷瑤光不明白瘋僧命意所在，因而詢問道：「交換？晚輩身無長物，怎樣個交換法？」

瘋僧哼了一聲道：「我和尚以爲你聰明，原來你笨得很，你以爲我和尚要交換什麼？哼，冷家莊送給我我也不要。」

挨了一頓排頭，冷瑤光還不知道錯在那裏，只好尷尬的道：「不管如何交換，晚輩答允就是。」

瘋僧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冷瑤光道：「是的，晚輩決不反悔。」

瘋僧道：「你聽着，第一，自今以後，我和尚包攬你小兩口的是非，連同替你解去冷家莊目前之危，夠了，夠了麼？」

只是「你小兩口」四個字太於刺耳，冷瑤光對雲裳是如對鬼神，有恭敬，但決無半絲愛的成份。

最不願聽那四個字的是殷松風，他突然吧嗒一聲，一掌將杯筷擊得跳了起來，同時冷叱一聲道：「你再要這等胡說，少爺可不饒你。」

瘋僧拈了一粒花生米，屈指一彈，正好打在殷松風的肩井穴上，他頭也未回，只是微微一笑道：「我倒忘了旁邊還有一隻癩蝦蟆，別管他，你說行是不行？」

冷瑤光先向雲裳瞟了一眼，奇怪，這位一向自視極高，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秘姑娘，竟然粉頸低垂，現出一片羞喜之色，他心頭一懍，暗忖，難道這位令人莫測高深的姑娘，當眞存有某種企圖不成？果眞如此，那又是一件頭痛之事了。

他忖之間，自然忘了回答，瘋僧哈哈一笑，道：「怎麼，害羞了？咱們這是交易，害羞也得回答。」

冷瑤光道：「晚輩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值得跟前輩交換的，要晚輩怎樣，還是前輩直說吧。」

瘋僧道：「別人都說我和尚瘋瘋癲癲的，我和尚活了七老八十歲，不用說收徒弟了，連一個朋友也交不到，你小子說，這該多可憐！」

冷瑤光估不到瘋僧語氣一轉，竟扯到交朋友的上面去了，憑他的輩份，武功，那一樣也不敢與瘋僧論交，因而神色一呆，一時難以答上話來。

瘋僧雙目一翻，怒哼一聲道：「你小子已存有世俗之見麼？是我和尚看錯人了！」

冷瑤光道：「晚輩雖然見識淺薄，還不致如此不材，只是對前輩的言語，有點莫測高深而已。」

瘋僧嘆了一聲道：「你小子果然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連我和尚要收你作徒弟都聽不出來，豈不是笨蛋一個！」

瘋僧當眞是語出驚人，不止是冷瑤光錯愕不已，連雲裳、范玉庭也目瞪口呆，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須知少林武學，深奧莫測，數百年來，一向執天下武林的牛耳，尤以二十年前，少林的瘋魔駝三僧，藝壓群倫，名震八荒，少林聲譽更是如日中天，沒有人敢輕捋虎鬚，任是何等重大之事，少林掌教一言可決。

其後，少林似乎是遭到了什麼變故，瘋魔二僧突然俠踪絕跡，少林寺也宣佈退出江湖，不再過問一切是非。

但三僧俠義事蹟，仍然長留人間，時至今日，武林之中仍以瘋僧爲百年來第一奇材，當代武林的第一高手。

現在瘋僧要包攬他們是非，並要收冷瑤光爲徒，這豈不是喜從天降麼？

他們愕然良久，雲裳才面色一整道：「兄弟還不快行拜師大禮！」

冷瑤光應聲離席，噗的跪拜下去道：「徒兒叩見師父。」

瘋僧用手虛空一托，一股軟綿綿的力道，已將他那昂藏七尺之軀托了起來，瘋僧跟着哈哈一笑道：「不要酸了，師父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快替我和尚斟酒才是正經。」

他們談笑風生，就是冷落了殷松風，雲裳似乎過意不去，向着瘋僧道：「前輩！你大人不見小人過，放掉那位殷兄吧。」

瘋僧回掌一揮，拍開了殷松風的穴道，這位狂妄自大的殷公子，向他們惡狠狠的投來一瞥，一言不發，便已穿窗而去。

瘋僧向殷松風的背影瞥了一眼道：「小妞兒，妳似乎對他頗有顧忌，那是爲了什麼？」

雲裳粉頰微酡，吶吶半晌道：「他是家母的侄兒，當朝王爺的獨子，因此……咳，晚輩不得不忍

讓一點。」

瘋僧道：「妳別看他生得儀表不俗，實則此人目有邪光。胸生賤骨，是一個極端險惡的卑賤之人，你們要防着他一點。」

語音一頓，扭頭對冷瑤光道：「小子，你對付十惠的那一招是什麼掌法？」

冷瑤光道：「叫登龍掌，只有一招。」

瘋僧道：「夠了，有這一招，天下的掌法都失色了，敎你這登龍掌的是佛門中人麼？」

冷瑤光道：「由他言談之中猜測，可能就是三十年前與師父齊名的魔僧。」

瘋僧一蹦而起，大聲道：「當眞麼？你說淸楚一點。」

冷瑤光就將誤入山洞，及十日學藝的經過全盤托出，瘋僧默然良久，忽地一把抓起酒罈，頸子一仰，將十餘斤剩酒一口氣吸得點滴不存，然後揮揮手道：「和尚醉了，咱們明兒見。」

這兒的客棧是一條大統鋪，旅客大多數是販夫走卒，此時統鋪上橫七豎八，已經睡了不少客人，鼾聲腳臭，是統鋪的一大特色，瘋僧任什麼也不管，瞧到那兒有空，便一頭倒了下去。

雲裳雖是江湖兒女，總不便夾在一大堆男人之中，因而眉頭一皺道：「你睡吧，我就在這裏調息一會兒。」

冷瑤光道：「這怎麼成？長夜漫漫，總該睡一忽兒的，范大叔，你去向店東談談，咱們多給點銀子，請他想法子給雲姑娘找一個房間。」

范玉庭遵命去與店東交涉，好歹弄得一間僅堪容膝的小房，雲裳嫣然一笑道：「謝謝你啦，兄弟！不過我還睡不着，你能不能陪我聊聊？」

冷瑤光對這位雲姊姊疑問頗多，閒話家常，對瞭解對方是一件大有幫助之事，雲裳要聊聊，他自然樂意奉陪。

微弱的燈光，照射着雲裳的粉頰，只見春籠眉梢，嫣紅一片，冷瑤光這一對面瞧看，似乎第一次發現雲姊姊是一個女人。

在微感不安中，他們開始作漫無系統的閒聊，最後，雲裳向他瞥了一眼道：「兄弟！你似乎有什麼心事。」

冷瑤光道：「是的，小弟有不勝負荷之感。」

雲裳道：「什麼事這麼嚴重，你說說看。」

冷瑤光道：「小弟的不幸遭遇，姊姊是知道的了。」

雲裳道：「我知道，但那暗中使壞的陰謀者，不僅未能將你怎樣，而且使你連獲奇遇，習得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

冷瑤光道：「小弟這點成就算得了什麼，姊姊千萬不要見笑。」

雲裳面色一整道：「不要灰心，兄弟，姑不論你那一掌一指，均爲武林絕響，就說今後吧，瘋前輩是當代武林的第一高手，經他隨便指點一下，就可終身受用不盡，你是他的唯一弟子，不出一年，姊姊就會望塵莫及的，而且他趕走了殷松風，姊姊也受益不淺。」

冷瑤光道：「小弟有一點不解之事，不知當不當問。」

雲裳道：「你說吧，我不會怪你的。」

冷瑤光道：「姊姊姓雲，但天下姓雲的必然不止姊姊一個人了。」

雲裳道：「那是當然。」

冷瑤光道：「賢愚智拙，概由天定，姓雲的不見得都像姊姊這般超凡入聖……」

雲裳一嘆道：「你是指咱們初見之時姊姊失態之事了，唉，姊姊確是有點偏激，但……咱們還是以後再談吧。」

看雲裳的神態，必然有着難言之隱，她不說，冷瑤光自然不便相强，於是，他話題一轉道：「有人告訴小弟，要我今後行道江湖之時，如果遇到姓雲的就應手下留情……」

雲裳神色一動道：「那是誰？」

冷瑤光道：「魔僧嘉盧。」

雲裳淡淡道：「原來是他……」

投石問路，沒有得到半點反應，冷瑤光縱有滿腹疑雲，也只好暫時放在心裏，他再問及牡丹堡拚鬥情形及如何脫身之事，雲裳意興闌珊，面呈倦容。他只得收了話題，辭出就寢。

翌晨，當冷瑤光呼叫雲裳同進早餐之時，發覺鳳去樓空，雲裳已不辭而別，他認爲是自己閒話太多，因而惹起她的不滿，瘋僧却微微一笑道：「走得好，走得好。」

冷瑤光大惑不解地問道：「究竟怎麼回事，師父。」

瘋僧道：「她奉母命尋找她的父親，既然知道的所在，不走還等甚麼？」

冷瑤光道：「原來如此，她早該走了。」

瘋僧道：「他根本不知她父親藏在那裏，早走有什麼用。」

冷瑤光道：「師父不是說她已經知道了麼？」

瘋僧道：「知是知道了，但那是昨晚之事。」

冷瑤光道：「那是誰告訴她的？」

瘋僧道：「你。」

冷瑤光道：「師父說笑話了，弟子根本不知她的父親是誰，怎能告訴她呢！」

瘋僧哈哈一笑道：「你不是告訴她魔僧嘉盧要你對姓雲的手下留情麼？」

這位瘋瘋癲癲的絕代奇人，忽地面色一整，續道：「三十年前，嘉盧師弟因嫉惡如仇，造下了不少殺孽，你師祖對他告誡無效，一怒之下，遂將他逐出門墻……」

冷瑤光道：「師叔殺的是惡人嘛，師祖為什麼要對他這般嚴厲？」

瘋僧道：「出家人慈悲為本，殺孽太多也有傷天和，當時你師叔祖廣濟，及師父我都為你師叔求情，結果你師叔祖也同被逐，我和尚就被關到面壁庵去了。」

冷瑤光道：「原來是這樣的，但又與雲姑娘有何關連？」

瘋僧道：「後來你師叔漫遊泰山，救得一位身負重傷的女人，他一念之差，又鑄成了大錯……」

冷瑤光道：「師叔拋下妻女豈不錯上加錯。」

瘋僧道：「當時你師叔不知道絕情宮主已有身孕，只發覺她是魔道中人，便悄然引身而走……」

冷瑤光長長一嘆道：「人間悲歡離合，竟然如此之多，雲姊姊的遭遇，比弟子還要悲慘幾分。」

瘋僧哈哈一笑道：「他們的悲劇就要結束了，你小子還是打點精神，應付未來之事吧。」

（未完待續）

過關刀

（本文承自第46頁）

二聖君笑道：「罷了。」

楚雲彪道：「另外，在下尚有一事要求……」

二聖君一怔道：「要求甚麼？」

楚雲彪道：「要求教主履行承諾。」

二聖君問道：「甚麼承諾！」

楚雲彪道：「教主有言在先，敝幫幫主若完成教主交付的第一項使命，便將釋放賈姑娘，如今敝幫主已經完成使命，盼教主履行諾言，立刻釋放賈姑娘。」

二聖君道：「你們都已歸降本教，賈姑娘走不走，已經不是個問題了。」

楚雲彪道：「教主之意是不放賈姑娘離去？」

二聖君搖頭道：「不是，本教主的意思是：她父親及你們一百多個兄弟既已與本教成了一家人，她又何必離開呢？」

楚雲彪道：「這話雖是，但最好仍得問問賈姑娘本人，假如賈姑娘願意留下，那當然沒話說，但假如她想離開，教主仍應讓她離開才是。」

二聖君道：「好，等下回到飛豹關，本教主再當面問她便了。」

楚雲彪拱拱手，便欲退下。

二聖君笑道：「且慢！」

楚雲彪心頭一跳，再拱手問道：「教主有何教誨？」

二聖君道：「方才你說叫甚麼姓名？」

楚雲彪答道：「敝姓伍，賤名必信。」

二聖君又問道：「多大年紀？何方人氏？原在金盾帮担任何職？」

楚雲彪道：「在下今年四十三歲，雲台山人，負責掌管敝帮開設於連雲縣城的一家酒樓。」

二聖君點點頭道：「我看你很有胆識，是個可造之材……」

楚雲彪恭聲道：「不敢，還望教主提拔。」

二聖君道：「本教主現在提升你為飛豹關衞教軍頭目，眼下這廿一個兄弟就由你領帶，今後—」

楚雲彪忙道：「不，在下感謝教主提拔，只是這個頭目的頭銜在下萬萬不敢接受！」

二聖君不悅道：「為甚麼？」

楚雲彪道：「因為帮中兄弟，年齡比在下大，資格比在下老的，大有人在，在下不敢接受這個職位。」

二聖君道：「年齡大，資格老有個屁用？本教主喜歡有胆識之人，你比他們都有胆識，本教主喜歡你！」

楚雲彪道：「可是……」

二聖君截口道：「不用多說了，從現在開始，你就是他們的頭目，等下本教主命杜關主帶你去和飛豹關衞教軍統領『四全浪士西門海』見見面，他將是你今後的頂頭上司，你須聽從他的指揮。」

楚雲彪心知推辭不掉，只得道謝退下。

這時，一頂新的大轎抬到了。

二聖君立刻吩咐道：「尉遲護法，你開道。賈護法，你去把那隻木魚檢來，跟着本教主走。杜關主，你帶領他們入關！」

指揮一畢，隨與大聖君進入轎中坐下。

於是仍由巨無霸尉遲福高擎金龍大纛，騎馬在前開道，大轎隨後，金盾老人抬着木魚跟在轎後步行，假聖人杜敬堂則領着楚雲彪等二十二人殿後，一行人浩浩蕩蕩的轉回飛豹關而來。（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乘亂混入集賢莊，為姚統領發覺，喝令撤劍決鬥，海雲本不敵，但却為隱身暗隅的高人所救，海雲逃返後，得一密函，乃重返集賢莊，果見蘋兒無恙，更知姚統領已與同夥鬧翻而帶領九名劍手跟着天涯飄萍生走了。海雲返回大覺禪院，將經過情形向海一帆、冷朋、方驥等述說了一遍，各人也猜忖不透天涯飄萍生與金蚯蚓宮有何關聯，且又具何神通能把姚統領說服叛宮隨他而去，冷朋見衆人俱都尋思不已，遂提醒衆人對天涯飄萍生的謎無須再事猜測，還是趕緊探聽金蚯蚓宮的地址要緊——

絕藝方成變遽生

方慧娘也點頭道：「冷老前輩的話很對，所謂『擒賊擒王』，若能尋到金蚯蚓宮，這些疑團也就不解自破了。」

海一帆道：「困難在金蚯蚓宮無從尋覓，況且『追風快斬』劍法，無人能够破解，縱然找到了金蚯蚓宮，也沒有勝利的把握。」

冷朋側目望望方驥，微笑道：「我想那『追風快斬』也不過妙在一個『快』字，未必就當眞天下無敵吧？」

海雲忙道：「老前輩切莫小覷了『追風快斬』，在石樓山金家酒店中，杜老前輩曾目睹他們出手，苦思了整整一夜，仍未想出破解方法。」

冷朋道：「冷某人平生不好劍術，但我想到一個笨辦法，不知是否可以試試。」

海雲急問道：「什麼辦法？」

冷朋道：「追風快斬出手凌厲，長在『攻』字，杜老兒苦思破解之法，困於一個『守』字，自然感到艱難，如果咱們也練熟一套快速的劍法，『以攻制攻，以快打快』……」

海雲心中一動，脫口道：「這到是絕妙的主意，怕只怕世上再難有快過『追風快斬』的劍法。」

冷朋笑道：「若能別走蹊徑，不循常規，以詭異招式搶先出手，縱然畧慢半籌，又有何妨？」

海雲由他的眼神望到方驥，再低頭看看自己胸前那柄「雙鏑怪劍」，頓時會意過來。

於是，連忙問方慧娘道：「當年四叔創此雙鏑劍，不知有無劍譜心法留下來？」

方慧娘想了想道：「留有幾頁圖式，但那不能稱為劍譜，只不過是說明雙鏑劍使用方法而已。」

海雲道：「能給小侄看看麼？」

方慧娘點點頭道：「這些年我很少練劍，都由你驥叔收存着。」

轉面問方驥道：「五哥，那些圖式放在何處？取來給雲賢侄瞧瞧。」

方驥道：「好！」一伸手，却把海雲項間雙鏑劍摘了下來。

海雲剛一怔楞，祇見方驥迅速的旋開劍鞘和鋼鏈唧接處，從裏面抽出一小卷極薄的紙簡，舒展開來，正是五頁圖式。

海雲不禁暗叫「慚愧」，敢情人家在贈劍時，早已將圖式一齊贈送了，自己却毫不知情。

那五頁薄紙上，每頁有一個圖形，繪着五種不同的握劍方法，旁邊雖然也有文字說明，可惜並非劍法招式，只是解釋「雙鏑劍」兩端鋒銳，迥異一般劍刃。握劍、揮舞、出手和收劍，都須注意五指的部位，否則，稍有疏忽，便會反傷了自己。

換句話說，這只是五種練劍的基本手法，並不是劍訣招式，更非攻敵心法。

海雲看後，不覺大感失望。

陰司秀才冷朋却低聲道：「你別小覷這五頁圖形，『茅屋集臭斬羣蠅』，都是用這五種圖式演變而來的。」

一句話提醒了海雲，慌忙起身向方驥深深一禮，說道：「小侄愚魯，不明雙鏑劍妙用，尚求驥叔不吝指點，以破迷津。」

方驥愕然道：「你要我指點什麼？」

海雲道：「祇求驥叔將『飛劈蒼蠅』的方法傳授小侄便夠了。」

方驥似乎很意外，道：「你怎麼知道的？」

冷朋笑道：「是我親眼看見，該不會錯吧？」

方慧娘和海一帆都詫異的問道：「究竟怎麼回事？」

海雲道：「當年四叔首創雙鏑劍，可惜未能留下劍譜，此劍妙用，只有驥叔獨得秘訣。」便把冷朋曾目睹方驥在茅屋練劍，赤身塗臭，誘斬飛蠅的經過，說了一遍。

海一帆驚喜交集道：「十年苦練竟獲如此成就，四弟遺志得酬，身在九泉下亦當含笑瞑目了。」

方慧娘也嘆道：「這事竟連小妹也不知道，難怪五哥要照樣打造一柄雙鏑劍，片刻不肯離身。」

方驥脹紅了臉，吶吶道：「我……我只是為了解悶，並沒有一定的規法……」

海雲道：「劍絕詩狂杜老前輩說過，劍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必須人御劍，而非劍御人。要能破除招式範疇，隨機應變，不墨守成規，才是練劍的最高意境。驥叔說沒有一定的規法，足證已參透其中三昧了。」

方驥急了大聲道：「可是我拿什麼教給你？」

冷朋道：「這很容易，你是怎樣練的，也教他同樣練習，其間妙用，讓他自己去體會領悟，不就行了！」

方驥目注海雲道：「你不怕髒？也不怕臭？」

海雲搖搖頭道：「但能練成絕技，破得金蚯蚓宮，性命尚不足惜，何況髒臭。」

海一帆欣慰的道：「還有更重要一點，這是你四叔畢生心血所遺，你要盡你的全力，使它發揚光大。」

蘋兒突岔口道：「姑爹，我也要練雙鏑劍。」

海一帆怔道：「這個——」

蘋兒紅着臉，無限嬌羞的道：「我不用他們那種方法，也不跟他們一起練，我只要照樣打造一柄雙鏑劍，由我自己去領悟，使得麼？」

海一帆輕哦了一聲笑道：「這當然使得了。」

冷朋接口道：「既如此，索性多打造幾柄，讓小徒也跟着學學。」

小龍急忙扯扯海雲的衣角，又指指自己的鼻尖，悄聲道：「還有我呢。」

方慧娘見此情景，不覺感觸叢生，痴痴凝視着那座供奉王克爽遺體的神龕，含淚呢喃道：「克爽，克爽，如是早知有今日，你能不後悔？」

× × ×

「雙鏑劍」設計精巧，尋常鑄匠無法打造，還是陰司秀才冷朋携圖親赴徐州，費了十日工夫，才鑄得三柄。

這三柄劍，分配給蘋兒、小龍和盛彥生。接着便開始由方驥傳授練劍之法。

方驥沉默寡言，他的傳授方法也十分古怪。首先，他將盛彥生單獨隔離，關在一間空蕩蕩

的禪房裏，捉了許多青蛙、蟋蟀、蟈蟈兒……等會叫的小動物放進房中，吩咐道：「仔細聽聽，房裏有幾種叫聲？各有多少隻？等一會再告訴我。」至於練劍的事，竟隻字未提。

然後，却將海雲、蘋兒、小龍三人，帶到花圃內席地而坐，在十丈外掛了一個鳥籠，吩咐道：「你們三人要全神注視這隻鳥籠，彼此不許交談，也不許移動，入夜時我再來。」

兩處安排完了，自己尋個清靜涼快地方，倒頭便睡。

到了黃昏時分，方驥酣睡醒來，問道：「你們都看見了什麼？說來我聽聽。」

蘋兒搶着道：「我看見樹上掛着鳥籠，籠裏有一隻畫眉鳥兒。」

小龍道：「我也是。」

方驥又問海雲道：「你呢？」

海雲道：「我只注意到那隻鳥籠一直在幌動，好像要掉下來的樣子，可是那畫眉鳥兒總不肯安靜片刻。」

方驥聽了，搖搖頭道：「不行。明天再繼續看下去。」

蘋兒道：「咱們什麼時候才可開始練劍呢？」

方驥冷冷道：「還早得很。」

於是，又轉至禪房詢問盛彥生。

彥生盛道：「我已聽出房裏共有五隻青蛙，十九隻蟋蟀，七隻蟈蟈兒，二十一隻金鈴子，還有十六隻紡織娘，那五隻青蛙中，有三隻較小，另兩隻是聲音粗壯的老蛙……」

方驥駭然道：「你怎會分辨得如此精確？」

盛彥生笑道：「自從雙目失明後，耳朵就變得特別敏銳了。」

方驥臉上忽然掠過一抹極罕見的笑容，連聲讚嘆道：「難得！難得！」第二天又在禪房中加多了一窩野蜂。

一連三天，海雲等終日注視着那隻鳥籠，眼中的感受却漸漸發生了變化。

當方驥再度詢問他們看見了什麼？三個人都異口同聲答：「只看見那隻畫眉鳥在籠子裏跳躍。」

方驥仍然搖頭道：「還不到時候。」

又過了幾天，三人的回答是：「只看見鳥兒在跳躍，籠子已經看不見了。」

方驥道：「那鳥兒有多大？」

三人答道：「有拳頭那麼大。」

方驥只說了一聲：「還得再過幾天。」便掉頭而去。

日子一天天過去，那隻畫眉在三人眼中竟越來越龐大，稍一凝視，不單鳥身已大如海碗，甚至每根羽毛都清晰可辨，別人看來仍是一隻普通的畫眉鳥兒，在三人看來，却成了一頭碩大無朋的巨鵰。

方驥這才點頭，道：「好！現在可以開始練劍了。」

海雲等三個人聽說開始練劍，都覺得振奮萬分，總以為從今以後，就要學習雙鏑劍詭異奇特的招法了，誰知方驥傳授的方式，却是大異常規。

原來所謂「練劍」，只不過讓他們三個人分坐在一間禪房三個角落，每人胸前掛着雙鏑劍，面向房門凝神而待。

方驥則立在門口，手裏握着一隻麻雀，一聲低喝，便將麻雀擲入房中，由三人隨意拔劍，凌空劈刺。

這時候，海雲等才深深領悟到，多日來「看鳥籠」的妙處。

一隻麻雀雖然很小，但在三人凝目注視之下，體積遽增數倍，一翎一羽，莫不清晰可辨，揮劍便可劈中，簡直比「拈針刺布」，「舉錘擊鑼」還要容易得多，根本不須講求什麼招式或手法了。

方驥又逐日更換，起初用麻雀飛鳥，繼而用蝙蝠或蜻蜓，最後才使用蒼蠅蚊蚋等……

「獵物」由大而小，「運劍出手」則自然由慢而快，不到一月工夫，三人的「劍術」已練得順心應手，然後，再由少而多，由一隻蒼蠅，漸漸加多為「一羣」蒼蠅……

數量增多，劍勢出手便有「接應不暇之感」，這時，方驥才開始各別傳授他們運劍的手法，如何方能「一劍劈數蠅」？發揮雙鏑劍的特殊功效。

話休煩絮。轉瞬已過月餘，海雲等三人已練得十分純熟，盛彥生更是進度神速，成就驚人——他雙目俱瞎，心無旁騖，全憑「聽風辨位」，出手反而更見迅快準確。

海一帆和冷朋等人看過他們練劍之後，私心也欣慰不已。大夥兒聚集在佛堂共議下一步行動。

拚命三郎常無懼說道：「雙鏑劍既已練成，也該開始查尋金蚯蚓宮的位置了，此地往來不便，不如大家同往鐵門莊再作商議。」

海一帆道：「我也正有此意，趁此可使傷者集中療治便予照顧，四弟遺體也該移往莊內供奉，俾能四時奠祭，聊贖前愆。」

方慧娘聽了，悽然笑道：「克爽不幸早逝，未能與諸君生聚，此心耿耿，遺恨難填，論理，我不該攔阻移靈的事，但十年來我與他朝夕相伴，實不忍遽言分離，諸位若顧見憐，讓我伴他遺體終了此生，我自是萬分感激，如果不能，我也不敢奢求，只望能獨自守此竹屋，古佛青燈，渡盡殘年。」

海一帆道：「咱們的意思，正是要接你同往鐵門莊居住，並非僅移四弟遺體。」

方慧娘搖搖頭道：「大哥的熱情，恕我只能心領了，一則我人已殘廢，舉動不便，再則我在這兒住了十年，此地的一草一木，都不忍捨棄，倒是由五哥隨同諸位前往鐵門莊，留下悟果和悟非侍候我已經足够了。」

常無懼大聲道：「這怎麼行？你不去，咱們如何放得下心？」

海一帆正色說道：「慧娘，恕我說句失禮的話，你和四弟雖未結褵，又削髮皈依了佛門，在我心中，仍然只認你是我弟婦，你若也認我這個兄長，從此手足相依，四弟雖死猶生，否則，你就是不肯原諒十年前我負盟的罪愆，不願給我補罪贖過的機會，豈非令我無地自容，生不如死麼？」

他說到這裏，已哽咽不能出聲，淚水如決堤河水般滾落下來。

方慧娘又是心酸，又是羞赧，俛首掩面抽搐，難以抑止。

海一帆長嘆道：「若非我遠走海外，何致於情天生變？家毀人亡？種種罪愆皆由我而起，傾天長恨，萬死莫贖，慧娘如不肯曲賜宥諒，愚兄只好跪求了。」說着，果然撩衣跪了下去。

他這一跪下，常無懼也只得跟着跪下，海雲和蘋兒更是不用說，併肩兒全跪在地下。

方慧娘大驚，忙不迭俯伏跪倒，顫聲道：「大哥快請起來，折煞小妹了。」

她才跪下去，悟非和悟果也急忙跪下，竹樓中登時跪了一大片。

方驥雖然沒有下跪，但他那冷漠的臉上，也流滿了閃亮的淚水。

陰司秀才冷朋亦不禁為之惻然動容，忙道：「大家都請起吧，移居本是小事，何必如此！」

方慧娘哽咽道：「小妹但求一棟茅屋，厮守遺體，其他就全憑大哥安排是了。」

海一帆這才站起身子，道：「四妹請放心，鐵門莊中自當另闢靜室，佈置佛堂，任由四妹誦經禮佛。」

方慧娘泣道：「再求大哥俯允保留這棟竹樓，待小妹死後，賜營雙穴，使我與克爽能併骨此地，以遂平生夙願。」

海一帆含淚頷首道：「自今而後，咱們兄妹生榮死哀，禍福與共，何勞多作叮囑。」

方慧娘既已同意遷居鐵門莊，本來是樁喜事，但每當提到王克爽，諸人便不免悲從中來，其中只有悟非和悟果最高興，早已迫不及待趕去收拾了。半日工夫，諸事齊備。一行共計十二人，分乘兩艘帆船，離開了大覺禪院。

這時，龍元慶外傷雖未痊癒，神志已經清醒了，為了途中行動方便，仍然坐在油缸裏，由悟非和悟果照顧；方慧娘半身僵廢，則由蘋兒隨侍左右。於是，海一帆和常無懼，以及冷朋皆與龍元慶同舟。却由方驥帶着海雲，小龍，盛彥生三人，伴隨着方慧娘。

兩艘船循運河北駛，船中僧俗，男女，老少俱全，沿途自是十分引人注目。

這一天抵達距東碇湖不遠的楊柳青，兩艘船正泊岸採購食物，忽見一騎快馬，風馳電奔的飛捲而來。

將及岸邊，馬背上一個獨眼大漢翻身落地，直奔船口，那匹棗紅色的大宛種健馬，却猛可仆倒，四蹄連蹬了幾蹬，就嚥了氣。

此時海一帆和常無懼都在艙裏看覷龍元慶，只有陰司秀才冷朋獨自在船頭負手閒眺，瞥見那獨眼漢子滿身風塵奔上船來，所騎健馬竟活活累死倒斃，心裏登時吃了一驚，大袖一擺，攔住那漢子問道：「朋友，你要幹什麼？」

獨眼漢子氣咻咻道：「敢問這是神刀海大俠的座舟不是？」

冷朋道：「你是誰？要見海大俠有什麼事？」

那獨眼漢子不肯回答，却大聲叫道：「島主在船上麼？常三爺在船上麼？」

海一帆聽見呼叫聲，不禁一震，道：「是誰在外面嚷叫？」

常無懼道：「小弟去看看。」

他提拐出艙，一見那獨眼漢子，駭然道：「霍豹！你怎麼會在這裏？」

獨眼漢子折身跪倒，惶急的道：「啓稟三爺，莊裏出了事……」

常無懼低喝道：「慢！大爺在艙裏，進來再說。」一面向冷朋畧作解釋，急領着霍豹進入船艙。

海一帆見是霍豹，心裏也吃驚不小，但表面仍力持鎮靜，道：「不要性急，慢慢說，發生了什麼事？」

霍豹氣喘吁吁的道：「莊裏被外敵闖入，把秦相公刦走了……」

常無懼駭然道：「可是那位『禍水雙侶』中的秦珂秦相公？」

霍豹道：「正是。」

這時，海雲和蘋兒，小龍也都聞訊趕過船來，聽了這消息，莫不震驚。

海雲顧不得禮數，搶着問道：「入莊刦人的，是不是金蚯蚓宮門下？」

霍豹道：「正是那些黃衣劍手，但他們沒有穿着黃衣也沒有傷人，只制住兩名巡夜莊丁，破開密室，帶走了秦相公。」

蘋兒急問道：「好婆也在密室，可曾受傷？」

霍豹道：「周大娘僅被他們點了啞穴，未遭毒手，春花和秋月被他們挾持出莊，却在莊門外又釋放了，也沒有受傷。」

海一帆訝然道：「這倒奇怪了，他們既已破室而入，怎會不傷一人呢？」

霍豹接着說道：「小的和李榮得訊稍遲，追已不及，只得留下李榮守莊，小的連夜趕去徐州，途中聽得傳聞有兩艘船沿運河北駛，小的猜想可能就是島主，才兼程換馬追下來，如今莊中已無人守護，不知是否又生變故，還求島主儘快回去才好。」

海一帆點點頭道：「你一路辛苦，且下去休息，咱們這就安排捨舟上岸。」

霍豹施禮欲退，却被海雲攔住：「我再問你一句話，那些人既未穿着黃衣，你怎知他們是金蚯蚓宮門下？」

霍豹道：「他們雖然沒有穿黃衣，仍是上次來過鐵門莊的那些劍手，是以認出。」

海雲想了想又道：「他們總共來了多少人？」

霍豹道：「十個。」

海雲道：「都是上次照過面的？」

霍豹道：「雖未仔細辨認，其中大半是上次照過面的。」

海雲輕哦了一聲，道：「這麼說，竟是那天涯飄萍生和姚統領一批人幹的了。」

海一帆道：「他們既已叛離金蚯蚓宮，為什麼又去刦擄秦珂呢？」

海雲沉吟道：「或許他是不願咱們由秦珂身上，查出金蚯蚓宮的位置。」

常無懼接口道：「他自己跟金蚯蚓宮作對，却又不願別人知道金蚯蚓宮的秘密，這究竟存的什麼念頭？」

海雲道：「所謂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他總是金蚯蚓宮出身，難免會顧念舊誼，曲予迴護了。」

常無懼道：「可是，要查金蚯蚓宮的位置，希望全在秦珂身上，如今，被他刦走了，豈非前功盡棄？」

海一帆擺擺手道：「現在且別討論這些，莊中無人守護，咱們必須儘快趕回去才行，龍二弟和四妹不便乘馬，只得仍循水路，由我和方兄弟隨護，其餘的都隨常三弟登岸，先回鐵門莊去。」

海雲道：「孩兒曾與不老公公和杜老前輩有約，意欲前赴石樓山，邀請兩位老前輩同往鐵門莊共議大計。」

冷朋笑道：「賢侄還是先回鐵門莊吧，石樓之行，我替你跑一趟，順便弄幾罈好酒，大家嚐嚐如何？」

海一帆大喜道：「既如此，就偏勞冷兄了，海某掃榻以待，恭候三位俠駕光降。」

計議已定，當天便分途動身，冷朋作別獨往石樓，常無懼則帶領海雲、盛彥生、小龍，霍豹以及悟非悟果等七個人，分乘快馬，兼程北返。小一輩中，只留下蘋兒陪伴方慧娘，未與衆人同行。

這老少七人，都是不慣拘束的，在船艙裏悶了許多天，早就不耐煩了，一旦登岸，彷彿龍歸大海，虎入深山，一個個興高采烈，大感舒暢，尤其悟非和悟果兩個野和尚，更是肆無忌憚，一路上手不離酒，酒不離口，恨不得整日泡在酒缸裏才稱心。

偏偏常無懼也是個豪放不羈的人，又最愛喝酒，只要不躭誤趕路，非但未加約束，反而常與相偕暢飲。

一行七人自離楊柳青，取道固安直趨宛平，途中只顧攢，抵達長辛店，已經是午夜時分了。

常無懼見馬力難繼，便傳話在長辛店過夜，第二天渡河，却着霍豹連夜換馬回莊，先行通知。

這一安排，可樂了悟非和悟果，剛下馬落店，便邀約海雲道：「雲哥兒，咱們今夜痛痛快快喝一夜酒，誰先醉誰請客，怎麼樣？」

海雲搖頭道：「抱歉，恕不奉陪，我寧可睡覺，犯不上請客。」

悟果又問盛彥生道：「老弟，你幹不幹？」

盛彥生也搖搖頭，道：「我眼睛不方便，相陪也覺無趣，你們還是邀常三爺去吧。」

悟果道：「三爺雖然能喝，老要他請客不好意思，輸了咱們又不情願，這倒難找對手了。」

小龍接口道：「別吹大氣，我跟你們賭。」

悟果哂道：「你也能喝酒麼？」

小龍道：「旁的不能，喝酒還不能嗎？你不要門縫裏瞧人，把人瞧扁了。」

悟果想了想道：「不錯，你家裏是賣酒的，只怕眞能喝幾杯。不過，咱們話說在前面，誰輸了誰付錢！」

小龍道：「當然！當然！」

三個人各抱了一罈酒躲進房裏賭喝去了。盛彥生自從練習雙鏑劍，每晚不肯中輟，也獨自回房練劍。海雲帮着常無懼照料好馬匹，然後歸房歇息。

但是，奇怪得很，他分明已很疲倦，躺在床上却轉側無法入睡，起初還隱約聽見隔房有賭酒笑鬧的聲音，後來漸漸聲寂人靜，大約都喝醉了，自己竟始終未能成眠。

靜夜不寐，遠處傳來一聲聲更鼓，倚枕默記，已屆四更，轉眼便要天亮了。

正在朦朧之際，紙窗上突然響起「卜卜」兩聲輕響。

海雲猛可從床上一躍而起，急急披衣下床。

「卜卜卜」！窗外又輕輕叩指三下，同時有人低喚道：「海雲！海雲！」

海雲初時以為是小龍，繼而想起，小龍總叫自己「海大哥」，從未直呼姓名，不由頓生警惕。

這是一家簡陋的小客棧，房門朝着天井，後面窗外，是一片荒地，雖有院墻，只是土築的矮墻，不過四五尺高，墻外便是田隴，毫無掩蔽之處。

海雲佩好雙鏑劍，並不理會後面窗口，輕輕拉開房門，却由天井繞了出去。

他一出天井，身形倒縱，飛快的掠過房頂，落在窗外矮墻墻頭，展目四望，竟不見人影。

咦！奇怪，分明有人叩窗呼喚，怎會見不到人？莫非鬧鬼了不成？

海雲皺了皺眉，再次掠身，由墻頭飄落窗下。

誰知就在他落地的剎那，「颼」的一條人影由墻根暗處激射而起，閃電般飛出墻外。

海雲按劍旋身，一式「倒翻雲」，緊跟着又回到墻頭上。他自練「雙鏑劍」，目力已遠勝從前，畧一凝視，早看清那是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身裁比小龍畧高，穿一件藍布短衣正沿着田隴飛縱而去。

牆外阡陌相連，一望無際，那男孩雖然奔馳迅速，却難逃出海雲的視線，當下提一口眞氣，緊緊追了下去。

兩人一前一後，飛快的掠過數畝旱田，那男孩突然轉向，重又繞回鎭街。

海雲緊隨不捨，心裏却暗暗詫異：這男孩深夜叩窗直呼自己的名字，不會沒有原因，現在為什麼又只顧奔逃，一句話也不說？

想到這裏，便沉聲喝道：「那位小兄弟，有事何不留步談談？」

連叫了兩遍，那男孩充耳不聞，一溜烟穿過鎭街，逕向前面一片竹林奔了過去。

海雲追到林邊，不見男孩的踪影，冷然一笑，道：「諒這區區竹林，便能嚇得住人麼？」扶一扶劍上環鍊，大步而入。

入林未及百步，只見一座破敗廟宇擋住去路。

這破廟四週荒草叢生，墻倒匾斜，遍地碎磚殘瓦，顯見是座久斷香火的廢廟，然而，廟內竟然亮着燈光。

海雲看得大感驚奇，朗聲道：「在下海雲，請問廟中是那位朋友？」

破廟中傳出一個微顫抖的聲音道：「少島主到了，快請進來。」

隨着話音，廟門「依呀」一聲冉冉打開，一縷燭光，洒落堦前。

海雲脚下斜退了半步，凝目望去，但見大殿上業已樑塌簷傾，滿佈着蛛網，龕中神像也殘缺不全，迎門一張破舊神案上，却點着一隻蠟燭。

夜風拂過，燭影搖紅，神案前，分放着兩隻蒲團，左首一隻空着，右首蒲團上，側坐着一個人。

那人混身上下，裹在一條灰黑色的厚氈內，既看不見面貌，也分不出是男是女。

海雲凝目打量了一遍，拱手道：「敢問這位朋友……」

那人低聲接道：「少島主不必問我姓名，但請放心，彼此是友非敵，深夜懇邀，亦無惡意。」

海雲微笑道：「縱有惡意，在下也不畏懼。」

昂首舉步，跨進了大殿。

那人畧折了折身，道：「客地簡陋，無以待貴賓，少島主多多包涵，請將就些坐吧。」

他目力精銳，十丈外可辨蚊蠅，臨坐時，已將整個大殿內搜視了一遭，殿內除了這身裹灰氈的怪人，並無第三個人。

坐定之後，又聚目凝視對面這位怪人，無奈他混身被灰氈裹得紋風不透，只露出一雙烱烱發亮的眼睛，其他什麼也看不見。

海雲暗中凝神戒備着，口裏平淡問道：「方才那位輕功極俊的小兄弟，想必是朋友所遣的了？」

那人點點頭道：「不敢。正是小徒。」

海雲道：「深夜相召，有何賜教？」

那人道：「在下有幾句肺腑之言，欲向少島主奉陳，為恐客棧雜亂，故而屈駕來此一叙，冒昧之處，還望少島主諒宥。」

海雲輕哂道：「朋友既不肯賜告姓氏稱謂，又不屑以面貌相示。像這般掩蔽晤對，先存猜疑，怎能令人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那人沉吟了一下，道：「在下以氈掩面，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何況，你我就事論事，但問是否意出至誠，與面貌姓氏何干？」

海雲搖頭道：「可惜在下不慣與陌生人交往，朋友如不肯以眞面目相見，在下就此告辭。」

說着，站起身來。

那人似未料到海雲會這樣固執，連忙舉手相攔，道：「少島主請留步，咱們並不陌生，實是舊相識。」

海雲心中一動，道：「你是說，咱們以前見過面？」

那人點了點頭道：「不錯。但少島主能否等在

下把話說完以後，再叙舊誼？」

海雲道：「你得答應在咱們分手前，解開厚氈，讓在下看看你的本來面目。」

那人道：「好！我答應了。也盼少島主相信我言出由衷，决無惡意。」

海雲笑道：「這就得看你要談的是什麼事了。」於是，仍舊坐回蒲團上。

那人輕咳了一聲，似在思索着應當如何開口，好一會，才徐徐說道：「恕我冒昧請問一事，到目前為止，少島主對於金蚯蚓宮的秘密，究竟已知道多少？」

海雲微怔道：「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人道：「自從『禍水雙侶』出現江湖，引來一連串血腥屠殺，三年中，武林同道爭傳，都認為『禍水雙侶』與神秘寶藏有關，最近更聽說『雙侶』已托庇鐵門莊，而神州四傑重聚，更使揭發寶藏之說喧騰日甚，在下深恐傳聞失實，故有此問。」

海雲道：「你問這話，只是為了證實外間的傳說？還是打算參與尋寶，分一杯羹？」

那人道：「都不是。在下只想奉勸少島主，那『寶藏』之說，純屬子虛，深盼少島主勿為傳聞所誤。」

海雲心裏又是一動，笑道：「這麼說來，你對金蚯蚓宮的秘密，竟比我們知得更多了！」

那人既未承認，也未否認，續道：「在下亦深知神州四傑豪氣干雲，少島主奇才天縱，未必似江湖貪婪之徒，為了區區財物便鋌而走險，但是，人却難免好奇，那金蚯蚓宮越被人渲染得神秘，就越可能激起少島主的好奇心，倘若因此涉險，就太不值得了。」

海雲說道：「看來你對我的個性，也知得很清楚？」

那人道：「人性相同，少島主自不會例外。」

海雲道：「可是，你知道咱們對金蚯蚓宮除了好奇之外，還有一份血仇麼？」

那人點頭道：「關外韓家堡滅門慘禍，在下焉有不知，但人死不能復生，寃怨相報，於事何補，仇殺糾纏，仁者不取……」

海雲忽然沉聲道：「住口，你這番口氣，竟是替金蚯蚓宮解脫辯護，難道那千萬被殺的無辜婦孺，就該白死了不成？」

那人輕嘆了一口氣，道：「少島主誤會了，在下並非替金蚯蚓宮辯護，而是為一批比婦孺更可憐的人求情。」

海雲一怔，道：「誰？」

那人道：「金蚯蚓宮門下的黃衣劍手。」

海雲詫道：「他們有什麼可憐？」

那人感慨的道：「金蚯蚓宮門下，都是被迫無奈的可憐人，他們受上命驅使，充當殺人的兇手，屠戮無辜，實非本願，却又無法掙脫枷鎖，拋下屠刀，他們過着禽獸不如的生活，雖有滿腹辛酸，却無處可以投訴，他們也是人，也是父母生養的血肉之軀，却淪落在暗無天日的地獄中，他們……」

說到這裏，他深吸一口氣，極力使自己激動的情緒平靜下來，然後接着道：「少島主，我這些話字字是實，絕非替誰辯護，金蚯蚓宮弟子雖然屠殺了許多人，但他們也是無辜的。我無意攔阻少島主到金蚯蚓宮去，可是，你們縱然去了又如何？除了被那些可憐虫所殺，便是殺死那些可憐虫，這血仇越結越深，豈是英雄俠士的本願。」

海雲默默傾聽着，直到他說完，才緩緩的問道：「你說那些黃衣劍手都是被迫無奈，他們為什麼不肯棄暗投明呢？」

那人嘆道：「棄暗投明，談何容易。別說他們被層層監視難以脫身，就算僥倖逃脫了，天下也無容身之地。何況——」話猶未盡，忽然頓住，竟沒有再說下去。

海雲道：「何況什麼？」

那人不答反問道：「少島主可知道『金蚯蚓宮』這名字的含義？」

海雲搖頭道：「不知道。」

那人又問：「那麼，三十多年前，江湖中曾有一個名叫『刺花門』的組織，少島主聽說過嗎？」

海雲又搖搖頭道：「沒有。」

那人長吁一聲，道：「刺花門是個邪惡可怕的組織，它沒有固定的地點，也不開山立派，其弟子都是由各大門派少年精英中蠱惑而來，所用手段，可說萬分歹毒……」

他壓低了聲音，續道：「武林名門大派訓誡弟子，最嚴的是『色』字，認為一犯色戒，便萬刦不復，殊不知少年人血氣方剛，那情慾之好，發乎人性，却是最難控制的，上智者强自尅制，往往流于孤僻怪誕，下智者則意淫自瀆，每每戕害身心，達于極致。但這種事，人人皆具本能，偏被道學二字所壓制，諱言忌疾，失之疏導，反成了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收拾。」

海雲也是年輕人，聽了這番話，不禁臉上一陣紅，暗中却連連點頭不已。

那人接道：「刺花門正好針對這一弱點，特以『縱情盡歡』為餌，網羅了一批面貌姣好的年輕男女，組成『綉蓮會』和『分桃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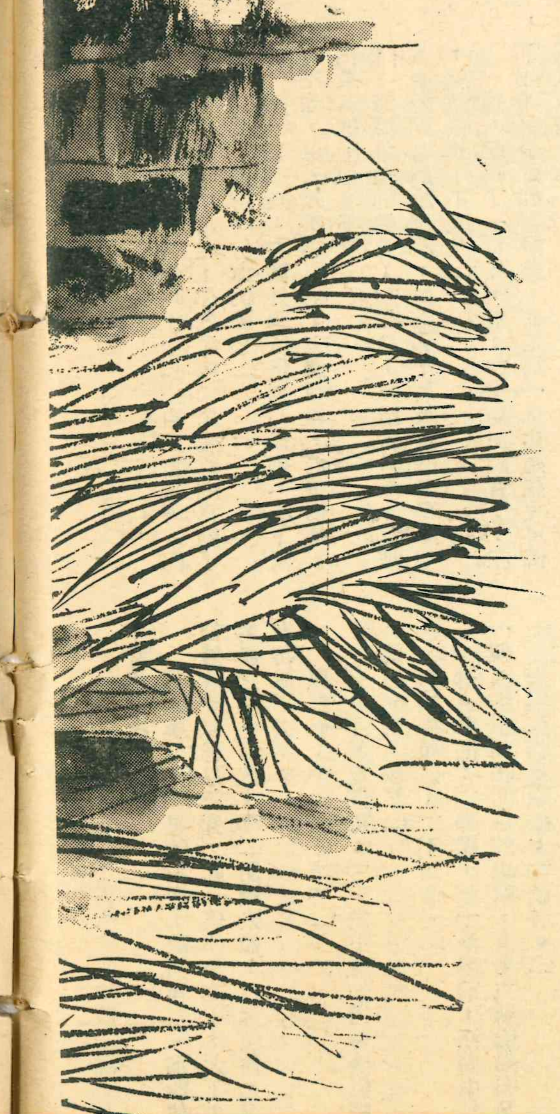
海雲詫問道：「什麼叫做『綉蓮會』、『分桃會』？」

（未完待續）

三期完俠情恩仇錄

仇深似海（中）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四海奉瓢把子「西川二老」毛洪、白二中之命，與侯忠前往踩探解職大官李靈甫住宅，以作洗刦前的準備工作。雲在李宅後院，驀睹李家小姐割股療親，大受感動，不顧一切的毅然通知李小姐，把他們洗刦李家的計劃日期說出。三日後西川二老率衆往刦，爲捕頭夏侯風設陷所敗，西川二老及侯忠負傷逃走，往殺雲四海，適雲往備馬擬與妻兒逃走，西川二老乃遷怒雲之妻兒，殺以洩忿。半年後，雲在小茶館遇捕快丘錦，被誆往衙門，發覺受騙，把丘錦擊倒，轉身躍逃，却被夏侯風擊仆地上──

末路英雄苦　薄命紅顏悲

此刻，「左手刀」丘錦，一臉是血的由後面趕了上來，見狀厲吼一聲，直向着地上的雲四海撲抱了過去，二人頓時在地上扭打了起來！

衙門裏的人愈跑愈多，燈光火把照了個通明！「排雲雙翅」夏侯風仍然力帶着那道鎖鍊子，自然不愁雲四海插翅而飛！

大家團團的圍上了二人，却不料那「左手刀」丘錦仍然和雲四海在地上滾打着！

這種情形看在「排雲雙翅」夏侯風眼裏，老大的不開心，他當然明白是怎麼個道理！

當下，這位夏侯大班頭冷冷一笑，大聲道：「丘班頭不要打了，這姓雲的賊是你擒住的，他跑不了啦──」

言下之意，很明顯的表示出來賞錢歸丘錦，別人不想分的意思！

「左手刀」丘錦的心意被夏侯風道破，自然也就不必再打了，事實上他和雲四海在地上那種不成體統的打法，他仍然沒有佔了什麼便宜，還是捱打的時候多，樂得借此下台！

當時滾身跳開，喘得像個牛似的！

大家少不了要打量他一下，只見這位平日挺體面的丘班頭一身是泥，滿臉的血，身上那襲講究的羊皮袍子，撕扯得東一片西一片，毛都翻在了外，的確是不堪入目，狼狽透了。

坐了下來，冷冷笑道：「倒是一副好容貌！」

驚堂木一拍道：「雲四海，你糾衆行刦，殺害了朝廷官府的大員，又持刀拒捕，傷害了官差多人，這些罪狀都是實在的，你可招認麼？」

雲四海打了個冷戰，點頭道：「犯民知罪！」

蘇大人嘿嘿一笑道：「很好，雲四海，你倒是能作能當，這些罪狀，只舉一件，就是可判你論斬，你還有什麼可以申訴的沒有？」

雲四海鐵青着臉，道：「犯民雖墜身匪類，從不敢妄殺無辜，也不敢做喪天害理之事，打刦李府之事，犯民乃係被迫不已，並曾事前暗中通知了李府，告……」

那位蘇大人聞言至此，倒着實的吃了一驚。

他面色突然一變道：「啊——果有這種事？」

一旁的那位師爺，却嘻嘻一笑道：「這幫子江洋大盜，那還有什麼眞話？不過是信口胡謅，大人明察！」

蘇大人點點頭，冷笑道：「諒他也不敢！」

於是，轉過頭來，寒着臉道：「雲四海，你可以明白一點，要是信口雌黃，可小心你的腦袋！」

雲四海道：「犯民所說，句句實言！」

蘇大人發出了一串淩厲的冷笑道：「有何爲證？」這句話，倒使得雲四海怔了一下，他低頭思索了一下道：「大人只須重詢貴府的丘班頭，就知犯民說得不假！」

蘇大人皺了一下眉道：「傳丘錦——」

「左手刀」丘錦這時已紮好了頭上的傷，借穿了人家一套衣服，正自坐在候審時板櫈上發愣，這時一聽見傳見，精神一振！

當下匆匆趕入大堂，叩頭問安之後，那位蘇大人一看他這副模樣，皺着眉道：「你怎麼啦？」

「左手刀」丘錦恨聲道：「卑職計誘雲四海來衙，下手拿他，雲四海敢逞兇拒捕，受了點小傷，不算什麼！」

蘇大人點點頭道：「雲四海說打刦李府前，他曾通風報訊，你可知道？」

丘錦斜過眼來看雲四海，後者圓睜着一雙虎目，怒眼看他，他心裏略一思索，冷冷笑道：「雲四海鬼計多端，大人切莫信他！」

蘇大人道：「這麼說你是不知道了？」

丘錦道：「通風報信確有其人但絕非是他！」

雲四海劍眉一挑道：「丘錦——」

堂上驚堂木「卜！」一聲大响，雲四海話聲中止，無可奈何的低下了頭。

蘇大人厲聲叱道：「大堂之上，你要放尊重些，免得皮肉受苦！」

雲四海無可奈何的嘆息了一聲，垂下頭來。

蘇大人於是轉詢丘錦道：「你說另有其人，那人又是誰？」

「左手刀」丘錦心念着百兩賞銀，不惜昧心撒謊，道：「那人也是匪黨之一，打刦時已死亡亂陣之中！」

蘇大人鼻中哼了一聲道：「既是告密之人，就該手下留情……」揮揮手道：「你下去吧！」

「左手刀」丘錦叩頭離開，蘇大人眼光轉看向雲四海道：「大膽的刁徒，你還有什麼話說？」

雲四海叩頭道：「犯民豈敢信口雌黃，請大人轉命李府千金，當知所說不假！」

於是，把當夜如何眼見李小姐割股盡孝，如何不忍加害，挺身告密……說了個大概。

大堂上頓時沉默無聲，蘇大人聆聽之後，不禁呆住，繼而頻頻冷笑：「那李府小姐，千金之軀，

幾口閃亮的刀尖，比對在雲四海臉上，「排雲雙翅」夏侯風嘿嘿笑道：「朋友，你別再想跑，到了這裏，你就算到了家啦！」

摸着瘤子上那黑毛，他一個勁的冷笑着。

「左手刀」丘錦向上一步，手指着雲四海道：「總班頭，他就是雲四海，這小子滑得很……」

邊說邊自喘着氣，一面用袖子擦着臉上的泥和血！倒是旁邊的人看不過，拉着他道：「丘頭兒，你先瞧瞧傷吧！」

丘錦一副挺不願意的樣子，在兩名差人的摻扶之下，進了衙門。

圍着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大家亂七八糟的嚷着，指指點點說個不休！

事到如今，雲四海是什麼也沒有說的了，他既有反悔向善之意，眼前這第一項「殺官拒捕」的罪名，他可是担當不起！

看着身側那一羣如狼似虎的差官捕快，禁不住搖頭長嘆了一聲，道：「你們用不着如此，我跟你們走就是！」

「排雲雙翅」夏侯風擺了一下手，手下的各自後退了一步，刀劍歸鞘，他向着站起的雲四海抱了一下拳，道：「雲朋友，老夫信得過你，大丈夫敢作敢當，進出一趟衙門，算不上怎麼一回事！」

雲四海冷笑道：「既來之，則安之，一切你們看着辦吧！」

夏侯風揩手自後腰帶上，解下了一副加料的鐵銬，雙手一舉，嘻嘻笑道：「這是王法，雲朋友你委屈一下吧！」

雲四海顯然一怔，長嘆一聲，伸出了手，夏侯風親自走上去，「克査！」的一聲給鎖上了！

他豎了一下大姆指道：「好——有你的，雲朋友你跟着老哥哥進去過堂，我担保錯待不了你！」

一伸手抓着了雲四海頸項上的鎖鍊子，道：「走！」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到了此時，也只有認了，拖着沉重的脚步，雲四海等一行，步入到氣勢雄偉的府台衙門，是時，大門兩側，兩行紅衣衙役，雁翅也似的排着，衆口齊聲，吼着令人心神盪漾的「堂威」。

雲四海雖說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子，却也禁不住由心底生出一種冷颼颼的寒意！

這一陣奪命的「堂威」，由外堂一直叫到了內堂，三通鼓响，靜候府台大人升堂夜審！

先者，早有這位府台大人的差人，飛傳快報入宅，這位知府大人，對于「夜審」一向不感興趣，照例是來個「先行收押」以候「天明發落」！

可是，今夜提審的這個犯人，他可是不敢馬虎，早已穿着好了四品藍色官衣，在大堂後面的更衣房裏抽着烟，專事等候！

三通鼓响之後，他才慢條斯理的戴好了烏紗帽，由着兩名貼身的跟班兒侍候着，步入大堂！

您瞧瞧大堂裏這種陣勢！

二十名所謂的「劊刀手」，左右列開，胸抱着明晃晃的紅衣大刀，再往下看是二十名弓箭手，胸前鱉着十字彩結，左弓右箭，好不威風！

再往下，二十名衙役，立着三稜杖，鴨嘴棍，鎖子手拉着鍊子，至于迫供問刑的木馬，夾棍，十字椅……歷歷在目，不一而足！

往上看，左面是文案師爺，右面是兩名文書的「筆貼式」！

威風凜凜的府台大人，向正中位子上這麼一坐，那盪人心神的堂威，就可又吆喝起來！

這位府台大人，姓蘇官印「青雲」，大概取意「青雲直上」之意，爲官尙稱嚴謹清正！

十來盞宮燈，點綴着大堂上一派光明！

蘇大人一拍驚堂木，叱了聲：「提！」

鎖鍊子嘩啦啦一响，左側通往大門箭道的短鐵柵門「噹！」一下子摔開，雲四海跟蹌步入！

喊堂的大聲吆喝道：「帶——江洋大盜雲四海一名進見！」

「排雲雙翅」夏侯風親自押着鎖鍊子，帶着雲四海步入到大堂正中。

他嘴裏小聲的招呼着雲四海道：「委屈一點，小兄弟！」

緊接着抬起左脚，施勁的一踹他的腿彎子，厲叱一聲，道：「跪下！」

雲四海應着勢子，噗通！一下子，跪倒在地！

夏侯風向後退了三四步，一揮手，四名持刀的幹捕，緊緊的逼前，採取四方監視的形態，嚴謹的看守着他！

蘇大人貶了一下眼皮子，打量了幾眼，點點頭道：「你叫什麼名字？家住那裏？」

雲四海抬頭，正色道：「犯民雲四海，目下無家可居！」

一旁的師爺偏頭向大人道：「居無定所，無業遊民！」

蘇大人手指着大堂的一名挑燈的，說道：「過臉——」

這是大堂上的一句术語，意思是要看清了犯人的臉，燈伕不敢怠慢，靠近了雲四海，把一盞青紗的桶狀宮燈，高高舉起，雲四海眉目皆露，被照得一清二楚！

蘇大人雙手扶案，欠下了身子，細看了看，又

焉會與你一個匪類打上交道？此事不難查知，你是上令通緝的要犯，本府現將你收押，候期再審！」

言罷，拔下杖籤，向堂下一丟，大聲道：「杖責四十，押下去！」

兩側青衣衙役齊應一聲，左右撲上，按倒了他，側立一旁的「排雲雙翅」夏侯風，自從聆聽了雲四海對答的那番話後，回想了當日毛洪似有追殺雲四海之意，內心不禁相信了三分，對雲四海也就生出了幾分同情。

此刻見狀上前一步，假作按倒雲四海的姿態，却小聲的關照行刑的兩名衙役道：「輕着點兒！」

二衙役以目示意，當下杖影翻飛，一五一十的高聲叫報着毒打的杖數，板杖一收，「排雲雙翅」夏侯風在旁叱道：「押下去——」

兩名衙役拉起了雲四海，扶着他向左側鐵門步出。

「排雲雙翅」夏侯風雖說內心已對雲四海生出同情，但是此等要犯，却也不敢大意，生恐雲四海抵抗脫逃，當下親自尾隨其後，押送入監！

堂上的蘇大人拍了一下驚堂木，高聲道：「退堂！」這堂夜審大盜，就此結束。

×　　×　　×

江洋大盜雲四海落網被擒的事，很快的傳遍了府城內外，茶樓酒肆間，這是最熱的話題，大家爭先談論着，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是樂意聞知的！

入夜，寒風更形凜冽的咆肆着！

城外的老關帝廟，雖然依然聳峙着，可是已失去了昔日的熱鬧場面！

偌大的廟殿裏，甚至于看不見一點燈光，由外面看過去，一片黝黑，可謂之「伸手不見五指」！

「一股烟」侯忠輕悄悄的來到了門前，越牆而

入，身輕如燕，的確是好輕功！

佛堂裏面傳出「老山羊」白二中的聲音，道：「誰？」

侯忠低應了一聲：「我！」

拉開了門，閃身而入，佛堂內燃着一盆火，沒有點燈，「西川二老」鬼影子也似的，面對面的在烤着火。

火光映着二老削瘦的臉！

自從李府鎩羽而歸後，這兩個老頭兒的心情一直是不曾開朗過！

除了懊喪，失望之外，還存在着一種難遣的憤恨與仇恨，對于叛離組織的雲四海，更是恨入刺骨，無時無刻不在打探着他的消息！

也許是上次在李家，吃了大虧，最近這幾天一聽見門响，就心驚肉跳，生恐是官兵大舉來剿，比之昔日之衆星捧月，茶來張手，飯來張口情形，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侯忠一聲不哼的關上門，走過來伸手烤着火。

「踏雪無痕」毛洪忍不住問道：「外面風聲怎麼樣？」

侯忠冷冷一笑，道：「惡有惡報，那小子落網了！」毛洪一怔道：「誰？」

「雲四海！」侯忠一面烤着火，一面道：「外面傳說他被擒落網，知府夜審收押——」

白二中怪笑道：「好——」

侯忠插口道：「瓢把子先別高興，聽說雲四海自承告秘之人，只怕一時還死不了！」

白二中臉上立時罩下了一層怒容，怒聲道：「好小子……」他雙手緊緊揑着，露出了一片克克骨响之聲。

「踏雪無痕」毛洪，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個消息可靠麼？」

「一股烟」侯忠點頭道：「可靠！」

白二中轉望毛洪道：「無論如何，這小子不能叫他活着！」

毛洪點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在動手之前先要摸清他押在那裏，再下手不遲——」

一股烟侯忠一怔道：「瓢把子的意思是—？」

白二中寒着臉道：「無毒不丈夫，侯忠，你明天和吳化仔細去打聽一下，摸清了底細再下手！」

冷森森的一笑，他咬牙切齒又道：「這一次要他插翅難逃！」

× × ×

透過了半扇的鐵窗，入目的是一排高聳的石牆，石牆已併立着一列七八個站籠，站籠裏形銷骨立的站立幾個犯人，他們看上去好像已經死了，只有一兩個萎縮着，發出低微的呻吟聲！

「風」像哨子也似的尖嘯着……站籠裏的犯人，像是在忍受着炙身砭骨般的奇痛，眦目，張唇，簌簌的戰抖着！

雲四海一身大刑的佇立在陰沉的牢房裏，他初次嚐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身上的刀傷，棒傷，被寒風不停的侵襲着，使他頓感到難以忍耐的痛楚……

無疑的，這幾天所經歷的事，是他二十餘年以來所從未領畧過的，想到了妻死子亡的一節，他更不禁心肝片碎，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這是一般人絕難忍受的奇恥大仇，雲四海竟然忍住了，他是一個自知的人，深深明白，以自己今日的武功，如果去找到毛洪等四人尋仇，無異以卵擊石，自取滅亡，自己必須要把眼光放遠，三年或者是五年之後，也許那時自己的武功有了精進，也許……

大顆大顆的淚珠子落在了潮濕的泥地上！

命運竟是那麼無情，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不到窮途末路道上，更會遭遇到如此一步刦難，如今竟然身繫囹圄，下一步，生耶？死耶？誠然還是個未知數！

「西川二老」的狠毒陰損，丘錦的見利忘義，使他頓時體會出所謂的「人」，竟然無異于禽獸，較之那些食人的猛獸更殘酷，可怕而防不勝防！

由於他是特殊的罪犯，獄方也就對他特殊的處理，單獨的扣押在一間堅固的石牢裏，日夜由數人看守着！

總算那位大捕頭「排雲雙翅」夏侯風，為人尚算正直，對於雲四海生出同情之意，由於他的關照，雲四海少受了許多折磨，而難能可貴的享受到這一點屬于自己的痛苦與沉寂！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之間，他已在牢房裏過了三天。

三天的時間顯得是如此的漫長，沒有再過堂，沒有人來看望，甚至于沒有人跟他說上一句話！

難道我就這樣的在這裏住一輩子？

「不！這是不可能的！那位知府大人不是說過了麼？我像他所犯的那些罪，只要招出一次來，也是難逃一死……」

想到了這些，雲四海不禁陡然吃了一驚，蒼白的面頰上，帶出了一絲冷笑。

老實說，如果就這樣死了，不管是受那一刀之苦，或是老死牢房，這都是他所不能忍受和心甘情願的！

逃走一念，不禁油然而生！

可是，他的眼在接觸到手脚上的這份沉重的刑具之後，却又不由不氣餒了，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

門外鐵鎖嘩啦！一响，雲四海像是忽然由沉睡中驚醒了一般！

木門沉重的推開來，腦門上貼着膏藥的牢頭禁子，大聲的吆喝道：「雲四海過堂！」

接着伸手一拉雲四海的頸上鍊子道：「快！」

步出牢房的雲四海，只覺得雙目一陣劇痛，一時頭昏目眩，差一點把持不住。

走過來兩個人摻住了他，當前一人打量着他道：「不要慌，先叫他靜一靜再說。」

說話的正是那位三班大捕頭夏侯風，對於這個人，雲四海心裏是存有感激的。

在黑暗的房子裏住久了，乍一見天光，自然是不大適應，夏侯風很能體貼這位患難中的小兄弟！

他伸出手，輕輕拍着雲四海道：「雲四海，有人來看你，你跟着我來！」

這倒是件出人意外的事！

雲四海精神一振，却又苦笑道：「你何必騙我，還會有什麼人來看我？」

夏侯風咧嘴一笑道：「瞧你把自己說的——」

他把頭湊近了，放低聲道：「告訴你吧，李家大人的小姐來看你啦——」

雲四海驀地一呆，說眞的，這倒眞是一件大好的消息，也是他沒能敢想的事。

夏侯風對着他咧牙一笑道：「也許是你的好運來啦！李家母女來此以前，聽說已見過我們大人啦！走吧！去看看吧！」

他親自為他開了脚銬，引着他穿過了一排牢房，進入到一片美好的園子。

這裏花葉扶疏，景緻如畫！是蘇大人平日休息的地方，一干閒人是不可以隨便進入的！

「排雲雙翅」夏侯風，親押着他步入到後院花廳，一個衙差早已佇立在門口候望着，見狀上前，道：「大人關照，雲四海單獨入內，要總捕頭你在外面侍候着差事！」

夏侯風不太自然的笑笑，退後一步，向雲四海道：「請吧！」

雲四海揭簾步入，門外的夏侯風身子一矮，「颼！」一聲已縱上了廳閣，由此下望，四面了然在目，雲四海如果心生逃走，無論由那一面出來，也休想逃過他的眼去！自可望手到擒來！

花廳內一名差人高聲道：「雲四海到！」

雲四海在一扇彩屏前站住了身子，只見廳內佈置得甚是富麗堂皇，古董書畫琳瑯滿目不一而足！

那名差人把他安置在屏風前，低叱道：「候着！」向內步入。雲四海悵恨無極的在一張紅木太師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被安置在這種地方，眞感到無限懊惱，因為廳內的佈置越是考究，越襯托自己的面目非人！

他無限傷感的垂下了頭。

這時，一名白衣少女，悄悄的自屏風閃身而出，當她那雙深鬱，而像是哭腫了的眸子，接觸到了雲四海時，雲四海却沒有看見她！

大顆的晶瑩淚珠，由她那雙大眼睛裏滾出來。

雲四海忽然抬頭發現了她，驚道：「妳——李姑娘——」

那位李小姐竟然再也忍不住，驀地投身而前，她緊緊地拉住了雲四海的手，抽搐說：「雲……恩兄……」

雲四海後退一步吃驚道：「姑娘妳是千金之軀，請不要如此！」

李小姐闃言怔了一下，慢慢的鬆開了手，却忍不住傷心落淚，道：「我對不起你……是我們害了你！」

雲四海搖搖頭，苦笑道：「這與姑娘無關，妳今天到來這裏看我，已令我感激不盡了！」

他頓了一下，却見那位李小姐不禁低頭垂泣，心中十分感傷的道：「小姐你——」

李小姐霍地抬頭道：「我叫李瑤琪，你不必這麼稱呼我——」說時，抬手擦了擦臉上的淚。

雲四海輕嘆一聲道：「令堂也來了？她老人家身體可好？」

李瑤琪抬起目光，吶吶的道：「我母親來了，因為咳嗽，蘇大人又送她回去了。自從父親死了以後，近一個月……她老人家身體更不好了……」

邊說，邊自又淌下淚來，却又接道：「我母親說你是我們李家的大恩人，一定要想個法子救你出來……」

雲四海咬着牙道：「想不到他們對你父親下毒手……李小姐，人死不能復生，妳和令堂，都要保重才好，至於我——」

他頓了一下，恨聲道：「我自有辦法！」

李瑤琪一驚道：「雲大哥，你千萬不能……」

雲四海默默的垂首不語。

李瑤琪眼巴巴的望着他道：「這裏蘇大人已知道了你棄暗投明的義舉，很是感動……」

雲四海不由精神一振，亟於一聽下文。

李瑤琪却又悻悻的道：「只是他又說你的案情重大，雖可設法免了你的死罪，只是要想現在放你，却很難！」

雲四海點點頭，道：「我知道——」

李瑤琪又道：「我母親留下一些錢，要蘇知府

竟事！

交下去，關照他們好好照顧你！」

雲四海低低的道了聲：「謝謝！」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當他含着淚抬起頭來時，李瑤琪却已站在了他面前。

她臉上帶出一絲强作的微笑，道：「雲大哥，我母親要我問你，你家在那裏？我很想把大嫂和孩子接過來住——」

聽到了這些，雲四海驀地呆住了。

他固是百感交集；痛心到了極點，却猶自報以淒涼的一笑，奈何却掩飾不住內心的創傷，虎目一紅，墜下淚來。

李瑤琪一驚，沉聲道：「大哥你——？」

雲四海傷感的出聲笑道：「令堂的好心，我心領了，事實上已無此必要……」

李瑤琪怔道：「怎麼……？」

雲四海站起來，繞了個圈子，深深的呼吸了一下，才道：「他們都死了！」

李瑤琪面色一驚，呆呆的坐了下來。

雲四海伸出鎖着手鐐的雙手，用力的掩着臉，驀地大笑起來，只笑了幾聲，却又忍住了聲音，用那雙充滿了仇恨的眼睛，看向她道：「也是他們下的手……」

李瑤琪良久才喘了一口長氣，却忍不住一陵撲倒在雲四海的身前，緊緊的拖住了他的雙膝，痛哭起來。

雲四海全身急劇的戰抖着，他鐵青着臉，很久很久，才使得自己情緒平靜下來。

李瑤琪兀自傷心的哭個不休，雲四海忽然一驚道：「李小姐妳……」

他用力的把她由地上拉起來，李瑤琪無力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她臉色顯得更蒼白，忽然剔眉大聲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

先前的那名差人，這時却由側門走進來。

二人都吃了一驚，那差人向着李瑤琪一笑道：「時間差不多了，犯人要收監了！」

雲四海嘆道：「妳請回去吧！」

李瑤琪想要說什麼，大概碍於那差人在面前，不大好出口，却反身入屏風後，匆匆取出一個包裹，遞上與雲四海道：「這裏有兩套衣服，一雙鞋，雲大哥，你留着穿，過幾天我會再來看你——」

雲四海雙手接過來道：「謝謝！」

轉身離開，步出花廳，李瑤琪追上來叫了聲：「雲大哥——」

雲四海轉過身來。

李瑤琪淚光瑩瑩的道：「你要多保重！」

雲四海道：「我知道！」

李瑤琪吶吶道：「你一定要忍耐下去……我們會想法子的！」

雲四海悵然點點頭，轉身步出，那名差人亦步亦趨的跟在他後面。

「排雲雙翅」夏侯風佇立在門口，把一副加料的鐐子往他的腕上一套，「克嗒」一聲鎖上，赫赫笑道：「老弟，你這些東西，我給你拿着！」

說罷，把雲四海手裏的包袱接了過來。一面打開，翻了翻笑道：「這位李小姐可眞是個好人哪，瞧瞧這袍子，帽子，鞋子……」

雲四海苦笑道：「我那裏穿得着這些，夏侯老哥，你代我收着吧！」

夏侯風道：「穿不着？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唉！走吧！」

雲四海似乎覺得有人在窗戶裏向這邊來，回過頭看看，却發現那李瑤琪仍在顧盼着自己，他的心不禁倏地動了一下，頓時壓抑着無限傷感，大步而去。

出了花園，「排雲雙翅」夏侯風仍在感嘆道：「俗云最難消受美人恩，兄弟，就憑這一點，你這個牢也沒白坐！值得了！」

雲四海苦笑不語，夏侯風又道：「你的事我算明白了一個大概，剛才大人像是見了丘頭兒，很是震怒，只是那丘錦，一口咬定了通風告密的人不是你！」

雲四海冷笑道：「這位朋友與我雲四海有何仇恨，何必非要置我於死地？」

夏侯風道：「這還不說，丘錦另外還約了『神手箭』章天來作証，証明那一天，你曾持劍刦殺，案情對你很是不利！」

雲四海道：「神手箭章天是誰？」

夏侯風道：「是隣縣的捕快，聽說那隻胳膊，就是叫你給砍斷的！對你恨之入骨！」

雲四海陡然憶及那日打刦李家時，果然有一人被自己砍斷一腕，自己被逼不已，實非本來意識，當下閉言嘆息一聲，不再言語。

夏侯風道：「有了這些原因，所以大人很是為難，這件案子，只怕還要拖上些時候才能定審！」

他說罷，表示無限同情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嘆了口氣，就把他送進了冷暗窄狹的牢房！

× × ×

冷夜，萬籟俱寂——

雲四海抱膝枯坐在牢房一角，回憶及日間所發生的事，眼前不禁泛起了李瑤琪清艷的儷影！

不過是萍水一面之緣，這位富家的千金，竟然會對一個昔日為匪；今為階下囚的陌生犯人，如此

的關心，仗義執言，代為請命……那是一種何等高潔的情操，却非一般世俗少女，所能望其項背！

附近牢房裏不時傳來難友的呻吟呼痛聲，透過婆娑昏濛的那盞豆油燈，顯得更多凄涼……有如鬼魅夜哭，置身地獄一般的感覺！

也許是上面關照下來了，雲四海竟然破格的得到了一牀棉被，他躺在稻草堆上，鼻子裏却聞到陣陣腐臭的臭味，中人欲嘔，這無情、殘酷，凄冷的長夜，可眞是够人磨的！

驀地！——

他聽見了一聲異聲，彷彿是夜行人踏瓦聲音！

這種聲音，他是最熟悉不過的了。

在昔日，「西川二老」傳授他輕功時，曾特別的注重他的聽覺，那怕是落葉飛花，他也能聽得一清二楚。

此刻，他所聽見的這種聲音，正是夜行人飛越瓦脊的聲音，一點不會錯，而且來人還不止一人！

雲四海一咕嚕爬起來，鎖鍊子嘩啦一響，他趕忙小心的用手抄着，身子向前欺，已貼身在鐵窗格扇旁邊。

在朦朧的黑夜裏，他看見兩名抱刀的衙役，由對面的哨房裏飛快跑過來，那樣子好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令人驚奇的事，就在這時發生了！

就在這差人翹首上望的刹那之間，當空人影一閃，一條黑影，比電還要疾的撲空而下。

這人好快的身法，只是往下一撲，並沒有看到他是怎麼樣出的手，一雙叉開的手，已然雙雙擊中在二差人的胸肋之間。

二差人「啊呀！」一聲痛呼，雙雙倒地不動！

目睹及此，雲四海陡然大吃一驚，他臉色倏地一陣慘變，貼身于石壁間，禁不住一陣熱血澎湃。

雖然是驚鴻一瞬，那夜行人的身法是如此的快，可是逃不過雲四海的眼去，他發覺來人，竟然極似昔日的同夥「一股煙」侯忠！

他的胆子，也實在太大了。

顯然的，獄方對於「雲四海」這類的重犯，也經過嚴謹的防範，甚至於也曾想到過雲四海昔日的同夥；會來刦獄，是以在雲四海所置身的牢房四週，早已有了嚴密的人員部署！

來人可能只是注意到散佈在獄房四週的幾名差役，却忽署了左右兩面的兩處刁斗石樓！

「一股煙」侯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連斃二人，足尖起點，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拔身而起，斜着落上了東面高聳的院牆。

就在此時，一道黃澄澄的燈光，由石樓內射出，閃電般的向着侯忠落身處照去。

「一股煙」侯忠方自向這方舉手作了個暗示，却為那道鐵紅紗罩的孔明燈光，照了個正着。

雲四海這一次清晰的看見來人的面目，不是侯忠是誰？

他猝然被燈光照射，大吃一驚，在院牆上施展了一式「雲裏翻」滾身而下，但聞得石樓內一人大喝道：「拿賊！」

緊接着鑼聲大響，燈光四面交錯而下。

此時間，兩條疾勁的人影，一左一右交接着自空而下，一人手持鋼刀，一人猛掄鐵尺，兩般兵刃，同時向着侯忠身上招呼下去！

整個牢獄全驚動了，哨音刺耳，鑼聲嗡嗡！

「一股煙」侯忠手中向外一揮，磕開了二者之一的鐵尺，大喝道：「風緊——」

斜刺裏又撲下了一人，這人一身黑衣，雙手拿着一對尺許長短的牛角短刀，一聲不哼的照着那名持刀的捕快背後就扎！

這個人一現身，暗室內的雲四海，一瞥之下，也是熟人，正是昔時同夥之一的「吳化」，此人有個外號，人稱是「火蠍子」。

當日打刦李府時，這兩個人因負責「把風」任務，而倖逃活命，前些時隨着西川二老，殘殺雲四海妻子時，也有此二人。

目睹着這個不共戴天大仇人，雲四海熱血怒漲，眞恨不能破獄而出，親手殺之，方消心中之恨！

他這裏，眼望仇人近于咫尺，而無可奈何的當兒，整個的牢房，已掀起了一陣喧嘩，武裝的小隊子四面擁出，那些素日被壓搾飽受痛苦折磨的犯人，更不禁興風作浪，趁機鼓噪，羣聲大嘩！

此時此刻，却有一排持着快弓的兵士，向着雲四海置身的石牢外羣集而來。

彷彿是「排雲雙翅」夏侯風的口音，高聲喝道：「好生看着差事，不許放走一個！」

立時，雲四海就聽見了一聲冷冰的怪笑道：「夏侯風，你這老兒，是眞個的找死！」

他只說了幾句，已穿房而起。

說話的人，正是「西川二老」中行二的那位「老山羊」白二中。

這兩個老怪物，敢情也到了，而且在如此戒備森嚴的情況下，並無退身之意。

「排雲雙翅」夏侯風長笑聲中，已然循着「老山羊」白二中現身的排房閣簷下騰身撲去，他掌中一雙「護手鈎」像是兩道閃爍的銀蛇，交揷着向白二中兩脅上揮去！

白二中尖叱道：「來的好！」

這怪老頭子，陡然一舉手中的雙筆，「噹！」一聲架住了夏侯風的雙筆！

遂見他身子向下一沉，雙筆一振，筆頭子找住了夏侯風的「護手鈎」兩尖，霍地一分，竟然把夏侯風手中的雙鈎分了開來。

夏侯風想不到有此一手，不覺呆了一呆。

「老山羊」白二中顯然是有目的的，嘴裏高叫道：「併肩子！（是招呼同夥之意）快下手！」

斜處裏箭也似的躍過來一條人影，掌中一對「離魂子母圈」向外倏地一展，「碰！」一聲，唰唰地擊在夏侯風右肋後方。

這一手，的確是厲害之極！

夏侯風嘴裏悶吼一聲，身子就像是斷了綫的風箏也似的，驀地騰空而起，摔出了數丈以外，頓時一命嗚呼！

「西川二老」這一聯手呼應，果然奏了奇效，「排雲雙翅」夏侯風一生傲視同道，給他捕緝歸案的黑道人物不知凡幾，却未曾料想到，竟然會落此下場，臨終仍然葬身于黑道人物之手，誠乃刦數難逃！

「西川二老」一出手斃了大敵，未免得意忘形，只聽得當院裏，一人大聲道：「打！」

火光一現，「轟」地一聲大响。

二老陡然記起前此教訓，未免大吃一驚，毛洪的雙掌向着白二中用力一推道：「縱！」

兩個人像燕子般的，倏地分了開來。

以二人身法，對付弓矢暗器，足足有餘，只是用以躲避鐵砂子兒的火槍，可就顯得慢了一些。

兩個人落下之後，只覺得全身火辣辣的發痛，或多或少的都中了幾枚！

緊接着火光再閃，轟轟之聲，一連又是幾响，二人悶聲而驚，如同滾簷的狸貓般雙雙墜簷而下。

人羣擁上來，長槍手持槍就打毛、白二老，雖說是被火槍下寒了胆，身子也受了些傷，只是餘勇可買，兀是了得！

一時之間，人聲喧嘩，短兵相接！

毛洪，白二中像是兩個凶魂煞鬼般的，殺開了一條血路，另一面的「一股烟」侯忠，「火蠍子」吳化，顯然也都負了傷。

對方的官兵，却是有增無減，喊殺聲搖天動地，同時七八名幹練的捕快，也都相繼湧到。

「踏雪無痕」毛洪，「離魂子母圈」運施如飛，一連打殺了五六名官兵，挨近到白二中身側。

白二中却在危難之間，搶救了「火蠍子」吳化一條性命，後者遍體是血，顯然負傷不輕。

他伏身在白二中背後，急喘道：「瓢把子……你們退吧……再不走，可都得完啦——」

「嗖！」一枚箭奔面而來，白二中以手裏的判官筆揮手擊開，抬腿踹開了當前一名捕快。

這時另一面的侯忠一身是血的竄近身邊，高聲叫道：「瓢把子，快走——」

他身子驀地騰起，落在了簷角之上，火光一現，嚇得他趕忙又伏下了身子，轟然大响聲中，槍子像豆子也似的打在屋瓦之下，嘩啦啦碎了一大片！

「一股烟」侯忠身子再騰竄而起，一股烟似的，向後院牆之外飛越逃走！

看情形，今日大勢已去！白二中一隻手挾起負傷的吳化，騰身而起，却與另一面騰身而起的毛洪，聚在了一處！

「老山羊」白二中無限氣餒的道：「毛老大，快走！」

「踏雪無痕」毛洪一聲獰笑道：「你先走一步，我這就找姓雲的小子去——」

白二中急叱道：「小心——」

二人互推一掌，兩下分開，「老山羊」白二中挾帶着吳化，頭也不能抬的，倏起倏落的向着牆外翻縱而去！

此同時，「踏雪無痕」毛洪，却施展傑出的輕功提縱之術，倏起倏落的趕到了正中牢房翻身而下！

這裏，更是重兵、能手集結之地！

「踏雪無痕」毛洪藝高胆大，此人行事倔强任性，不達目的不休，在黑道中是出了名難惹人物。

毛洪倏起倏落的撲進了一排箭道，但聞得右側一人高叱道：「放！」

火槍子一亮，毛洪禁不住毛骨悚然！

他嘴裏高叫道：「好東西——」

鷹鷂子般的騰空而起，不待火槍手引着了藥綫，瘦軀如同「飛鷹搏兎」般的已撲了下來，子母圈向下猛然掃下，「咕喳！」聲中，已把亮着火的一桿火槍劈爲二截，兩名火槍手不及逃開，却爲他雙圈一展，雙雙擊中後背，頓時吐血而亡！

斜刺裏一聲斷喝，閃出了一個黑衣漢子，這人手持着一桿亮光閃閃的如意棒，一招「撥空盤打」，破空劈頭直下，毛洪足下退出半步，雙圈合併着向下一擊，「噹！」一聲脆响，壓在了來人的如意棒上。

這漢子也不是外人，那一天在李府彼此也見過，來人是府裏的能手之一，人稱「一棒震中州」孫雲龍！

毛洪腦子裏有這麼個人物，嘴裏發出了一聲怪笑，「離魂子母圈」乍然向外一展，孫雲龍竟然騰身不及，毛洪這一圈，施展的是「鳳凰單展翅」，暗藏着「如意三打」的厲害招式在內！

孫雲龍那裏知道對方這種煞手的厲害，舉棒一封「噹——」的又是一响，把二對鋼圈反綳得彈倒

而起。

就在這一剎那，那彈起的「離魂子母圈」忽然向兩下一分，却快如閃電般的，自兩方交叉着向孫雲龍兩肋之間擊來。

孫雲龍無論是招架，或是閃躲，可都太晚了，只聽得「磁！」的一聲，一雙鋼圈雙雙都擊中在孫雲龍兩肋之間，緊接着毛洪却如同燕子般的騰身而起。

「一棒鎮中州」孫雲龍施出了混身之勁，把手中的如意棒擲了出去，身子向後倒退了一步，一交坐倒在地，吐了一口血，倒斃當場！

那支出手的如意棒，夾着疾勁的風聲，像是一條閃亮的銀蛇，疾追着毛洪的背部穿射而至，毛洪像是背後生了眼睛般的，向下一伏身，如意棒緊緊擦着他的脊樑骨飛了過去！

此刻，人羣叫嚷着向這邊奔跑過來，鑼聲响遏行雲！

可笑的是，就在衆聲拿賊，高叫入雲的當兒，竟然失去了賊踪！

其實，毛洪並沒有離開，非但如此，他却更深一步的來到了牢房中心地方。

當他由一面天窗，施展縮骨卸肌之術潛入時，却爲一名看守牢房的禁卒看見了。

那禁卒操起了一口鬼頭刀，大吼一聲，道：「有賊呀！」

跑上了幾步手起一刀，直向着毛洪身上剁去！

「踏雪無痕」毛洪，如何會把這種角色看在眼中，一伸手就捏住了對方的刀鋒，那名禁卒用力奪刀不下，臉色一變，刀也不要了，轉頭就跑！

他才跑了兩步，只覺得當頭疾風一响，毛洪已由他頭頂上掠了過去！

禁卒「啊呀！」叫了一聲，却被毛洪一隻鳥爪般的怪手，抓在了臉上。

五指一收，那禁卒鬼也似的叫了起來。

毛洪桀桀怪笑道：「想活命的就照實說話。」

那名牢頭禁子，平日欺壓犯人，作威作福慣了，此刻面對着如此的一個凶神惡煞，早已嚇得亡魂喪胆，闓言變腔嚷道：「老爺子饒命——饒命。」

毛洪冷笑道：「有一個新押來不久的犯人雲四海，關在那一間房裏？」

禁卒哆嗦着道：「在……在，我帶爺爺你老人家去……饒命！」

毛洪一鬆手，那禁子噗通一聲可就跪了下來。

牢房裏，衆犯人嘩然大亂，吹口哨拍巴掌的，亂成一團，室外鑼聲喧天，開始像在牢房內奔進！

毛洪一伸手，把那禁卒提了起來，怒聲道：「快帶我去，別裝蒜了！」

那名禁卒領着毛洪拐了個彎，已來到了雲四海被押的石牢前。

這時牢房前，已多了四名持刀的捕快看守着。

那禁卒見狀，大聲嚷道：「救命呀！」

毛洪手起一刀，寒光閃處，該禁卒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在地！

「踏雪無痕」毛洪更不遲疑，怒嘯一聲，騰身而起，直向着石牢前撲進，四名捕快吆喝一聲，掄刀齊上，毛洪怒嘯聲中，雙手同時展出，一雙離魂子母圈，再次展出。

只聽得一片叮噹聲响，四名捕快中，竟有三名兵刃出手，剩下的一名，轉身就跑，不意才跑出兩步，已爲毛洪自後騰身追上。

隨着毛洪的下落之勢，離魂子母圈併着當頭落下，正好擊中在那名捕快頂門之上，血腦飛濺中，那名捕快已橫屍當地！

其他三人，見狀早已嚇得面無人色，相繼撥頭奪門而出，毛洪怪笑一聲道：「暫饒爾等一條活命！」說話之間，已來到了石牢門前，他狂笑了一聲，怒聲道：「雲四海，你老子找你納命來啦！」

牢房裏的雲四海其實早已驚覺，只是苦以手脚不便，石牢堅固，明知大難臨頭，却無法可施！

此時聞聲大驚，他後退了幾步，帶着沉重的手鐐脚鐐退於石牢壁角。

也就在此同時，門外的毛洪，已發出了巨大的掌力攻勢，但聽得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响，石屑飛濺中，那厚達尺許，整扇的堅固牢門竟然翻倒下來。

「踏雪無痕」毛洪帶着一聲刺耳的狂笑，雄獅般的撲身而入——

原本暗淡的燈光，已被巨大的風力所熄滅，牢房裏剎時間變得黝黑，但是雲四海却能清晰的看清了毛洪的臉，而毛洪也瞬即發現了雲四海所立身之地。雲四海不再畏懼了。

面對着如此的血海深仇，他暫時把生死置之度外，明知不敵亦要敵之。

毛洪認準了他的立身之處，高叱一聲，道：「小畜牲。」

整個身子倏地飛騰而起，掌中的一雙「離魂子母圈」，摟頭蓋頂直劈而下。

雲四海同時狂嘯道：「老賊——」

沉重的一副鐐子向上一揚，嗆啷！一聲大响，硬硬架住了毛洪的雙圈。

可是就兩者內力之上來說，雲四海到底是差多了，他憑着一時之勇，奮全身之力，能够招架住毛洪如此這般的雷霆一擊，確使得毛洪大吃一驚！

這一擊之力，使得雲四海兩腕皮開肉爛，一交

坐倒在地，整個的手上那副鐐，就像是燒紅了般的燙！值此性命交關的當兒，雲四海可不能少緩須臾，他倒地的身子，在地上一挺一躍，嘩啦一响，帶着鐐子的雙脚，直向着毛洪當胸踹去！

「踏雪無痕」毛洪厲叱道：「打——」

第二次運足了內力，離魂子母圈排山倒海猛的揮下，施了一招「獨劈華山」！

休小看了這招普通的招式，在毛洪的全力貫注之下，可謂之力道萬鈞。

雙圈猝然一下，正好迎上了雲四海踢起的雙脚，只聽得「嗆啷！」一聲大响，杯口粗細的鋼鏈子，竟然被猝然而下的鋼圈一揮爲二，分成爲兩段！

雲四海被震得雙腿發痲，下身用力的觸及地面，他一咬牙，手上的鎖鏈子嘩啦啦的帶起來，直向毛洪頭上抽過去。

毛洪想不到雲四海竟然胆敢向自己出手，一時間，更不禁怒火冲天，左手鋼圈一擋雲四海鎖鏈子，右手鋼圈施一招「太公釣魚」，劈面而下！

是時，人聲喧雜，已逼近牢房。

忽然燈光大作，有人高呼道：「不要緊，他跑不了，快把槍準備好——」

「踏雪無痕」毛洪，聞聲心中一驚，對於這種燃放的火槍，他可眞是怕透了，如果果眞對方在牢外佈好了火槍陣，那可就不容易逃走了。

這一念之間，使得他不得不及時抽身，却再也顧不得下手殺害雲四海！

雲四海此刻對付毛洪，可是施展出全身的功力，主要得力於雙足踝間的鏈子脫開才能從容進退！

毛洪那種來去如風的身法，眞可謂凌厲迅捷，雙圈之下，只一觸及必然聲震全室，石屑紛飛。

看看人聲來近，無數道孔明燈光，照射而入，毛洪可知道此時不走可就來不及了。

他厲叱一聲道：「小輩，暫饒你一命，你老子少則三天，多則半月，必定再來取你性命！」

言罷縱身躍開，雙圈上運足了功力，向着鐵柵窗上撲過去！

那眞是動人心魄的一剎！

「離魂子母圈」在他手裏，當眞雷霆萬鈞，無堅不摧，雙圈下火星四射，震天價般的一聲大响，鐵柵窗破開了一個大窟窿，石飛灰揚中，毛洪已掠身而出！

室外衆人大聲呼叫着，火光閃爍着槍聲隆隆。空氣裏，飄浮着濃重的硝磺氣息，大羣的官兵，捕快，抬槍的抬槍，掄刀的掄刀，叫嚷着向前院追去。

牢房裏，雲四海全身汗下，慢慢的坐下來，一絲逃走的念頭油然而生——

他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轉念間，却又想到了那位李瑤琪小姐的囑咐，未免又生出了一些猶豫。

黑暗中，忽然閃出了一片亮光，一人由破碎的破門外大步而入！此人嘴裏叫着：「雲四海——」

手裏的火摺子向前一揚，已看見雲四海站在旁邊，自然雲四海也看見了他，不禁心裏微微一動！

來人竟是「左手刀」丘錦，他一隻手亮着火摺子，另一隻手拿着一口明晃晃的鋼刀，樣子像是很慌張。

可能他並沒有想到雲四海仍然還在這裏，是以乍然一見，有些兒出乎意料的樣子。

呆了呆，他臉上綻出了陰陰的笑，冷森森的道：「倒還沒有想到，你還活着！」

雲四海反唇相譏道：「好一個仁義的君子！」

「左手刀」丘錦一雙精眸子四下一打量，心裏有數的道：「我特地回來看看你死了沒有，我知道，你原先那幫子朋友，恨透了你！」

雲四海冷笑道：「眞對不起，我還沒有死！」

「左手刀」丘錦陰森森的一笑，用手裏的火摺子照了照道：「你受傷了是吧！」

雲四海心裏再也不會像以前那麼單純，自從對方一現身子，他可就猜出來這丘錦對自己必然沒有安着好心。

「左手刀」丘錦愈走愈近，面目愈現出猙獰，雲四海心裏有數，一聲叱道：「姓丘的，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丘錦重覆了一句，由不住殺機頓現的道：「雲四海，你我這段仇是結上了，一開始我就看你不順眼，現在我更是恨你不死！」

臉上佈滿了殺機的笑，他冷森森的道：「我殺了你，人家只當你是死在同黨的手裏，絕不會想到就是我下的手！」

雲四海心忖道：「好陰險小子，公報私仇！」

他冷冷一笑，有恃無恐的續道：「你在作夢！」

丘錦哈哈笑道：「憑你眼前這份德性，還想給我要橫？」

言罷，陡然欺身，掌中刀「唰！」一刀劈下，却被雲四海一擧手，以兩腕之間的鐵鏈子，嗆啷！一下子架住，火星一冒。

丘錦抽刀後縱，一晃手，熄了手裏的火，房裏頓時一片黑暗！

就在這一刹間，丘錦陡然進身，用他成名的「左手刀」，唰唰唰！一連三刀，刀光如同三片飛舞的花瓣，向着雲四海三處要害上砍去！

他似乎是打量錯了，居然沒有注意到雲四海雙

踝上的鏈子，早已脫開了。

而且，雲四海早已算定了他卽將出手三刀的來勢。

三刀如同一式，分向雲四海頭，胸，腰三處要害上疾斬而來！

黑暗裏又是「嗆！嗆！嗆！」三聲脆响，三片火光，三刀依然落了空，同樣的被雲四海手上的鏈子招架住，時間，方位，預算得恰到好處！

丘錦心裏一急，身子整個的躍起來，雙手握刀，快劈而下，刀刃上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

這一手，有個名堂，在刀法中，叫作「嘯風弄影」，是夜戰中的傑出手法。

然而，丘錦却忽畧了，雲四海幼習武功，「西川二老」由於是匪類出身，特別着重于「夜戰」的劈刺閃避身法，這一次以之對付「左手刀」丘錦，可謂之正好用上了。

丘錦這一招「嘯風弄影」，名爲「獨劈」，實則暗含着兩處所謂「掛肩」的偏打手法！

刀式一出，嗆啷啷一响，火星四射之間，雲四海早已循着他的刀勢，折身而出！

接下去「颼——颼——」兩股刀風，可都砍空了。

「左手刀」丘錦之刀落空，心中暗叫了聲：「不好！」

背後疾風猛襲而至，不待他回頭，但聽得嘩啦一响，頦頸之間，已被一條冰冷生硬的鎖鏈子套了一個結實！

「左手刀」丘錦反劈掄刀，「颼——」一聲，依然是走了空，只覺得頸項間緊箍奇痛，頓時一陣頭昏目眩，兩耳間如同响了一聲焦雷似的，當時就昏了過去！

隨着他倒下的身子，雲四海咬牙切齒的緊收着鏈子，直到他完全停止了呼息爲止！

殺人者反被人殺！

雲四海糊裏糊塗的殺了丘錦，總算吐出了一口怨氣。

他摸着黑站起來，只覺得有些個頭重脚輕，原來方才對付毛洪，一番苦戰，早已耗盡了精力，此刻又和丘錦一番厮殺，自然是疲憊不堪！

靠着牆，他喘息着，心裏不禁想着：此番如何是好？

耳中人聲，仍在叫亂着，廊道裏火把燈影閃爍着，似乎有人往這邊趕來了。

「此時不走，還待何時？」

雲四海恨恨的嘆息一聲，兩隻手操着迤長的鏈子，一縱身掠上了破碎的窗扇，再一折腰，箭也似的，已然撲上了對面的簷頭！

可笑那羣官兵捕快，一腦子的拿賊，却是撲前忘後，雲四海適逢其會，毫不費力的逃出了虎口！

當空是一彎下弦月，漆黑的一片，不見浮雲，只有幾顆深深嵌在穹空裏的寒星。

夜風颼颼，砭人骨髓。

在官兵三五成羣，叫嚷，奔跑之際，雲四海却已施展出傑出的輕功，翻越出府台衙門高聳的院牆之外！

不啻是一身是胆，兩世爲人！

× × ×

剪下了蒂結的燈花，玉閣內光影婆娑！

她——李瑤琪，背對着高脚的燈盞，那流離的燈光，把她纖瘦的倩影，拉得細細長長地……

千般的愁緒，萬種離懷，深深的困繞着她……父親的死，母親的病，深深的折磨着她，看上去她憔悴多了！

曾幾何時，那陌生人——雲四海的影子，居然也偷偷爬進了她的心扉。

自從由府台衙門回來，那個人的影子始終緊緊的繫着她，當眞應上了那首詞——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似一番滋味在心頭……」

她何能忘懷雲四海那魁梧的身影？他那種倔强、憂鬱、孤獨、無依、無助……磊落的俠士風範，捨己爲人的英雄心襟；早已似燒紅的烙鐵，在她潔白的心坎上，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忘了他！」談何容易！

這靜靜的深夜，她一個人痴痴地坐在床邊，想到了雲四海那種悲慘的命運與身世，心裏眞不是個滋味！

她心裏想：他是爲我們而犧牲的，如果不是他，可能自己全家上下，全都遭了匪人的毒手……

這麼一想，心裏越加的過意不去，愈覺得雲四海這個牢，坐得太委屈了！

房門上「篤！篤！」敲了兩聲，接着吱呀！一下推開，穿着一身葱色睡襖的小丫環「彩蓮」，睡眼惺忪的走進來，她用手捂着嘴，打了一個呵欠，道：「我的小姐……這是什麼時候了，妳還沒有睡呀？」

李瑤琪嘆口氣道：「我睡不着！」

彩蓮皺了一下眉，道：「小姐，妳大概又想着那個雲——！是吧？」

李瑤琪臉上一紅，嗔道：「妳別胡說——」停了一下，她冷笑道：「人家爲了我們家破人亡，現在還關到衙門裏受罪，多可憐！妳的心是石頭做的呀？」

彩蓮被搶白了一頓，翻着眼皮笑道：「我的好小姐，妳這是怎麼啦，我也沒說什麼呀！」

她嘆了一口氣，在床邊坐下來，偏着頭道：「聽小姐這麼一說，這個人可眞是個好人，她是怎麼一個長相呀？」

李瑤琪道：「妳管人家的什麼樣幹嘛？」

彩蓮一笑道：「妳可別多心，我是聽人家說的，凡是當土匪强盜的，都是一張大鬍子臉，而且濃眉大眼的！」

李瑤琪白了她一眼，不耐煩的道：「胡說，這位雲大哥可不是這個樣！」

她秀眉一挑，作色向着彩蓮道：「妳以後說話可得放清楚一點，什麼土匪强盜的，妳以後要稱呼人家雲少爺！」

彩蓮怔道：「雲少爺？」

李瑤琪點點頭道：「他名字叫雲四海，是一個光明磊落，仗義勇爲的大俠客！」

彩蓮嚥了一口唾沫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小姐，下次妳再去探監的時候，可否帶着我一塊去，我可要好好看看他！」

說罷，伸胳膊又打了個呵欠，道：「噯唷——可不能再聊了，小姐睡吧！明兒個一早，三姑太太不是還要來跟妳繡花嗎！」

李瑤琪不吭氣，彩蓮就把床鋪好了，又走過去，在火盆裏加了兩塊炭，還把燈光撥暗些，只剩下一個小小的火頭，發出黃豆般大小的一點燈光！

李瑤琪咳了一聲道：「嗆死了！」

彩蓮就走過去，把窗戶開一道縫，一面伸着舌頭道：「自從上次那件事情以後，我可是再也不能開着窗戶睡覺了，睡覺都幪上頭！」

李瑤琪被她話引得「噗哧！」一笑，道：「妳放心！那來這麼多强盜呀！用不着幪頭！」

彩蓮搖搖頭說：「不幪不行——」說時大概想起了一件好笑的事，忍不住抿嘴「吭——」的笑了一聲。

李瑤琪道：「笑什麼？」

彩蓮捂着嘴，說道：「沒什麼——我可是要走了！」

却爲李瑤琪一把抓住，作色道：「說，笑什麼？今天非說不可！」

彩蓮彎着腰，吃吃笑道：「幹嘛非問不可嗎！也不關小姐的事，是我自己沒德行！」

李瑤琪逼着她，道：「妳的事也得說，說！」

彩蓮忍着笑，道：「好！我說，我說，說了妳可不許笑，更不許告訴太太！」

李瑤琪道：「少廢話，快說！」

她們倆個，雖是主婢的身份，但彩蓮却是從十歲上就來了，二人一塊玩大的，有時候鬧起來，就像是姐妹兩個，憨態可掬！

彩蓮被小姐迫着問，沒法子，只好紅着臉，道：「是前兒個，半夜裏想撒尿，又不敢起來……」

說到這裏，可就結結巴巴說不下去了。

瑤琪又氣又笑的道：「怎麼樣啦？說——」

彩蓮慢吞吞的道：「……我……實在害怕，沒法子就在褲兜裏……啦！」

瑤琪忍不住伏在床上咯咯的笑了，彩蓮紅着臉，道：「看吧！逼着人家說，人家說了妳又笑！」

瑤琪回過身，指着她，喘着氣，笑罵道：「妳可眞有德行，丟死人了，看我不告訴太太，搥扁了妳！」

彩蓮涎着臉，央求道：「好小姐，妳可眞不能說，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瑤琪擦着笑出來的眼淚，嗔道：「妳自己好好想想吧，以後可千萬不能再這個樣了，那有十八九歲的姑娘還撒尿的道哩？」

彩蓮一副小可憐的樣子，嘆道：「有什麼法子呀！誰叫我胆子小呢！反正我以後再不會這樣就是啦！」

瑤琪嘆口氣，無可奈何的道：「胆子小，妳也會準備個東西什麼地——」臉一紅，啐了一口，道：「算了，誰有工夫跟妳談這些！妳走吧，別在這現眼了！」

彩蓮又打了個呵欠道：「我可眞是睏了，睡覺去啦！」

說完，就站起來走了。

瑤琪把門拴好了，倒身在床上，想想彩蓮的話，還禁不住想笑，可是再轉念想到了雲四海，却又禁不住愁上眉梢，那先前的一點輕鬆氣息，轉眼化爲烟雲！

她悻悻的解開了小襖的扣子，正要脫下來，忽然！她吃了一驚，嚇得後退了一步！

原來剛才彩蓮所打開的那扇窗子，這時忽然現出了一個人的影子。

瑤琪幾乎要叫了起來，她順手操起了一個花瓶，用力的扔了過去！

花瓶一出手，她轉身就跑。

却聽得窗前那人沉聲道：「李小姐，是我——」這聲音好熟，李瑤琪聽在耳中，大吃了一驚，幾乎疑是身在夢中，倏地回過身來。

可不是，窗前那個魁梧的影子，正是心中緊緊繫着的雲四海，他——蓬頭散髮，衣衫片碎，而且臉上多處，都似還帶着血漬……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她呆住了！

那個人道：「我可以進來麼？」

瑤琪强自定了定神，睜大了眼睛，道：「是雲……大哥？你……怎麼會來到了這裏？」

她伸手扶着桌子，吶吶道：「請……進！」

人影一飄，雲四海已來到了房中，倒是他足上的鎖鏈子「嘩啦」的响了一聲。

李瑤琪低頭一看，嚇得後退了一步！

雲四海反手關上了窗子，他轉過身來，眸子裏閃爍着烱烱的光。

二人默默對看着，彼此的情緒，都畧爲平定了下來，雲四海深深的嘆息一聲，道：「我本來是不該再來麻煩妳的，只是妳對我的情誼，令我不能不來……」

停了一下，接着道：「我是來向姑娘妳辭行來的！」

李瑤琪臉上驚悸的表情，稍稍的去了一些，只是仍然不知從何說起。

雲四海道：「我是專程來向妳辭行來的，別無所求！」

說罷，合手一拜，鎖鏈子「嘩啦」一响，轉身就走！

他才走至窗前，李瑤琪忽然趕上，伸出一隻素手拉住了他，道：「雲大哥——」

雲四海回過身來，苦笑道：「我知道妳很奇怪，我怎麼會出來的是吧？」

李瑤琪點點頭，輕聲道：「你能告訴我嗎？」

雲四海凄愴的一笑，道：「我殺了人……不能不走！」

李瑤琪頓時一驚，睜大了眼，道：「你……殺了誰？」

雲四海道：「是衙門裏的捕頭，左手刀——丘錦！」

話方出口，只見李瑤琪臉色由蒼白一下子轉爲鐵青，她全身顫抖了一下，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她低下頭，眼淚簌簌淌下來，忍不住抽搐道：「爲……什麼？……我只當你是眞的改過自新，重新作人……誰知道，你……竟然……賊性難改！」

這「賊性難改」四個字，深深地刺痛了雲四海，他頓時怔住了。

李瑤琪抬起了染滿淚的臉，她臉上已失去了先前的害怕神色，却顯得無限的失望與傷心。

看着他，她斷斷續續的道：「……我和媽媽，都一直佩服你是個仗義勇爲，知過能改的俠士……誰知道你……你居然……又殺了人！你……你太叫人傷心了！」

哭了，哭得是那麼傷心。

雲四海感愧無極的道：「姑娘妳——」

李瑤琪冷冷一笑，道：「……你不欠我們什麼……倒是我們欠了你一番恩情……現在也用不着我母親再去託人保你了，你已經出來了……」

凄慘的笑着，她走到了床頭，由枕邊拿出了一個黑漆的匣子，往桌子一放，苦笑道：「這些錢，都是我存的……原打算以後接濟你的，現在你拿了走吧，我知道你來的目的，是缺少了錢用……是不是……？」

笑容復爲眼淚所代替，她忍不住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大概她是怕吵醒了家裏的人，所以不敢哭得太大聲，把臉埋在臂彎裏，那纖細的瘦軀，陣陣的抖動着。

雲四海頓時呆住了，他的臉這一刹間，變得紙也似的白，他似乎體會出這位李小姐對自己的一番痴情，而且忽然明白了對方埋在內心的眞摯！

那是他不敢相信和想像的事，試想想，一個是浪跡江湖的大盜，一個是金枝玉葉的宦門少女，這……其間如果沒有什麼感情，那簡直是不可能，難以思議的事情！

雲四海想到了這裏，只覺得全身一陣發冷！

他忍不住凄慘的低下頭笑了。

李瑤琪正哭得傷心，闃聲抬頭，她含着淚道：「有什麼好笑的……你拿了錢走吧！」

出乎意外的，雲四海陡然抬起了頭。

他臉上佈滿了怒容，道：「你們有錢的人，動不動只想到錢，以爲天下人都愛錢，天下事也都是一個錢字所能辦到的，李小姐，收起妳的錢來，姓雲的來是一身，走還是一身，絕不會沾妳分毫！」

李瑤琪呆了一呆，垂首落淚道：「那你要什……麼吧？」

雲四海苦笑，道：「妳以爲我是一個嗜殺成性的人？妳錯了！我殺丘錦，那是因爲自衞，是迫不得已！」

李瑤琪冷冷一笑，道：「自衞？」

雲四海道：「不錯，因爲我別無選擇，如果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

李瑤琪臉上罩上了一層解不開的疑容，慢慢地抬起頭，用着無可名狀的表情看着他。

雲四海苦笑，道：「如果妳不願聽，我也就不說了！」

嘆息一聲，低下了頭。

李瑤琪抬手木然的擦了一下臉上的淚，道：「你說吧！」

雲四海道：「這要從頭說起，一言難盡！」

李瑤琪站起來，走過去開門看看，又關上，回

來坐好，點點頭道：「不要緊，你說，離天亮還早呢！」

無限的淒楚，一剎時侵襲着他，面對着自己生平唯一的紅粉知己，他禁不住大爲激動，虎目內淚光瑩瑩。

李瑤琪看着他，嘆了一聲，道：「也許我錯怪了你——你坐下來……吧！」

雲四海重重地坐下了身子，把一副加料特重的手鐐，沉實的放在桌子上。

李瑤琪伸出手，在鏈子上摸了一下。

先前怨恨傷感的目光，已爲同情所取代了。慢慢的，她抬頭看着他。

雲四海於是乃將如何回家起，自目睹西川二老等四人，手刃妻子開始講起。如何的被迫離家，如何的飢寒交迫……如何的發現了通緝的告示。

在大寒天來到花街，吃餡餅無錢償付，遇見了左手刀丘錦，那丘錦如何的僞裝仁義，如何的誘騙自己說是去見李小姐……

聽到了這裏，李瑤琪顯然吃了一驚，她早已爲雲四海的悲慘境遇感動得哭了。

雲四海緊咬着牙，他不讓自己再掉一滴眼淚。於是又接下去，把丘錦計騙自己到衙門前，反臉以鎖鏈相加再細細的敍起，一直說到今日李小姐探監，自己如何轉回牢房。

這才說到了正題，他把「西川二老」會合侯忠，吳化二人，如何的心存仇恨，意圖在牢房內加害自己說起，一直說到「左手刀」丘錦公報私仇，如何的想殺自己洩憤，貪圖賞額等等，一股腦的全盤道出。

雲四海更不諱言的說明了自己，原有逃走之意，只是因爲念及李小姐母女殷殷期許，而打消了逃意，只是被迫下手殺了丘錦之後，才不得不一走了之。

最後，他說明了來此只爲一見李瑤琪，叩謝她母女對自己的關懷，自此天涯海角，苦練絕技，以便找西川二老，報復血海深仇。

這一段痛苦、斷腸、憤恨、髮指的悲慘經歷，足足訴說了半個時辰，才告一結束。

其間，消瘦的李瑤琪，整個的軟倒了。

雲四海一口氣說完了這些，伸手拿起了桌上的一杯冷茶，一飲而盡。

他長嘆了一聲，站起身來，道：「姑娘……妳是我生平第一知己。妳……對我的恩情，我永銘心扉，此生沒齒不忘……承蒙你的關注，傾聽了我這番話，時間不早了，我們就此告別，我走了！」

一雙白而瘦的手，緊緊的抓住了他。

李瑤琪把整個的身子倚過去，她緊緊的抱住他，把臉埋在他寬闊的前胸，她哭了。

雲四海緩緩地伸出鎖着鍊子的手，顫抖着，摸着她雲也似的秀髮。

忽然，他吃了一驚，用力的推開她，道：「不要這樣！我……我不配！」

「不——」李瑤琪再次的撲過去，雲四海閃身讓開。李瑤琪卻重重地摔在地下。

雲四海走過去伸手扶住她，痛聲的道：「姑娘，妳冷靜一點……我們之間……只能到此爲止！」

李瑤琪就勢抱緊了他的雙腿，她流着淚，道：「雲大哥！我錯怪了你……你原諒我吧……」

雲四海苦笑道：「我有什麼資格怪罪妳——」

李瑤琪慢慢的抬頭。她嘴角顫抖着，說：「大哥……你眞的不知道？」

雲四海遲遲的道：「我……一」

李瑤琪喃喃道：「我已經愛上了你……」

雲四海臉色一變，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李瑤琪慢慢站起來，她的表情是那麼的聖潔，看着雲四海。她吶吶的道：「我願意嫁給你……雲大哥，你……你可願意娶我？」

這突然的問題，如同晴天一聲霹靂，使得雲四海頓時呆住了。

他臉色變了一下道：「姑娘……這……是辦不到的！」

李瑤琪吶吶的道：「爲什……麼？」

雲四海長嘆道：「我不配。而且我曾經有妻有子！」

說到這裏，他緊緊地咬着牙齒，身子戰抖了一下。

李瑤琪用力的搖着頭，說：「可是他們都死了——」說到這裏，忽然止住，她大概發覺到雲四海的臉色不對，而且這句話，自己未經攷慮，一時出口，難免刺痛了對方的隱傷。

她很後悔的低下頭，吶吶的道：「你不要生氣……我說錯話了！」

一雙戴着手鐐的手，緊緊地扶着她的肩頭，把她拉得站起來。

二人臉對臉，相隔得是那麼近。

他那雙灼灼的眸子，盯視着她。閃爍的目光裏，帶着熱烈的情摯和感激。

她懺悔……羞澀，蒼白清秀的面頰上，浮現出兩朶紅雲。有些兒胆怯，但是却難以掩飾內心的喜悅之情。

忽然，他好像是失去了理智似的，緊緊地擁抱了她……

「雲大哥……」

「李……姑娘——」

兩片火熱的唇，緊緊地接觸。他緊緊的抱着她，在她的頭、髮、臉……狂吻着。

李瑤琪如醉如痴，她好像已經完全崩潰了，只是把一雙軟綿綿的手，搭在他的肩上。她忍受着內心火也似的激動……忍受着這如火如荼的狂愛。

長久的寂寞，痛苦的折磨，使得他們彼此間，都隱藏着等待發掘的情感，他們似乎還比一般人更需要關懷，更需要別人的愛……

蜷伏在椅墊上的一隻暹羅貓，伸了個懶腰，由椅子上躍身而下，「貓——」叫了一聲。

雲四海忽然一驚，他用力的推開了懷裏的瑤琪……張惶的站起來。

「天啊……我這是在做什麼？」

看着如痴如醉的李瑤琪，看着自己狼狽，可恥的雙手，他就像當頭着了一棒，一連的後退了幾步。他伏在瑤琪的床上，痛苦的懺悔着。

雖然未成大錯，但是用這種火熱，近乎於瘋狂的挑逗動作，加諸在一個純潔，無助的少女身上，那是下流，可恥的。

他簡直不能原諒自己這份無名的衝動……滾熱的淚水，把淺綠的床單染濕了。

他變得像孩子般的哭了起來。

不知什麼時候，李瑤琪輕輕地偎在他的身旁，熱情已使她忘記了寒冷，那柔弱嬌軀，半偎他身上。水晶的玉腕上，帶着碧綠的一隻玻璃翠鐲……在這數九方過的寒夜裏，賴以感情的滋潤，而不曾體會出一絲的寒冷。

她帶着母親一般的笑靨，關愛着面前這個失去教養的孩子。

伸出潔白的手，撫摸着他蓬亂的頭髮，那結實的背上肌肉，生滿了短髭的腮和唇。

她把臉，輕輕地靠在他的肩上，彼此都幾乎聽得對方的呼吸與心跳的聲音。

很久，很久，誰也沒有說話！

雲四海經過了甚久的思索，已相當的冷靜了。可是，李瑤琪仍在美麗，充滿了綺麗幻境的夢中。

面對着她那張快樂微笑的臉，雲四海不忍把她叫醒，不忍再把她送回冷酷的現實。

他們聖潔的相偎依着，沒有猥褻、卑賤……他們只是發自內心，一種人性本能的愛。

雲四海不再覺得可恥，也不再逃避，眼前的感情，他那張俊臉上，已失去了自愧不安，罪惡情緒的表情。代之却是充滿了光明開朗的微笑。

張開了弓也似的一雙鐵腕，讓冰寒無情的鎖鍊子，套過了她的香肩，緊緊的摟着她的頸頸！那麼緊緊的抱着她，箍着她……火熱的情熾，透過敏感的肌膚，傳遍了她全身，每一寸地方……

他們，曾經是一對可憐蟲，曾經是失去歡笑已久的人了，而現在，他們不再如此，他們這一剎間，自覺是人世間最快樂，最幸福的人。

像一朶鮮花般的，她醉倚在他懷裏。

時間就這麼一點一滴的過去了。

遠遠的地方，傳來了糢糊的一聲鷄啼，薄紙紗窗上透出了一絲淡淡的灰色。那種顯示出，可能未來的一天，又將是陰風苦雨的一天。

但無論如何，他們不再孤獨了，那怕是此去天涯，勞燕分飛，但是「心心相印」，卽所謂「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攏了一下滿頭的青絲，她把臉緊緊的貼着他，像是囈語一般的，她說：「天快亮了！」

那麼蜷曲着，像是一隻小鳥。

未幾，她發出了均勻的呼息聲，倚在她心儀的情人懷裏，她睡着了。

她的眼輕輕的閉着，長長的睫毛，密翳的垂搭着，挺直的鼻樑，細長的黛眉。勾畫出一副「海棠春睡圖」來。

也許還有好多好多話她想說，但是還沒有說，也許她想多享受一下這種情人懷裏的溫馨吧！

總之，她是睡着了，睡得那麼香，那麼甜！

男人總歸是男人，冷靜，熱情，但有時未免現實得多。他們想的總好像比女人多一點，遠一點，深一點，久一點……這些都顯示出，他們要担大任，就大業，不同於女人的地方！

他多麼想叫醒她，給她說上一聲再見，可是看着她這副甜蜜的睡姿，他實在不忍心……

何況……何況自己是天涯間一個浪兒——既不能合，也不可能長相與她廝守在這裏，又沒有一個固定的去留之處。

「我將如何的告訴她？」

要說的話，只有刺痛她，增加她更多的傷感，以其這樣，倒不如不說。不告而別的好。

摸摸她青葱般的玉指，透骨般的冷。

雲四海悄悄的抱起了她，把她輕輕地放在床上。李瑤琪含着笑臉，夢囈的說了句什麼，她緊緊的抱着他的頸項。雲四海却悄悄的溜出了她的臂彎。

他爲她蓋好了被子，手觸處，腕上的鍊子嘩啦啦的響了一聲。

看着雙腕間，那副結實的銬子，他苦笑了！本來他打算在這裏，要瑤琪幫助他，一起想辦法弄開來的，想不到斷守了竟夜，依然故我！

桌上的燈已經熄了。

紙窗上透進來微微地白色，一種黎明之前的寒

意侵襲着他，他必須要走了。雖然他是那麼的不願意。

就這麼默默地來，默默的去，以後什麼時候再能見到她，却是渺茫得很，見面時，她是否仍然小姑獨處，誠然更是未知數！

雲四海這麼想着，眞有不勝感慨。

脫下了手指上的那一枚漢玉戒指，輕輕的套了在她的指節上，就算是留下個紀念吧！

他悄悄的來到了窗前，輕輕地推開窗戶，縱身而出！

這時，天空裏正飄灑着濛濛的露水。

× × ×

細雨霏霏裏，大公鷄拍打着翅膀，啞着嗓子，只叫了半聲，就提不上勁兒了。

爐灶裏的火光，隨着那老婆婆拉動風箱的手，一忽兒明，一忽兒黑的，尺許高的火苗子，哧！哧！有聲的往上面竄着，正是「爐火純青」的時候。

馬家的鐵舖的掌櫃兼夥計——馬九，赤着雙臂，罩着一件棉披肩兒，正施着大勁兒，用力的掄着大鐵鎚，叮叮噹噹的打着鐵！

他是在打一件耕地用的大鐵犂。把赤紅的一大塊鐵搥扁了，又翻過來搥圓了，也不知他是怎麼的打法。

拉風箱的老婆婆，那是他的娘——馬婆婆！娘兒兩個省吃儉用，照顧這間小店，可眞不容易。生意嗎？倒是還算過得去。

馬婆婆看看火起來了，這才揉着一雙終年淌淚的眼睛，伸着個腰站了起來。

她由一旁找着一個沒把子的沙鍋，雙手捧着，對兒子說：「我去端粥去，你也該歇着了吧！」

馬九頭也不抬，道：「我不累，妳端去吧！」

馬婆婆剛一回頭，不知那裏衝來了這麼一個大個子，差一點把她老人家給撞倒了。

只聽見「叭嗒！」的一聲——人倒是沒倒下，手裏的沙鍋可是砸碎了。

馬婆婆嘴裏「啊唷——」一聲，一雙肉粽子般的小脚，通！通！通！一連退了好幾步，可就撞在馬九的背上。

像是打撞球似的，一個撞一個。馬九身子一栽，可差着那麼一點，腦袋瓜子就扎到了火裏。

娘兒兩個這麼一着，頓時可都嚇傻了臉了。

面前站着一個身形偉岸的漢子，蓬頭散髮，一臉的鬍碴子。這些都不算什麼，令人吃驚的是，這個人雙手腕子上，套着一副赤鐵加重，少說也在五斤左右的大銬子，鐵鍊子像蛇也似的，垂下來有尺把長。

娘兒兩個可都嚇了一跳，這不用說，準是一個逃犯，說不定是來搶錢來的。

馬九可是個老粗，心眼兒不會拐彎，也想不了那麼多。一想到「逃犯」「搶錢」，再也沒有什麼好多說的了。

他手裏正好有現成的傢伙，大吼一聲，一跨步，舉鎚就打！

好傢伙這麼一搥，怕沒有三百斤的巨力，對方可就是個鐵人，也能叫搥扁了。

馬老婆婆嚇得怪叫了起來，她是怕兒子殺了人，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大鐵鎚，眼看已經砸着了對方的腦袋瓜子，就見那人忽然一抬雙腕，只聽見「嗆啷！」的一聲大響，居然以雙腕之間的鍊子，實實在在的撞住了對方的鎚頭，胳膊彎子連彎也不曾彎一下。

只是這兩膀子力氣，足足就超過了馬九不知多少。

馬九嚇得臉色一變，正想收回了鎚，却見對方漢子雙手用力的向兩邊一分，「錚！」一聲脆響，大鐵鎚被他這一掙之力，忽然悠悠地反彈了起來。

馬九驚慌的大叫了一聲，足足跑出了丈許以外，施出全身之力，才沒有使手裏的鐵鎚脫手而出。

只聽見「碰！」地一聲大響，地面留下了盆大的一個大窟窿！

這一手，可把馬氏母子嚇呆了。

馬婆婆雙膝一彎，「噗通！」一下子跪倒在地，叩頭如搗蒜般的道：「山大王，饒命！饒命！」

那漢子怔了一下，有點兒氣笑不得，他上前一步，道：「起來，起來……我不是什麼山大王，更不是來搶你們什麼錢財的！」

馬婆婆爬起來，還一個勁的哆嗦着！

她兒子馬九一聽對方並無惡意！當下胆子可就大了許多，怔怔的看着這人，道：「那你……是來幹什麼的？」

這人冷冷一笑，走到了打鐵的鐵座子上，把一副手銬向上面一放，道：「麻煩一下，把這玩藝兒給我砸開！」

馬九直着眉毛，道：「這……個！」

他娘哆嗦着道：「你就別這個那個了……叫你弄開你就給弄開就是了……」

馬九走過去，細細看了一下那人，雖說是亂髮蓬鬆，倒生得英俊的一張臉，眉目間英氣勃勃，樣子不像是個壞人，再看看他手上那副傢伙，禁不住皺了一下眉。

那漢子催促道：「我脚上還有一副，合起來總有十來斤重，我不會白叫你出力，你拿下來，我都

送給你，你看看——」

他揚了一下手，嘩嘩啦啦直响，接道：「你看看，都是上好的精鋼！」

這幾句話，倒眞把馬九的心給說動了。

他點點頭道：「好吧！我給你開——」

說罷，由一旁拿出了開鐵的巨斧，掄砍了兩下，看看鎖鏈子無損，倒是斧刃都捲了！

丟下了傢伙，馬九嘆了一聲道：「倒眞是好材料——」

漢子皺眉道：「你想想法子！」

馬九翻看了一下，道：「容易，容易！」

說完就走到了舊貨架子上，找出了一截鐵絲，把一端比着那漢子手上的鎖，曲揑了一陣之後，試着一探一撥，只聽「克！」的一聲，就把鎖給弄開了。

然後又開了另一隻手！

那漢子輕鬆的舉了一下手，指指雙脚，道：「這個也麻煩你了！」

馬九耐着性子，又撥弄了半天，總算把一雙脚鐐也取了下來，那漢子活動了一下筋骨，點點頭道：「謝謝你了。」

馬九奇怪的打量着他道：「朋友你貴姓？……怎麼會？」

那人道：「我姓雲！」

說了這句話，他忽然警覺，這「雲四海」三字，在河間地面，已有很多人知道，可不能隨便出口，頓時就不再吭聲了！

自從離開了李家，他這一陣好趕，一路上生怕被人看見，好不容易找到了這家鐵匠舖，弄開了鎖，去了手脚上的累贅，彷彿身輕鬆多了。

回想起昨夜的前後遭遇，像是一場夢，簡直是不能深想，而且他忖測着，自己越獄的事用不了多久，定必會傳遍了河間府，那時候「畫影圖形」更必有一番轟動！

所以，他打定了主意，無論如何，要在這件事情張揚開之前，逃出這是非之地！

那位馬老婆婆這麼久大概也看出來雲四海不如想像的那麼厲害，也就不再害怕了。

她擠着一雙流淚的眼睛，慢慢走過來，道：「雲大爺，你這是要往那去呀！」

雲四海搖搖頭，隨口道：「到外縣去！」

馬婆婆道：「喲！那得趕快走才行！」

馬九這時胆怯已去，只管很高興的在一旁看着那副手銬脚鐐，提起來又放下，一個勁的在皺眉，大概在想怎麼個用頭！

雲四海走到了他面前，欲言又止的一副樣子；

馬婆婆生怕他不去，就道：「這鄉下劉家，有兩輛大車，每天往外面送菜，也載三四個客人，大概快來了，我說雲大爺……你搭他的車該多好！」

這句話倒使得雲四海心裏一動，他立時點點頭道：「很好，那車子往那裏去？」

馬九道：「最早的一輛車，是上肅寧去的，第二輛車是回頭往河間。」

他扭頭看看天色，道：「第一輛車就來了！」

馬婆婆這時找了另一個鍋，道：「我進去端稀飯去！」

雲四海橫身阻攔道：「妳不能去！」

馬婆婆道：「這……是幹甚麼？」

雲四海嘆息了一聲，道：「我的身份，不願意給人知道，等我走了，妳再出去！」

馬九點點頭，道：「行！咱們就晚一會吃！娘，妳用不着怕，先坐着歇會子，我看這位雲爺不像是壞人！」

馬婆婆嘴裏嘟嘟囔囔也不知她是在說些什麼。

雲四海走到門口，看看外面堆着小山般的一大堆煤，用油布蓋着，大概來不及往屋裏堆。

他心裏一動，向馬九說道：「這些煤是不是要運進來？」

馬九點點頭，皺眉道：「老沒空搬，麻煩！」

雲四海一笑道：「老實說，我倒願意幫你一個忙，乘着車還沒來的時候，幫你把這些煤給弄進來吧！」

馬九大喜道：「那好呀！」

馬婆婆却在一旁嘟囔道：「我們可不敢當……叫它扔着吧！」

馬九道：「娘，沒妳的事就少管吧。」

雲四海硬着頭皮，道：「是這樣的，我搬煤，你付出錢，該給多少，你給多少，我也不嫌少，好吧！」

馬九一怔，雲四海倒是話幹就幹，他脫下了外罩的皮背心，一捋袖子，就走出去幹活兒。

煤堆旁邊放着現成的鏟子籮筐，他就把煤鏟到籮筐裏，三兩下子就是一大筐，雙手一提，運步如飛的抬到屋內。

那馬氏母子，先前是老大的不樂意，誰知過了一會兒，見他一個人比人家兩三個人還能作，也就不哼聲了。

雲四海自忖着，「阮囊羞澀」寸步難行，又不甘再入邪途，是以才想到苦力賺錢。

當然，這是一時的「英雄末路」，不得已而爲之，雲四海可不能長久的作此打算。

眼看着他把小山似的一大堆煤，不過是盞茶的時間統統搬了個乾淨，如此的神力，速度，眞把馬

氏母子給看傻了！

馬婆婆原是以爲這麼一大堆煤，一個人最少也得半天的時間才能抬完，現在看他一會的工夫就給抬完了，心理着實的驚喜！

她兒子馬九，倒也心甘情願，不再吝嗇了。

當下母子二人嘀咕了半天，挑了半天，馬婆婆走進房裏去，拿出了一小包銀子，挑了半天，挑了一塊最小的，她兒子接過來，順手又在銀包裏拿了一塊大的，合起來兩塊，約有一兩左右。

他堆下了笑臉，道：「雲爺，這是你的工錢，剛才那兩副銹子，也算是我買你的！」

雲四海微紅着臉接過來，在手裏掂了掂，却留下了那塊小的，把大的那一塊退回，道：「兩副鐵鍊子是送給你的，我不要錢！」

馬婆婆生怕兒子不接，連聲的笑道：「謝謝！謝謝……」

她兒子馬九倒挺不好意思的收了回來，雲四海這時已擦乾了身上的汗，老太太給他打了一盆熱水，他就洗了個臉，對着一面白銅的鏡子，用馬九的剃刀刮了個臉，也理了一下頭髮！

等到他一切就緒，回過身來穿衣服時，馬家母子兩個，可都驚得直了眼了。

他們眼中所看到的，已經不再是先時那個蓬首垢面的囚犯了，而是個長眉俊面的英俊人物，看年歲不出二十四五，還是個少年！

雲四海見她母子如此，也不禁十分好笑，他匆匆穿好了那件羊皮背心，把馬九給的那一小塊銀子，往口袋裏一塞，這一塞，却意外的發現了一件東西。

那是一個小布包兒！

他奇怪的拿出來，見是一個紅綢子小包，一看即知是不屬于自己的東西。

想了想，就坐下來，把那小綢布包打開，一共是兩層，等到一看裏面的東西，使得他大吃一驚。

原來那綢布包裏，包的是兩片黃澄澄的「金葉子」，另有一張折叠的厚厚的紙，也不知是什麼玩意兒，打開來一看，上面印着「天津府匯豐銀樓通用寶票」十一個大字！

這幾個字，可把他嚇了一跳，心知這就是一般所謂的「銀票」了，可笑他活這麼大，倒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東西，一看下面工筆寫着——

「憑票祈付

白銀壹千兩整」

左面開着「河間」「北京」「濟南」「洛陽」……等十二個城市的銀號名稱。

事實上，這張「銀票」也就是十足的現銀，隨處都可掉換花用，雲四海不禁怦然爲之心驚。

須知，一千兩白銀在那個時候，簡直是個大的數目，買房子置樓也差不多够了。

他匆匆叠好了這張銀票，却又發現綢包裏，另外還有一方翠牌，穿着黃澄澄的一條金鍊子。

那翠牌色澤透綠，拿起來細一過目，其上却有「瑤琪」兩個小篆字！

看到此，他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

很明顯的，這些錢，連同這塊翠珮，都是李瑤琪偷偷放在自己衣袋之內，用以留贈自己的……自己開始時，雖嚴辭拒絕了她的餽贈，可是她却偷偷的變換了方式，依然偷偷的放置在自己外衣袋內。

她雖是一番好心，却不知此舉，却深深的傷了雲四海的自尊，他緊緊地握着這個小綢布包，內心却有說不出的傷感之情！

一旁的馬氏母女，可就已傻了眼了。

他們雖然認不出那張「銀票」是什麼玩藝兒，可是黃澄澄的金子，綠瑩瑩的玉翠，却是認得的。

也許他們實在想不透，對方這個人，既然身懷金玉，何以又那麼吃累受苦的去挑煤賺取一點點可憐的工錢！

就在這個時候，遠遠的黃土道上，一輛四匹騾子拉着的大車嘩嘩啦啦的來了，趕車的罩着皮帽子，遠遠地甩撩着大鞭，趕着牲口，發出清脆的「叭——叭——」聲，在這清晨寧靜的空氣裏越加的顯得清脆動聽！

馬婆婆立刻道：「來啦——來啦——」

說時，那大車已上了坡，直直的衝着這邊嘩嘩啦啦的奔馳而來。

趕車的把式，舞着大鞭子，嘴裏還高聲的唱着小調，雖然是小調，可是聲音却來得很大，也不知是唱些個什麼，轉眼之間，這輛大車風馳電掣般的，已來到面前！

雲四海正想招呼他停車，那輛大車，却自行在馬家鐵舖前停了下來。

趕車的聽口音，像是本地人，大聲吆喝着道：「馬九，上次給咱打的馬蹄鐵，好了沒有？」

馬九提着一個口袋，扔過去，一面指着雲四海道：「這位雲爺，要搭你的車。」

趕車的咧嘴一笑，望着雲四海道：「你要上那兒呀？」

雲四海道：「就上肅寧吧！」

趕車的問：「幾個人？」

雲四海道：「就我一個！」

趕車的一笑道：「行，你給三錢銀子，就上車吧！」

雲四海就上了車，向着馬九母子兩個抱拳拱了

拱手，那趕車的就一揮大鞭「叭——」地一聲大響，嘴裏吆喝着牲口——「得兒——駕！」

四匹騾子頓時亮開了蹄子，奮力前竄！

雲四海滿以爲車上會有幾個空着的座位，誰知一上了車，才發覺一大籮筐的菜，堆得滿滿的，別說是坐了，就是站也不容易。

他兩隻手拉着筐子，不時左右擺動着。

趕車的大聲道：「怎麼夥計，你沒坐過車是不是？」

雲四海道：「第一次！」

趕車的呵呵大笑道：「筐子上有的是蔴布口袋，你放下一個墊上坐不行了嗎！」

雲四海暗笑了一下，照樣坐好，除了冷風襲面之外，倒也還舒服。

他隨口應付着道：「你是運些什麼菜呀？」

「還能有什麼菜？」趕車的一面舞着鞭子，一面大聲說：「不過是大白菜，胡蘿蔔什麼地——」

說了這句話，他大聲的啐了一口痰，又道：「這位朋友，你上肅寧去幹甚麼？」

雲四海道：「投朋友。」

趕車的說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說完看看天，就道：「唷，可是起雲了！朋友，我得快走了，要不然摸着黑也到不了！」

大鞭子「叭——」一响，四匹牲口運足了力前竄，雲四海一夜折騰，又搬了一大堆煤，身子累極了，這時車子再一搖幌，他可就由不住睡着了！

趕車的走了一段，說了些閑話，沒聽見對方答腔，回頭一看，見雲四海已睡着，嗞牙一笑道：「眞有你的！睡着啦——」

順手拉了一個蔴袋，蓋在了他身上，嘴裏也不得閒的胡唱了起來——

「我說小寡婦兒你不要急，你二爺今夜晚一更不來二更來，二更不來就等着那三更天……三更三點你就把門兒開呀……我說小寡婦兒呀……」

才唱到這裏，車輪子大概輾着了一塊石頭，「巨噹！」的一傢伙，差一點把他由車上給摔下來，嚇了他一大跳。

正在睡覺的雲四海也給震醒了，他坐起來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趕車的勒住了馬，跳下去看了半天，嘴裏不乾不淨的罵着道：「沒甚麼！一塊石頭！」

他這裏攀着車轅，剛跨上了車，忽然間眼睛發直，奇怪的道：「咦——這個老小子是喳啦？（註：「喳」係北方土語，作「怎麼」之意）。」

雲四海睡得好好的，被嚇醒了，只覺得冷極了，半個身子發麻，也沒心再睡下去。

這時聞言，探頭一看，由不住也怔了一下。

原來此時大車已離開了黃土平原，馳至一片山巒地帶，四面高峯，雖不同江南的大山高聳入雲，可是倒也雄觀壯偉。

就在山巒之間，有一條黃土車道，大車輪子壓了兩道深深地鴻溝，車子永遠是順着溝道往前走。

這時，就在一片翠竹扶道，一個穿着灰色長衣的老者，一步三搖，背上還揹着一個大包袱，向這邊走着。

那老人白首白鬚，這麼一把子歲數了，又好像染上了什麼疾病，走幾步摔倒在地，然後爬起來再走，又摔下又爬起來，樣子不勝疲憊。

雲四海看到此，不禁同情心大起。

趕車的却看得發直。一抖韁繩，得虎窩！吆喝着把車趕過去。

老者大概以爲車子要走了，見狀老遠的叫了一聲，道：「喂——」

手一招，老者的身子可由不住又倒了下來。

這時大車已離他不遠，雲四海忙招呼道：「停車，停車！」

車把式停住車，和雲四海一齊跳下來趕過去。

老者這時也向這邊走來，雲四海忙過去攙着他，老人看了他一眼，點頭道：「謝謝！」

趕車的見地上還放着個大包袱，就幫他提起來，本以爲很輕，誰知一經手，却重得出奇。

他兩隻手，用盡了力氣，才勉強的提了起來，嘴裏說：「好傢伙！」心裏可由不住責怪道，怪不得這老小子走不動，原來揹着這麼個大包袱。

老者好像有什麼病似的，臉色很白，他一隻手裏還拿着一把黑布傘，用以拄地。

看見趕車的提他的包袱，他苦笑着，道：「我來——你提不動！」

說時一伸手就提了過來，只是他自己腳下也不俐落，蹌了一下，雲四海趕忙把那個大包袱接了過來，揹在背上，心裏禁不住着實的吃了一驚，因爲這包東西，實在太重了，若非自己天生的大力，只怕也是揹它不起。

老者見雲四海居然揹起了這個大包袱，好似也頗爲驚奇，看了他幾眼，點點頭道：「謝謝！」

口音，像是有點南方的味道，却是有意的撇着官腔，他的個子相當高，和雲四海不相上下，衣履看過去，也相當講究，一件月白色的布罩袍，裏面是一襲團花薄薄地棉袍子，腳下是青黑面子的一雙福壽履，兩腳踝上，緊緊紮着同色的緞帶子綁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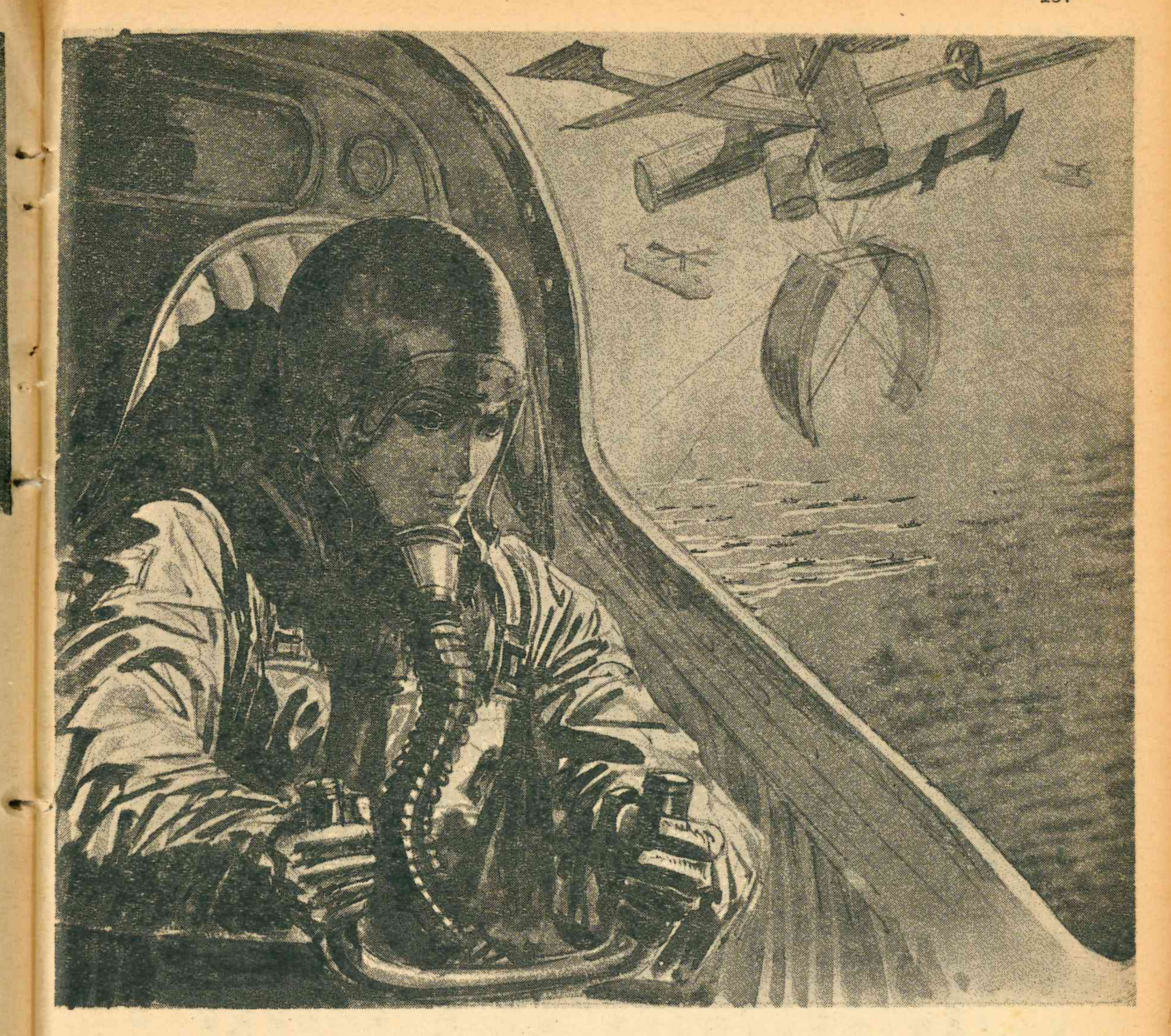
在他邁動足步時，却被雲四海意外的發現到，他左足踝地方，似乎浸有一片殷紅色的血漬，但是已然經過包紮！

（下期續完）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三

魏力・文
墻新・圖

電網火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木蘭花與穆秀珍，藉着某大國的情報潛艇，抵達某極權國家，在一遊艇上制服了一位該國的特務，弄到了兩張通行證，直往該國首都的第一兵工廠，一路藉着那兩張通行證，暢通無阻，詎知甫才踏入那極權國的第一兵工廠裏面，便爲自裏面辦公室中衝出來的十個該國軍官包圍着，且一見面便斥破了她們的身份，木蘭花絕未想到會遭到這突來的變故，毫無應變準備，只好與穆秀珍跟隨着他們進入一座昇降機——

勇突重圍　智脫虎口【大結局】

升降機的門關上之後，却並不是向上升，而反是向下降，下降了大約二十尺，升降機停止，門打開來，門外又是一條走廊。

這條走廊上的戒備情形，比上面的更嚴重，至少有二十個人，各握着手提機鎗，升降機的門才一打開，二十柄手提機鎗，便一起對準了升降機！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她簡直難以設想，世界上竟然有戒備得如此嚴密的所在！

別說是人，就算是一隻蒼蠅，如果未經允許，想由升降機出來，通過這個走廊，只怕也是沒有可能的事！

和木蘭花，穆秀珍一起上來的那四個軍官，兩前兩後，將木蘭花和穆秀珍押在中間，向前走着，又來到了走廊的盡頭的一扇門前，那扇門旁的一個擴音器立時傳出聲音，道：「早上的日出！」

那四個軍官齊聲道：「長流的江水！」

在來到這扇門前的時候，木蘭花至少發現了三點：第一，門上有着對講機；第二，有三枝電視攝像管在門上，可以使門後的人，清楚地看到門外站着的是什麼人；第三，這扇門是電控制的，不從內打開，外面無法弄得開，除非使用大量烈性炸藥。

而門內、門外的那兩句對答，自然是暗號，門內那人明明可以看到門外的是什麼人，還要詢問暗號，這種防範之嚴密，着實罕見，木蘭花心中，也不禁佩服。

木蘭花心中佩服，自然是以爲那絕非多餘，因爲現代的化裝術，要使一個人變成另外一個人，在電視螢光屏上，是根本不容易分辨得出來的！

接着，那扇門便向上升起，木蘭花等一行人，一起走進去。

門內是一間會客室，四角都站着衞士，一個中校軍官迎了上來，向木蘭花和穆秀珍望了一眼，轉身向前，來到了另一扇門上。

等那軍官來到了門口之際，已聽得門上的對講機中，傳來了一個似乎混濁不清的聲音，道：「押她們進來！」

穆秀珍「哈」地一聲，道：「原來我們不是客人！」

在她們前面的軍官，已推開了門，門內是一間極宏大的辦公室，在一張巨大的辦公室後，坐着一個禿了頭，穿將軍制服的人，在那位將軍的身後，則掛着一幅巨大的領袖肖像。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走了進去，辦公桌後的將軍，用一種陰森的目光，望着她們。

穆秀珍笑道：「你就是摩亨將軍麼？幸會！幸會！」

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還伸出手來。

她的動作，看來像是想走過去，和摩亨將軍握手，而她心中的打算則是，如果摩亨將軍和她握手的話，那麼，她可以出其不意地將之制服，制住了摩亨將軍的話，形勢自然大大改觀了！

可是，穆秀珍才向前走出了一步，便引來一陣叱責聲，兩個軍官手中的鎗，已抵住了穆秀珍的腰際，不准她再向前走去。

穆秀珍站定了身子，道：「嗯，這是幹什麼啊，我只是想和將軍握握手而已！」

木蘭花道：「秀珍，別太天眞，你沒有看到，我們下來的時候，有多少人在戒備麼？摩亨將軍怎會輕易和你握手？」

摩亨「嘿嘿」地笑了起來，指了一指，道：「坐下，我們好好談一談！」

木蘭花和穆秀珍，循着他所指，在靠牆的一排沙發上，坐了下來。出乎她們兩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她們坐下之後，帶她們進來的幾個軍官，一起退了出去，辦公室中，只剩下她們和摩亨將軍三個人了！

穆秀珍一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又「怦」地一動，立時向木蘭花望了一眼，木蘭花知道她心中在想，現在可以出手了，木蘭花也不知道爲什麼摩亨將軍竟肯和她們單獨相處，但是她却不像穆秀珍那樣想法單純，她知道摩亨將軍決不會是沒有預防的。

是以，她在穆秀珍向她望來之際，暗中傳了一個眼色，示意穆秀珍不可妄動。

這時候，摩亨將軍已開了口，道：「你們竟來到了我的國家，這不是來自討苦吃麼？」

摩亨的話，說得十分陰森，而且這時，事實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也已完全落在摩亨的勢力

範圍之內，毫無反抗的地方了！

換了尋常人，在那樣的情形下，實在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可是，心思縝密的木蘭花，却立時聽出了摩亨將軍話中的破綻，她冷笑一聲，道：「將軍，你有沒有說錯？你的國家？我以爲這個國家是他的！」

木蘭花指着摩亨將軍身後的肖像，那是一幅在這個國家的每一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肖像。

木蘭花在一指之後，立卽又道：「除非你準備代替他的領導地位！」

這一句話一出口，摩亨將軍的臉上，也不禁爲之變色！他也立卽感到，自己是失言了，這樣的一句話，在一個極權國家中，可以構成一項極其嚴重的罪名！

摩亨將軍吸了一口氣，他究竟是一個經驗老到的特務頭子，只不過在一剎間，在他的臉上，便再難找到一絲吃驚的神色。

他冷冷地道：「我等你們很久了！」

木蘭花攤了攤手，道：「很佩服，直到現在爲止，我還無法明白你是怎麼發現我們行踪的！」

這一次，木花蘭的話，使摩亨將軍感到很得意，他「哈哈」笑了起來，道：「你們不明白麼，請看看這個，就明白了！」

他自辦公桌上，取起一張紙來，向着木蘭花和穆秀珍，那張紙上，畫着一個頭像，一看就可以知道，那人是穆秀珍！

摩亨將軍又得意地笑着，道：「在火車站中，有兩位軍官，先後被同一個人襲擊，她們口述犯罪者的樣子，當這幅圖一送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就知道，兩位小姐，已經大駕光臨，我也知道，兩位小姐，一定會找到這裏來的，這不是很簡單麼？」

木蘭花和穆秀珍互望了一眼，穆秀珍苦笑着，木蘭花道：「這好像講不通吧，你只知道我們來了，何以又知道我們會找到兵工廠來？」

摩亨將軍笑着，道：「我自然不會忘記你們不是普通人物，我帶走雲五風，你們已經可以猜到是什麼的了，你們當然會在各大工廠下手調查，而你們假冒軍官，首先調查的目標，自然是兵工廠！」

木蘭花微笑了一下，道：「很了不起！」

摩亨將軍聳了聳肩，道：「那算得什麼，你們兩人來了，那正好，你們是自己來的，到了我這裏，我可以隨便怎樣處置你們！」

木蘭花微笑着，道：「這句話，倒是再對也沒有了，你們這裏本不是有法律的地方！」

摩亨將軍的臉色一沉，道：「在我們這次行動之初，我曾面謁領袖，也提過你們，剛才我還和領袖通過電話，他也同意我的建議！」

木蘭花道：「你的建議是什麼？」

摩亨沉聲道：「我們要進行一項重大的秘密任務，而雲五風只能够幫我們解決技術上的問題，執行任務，需要有機智，勇敢的人，木蘭花小姐，你就是我們所期待的適當人選了！」

木蘭花笑道：「那眞是自投羅網了！」

摩亨將軍又道：「如果任務完成，那麼，領袖說，你們兩人，可以成爲我國的公民！」

穆秀珍一直不出聲，直到此際，才大聲叫了起來，道：「見鬼，誰願意做你們國家的公民！」

摩亨將軍冷笑着，道：「我國的物質享受或者不是太好，但是作爲一個公民，比起在冰天雪地中的苦工營來，總要好得多了！」

穆秀珍瞪着眼，氣得說不出話來。

木蘭花在那剎間，不斷地轉着念，她的腦中很亂。

但是有一點，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暫時和摩亨將軍敷衍着，是有好處的！

她淡然一笑，道：「那是以後的事情了，不妨以後再說，你要我們做什麼？」

摩亨將軍也笑了起來，道：「那也是以後的事情了，你們自然會得到指示的！」

木蘭花道：「我們要見一見雲五風。」

摩亨將軍道：「不能，你們會被帶到一間舒適的房間中去休息，除了沒有自由之外，什麼都會有，你們不必動腦筋打算逃走，因爲那絕不會有結果的！」

穆秀珍突然跳了起來，衝向前，她的動作十分快。

可是，當她撲到了離摩亨將軍的辦公桌四五尺前之際，却「砰」地一聲，碰在一塊玻璃上！

在她們和摩亨將軍之間，原來一直有一塊玻璃窗隔着。

那塊玻璃上連一絲灰塵都沒有，別說穆秀珍，連木蘭花也一直未曾覺察！

當穆秀珍撞上玻璃之際，摩亨將軍哈哈大笑了起來！

穆秀珍的額上，紅了一大塊，神情更是狼狽之極，摩亨將軍笑得前仰後合，道：「哈哈，我早已警告過你們了，不是麼？」

木蘭花立時道：「如果你要我們執行任務，就必需先告訴我們任務是什麼！」

摩亨將軍笑着，笑得十分得意，在他笑聲不斷傳出時，他伸手在桌上按了一按，在他身後的一度暗門已打了開來，而他所坐的椅子，則向後縮去，當他連人帶椅，進入暗門之際，他道：「這一點，

你不必心急，到時自然會告訴你們的。」

他的話剛講完，暗門已移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已經看不到摩亨將軍了。

緊接着，門打開，兩個軍官走了進來，道：「跟我們來，將軍的命令是，如果你們企圖反抗，那麼不但你們要被處死，連雲五風也要遭殃！」

那軍官在傳述摩亨將軍的命令時，神情嚴肅，殺氣騰騰，可是木蘭花却毫不在乎，她只是冷笑着，道：「你可以代我轉告摩亨將軍，這樣的話，是嚇不倒我們的，而他也不會處死我們，因爲他計劃的那個特殊任務，還得靠我們三個人來完成！」

那軍官被木蘭花的幾句話，說得十分狼狽，只好用大聲呼喝來掩飾他的窘態，他嚷道：「少廢話，現在，你們跟我來！」

那兩個軍官轉過身，走出去，木蘭花和穆秀珍跟在他們的後面，一出門，立時又有幾名持着鎗的軍官，跟了上來。

在嚴密的監視下，一行人來到了一扇門前，門前早有兩個警衞在，其中一個警衞扳下了門旁的一個掣，門打了開來，押送的軍官道：「進去，你們需要什麼，我們可以盡量供應！」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走了進去，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舒適的套房，比諸歐洲第一流的大酒店，也不遑多讓，木蘭花一進屋，就發現了兩枝電視攝像管，一支在吊燈中，另一枝在門上。

她打開了另一扇門，到了臥室中，又發現了另一枝隱藏的電視攝像管。

那顯然是地下室，因爲一扇窗子也沒有，但是空氣很清新，新鮮空氣，由空氣調節系統，由天花板上的許多小圓孔中輸送進來。

兩間房間，除了一扇門之外，絕沒有別的通路可以通向外面，而那扇門，木蘭花和穆秀珍在進來的時候，都看得很清楚，是電控制的，要由外面才能打開。

在木蘭花發現了電視攝像管的同時，穆秀珍也找到了五個偷聽器，她在每一個偷聽器前，大叫一聲，然後將偷聽器放在脚下踏碎。

木蘭花在五分鐘之內，將幾枝電視攝像管的電綫，一起拉斷，然後，穆秀珍拿起一張椅子來，用用力撞着門，口中嚷着道：「拿些食物來，我們餓了！」

門旁一具對講機中，傳來了對方的聲音，道：「打開那個桃木櫃，會有食物。」

穆秀珍來到那桃木櫃之前，將櫃打了開來，只見櫃後一道一尺見方的暗門移開，不一會，聽到一陣傳送帶移動的聲音，食物絡續地被傳送帶送到了櫃中。

木蘭花在和穆秀珍兩人，都全神貫注地望着那道暗門，那可能是另一個可以通向外面的通道，但是她們却只好相視苦笑。

因爲那個方洞，只有一尺見方，她們兩個人，都無法令自已的身子縮小得可以在這個方洞中鑽出去！

木蘭花將食物一樣樣搬了出來，她們的確肚餓了，而且，她們被困在戒備如此嚴密的地下室中，暫時絕然逃不出去，老是餓着也不是辦法，穆秀珍勉強笑着，道：「來，蘭花姐，讓我們多多消耗敵人的物質！」

她一面說着，一面已狼吞虎嚥，大嚼起來。

吃完之後，她在沙發上躺着，木蘭花則到了門旁，將耳貼在門上，用心聽着。

木蘭花聽到門外不時有脚步聲，和模糊不清的談話聲傳來，木蘭花取出一柄鋒利的小刀，她在門上用刀割着，在割被了一層極薄的木板之後，那道門是鋼製的！

穆秀珍搖着頭，若笑着，道：「沒有用，蘭花姐，我們逃不出去。」

木蘭花仍然皺着眉，望着那扇門，不出聲。

穆秀珍又道：「蘭花姐，你可猜得到，那禿頭將軍，究竟想我們作什麼事？」

木蘭花道：「我想一定是一件十分困難，但是成功的話，却對他們有巨大利益的特別行動。」

穆秀珍嘆了一聲，木蘭花雖然回答着穆秀珍的話，但是她却一直望着那扇門，並未曾轉回身來。

這時，她伸手按在門的電燈掣上，「拍」地一聲，燈熄了。

燈一熄，眼前立時一片漆黑，穆秀珍在黑暗中叫了起來，道：「作什麼？」

木蘭花沉聲道：「着亮你椅子旁的座燈。」

穆秀珍伸手摸到了燈掣，將燈着亮，木蘭花向她招着手，道：「來！」

在木蘭花的神情上，穆秀珍立時可以看得出木蘭花是想到什麼了，是以她立時興奮地跳了起來，望着木蘭花，木蘭花指了指天花板上的那盞燈，並且用手中的小刀，指着門的電燈掣，將牆上華麗的牆紙，割開了兩道縫，剝了下來。

穆秀珍也取出了一柄小刀子，她那柄小刀子，是藏在鞋底下的，她們兩人合力用小刀挖着牆，順着燈掣向上，不一會，就挖出了一條一呎來長的小坑來，將隱藏在牆內的一條軟塑膠管，將其中的電線，拉了出來。

她們拉出了一條三四呎長的電線，穆秀珍低聲道：「可以憑它逃出去？」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試一試！」

木蘭花將電綫的膠皮割開，讓銅線散開來，然後，她將銅線搭在那扇門上，用木片將電綫固定，電綫的一端，已搭住了門上的鋼板。

穆秀珍又低聲道：「你是希望——」

木蘭花拍着電燈掣，道：「這度門是電控制的，我希望使整扇門通電，破壞它的控制系統，如果成功，我們多少有點機會。」

穆秀珍與奮得漲紅了臉，木蘭花向她點了點頭，當她的手，伸向電燈掣的時候，她的手指，甚至有點發抖！

穆秀珍「拍」地一聲，按下了電燈掣，貼在門口的電綫一端的銅絲，立時爆出了一陣火花，發出「劈劈拍拍」的聲响來，木蘭花的神情，也十分緊張，只聽得門旁的對講機中，傳來了守衞的呼喝聲，道：「喂，你們在幹什麼？老實一些！」

穆秀珍道：「我們在放炮仗慶祝！」

她一面說，一面已按回了電燈掣，木蘭花一伸手，拉脫了搭在門上的電綫。

穆秀珍和木蘭花互望了一眼，木蘭花將小刀緩緩地挿進門縫之中，她才一用力，那門便向內，移了半寸！穆秀珍一看到這等情形，高興得張大了口，但是她雖然衝動，却也知道，這時候，她如果大叫，一給門外的人聽到，那就前功盡棄了，她怕自己仍然會忍不住發出歡呼，是以立時用雙手緊捂着自己的口。

她們已經成功地利用電流，破壞了那扇門的電控制系統。當電綫搭在門口，而穆秀珍又按下電燈掣之際，電流充滿了整扇鋼門，鋼門內複雜的控制系統，自然也立時受到了破壞。

這就是為什麼當木蘭花用小刀挿進門縫之中後，那扇門向內畧移了半吋的原因。

這時候，她們已完全可以將那扇門打開來的了，但是木蘭花却立時縮回手來，將門輕輕推上，並且順手拿過一張椅子來，頂在門前，使那扇門，不致於自動打開來。

穆秀珍放下捂住口的雙手，拍了拍那扇門，拉着木蘭花的衣角，神情十分焦急。

木蘭花拉着她，兩人一起退到了臥室之中，穆秀珍立時道：「蘭花姐，我們已經可以出去了，為什麼還不出去？」

木蘭花沉聲道：「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可是沒有看到，警衞何等森嚴，我們就算出了房間，又有什麼用？」

穆秀珍呆了一呆道：「那我們怎麼辦？不是白辛苦一場了麼？」

木蘭花瞪了穆秀珍一眼，穆秀珍就是那樣的人，特別容易興奮，也特別容易失望。

木蘭花道：「我們等着，我相信，這裏的警衞如此嚴密，一大半是因為摩亨將軍在這裏的原故，但是這裏決不是這個特務頭子的正式辦公室，他會離去的，在他離去之後，一定不會有那麼多的警衞了！」

穆秀珍又道：「那我們有什麼法子，可以知道他已離去了呢？」

木蘭花道：「我們沒有法子可以確知摩亨將軍是不是已離去，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等，等到天黑之後，再來採取行動！」

穆秀珍叫道：「等到天黑，蘭花姐，現在只不過是中午啊！」

穆秀珍那樣說，是表示她們要等的時間，實在太長了，但是木蘭花却道：「是啊，那正好，我們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覺！」

穆秀珍立時道：「睡覺？」

木蘭花點了點頭，在床上躺了下來，這時，她們仍然穿着女軍官的制服，腰際有一條相當寬的皮帶，木蘭花一躺下來，就解開那條皮帶，順手拋在地上，接着，就閉上了眼睛。

穆秀珍站在床邊，她實在想將木蘭花拉了起來，就此衝出房間去。

可是她却也知道，木蘭花既然決定到晚上才行事，那麼，自己再說什麼也是沒有用的了，她只好長嘆了一聲，在床上躺了下來。

當穆秀珍在床上翻來覆去，故意發出各種各樣的聲响，希望木蘭花也睡不着之際，木蘭花却眞的睡着了，看她的神色那麼平靜，完全像是睡在自己的家中一樣！

穆秀珍望着木蘭花，無可奈何地搖着頭，發出了一下嘆息聲，也閉上了眼睛。

× × ×

夜幕低垂，兵工廠的大鐵門內外，兩行工人，在等候着檢查，一行放工的工人，一行是來上夜班的工人，檢查得十分詳盡，是以行列的移動，也很緩慢。

突然，一陣摩托車聲，自工廠的辦公大樓處，傳了過來，四輛摩托車開道，後面跟着兩輛一模一樣的黑色大房車，再後面，是兩輛吉普車，車上各有八名警衞。

守門的警衞，一看到車隊駛來，便立即推開了大門，車隊以極高的速度，駛出了工廠，揚起了一大蓬灰塵來，等在門口的工人，都以一種漠然的，麻木的神情，望着疾駛而去的車隊。

夜來得十分快，轉眼之間，天色已全黑了！

這時候，被困在地下密室中的木蘭花，已醒了過來，她看了看手錶，是九點十二分。

天已經黑了，摩亨將軍是不是已經離去了呢？她無法確知。

她向穆秀珍望了一眼，穆秀珍已睡得很沉，她輕輕走出了那臥室，來到了門前，又將身貼在門上，門外靜了許多，依然有脚步聲傳來。

那種脚步聲，聽來很有規律，木蘭花用心傾聽了五分鐘之久，她已然可以肯定，在門外有兩個人，而這兩個人，正在門外踱來踱去。

那扇門仍然被椅子頂着，這證明門外的人，絕不知道門的電控制系統已被破壞，被困在房間中的人已隨時可以將門打開！

木蘭花轉過身，回到臥室，推醒了穆秀珍，穆秀珍一躍而起，道：「我睡了多久，現在什麼時候了？」

木蘭花道：「快九點半了！」

穆秀珍道：「那個該死的禿頭，應該已經走了吧！」

木蘭花道：「希望如此。秀珍，我已經可以肯定，在門外，只有兩個守衞，我們要出其不意地將他們擊倒，換上他們的衣服，拿着他們的武器，看看是不是有機會衝出去，去找雲五風。」

穆秀珍道：「雲五風一定在這裏？」

「當然是，」木蘭花說，「而且，摩亨將軍一定還會逼他連夜工作！」

穆秀珍擦着手掌，道：「去！」

她們兩人，來到了門前，將椅子移開，木蘭花又以小刀挿進門縫中，使門打開了一些，然後，她放好了小刀，用手指扳着門，門外只有兩個守衞，那兩個守衞正揹着衝鋒鎗，在來回踱着，門突然打開來，他們也陡地停住了腳步！

可是，由於事情發生得實在太突然了，在那兩個守衞而言，那是全然沒有可能的事，那門竟然打了開來，這眞是不可能的，是以在那刹間，他們只是立着，不知該如何才好！

那兩個守衞發呆的時間，其實也極其短暫，可能還不到一秒鐘，然而，就算時間再短暫，對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來說，也已經够了。

她們所需要的，就是那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她們兩人一起撲向前，手臂箍上了那兩個守衞的頸，將那兩個守衞，直拖了進來，穆秀珍一橫身，又將門關上，左拳已經將那守衞擊昏了過去。

在穆秀珍將那守衞擊昏過去之際，木蘭花已開始將那守衞的上衣脫下來了。

只不過一分鐘，她們已換上了守衞的衣服，用軍帽蓋住了她們的頭髮，照樣將衝鋒鎗揹在肩上，木蘭花先將門打開了看看外面沒有人，她向後一揮手，穆秀珍仍用鎗托，在那兩個已昏了過去的守衞的後腦上，重重撞了兩下，使得他們不會那麼快就醒來。

她們出了門，將門關好，兩人在門外，也像那守衞一樣，來回踱了兩步，走廊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她們互望了一眼，向前走去。

當她們來到走廊的轉角處時，她們停了下來，木蘭花緩緩探出頭，向前看去。

只見前面的走廊中，直通那升降機口處，在二十呎長的走廊中，仍然有着八名警衞。

木蘭花猶豫了一下，這時，她和穆秀珍兩人，自然可以出奇不意，提鎗掃射。那八個守衞，自然沒有抵抗的餘地，然而，鎗聲一响，整個工廠都會震動，她們也根本沒有機會去找雲五風了！

木蘭花看了一下之後，退了回來，穆秀珍焦急地問道：「怎麼樣？」

木蘭花道：「前面有人。」

穆秀珍道：「我們已換了裝束，可以大模大樣地向前走去！」

木蘭花搖頭道：「這班警衞，自然全是相處已久的熟人，如果希望我們大模大樣地走出去，而不被他們發覺的話，決無可能！」

穆秀珍眨着眼，木蘭花在那刹間，也不知該如何才好，她在急速地轉着念，就在這時，只聽得她們的身後，有開門聲，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震，已聽得身後有人道：「喂，你們過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迅速地互望了一眼，一起轉過身，低着頭，向前走去。

這時，有一個軍官，也正向她們走了過來，突然之間，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起提起鎗來，鎗口已指住了那軍官的胸口！

那軍官也在那一刹間，看清了他面前的兩個，不是自己人，而是木蘭花和穆秀珍！

可是，當那軍官發現這一點的時候，已經遲了，他張口想叫，穆秀珍手中的鎗口，已重重撞在他的咽喉之上，使他發不出聲音來，緊接着，穆秀珍已到了他的身後，箍住了他的頭，木蘭花向那門口一指，穆秀珍抱着那軍官，到了門前。

木蘭花在門前，畧停了一停，突然推開了門，她才一推開門，門內還有兩個軍官，立時轉過頭來，但木蘭花已迅速無比地向前，撲了出去，鎗托揚起「拍拍」兩聲响，將那兩個尚在錯愕之中，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軍官，擊昏了過去。

而穆秀珍也將那軍官拖了進來。

木蘭花關上了門，她已經看清，那是一間警衞

室，靠牆的那邊，是一座控制台，控制台上，有許多電視螢光幕，其中有些，只是雜亂的亮點，那大概是她們被囚房間中的電視攝像管被破壞的結果。

仁澤隣邦　俠名遠播

還有幾個螢光屏上，則顯示着走廊下層和上層的情形，在上層走廊中，也有八個警衞。

更有一個螢光屏，是辦公大樓正門的情形，木蘭花在控制台前，站了極短的時間，便轉過身來，壓低了聲音，道：「上、下走廊的電燈總掣在什麼地方？」

木蘭花一問，穆秀珍就將手背畧鬆了一鬆，那軍官立時掙扎道：「你們——」

木蘭花不等他再向下講去，鎗口向他的口中，直撞了出去，「拍」地一聲，將那人的門牙，撞下了兩顆來，滿口是血。

木蘭花又沉聲道：「回答我的問題！」

那軍官急速地喘着氣，仍然不出聲，可是他的眼睛，却向牆角望去。

木蘭花立時轉過身，她看到牆上有一隻箱子，她來到了箱前，打開了箱子，箱子內是許多電掣，穆秀珍將那軍官，拖到了電掣之前，道：「說！」

木蘭花冷笑道：「不必他說，我也知道了！」

她一面說，一面迅速無比地將電箱中所有保險綫的絕緣器，一起取了下來，穆秀珍陡地一拳，擊昏了那個軍官，這時，室內的燈也熄了！

而走廊中，也立時傳來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已有人到了門口叫道：「報告，電燈突然熄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拉開了門，眼前一片漆黑，木蘭花放粗了聲音，喝道：「各守崗位！」

在門口可能已有了不少人，然而木蘭花的一喝之下，所有的人都向前奔了出去，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也在黑暗中向前走着，她們來到了升降機前，木蘭花摸到了升降機掣，升降機的門打開，她們走了進去。

在升降機的門打開之際，升降機中，自然有燈光射出來，但那時候，她們是背對着走廊中的守衞的，等到升降機的門關上，她們才轉過身來，木蘭花用鎗柄，打碎了升降機內的燈。

升降機內，一片漆黑，升降機升高了一層，停下，門又自動的打開，上一層的走廊中，也是一片黑，人聲不絕，也沒有人知道升降機升了上來，穆秀珍和木蘭花走了出來，只聽得有人叫道：「快下去問問，是怎麼一回事！」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向前疾行着，不一會，就出了走廊，走上了一層樓梯。

在樓梯上的一個房間中，走出一個上校軍官來，那軍官看到她們走了上來，問道：「下面發生了什麼事？」

木蘭花立正，行禮，粗聲道：「下面的電燈突然熄滅了，正在檢查中。」

那上校軍官「哼」地一聲，轉過身去。

他才一轉過身，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已到了他的身邊，兩人動作一致，一邊一個，挽住了那上校軍官的手背，使他無法掙扎。

當那上校軍官驚訝，憤怒地轉過頭來時，木蘭花和穆秀珍已推着他，疾進了他剛才走出來的那間房間，一進了那間房間，穆秀便叫了起來道：「五風！」

那房間中，雲五風正在一張桌子，使用着一具小小的電子新計算機，直到穆秀珍一叫，他才抬起頭來，刹那之間，他神情之驚喜，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木蘭花一看到了雲五風，便用力將上校，向前一推，鎗柄向他的後腦擊下，那上校連出聲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擊昏了過去。

雲五風站了起道：「你，你們怎麼來了？」

木蘭花道：「快，快換上他的制服！」

雲五風道：「我們沒有機會逃出去的！」

穆秀珍道：「別囉嗦，快！」

雲五風忙急急地換上了那位上校的制服，三個人一起出了那間房間，當他們來到了辦公大樓的門口時，兩輛吉普車已疾駛而至，車上的兵士，紛紛跳了下來，兩個軍官奔向前來，看到了雲五風，還向雲五風行了一個禮，雲五風道：「加强警戒！」

那兩個軍官奔了進去，士兵也全湧了進去，他們三人，上了一輛吉普車，穆秀珍發動了車子，轉了一個彎，車子向工廠的大門，疾駛而出，工廠的大門，正在緩緩關上，穆秀珍踏下油門，關門的那個警衞畧呆了一呆，車子已疾衝而出！

在門口的站崗中，傳來了一片呼喝聲，但是吉普車却已經衝出老遠，穆秀珍發出了一下呼喝聲，道：「我們成功了，我們成功了！」

木蘭花道：「你高興得太早了，別忘了，我們是在敵人的國家中，半小時後，全國的軍警，都會搜捕我們，是不是能逃出去，大有疑問！」

穆秀珍不服氣地道：「至少我們已成功了第一步！」

木蘭花道：「你還是專心駕駛的好，我們得設法，到火車站去。」

木蘭花轉過頭去看雲五風，只見雲五風緊握着雙手，神情十分緊張。

穆秀珍風馳電掣向前駛着，不一會，已進了市區，她的記憶力顯然不如木蘭花，因爲她顯然不記得火車站在什麼地方了。

而木蘭花却記得的，在早上，她乘搭公共汽車前來的時候，她已經記熟了路。

二十分鐘之後，他們已經可以看到火車站了，木蘭花命穆秀珍將車直駛進車站，停在其它十餘輛軍用吉普車之旁，本來，她們要行踪不爲人所知的話，最好將車停在遠離火車站處。

但是，他們却沒有時間了，只好將車停在其它的吉普車旁，以資掩護。

他們三人下了車，穆秀珍瞪着雲五風，道：「別那麼緊張，你現在是一名上校軍官！」

雲五風苦笑了起來，他們三人，一起走進了火車站，才一進火車站，就聽得火車站中，傳出了廣播，道：「爲了國家安全的理由，所有的火車班次，都已經取消，請各位旅客注意，爲了國家安全的理由，所有的火車班次，都已經取消，直到新的命令——」

木蘭花陡地站定了脚步，道：「摩亨將軍已經知道我們將人救走了，眞快！」

雲五風道：「怎麼了？」

木蘭花道：「所有的火車班次都取消了。」

穆秀珍道：「我們快離開車站！」

木蘭花立時道：「不，他們一定以爲取消了火車，我們就會離開車站，在那樣的情形下，在車站中反倒更安全，跟我來！」

木蘭花向前走着，穆秀珍和雲五風跟在後面，車站中這時，一片混亂，人人都在竊竊私議，還有不少人圍住了車站職員在詢問，而廣播則一遍又一遍地在繼續着。

木蘭花等三人，來到了車站的餐室中，餐室中擠滿了人，他們找到了一個位置，坐了下來。

雲五風低聲道：「在這裏，安全麼？」

木蘭花道：「別出聲！」

木蘭花要了食品，不一會，就看到大批軍官、士兵，守住了車站的各處，一隊士兵，在一個軍官的率領下，走進餐室來。

在餐室中的人，都停止了動作，穆秀珍和雲五風兩人，緊張得手心直冒着汗，但木蘭花却十分鎭定，那一隊士兵，在餐室中轉了一轉，並沒有對每一個人詳細詢問，就走了出去，而不多久，車站中的軍警，也已經撤走了。

這時候，在兵工廠的摩亨將軍的辦公室中，摩亨將軍正對着滿房間的軍官，在暴跳如雷，他用一種難聽的話，在咒着那些軍官。

他桌上的電話，突然响了起來，他抓起了電話，只聽了兩句，便怒叱了起來，道：「車子在火車站前發現，你們就認爲人在火車站麼？我已下令所有火車班次取消，他們還在車站等死啊，還不快將人撤回來，扼守各處交通要道，別再出醜了！」

他重重地放下了電話，憤怒地喘着氣。

在火車站的餐室中，木蘭花當然無法知道摩亨將軍大發雷霆的情形，但是她却可以想像得到這一切，她行的是一着極險的險着！

她知道，自己偷駕走的車子，停在火車站前，是很容易被發現的，而摩亨將軍一定反會認爲那是他們的疑兵之計，不相信他們在火車站。

而且，所有的火車班次取消了，算來他們也沒有再等在火車站中，束手待捕的道理，所以，摩亨將軍一定認爲他們已不在火車站了！

然而，他們却偏偏在火車站中！

那是揣測對方心理的巨大成功。和三國時，諸葛亮用空城計，嚇退了司馬懿的大軍一樣。本來是最危險的地方，在完全估計到了敵人心理之後，反倒變成最安全的地方了！

在那隊士兵離開了餐室之後，又是鬧哄哄地一片，木蘭花低聲問道：「五風，摩亨將軍要你解決的，是什麼技術問題？」

雲五風道：「一張有一千方哩大的金屬絲網，他們要這張網，在空中飛行，張開，並且，通上强烈的電流，要由一萬呎的高空，低降三千呎，他們已經做好了這張網，困難的是導電問題。」

穆秀珍忙道：「這樣的一張大網，要來有什麼用處？」

雲五風道：「我不知道，我問過，可是他們却不肯告訴我！」

木蘭花皺着眉，道：「照你揣測呢？」

雲五風道：「照我的揣測，可能是他們準備在空中截擊什麼東西，而且要使那東西毀滅，不然，就不會需要金屬網通電。」

木蘭花皺着眉，她無意中轉過頭去，在她身邊的另一個座位上，有一個人正在看報紙，木蘭花一看到那報紙的標題，心中便陡地一動！

那報紙的標題是：「我國頭號敵人，將於五日後訪問敵國，對我國進行大胆挑釁」。

木蘭花忙問道：「五風，他們對你的工作，是不是有時間的限制？」

雲五風點頭道：「有，摩亨將軍的命令是，四天之內一定要完成！」

穆秀珍忙道：「那有什麼關係？」

木蘭花道：「太有關係了，你們看！」

她向那張報紙，指了一指，雲五風和穆秀珍一

起循她所指看去，兩人呆了一呆，一時之間，顯然還不明白木蘭花是什麼意思。

木蘭花低聲道：「你們看那報紙的標題。」

雲五風也低聲道：「那不是新聞了，那是一個龐大的代表團，我們早已知道這件事了！」

木蘭花道：「是的，這個訪問團在半年之前已經決定了的，訪問團中，有總統，國防部長，和很多要人，這個訪問團，將由艦隊護送，所有的大人物，全都在旗艦上，現在，你明白那張大網的用途了！」

穆秀珍和雲五風兩人明白了！

剎那之間，雲五風的面色變得蒼白，而穆秀珍則張大了口，好一會，穆秀珍才道：「那……那是荒唐的，不可能的事！」

木蘭花道：「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別的用途，一張足有一千方哩面積，通電的大網，忽然自天而降，排列整齊前進的艦隊，會全被那張網罩在其中，電網上的電流，通至兵艦上，艦上所有的人員，在一分鐘之內，就全部死亡，這是一個瘋狂的計劃，但如果五風替他們解決了技術問題，他們就會付諸實行，因爲訪問艦隊會在離他們的海岸不遠處經過！」

雲五風和穆秀珍兩人，仍然說不出話來，他們兩人之所以說不出話來，是因爲這個行動，正如木蘭花所說，「是瘋狂的計劃」！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雲五風却已見過了那張大網，一平方哩面積的金屬網，自天空中突然罩了下來，的確是可以罩住一個艦隊的了。

木蘭花又道：「我相信，他們的海軍，一定也早有準備，在整個艦隊上的人員死亡之後，他們的海軍就會迅速出動，到時，截斷電流，還可以將整個艦隊，據爲己有，而重要人物的全部死亡，又會造成敵國的大亂，眞是一舉兩得。」

穆秀珍咋舌道：「那麼，豈不是要引起大戰了嗎？」

木蘭花苦笑，道：「他們還在乎什麼大戰，他們不是已經挑起過一場大戰麼？」

雲五風頓足道：「那就糟糕了！」

木蘭花吃了一驚，道：「怎麼，你已替他們解決了技術困難？」

雲五風苦笑着，道：「我提供了一個傳電的方法，我相信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木蘭花站了起來，但是她立時又坐了下來，道：「那麼，我們就要快一點和佛德烈上校會面，請他通知他的國家，要他們國家的代表團，留意空中的保衞！」

穆秀珍苦笑着，道：「我們有什麼辦法和佛德烈上校會面？我們和他，相隔幾百哩，而交通又被切斷了！」

木蘭花呆了半晌，才道：「現在，我們只好碰碰運氣了，還記得那個李少校麼？」

穆秀珍點了點頭，她當然記得那個李少校。那就是他們潛水登上那艘遊艇時，遇到的那個特務，後來又答應和她們合作的。

穆秀珍道：「記得又有什麼用，他能够幫助我們麼？」

木蘭花道：「希望能，來，我們一起打長途電話去找他，打到那裏的保安機關，叫他們派人去通知艇上的李少校，和我們聯絡。」

雲五風不知道什麼人是李少校，穆秀珍約畧地和他講了幾句，他們三人，離開了餐室，來到了火車站附設的電訊局。

他們三人全都穿着軍官的制服，所以申請打長途電話，並沒有多大的困難，他們還直接會見了電訊局的負責人，木蘭花告訴電訊局的負責人，由於特殊的原因，他們要和另一城市的保安機關通話，而且電話可能需要極長的時間，是以要求保證電路的通暢。

電訊局負責人聽到他們是要和另一個城市的保安機構通電話，立時答應，電話在十分鐘之後接通，木蘭花，穆秀珍和雲五風三人，一起進了特設的電話間，木蘭花早已想好了如何說，是以她一拿起電話來，就道：「摩亨將軍的遊艇，就停在碼頭處，請你們立即找艇上留守的李少校來聽電話，這是緊要事件！」

對方聽電話的人，像是呆了一呆，道：「爲什麼不使用直接的無綫電通訊？」

木蘭花粗着聲音，申斥道：「這是將軍的命令，國家的敵人，有着空中截取無綫電波的設備，現在限你們在二十分鐘之內，將李少校找來！」

對方連忙一連串地答應着「是」字，木蘭花還聽到接電話的那人，在下達命令，那人可能是該地保安機關的負責人！

但不論接電話的人是什麼身份，木蘭花打出來的既是摩亨將軍的字號，叫來聽電話的人，又是摩亨將軍的直屬幹部，誰又敢不照她的吩咐去做。

木蘭花，穆秀珍和雲五風三人，就在電話間中等着，時間彷彿凍結了一樣，過得慢極了，過了好久，穆秀珍抬起手來看着表，才過了五分鐘。

那時，在整個首都的每一個街道上，都佈滿了軍人，摩亨將軍可以肯定木蘭花等三人，未能離開首都，正在動員一切力量，圍捕三人。

可是，摩亨將軍却料不到，木蘭花等三人，就

在他認爲絕不可能的在火車站內。

那個城市的保安機關，辦事倒算是認眞，在木蘭花等了十八分鐘之後，她聽到了李少校的聲音。

李少校像是很不耐煩，道：「什麼人？」

木蘭花立時對着話筒道：「李少校，如果你那邊，講話不方便的話，請你先支開身邊的人，我是木蘭花。」

木蘭花自然看不到遠在數百哩之外的李少校的神情，但是從李少校突然沒有了聲音這一點來判斷，也可以知道李少校實在是大吃了一驚。

她又聽得李少校在道：「請你們出去，我和將軍要秘密通話。」

又過了一會之後，李少校才道：「好了，你說吧。」

木蘭花道：「我們已在兵工廠中，救出了雲五風。」

李少校道：「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木蘭花道：「我們已做到了這一點，但是我們無法離開首都，所以要你幫忙！」

李少校的聲音十分苦澀，道：「我實在沒有法子幫你們的忙，我做不到！」

木蘭花的聲音，十分堅定，道：「你可以做得到的，現在，將軍已下令停止一切火車交通，你可以駕一輛汽車來首都接我們走，你是保安機關的高級軍官，你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李少校幾乎是在哀求，道：「這……這要是給發現了，我不得了！」

木蘭花的聲音，多少有點冷酷，她道：「少校，你現在就不得了，你想想，要是將軍知道了，雲五風在兵工廠，是你洩漏出來的，那會怎樣？」

李少校又呆了半晌，他的聲音乾巴巴地，道：「我實在想不出辦法來。」

木蘭花道：「你不必想辦法，你只要照我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你向當地的保安機關借一輛車，要三套制服，還要化裝用品，立即動身，我估計你七小時之後，可以到達首都的火車站，願上帝保佑那時我們還未曾被捕，不然，你和我們，一起到地獄見面了！」

李少校忙道：「我——」

可是，木蘭花不等他再續講下去，就放下了電話。

穆秀珍忙道：「他還沒有答應！」

木蘭花道：「他會來的，他曾經幫助過我們，一個特務，如果曾和敵人合作過一次，那麼，他就必需和敵人合作第二次，絕沒有退縮的餘地！」

雲五風道：「可是這七小時，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木蘭花道：「混在火車站的人羣中，沒有火車開出去，車站中人一定越來越多，我們混在人叢中，才是最安全的辦法！」

雲五風和穆秀珍點着頭，他們三人，一起離開了電訊局，走進候車室混亂的人叢之中。

隨着時間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過去，摩亨將軍的咆哮聲也越來越駭人，他的右手，因爲不斷拍着桌子，已經紅腫了，他的聲音也變得嘶啞，是以聽來更駭人。

所有的警衞，已一起被抓了起來，連那個看守雲五風的上校在內，一律被當作通敵國的犯罪看待，其餘的軍官，都戰戰兢兢地工作着。

在牆上，一幅巨大的本市地圖上，插了許多小旗，不斷的無線電聯絡，報告逐街逐巷搜索的結果，每一條被搜過的街道，都插上紅旗。

有幾個高級軍官，互相低聲商議着，認爲應該大規模的搜火車站，可是摩亨將軍既然一早就說過木蘭花等三人已不可能在火車站中，也絕沒有人敢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之下，提出相反的意見來。

× × ×

清晨來臨了，木蘭花，穆秀珍和雲五風等三人，一直坐在長櫈上，他們的前後左右全是人，有的索性睡在地上，穿制服的軍人更多，是以他們倒十分安全。

算來已過了七小時，木蘭花和穆秀珍，雲五風三人，施了一個眼色，三人一起向火車站外走去，穆秀珍等這一刻，不知已等了多久，對她那麼心急的人來說，七小時的等待，簡直是一種虐待！

他們出了火車站，天色已經微明了，可以看到一輛輛的巡邏車，在清寒的空氣中駛過，他們等了約莫十分鐘，穆秀珍已不知在衣服上，擦了多少次汗，然後，他們看到一輛汽車，在火車站前，停了下來，李少校自車中，探出頭來。

李少校一出現，木蘭花等三人，立時向前奔了過去，拉開車門，上了車，李少校將車緩緩駛到停車場前，停下了車，穆秀珍忙道：「別停車！」

李少校轉過頭來，道：「你們是由一艘間諜潛艇載運來的，是不是？」

木蘭花陡地一呆，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李少校已道：「那艘潛艇是×國的，負責人是佛德烈上校，對不對？」

穆秀珍道：「你怎麼知道的？」

李少校苦笑着，道：「你們已沒有退路了，我離開那裏的時候，當地的海港巡邏隊發現了那艘間諜潛艇，已經逼令潛艇升上水面，艇上人員，全部

被俘！」

木蘭花，穆秀珍和雲五風三人全呆住了！這實在是意想不到的打擊！沒有了那艘潛艇，他們有什麼法子，可以離開這個國家？

李少校連佛德烈上校的名字都叫了出來，自然不會是亂說，而這樣的事，照例不會立即公佈，那麼，他們怎麼辦呢？

事情突然之間，有了那麼劇烈的變化，眞是連木蘭花也沒有了主意。

李少校一直轉過頭，望着他們，木蘭花等三人，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過了好久，李少校才道：「我這次行動，是不可能瞞得太久了！」

木蘭花聽得他那樣說，心中一動，忙道：「你那麼說，是什麼意思？」

李少校道：「將軍直接下的封鎖令，只有將軍特別頒發的通行證，才可以通過，我弄開了將軍遊艇上的秘密抽屜，弄到了特別通行證，但是這種通行證，每出示一次，便要由對方記錄下來，定期向將軍作報告，我看，我是完了。」

木蘭花的腦筋，動得如何之快，她忙道：「你可以和我們一起走，利用那艘遊艇！」

李少校苦笑着，道：「我是保安人員，如果離開了，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有別的國家，給我政治庇護！」

木蘭花沉聲道：「可以，我們供給你一項情報，你將這項情報交給某國，一定可以得到政治庇護，還可以獲得良好的待遇！」

李少校驚喜道：「眞的？」

木蘭花道：「眞的，那項情報極有價值，情報的內容，和摩亨將軍主持的一件特別任務有關，也關係着某國總統的安全。」

李少校道：「那太好了，我可以駕駛將軍的遊艇，和你們一起走！」

木蘭花，雲五風和穆秀珍三人，在那剎那之間，都有絕處逢生的感覺，穆秀珍忙道：「那就快走吧！」

李少校道：「我還要去接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們一起走，請放心，我既然有將軍的特別通行證，是不會有意外的，趁天還未曾大明，你們快化裝一下！」

李少校將一隻手提箱交給了木蘭花，三個人開始化裝了起來，李少校駕着車，直到車子駛出了火車站的範圍，木蘭花等三人，才看到了摩亨將軍發動的搜索，是如何的大規模。

李少校的車子，在市區內，有好幾次和搜索人員的車子在一起行駛，但是他並沒有受到盤問，車子在一條街道上停了幾分鐘，李少校拉着一個抱着嬰孩的少婦，走了出來。

那少婦坐在李少校的身邊，一臉驚惶的神色，李少校在安慰着她，說道：「你什麼都別問，跟着我！」

車子繼續駛向前，在駛近通向郊區的崗哨站時，接受了三次檢查。

三次檢查，都憑藉李少校出示摩亨將軍的通行證，而得以順利通過。離開了首都之後，就一直通行無阻，顯然摩亨將軍一直認爲木蘭花等三人，是無法離開首都的。

等到摩亨將軍，想到木蘭花可能故行險着，仍然躲在火車站中，再到火車站來搜索時，已經是接近中午了，那時，李少校駕駛的車子，已經離開首都，將近有三百哩了！

他們在下午到達那個城市，直駛碼頭，立即登上了那艘遊艇。

在碼頭上，可以看到海港中的緊張情形，所有的商船，漁船全被趕走，只有海軍的巡邏艇在海港內飛駛着，李少校一上了船，就升起了代表摩亨將軍的旗幟，遊艇以極高的速度，向南駛去。

就在遊艇駛出海港之後不多久，木蘭花已利用遊艇上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和本市取得了聯絡，她也聽到了方局長和高翔的聲音。

方局長和高翔的聲音之中，充滿了難以形容的歡愉，木蘭花道：「方局長，請和某國領事聯絡，在我身邊，有一位李少校，他願意以一項極其珍貴的情報，換取某國的政治庇護！」

方局長道：「那等你們回來再說吧。」

木蘭花道：「來不及了，你請某國領事，立時調動空軍，派出水上飛機，降落在海面，接李少校一家走，李少校提供的情報，重要之極！」

方局長遲疑了一下，道：「好的，那麼，請隨時報告你們所在的位置！」

遊艇繼續向前駛着，速度極高，木蘭花每隔十五分鐘，就報告一次位置，兩小時之後，他們就看到一列戰鬥機，低飛而過。

接着，又是一隊飛機飛過，一小時之後，三架水上飛機，盤旋着，降落在海面上，李少校駕着遊艇，駛近其中的一架。

李少校和他的妻兒，立時上了那架水上飛機，在機艙口，李少校向甲板上的木蘭花，穆秀珍雲和五風揮手道別，他那架飛機，立即起飛，到了空中之後，有四架戰鬥機，自遠處飛來護航。

木蘭花在將摩亨將軍的全部計劃，講給了李少校聽，她知道，那架水上飛機，會直飛最近的某國空軍基地，然後，會轉機將李少校送到某國去。

而在李少校的水上飛機飛走之後，另兩架水上飛機，已放下了快艇，駛近遊艇。

木蘭花等三人，登上了一架水上飛機，飛回本市。

當他們回來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飛機一降落，就看到方局長，高翔，安妮奔了過來，連雲四風也在，他們一下了飛機，幾個人擁成了一團，忽然之間，穆秀珍叫了起來，道：「哎呀，我透不過氣來了！」

她一叫，衆人才分了開來，嘻嘻哈哈地笑着，也不等高翔和安妮發問，穆秀珍便忙不迭將一切經過，全向他們講了出來。

方局長跟着他們，到了木蘭花的家中，略坐了一會就告辭離去，穆秀珍正在高興頭上，話說個不停，但是忽然，她停止了說話，瞪着雲四風，道：「咦，你不是在歐洲開會的麼，怎麼回來了？」

雲四風道：「我接到了高翔的通知，立即趕回來的！」

穆秀珍嚷道：「快去，快去，誰叫你回來的，高翔，你也快到歐洲開會去，我要和蘭花姐，安妮，好好地住上幾天！」

雲四風和高翔兩人，都笑了起來，道：「就算去，也得等到明天啊！」

穆秀珍道：「那麼一言爲定，明天你們一定要走！」

高翔笑着，道：「這算什麼，眞正是反客爲主了，趕我走麼？」

穆秀珍用唸京戲道白的語氣道：「對了！」

各人忍不住又笑了起來，當晚，他們直談到天亮，都認爲木蘭花的估計是正確的，除此之外，那張大電網，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用途！

天亮，他們又一起驅車，硬是逼着高翔和雲四風上了飛機，然後，她們三人，才回到了家中，蒙頭大睡，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淸晨！

× × ×

五天後，報上的頭條新聞，是某國總統率領代表團，訪問××，遭到××的空軍高空偵察，發生了一場小小的空戰，擊落了兩架飛機。

這條新聞，還不算轟動，轟動的是第二天，摩亨將軍的國家，突然宣佈，俘擄了某國的間諜潛艇，艇上人員，全成了俘虜。

這才眞正轟動了全世界，因爲直到那時，世界各地，才知道有這種間諜潛艇的存在。

從官方通訊社發佈的照片來看，佛德烈上校正垂頭喪氣，在武裝的監押之下，一臉苦笑。

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一起看着報紙，穆秀珍苦笑道：「可憐的佛德烈上校，早知事情會鬧得那麼大，我當時也不出言激他送我們去了，現在，他不知道要捱多少日子的苦了！」

木蘭花也難過地搖着頭，道：「可以說是我們害了他——但是在某一方面而言，他也成功了，正因爲他送我們前去，所以，才知道了摩亨將軍的陰謀，那訪問團和整個艦隊安然無事，這證明情報起了作用，他們潛艇上的人雖然被俘，但是救了好幾千人的性命！」

她們正說着，門鈴響了，安妮走出去開門，方局長陪着一個身形高大的中年人走了進來，方局長才介紹了一句：這兩位，便是木蘭花和穆秀珍，那人便用力握着她們的手，搖着。

方局長又道：「這位是某國領事。」

木蘭花笑着，道：「請坐！」

某國領事道：「我代表敝國的總統，向你們兩位致謝，敵人的計劃，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本來，根本不相信李少校的話！」

木蘭花道：「後來呢？」

領事道：「後來，我們姑且加强空中的保護力量，敵方一個中隊的戰鬥機，掩護着八架巨型運輸機，果然帶着一張巨網，企圖飛臨艦隊的上空，我們的飛機立時展開攻擊，只擊落了一架運輸機，那張網就爆出了密集的火花，連帶那七架運輸機也遭了殃，那張巨網，在艦隊的五百碼之外，跌進了海中，當時海中浮起來的死魚，估計有好幾十噸！」

領事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又道：「這計劃眞是太瘋狂了，只有狂人才想得出來！」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然而，這計劃却幾乎成功了，世界上有那麼多狂人，實在是一件可怕之極的事，是不是？」

某國領事也嘆息了幾聲，告別而去。

領事走了之後不久，雲五風來了，安妮將領事的話，講給雲五風聽，雲五風一面聽，一面冒着冷汗，道：「幸而有了提防，要不然，他們使用我提供的方法去殺人，我等於是兇手了！」

穆秀珍道：「好了，關你什麼事，你還不是爲了安妮，沒有辦法。」

雲五風向安妮望去，安妮立時偏過頭去，她的臉頰上，泛起了一片充滿喜悅的緋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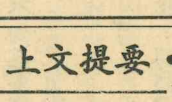
一切似乎都圓滿解決了，唯一的遺憾是佛德烈上校，成了俘虜，可以想像，摩亨將軍在計劃失敗後，李少校逃走，等等打擊之下，一定會盡情折磨這批俘虜的。

國際間的交涉，一直在進行着，最後要補充的是，佛德烈上校和他的屬下，在被扣留了很久之後，終於獲釋，但那已是半年之後的事情了！（完）

精選武俠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樂小虹、一輪明月、萬里無雲往參與龍華會，會主之一的閒遊一鷗對關山月特別投緣，招他共飲，驀地仙警大鳴，關山月隨傳令侍女靈姑往看，見李塞鴻正苦鬥謝靈運，終不敵，關山月挺身迎戰，智創謝靈運，而龍華會也為苦海慈航苦口勸說解散，關山月為瞭解龍華會內情，及恩師黃鶴散人入會原因和下落，隨着李塞鴻、柳依幻往紫虛仙府，李塞鴻遂把龍華會的內情，詳細向他解說，關山月詢及黃鶴散人與林雲亭間的事，李塞鴻自疚的說出謝靈運施用毒計，且由她一手促成——

千錘百煉仙侶結　一劍生光魔胆寒

關山月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柳依幻忍不住道：

「師姊！妳非說不可嗎？」

李塞鴻點頭道：「是的！我要說就說個痛快，而且這件事一直梗在我心中，使我感到很對不起大師姊，雖然她不怪我，我却無法原諒自己！……」

月夜，神女峯頭，有五個人置酒高會。

林香亭手姿若仙，李塞鴻嬌艷如花，柳依幻則如一隻依人小鳥，婉轉輕笑，如百靈弄舌，謝靈運談笑風生，獨孤明神采奕奕，這該是一場絕佳的盛會。

酒至半酣謝靈運笑着道：「今夕月明如洗，置酒快語，實乃我此生最大的樂事，最難得的是無鹽識趣，不來參加，否則便大煞風景了！」

獨孤明微微一笑道：「謝兄！你似乎不該如此講她，她對你很不錯！」

謝靈運笑笑道：「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今夕此會，她不來是件好事，我們這五個人，可以入詩，可以入畫，要是加上她那張醜臉，豈非大敗酒興……」

柳依幻忍不住道：「師兄！你這種說法對西門師姊太不公平了！」

謝靈運笑笑道：「醜就是醜！我總不能昧着良心說她好看，師父把她的名字起做無鹽，就是第一個不公平，妳為什麼單單怪我呢！」

李塞鴻哼了一聲道：「痴心女子負心漢，你不怕她聽見了傷心！」

謝靈運大笑道：「她若是為了我說她醜而傷心，便是不自知了，我可以感激她的深情，却無法指醜為妍……」

林香亭神色一動道：「無鹽師妹那裏去了？」

謝靈運笑道：「誰知道？也許她是到山下去了，別去管她……」

正說之間，忽然遠處傳來一陣鶴唳，發聲頗急，大家都一起注耳傾聽，謝靈運聽了一下，忽然道：「聲音是從丹房那邊傳過來的，鶴唳很急，分明是在告警，這地方誰也沒有胆子敢上來，除了無鹽之外……」

林香亭道：「她到丹房去做什麼？」

謝靈運笑笑道：「那可不清楚，也許她是想去見識一下白虹劍吧……」

林香亭臉色一變，飛身疾起，向鶴唳聲奔去！

謝靈運忙道：「假如眞是無鹽的話，還得我去勸勸她，叫她不要跟香亭師姊鬧起來！」

說着也走了，柳依幻愛熱鬧，連忙也道：「我也去看看！」

席上只剩下了獨孤明與李塞鴻，相對無言，片刻之後，鶴唳雖止，却是一無動靜，獨孤明忍不住道：「我們是否也應該去看看？」

李塞鴻伸手一拉他道：「黃鶴！大師姊的丹房是禁地，你跟她交情雖深，可也不該前去，再說這是我們師姊妹的事，你去了也干涉不了！」

獨孤明只得坐下不動，李塞鴻笑着道：「別管他們，我們喝酒吧！」

二人乾了幾杯悶酒，獨孤明總是心神不屬，李塞鴻斜睇他一眼道：「你可是放心不下大師姊？」

獨孤明臉上一紅道：「那有的事……」

李塞鴻一笑道：「那你就不要這樣失神落魄的，來！我們再喝一大杯，我從來也沒有這樣高興過，黃鶴！你肯陪我喝一大杯嗎？」

獨孤明不知道她何以會變得如此高興，可是也無法拒絕她的要求，只是皺着眉頭，手指席上道：「我願奉陪，只是此地沒有大盅……」

李塞鴻一笑道：「祇要你肯喝，我自然會有辦法的！」

說着屈指一彈，指風過處，將桌上的兩柄錫壺齊蓋以下，像刀刃一般地切了下來，然後又伸手一抹，將壺咀也擰掉了，缺處被她指上的勁力摸得平整無痕。

兩把錫壺頓時變為兩隻大酒杯，裏面盛着大半杯的酒，李塞鴻的臉上浮着奇特的笑容，遞給他一杯道：「相逢恨已晚，能飲一杯無？」

獨孤明詫然道：「仙子！妳這話什麼意思？」

李塞鴻苦笑一下道：「這是我自己的感觸，世上像你的人也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可又偏偏讓大師姊先遇上你，我還有什麼其他的話可說呢？」

獨孤明曾不止一次從她的眼中接觸到火熱的情意，可是沒想到她會如此坦白地說出自己的感情，因此一時倒不知該如何回答。

李塞鴻淒然一笑道：「黃鶴！你放心吧，除了這一杯酒之外，我對你別無所求了！盡此一杯酒，從此各天涯……」

聲若悲猿哀鳴，獨孤明不忍再聽下去，舉酒一飲而盡，李塞鴻也是一仰頭，將杯中殘酒喝乾了，隨手將錫杯擲在石上，摔得粉碎。

然後她輕輕地坐下去，動手將身上的衣衫慢慢地褪除，獨孤明則一直睜大了眼睛瞪着她的動作。

李塞鴻將外衣脫了下來鋪在地上，裏面竟未着寸縷，她又慢慢地躺在衣服上，星眼含情，喉間發出嬌媚的聲音道：「我睏了，可是我心裏熱得很，我要在這裏涼一下，黃鶴，你不覺得熱嗎？」

獨孤明經她一說後，果然覺得全身煥熱無比，汗水像雨點似的由身上滲出來。

李塞鴻拍拍身邊的空地道：「別傻等了，來，在這兒陪我躺一下，你也該涼快涼快……」

獨孤明毫無猶豫地將衣衫一齊除掉，躺在她的身邊，片刻之後，兩個火熱的身子，兩顆火熱的心，整個地膠着在一起了……

當他們在一陣刺骨的寒意中驚醒過來時，四邊各站着一個人，謝靈運與西門無鹽的臉上着詭異的笑容，林香亭則十分平靜，只有柳依幻發出一聲驚呼。

謝靈運奸笑一聲道：「師妹！恭喜妳啊，三生相思俱了……」

李塞鴻怔怔地一言不發，只是慢慢地開始穿衣服。

獨孤明胡亂地將衣衫着好，朝林香亭作了一揖道：「對不起！香亭……」

林香亭一擺手道：「沒什麼！這是意料中事，你不必過份自責，在香夢沉氳散的迷惑下，任何人也無法自制……」

獨孤明愧然一嘆道：「總也是我的定力太差，不然何以會如此……唉！什麼都不必說了，我要走了！以後再說吧！」

林香亭神色一動道：「你也用不着走啊！我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的，你曾經大方地原諒過我，認為我從前是事非得已，你不是處在同樣的境地嗎！而且我也很高興發生這件事，這樣我們就互相平等了……」

獨孤明搖搖頭道：「不！謝謝妳，香亭，我非走不可，我無法原諒自己！」

林香亭嘆了口氣道：「你眞固執，……好吧！你非走不可，我也無法攔你，不過你會再來嗎？」

獨孤明望了李塞鴻一眼，沒有答話，林香亭已經明白他的意思，微笑了一下道：「我們以二十年為期吧，假如你能在二十年中，把這件事情想開了，我總是會痴心地等着你回來的，否則我們只有等下次會期上再見了！」

獨孤明沉思片刻道：「我要練習克服這個死結，什麼時候我能原諒自己，我會再來的，否則下次會期時，我會找個代表來，因為那時我已經不在這世上了……」

說完他就飄然地走了。

× × ×

「他這一走就是十七年，直到三年前，他才重回此地，那時他已經換了一個人了，神采雖不似當年俊朗，意志却比當年堅定得多了，神格風標，尤見穩定，大師姊總算沒白等，到底成就了一對人間仙侶……」

李塞鴻的一大篇敘述，却在惆悵的低喟中結束了！

關山月怔了片刻，道：「仙子說得很詳細了，可是我還有些不明白，這裏面好像沒有謝靈運的事嗎？」

李塞鴻嘆了一口氣道：「你眞是不明白，謝靈運是看透了我對黃鶴的單思，所以才跟我定下這一條計策，那天的邀飲是他發動的，香夢沉氳散是一種最厲害的迷神藥，當年我們也是那種藥性下失身的，可是他還怕黃鶴太精明，會看出破綻，藥預藏在酒壺的夾壁中，所以先喝着並無形跡，連大師姊也被騙過了，削壺成杯，藥才化酒中，西門無鹽假裝在丹房鬧事，大師姊去了，她假裝受了委曲，拖住大師姊訴苦，結果拖延了許多時間由我一個人在峯上施手腳……我也是一時糊塗，居然會上他的……」

當時關山月想想道：「林仙子對這件事好像並不在乎……」

李塞鴻道：「大師姊是明白人，也了解到香夢沉氳散的厲害，自然不會怪黃鶴，可是黃鶴是個死心眼的人，他一定不會原諒自己，謝靈運早就看穿這一點，他的用意就是在逼走黃鶴，我當時也被矇在鼓裏，以為這樣可以使得黃鶴分一部份感情給我，黃鶴一走，我後悔也遲了……」

關山月問道：「我恩師離去的十七年中，謝靈運對林仙子怎麼樣呢？」

李塞鴻恨恨地道：「他自然對大師姊百般殷勤，可是大師姊早就看透了他，一心一意地等候黃鶴歸來，我也恨透了他，從那時起我就沒再理他，結果大師姊的苦心終於有了收穫，我……到頭還是一場空！」

關山月不禁輕嘆道：「仙子不要怨怪家師薄情，在那段日子裏他也很痛苦，深隱大漠，閉門以思過，大概就是為着對仙子表示歉意……」

李塞鴻嘆道：「他無須對我存有歉意，因為我是設下圈套去引他上鈎的，只望他不恨我就好了，我想他對我畢竟有點恨意吧！」

關山月連忙道：「不！恩師一生只知責己，從不怨人，他離開此地後，一駝走遍天下，故意向九大門派，三大武家，七谷十四堡挑戰生事，為的就是想激起武林公憤，聯手來殺死他的，因為恩師自

視甚高，雖然一意求死，也不會自暴自棄的，結果中原的各家武功也實在太差了，反而造成了明駝令主的赫赫聲名！」

李塞鴻點頭，輕嘆道：「你師父那時的武功，自不必說了，龍華會那麼多的高手，那一個都比不上他，各大門派算得了什麼，連入選為會上的資格都沒有……」

關山月又道：「恩師倦遊中原歸來，求死不得，心情更灰，所以才收錄了我，將他畢生技業，一絲不遺的傳給了我，大概是有意將我作了他赴會的代表，他自己則打算一死以謝二位仙子的了，只不知恩師後來怎麼又想通了……」

李塞鴻欣慰地道：「幸虧他想通了，否則我眞不知該如何恨自己了，只不知他怎會等了十七年，才把心頭的死結解開……」

一言甫歇，外面有人接口道：「那是老衲多事，千里迢迢，捎去香亭仙子的一封瀝血書，才感動得頑石點頭，彌補情天長缺！」

跟着語聲，探進苦海慈航的光頭，柳依幻作色嗔叱道：「老和尚！這是什麼地方！你怎麼亂闖進來……」

苦海慈航笑笑道：「龍華會已經冰消，天外天的禁令也該解除了吧！」

柳依幻哼了一聲：「你不是說要兩個時辰才來的嗎？」

苦海慈航笑道：「老衲並未食言，此刻已經超過了兩個時辰！」

大家抬頭朝外一看，只見日影西偏，他們一席長談，不知不覺間已經溜走了許多時光，柳依幻一臉悻色，苦海慈航笑笑對她道：「仙子不必心急，妳的事包在老衲身上，……」

柳依幻一挑眉道：「我有什麼事要你帮忙？」

苦海慈航笑笑道：「明人何須細說，仙子心內甚明，這事可急不得，關世兄的遇合不比黃鶴，一步走錯，難免遺憾終身……」

柳依幻神色大怒，正待發作，苦海慈航却趨至她耳邊低語了一陣，柳依幻才慢慢地平復下來，怔然地道：「眞的！那我怎麼辦？」

苦海慈航笑道：「慢慢來！慢慢來！水到自然渠成，老衲既然負起責任，決不叫仙子失望，現在則請把關世兄交給老衲一兩天……」

柳依幻一怔道：「一兩天為什麼要那麼久？」

苦海慈航道：「仙子若是看過林仙子的留函，便該知道一兩天的時間還是最短的限制，……」

柳依幻這才不響了，關山月却莫明其妙，苦海慈航笑道：「關世兄，事不宜遲，跟老衲走吧。」

關山月猶在踟躕，苦海慈航却道：「世兄再不走，你在山外的那些佈置可要糟大糕了，世兄也眞是少不更事，憑那些人就能成事嗎，萬一他們與謝靈運接觸上了。……」

一句話說得關山月臉色大變，連忙道：「是的，老禪師我們快去吧！」

李塞鴻微異地道：「關世兄在山外作了些什麼佈置？」

苦海慈航道：「關世兄這次前來是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巫山四週都佈下死士，必要時將要效法螳臂擋車……」

關山月臉色漲紅地道：「老禪師別開玩笑了，那時我對龍華會的情形一無所知，才有那些幼稚的舉措，現在倒是眞的該快點前去……」

苦海慈航這才正色道：「山後有捷徑，可以省下許多時間，叫小丫頭帶路吧！」

靈姑眏眏眼道：「老和尚，你對天外天的情形很熟悉！」

苦海慈航一瞪眼，裝着生氣的樣子喝道：「咄！妮子！妳別惹老衲生氣，將來不管妳的事！」

靈姑一聳肩膀，頑皮地笑道：「老和尚！你別兇，當心我把你偷吃狗肉的事宣佈出來！」

說完一摔辮子搶在前面走了，柳依幻怔然地道：「看來靈姑也有許多事瞞着我呢！」

李塞鴻一嘆道：「師妹！我們兩人才是眞正的傻瓜，大師姊跟謝靈運兩邊都把我們矇在中間！」

苦海慈航一笑道：「二位仙子不必多心，欺瞞有時是出於善意的，老衲此時不及細說，下面的人都安頓好了，還請二位招呼一下，老衲與關世兄到時候必會前來解決一切的……」

說着一拖關山月，跨步出門如飛而去，把無限的惆悵與狐疑留給了兩個女子！

關山月被老和尚拖着向前直行，穿出巨廈之後，雲霧封路，靈姑却在一塊雲氣繚繞的大石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之後，翻身下了大石，投入茫茫雲海中！

苦海慈航拉着關山月也從大石上跳了下去，耳畔只聽得呼呼風响，身子像石塊般地向下急墮，連忙提氣輕身，將下降的速度減慢。

苦海慈航却一笑道：「不要緊，有小妖精在底下接應，掉下去也摔不傷！」

正說之間，驀覺脚下一震，已經觸到實物，却是軟綿綿的一張山籐編成的大網，他們墮入網中之後，巨網迅速向旁邊移動，又穿過一片雲海，眼前豁然開朗，却已來到山下，終南掌門呂無畏正與劉三泰站在那兒發怔。

另一邊站着靈姑，正在得意地笑着，同時天齊

魔君祁浩與十大遊魂的領班灰衣侍者蕭一平，却與萬里無雲一輪明月二人在交手，打得十分激烈。

祁浩出手辛辣，擋住了兩人的凌厲攻勢，而且還遊刃有餘，灰衣侍者夾在裏面只能算是湊熱鬧！

苦海慈航一現身，萬里無雲立刻大叫道：「老和尚！你再不來的話，我們可要招架不住了！」

苦海慈航對靈姑道：「妮子！麻煩妳打發這兩個魔崽子上路！」

靈姑答應一聲，祁浩想是知道她的厲害，呼嘯一聲，率着灰衣侍者飛快地逃去！

呂無畏這才過來，向關山月一抱拳道：「令主！老朽……」

萬里無雲喘着氣道：「別說了，快把這四處埋着的炸藥撤去，同時趕快去通知其他人，否則我們都完了……」

呂無畏猶在考慮，關山月道：「掌門人先去辦正事吧，詳情以後再說！」

苦海慈航也道：「這話倒是不錯，老衲雖已請人將那些魔黨阻住，可是掌門人不去，貴友難免要與老衲所遣的人生出誤會……」

呂無畏這才帶着劉三泰走了，萬里無雲向關山月道：「小伙子，眞沒想到你還留下了這一手，要不是老和尚發現得早，我們都要活埋在山上了，你怎麼會想出這麼一道絕主意！」

關山月臉上一紅道：「我在沒上山之前，對龍華會的情形的確不了解，因爲我發現會中包容着許多窮兇極惡之徒……」

萬里無雲道：「你自己也在山上，難道也不怕同歸於盡嗎？」

關山月莊容道：「假如能爲天下衆生除害，此生何足惜，因爲各位都是奇技異能之輩，非此無以爲制……」

苦海慈航笑道：「你現在總可以把袖中的號砲丟掉了，你的佈置雖密，怎麼能瞞得過天齊魔府中的人呢，幸好老衲也得知了訊息，不然這四下炸藥，倒是替那批魔頭準備了，只要一點星火，龍華會上羣仙歸位，朗朗乾坤將盡是魔鬼天下了！」

關山月滿臉通紅，無語可答。

靈姑笑道：「關公子！你師父可能也在山上，難道你也打算把他炸在裏面嗎？」

關山月正色道：「以我對龍華會的最初認識，我斷定它不是一個好的組織，所以我作了那種準備，此舉我下了很大的決心才……」

苦海慈航一笑道：「世兄不必說，你心昭日月，無可厚非，龍華會上若是眞個魔長道消，號砲一響，烟飛塵滅，從此天下太平，雖然不免有所誤傷，到底還是一件値得的事……」

關山月動容一拱手道：「老禪師知我若燭！」

苦海慈航一擺手道：「用心良佳，就是手段有欠光明，而且也太冒險，更不應該動用人手太多，人多則難免洩機，你一上山，祁浩就將你佈下的那些人都制住了，而且利用那些炸藥，倒過頭來對付我們……」

關山月愧然道：「晚輩自承錯誤，幸得老禪師洞燭先機，才不致鑄成大錯……」

苦海慈航笑笑道：「事情過去就算了，現在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待辦，兩位老友請先到山上去暫等，並請轉告諸友放心，三日後謝靈運再度進犯時，老衲一定有應付之策！」

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對望一眼，將信將疑地告辭走了。

關山月則抱着滿腹疑團，呆呆地望着老和尚，不知道他在搗什麼鬼。

苦海慈航一臉莊容對靈姑喝道：「妮子！爲時無多，妳還不趕快帶路！」

靈姑也顯得十分正經，轉身在前走着，關山月則莫名其妙地跟着她，走出約有里許，即抵長江之畔，靈姑在江岸裏拖出一隻小船，跳了上去，雙手持槳，苦海慈航恭身合什，態度十分莊嚴道：「世兄請上船，兩日後老衲仍在此處恭候大駕！」

關山月詫然道：「老禪師！你不一起去？」

苦海慈航合什道：「老衲無緣！前途自會有人接引世兄！世兄身負天下重任，尚祈好自爲之！」

關山月莫名其妙地跨上船，靈姑揮動雙槳，舟行如飛，在長江的濁浪中疾駛而前。

關山月忍不住問道：「小妹妹，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到那兒去？」

靈姑但笑不語，操舟如故，走了約有一個時辰，已是暮色深深，靈姑忽然移舟就岸，入目一片荒涼，長草掩着一條隱沒的小徑。

靈姑對他恭敬地拜了一拜道：「婢子也只能送到此地，公子只須順着路走，一定會有所遇，兩日後，婢子再來接引公子！再見！」

說着她又跳上小舟，在茫茫的夜色中，隨着江流而逝！

關山月一個人留在黑沉沉的江岸上，茫然不知所以，因爲他的遭遇越來越離奇了，好容易把龍華會的底細弄清楚了，却又被那個神秘的老和尚——苦海慈航與精靈的小丫頭——靈姑帶到這麼一個地方，進入一個新的秘密！

這是什麼地方呢？

這裏有着什麼人呢？

當然這是白想，因爲他根本一無所知，又如何

能猜得透呢！不過他有一點可以確定無疑的！

那就是修羅尊者謝靈運在三天之後，將要率衆重臨巫山神女峯頭來奪回他失去的勢力，這一次來勢洶洶，無人可擋。

苦海慈航說得很有把握，可是他惟一的擋箭牌就是自己！「我的力量能擋住謝靈運嗎？」

當然不行！紫虛天府前的一戰只是僥倖，謝靈運根本沒把他看在眼中，輕敵與疏忽之下才着了他的道兒！下次碰頭時絕不會有那種機會了！

苦海慈航當然也知道了這一點，可是他依然把希望寄託在自己身上，而且把自己送到這個地方，好像是知道自己在這兒可以有一番遇合似的！

是怎麼樣的遇合呢？

「無論是誰，也不能使我在短短的三天內有那麼大的進展，進展到與謝靈運等人一決雌雄……」

儘管在心裏頭充滿了萬頭千緒的疑問，脚下却並未停歇，順着那條約畧可辨的荒徑，拂開了遮路的長草，慢慢地前進着！

這條路的確荒蕪得太久了，有好幾次他都走錯了路，明明是像路的樣子，等他走了幾步，才發現那不過是小獸鑽成的巢穴，受到驚擾的宿獸被他趕得四下奔竄。

於是他只好懷着一份無法表示的歉意，退回來重新找路前進。

同時他也很容易發現自己的錯誤，因爲他每走入一條歧路時，眼前立刻就是一片雲霧茫茫，再也無法前進了！

於是他發現這一片亂草中並非是全無章法，而是一種很高明的陣圖設計。

祇有一條路是正確的，這條正路的路上才可以有明確的視界，可以到達一個地方！因爲他是懂得陣圖的厲害的，所以才能在入迷未深的時候趕快退後，也因此才沒有失陷在陣圖之中。

連續接受到幾次的錯誤教訓後，他漸漸地摸索到一點門徑了。

每次遇到類似的迷徑後，只有靠右邊的那條路是正確的，所以走到後來，他已經可以不被迷徑所惑，一直找到了該走的路線！

行行復行行，直到天際微露一點曙色，朝露濕透了他的衣裳，他才走出了那片荒草而停身在一個小土坡上！

站在坡頂向四下一望，他不禁駭然地吐出一口氣！

朝煙瀰漫的晨光裏，他可以看見昨夜登陸的江岸就在里許之處，江潮聲很清晰地傳入耳鼓！

他摸索竟夜的那片草野也很清楚地呈現在眼前，方圓不過三四畝！

「就是這麼一點地方，竟使我深夜搜索，看來設這陣之人，其高明的程度，簡直是不可以道理計的！

「五行八卦生尅方位之學，我所知不算淺薄，可是我竟沒有看出一絲端倪，最後還是誤打誤撞地找到一個通行的訣門而已……」感慨片刻，他才繼續朝坡下走去，眼前的景色又變了。

一畦畦的叢菊，綻放着嫣紅，鵝黃，玉白等各色花朵！

九月正是菊花季節，這倒不算出奇，可是菊畦旁邊流着一道清溪，夾岸垂柳，也是一樣的青葱！再看過去，更了不得！

輕風中有翠竹搖曳生姿，有桃花點點相映成趣，有寒梅吐蕊在青石之旁，有荷花含苞於溪畔的淺水裏。

四時的花木竟爭妍於一刻，這祇有巧奪天工四字才能形容盡致了。

更難得的是這許多雜亂的花樹，配合得十分和諧，讓人看來十分舒暢。

關山月先是被驚呆了，良久之後，才發出一聲浩嘆道：「好地方！有此一片佳地，結廬其間，人生復何求！」

浩嘆方畢，忽然有一個女子的聲音笑道：「這孩子的抱負倒是跟你差不多！」

接着是一個男子的聲音道：「這傢伙情緣殺刦都太重，不配住這樣的地方！」

女子的聲音還不怎樣，那男子的聲音却使他的心情激動得無以復加，朗如金玉，正是他朝夕懷想的恩師獨孤明！

關山月眼中充滿了淚水，顫着喉嚨叫道：「師父……您在那兒……」

那兩句對話聽來分明就在附近，可是任憑關山月如何尋找，却始終不見半個人影，急得他跪在地下垂淚叩首道：「師父！弟子想死您了，您幹嗎還不容弟子見上一面呢！」

哭嚷了半天，周圍仍是靜寂寂的。

關山月心中洶湧着如濤般的孺慕之情，就是無法找到對象宣訴，跪在地下，熱淚如雨點般地落下，最後還是那女子的聲音道：「算了罷！別作弄孩子了，你看他多可憐！」

然後又是獨孤明的聲音道：「不行！我非要殺盡他的火氣，不然將來就沒有人能制他了！」

女子的聲音輕輕一笑道：「你別說了！當年你比他的火氣還重呢！只用了一夜時間，他就能通過九衍大迷陣式，我看他比你強多了！再說他經過一夜折騰，心智交瘁，再不替他疏導一下，勢必將他

竟事！

過瘋了不可……」

獨孤明輕輕一笑道：「香亭！妳就是心急！看妳這樣壘心未盡，我們那一刦恐怕還是難免！」

女子的聲音道：「該來的還是要來，我早就看開了！」說着關山月只覺眼前一幌，溪畔的那塊大青石上，端然坐着兩人，女的丰神欲仙，男的飄飄脫俗……

他連忙跪着爬了過去，哽咽地叫了一聲：「師父……」

眼前一陣金星亂舞，人幾乎要暈倒下來，那女子連忙一揮手，羅袖輕飄，搭在他的頂門上笑笑道：「孩子！別激動，導氣歸元，慢納於丹田……」

關山月只覺得頂上的衣袖傳來一股暗勁，壓住了他胸中翻騰的氣血狂流，連忙順着那股暗勁，利用本身眞氣，努力使自己安定下來！

獨孤明慢慢站起身子一嘆道：「香亭！妳就是忍不住，功力必需成於苦修，像這樣不勞而獲，只會害了他！」

那女子笑笑道：「我求他的地方太多，不得不幫幫他的忙，你不要管了！」

關山月見師父安然無恙，而且神瑩內蘊，氣度穩定，比離別時更加凝煉了，心中有說不出的歡喜，正想開口說話，獨孤明却莊容地喝道：「畜生！林仙子在拚損自己的修爲來成全你，你還敢心生旁騖！」

關山月心中一凜，立刻摒除雜念，專神一志地運氣與體外那股暗勁相合，片刻之後，他只覺得氣血貫流四肢百骸，身心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泰之感。

片刻之後，獨孤明突地伸掌，推開關山月頂上的羅袖道：「好了！再下去妳自己不要命了！」

那女子收回長袖，臉上微現疲色，輕輕一嘆道：「你就是愛多事，我把功力留着有什麼用……」

關山月神清氣爽，立刻又對獨孤明叩頭道：「師父！弟子……」

獨孤明神色莊嚴地道：「別行那些俗禮了，謝謝林仙子，她對你作了多大的犧牲！」

關山月又要對那女子叩頭，那女子笑笑道：「行了！行了！快起來吧！別聽你師父的！」

關山月還是叩了一個頭，才肅然起立，那女子笑道：「孩子！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好一點！過來！坐下談，你知道我是誰了吧！」

關山月恭聲道：「弟子已經聽李仙子說過了，您是……」

那女子一笑道：「我就是林香亭，你對謝靈運那一戰的確精采，心智武技，俱稱第一，所以我忍不住要幫幫你的忙……」

關山月臉上微現愕色，林香亭又笑道：「昨天你在對敵時，我跟你師父都在旁觀，不過你們都沒發現而已，我知道謝靈運桀傲難馴，怎麼會讓塞鴻去冒險的呢！幸好你把那一關擋過了，免得我們現身……」

關山月這才了然，不過心中還有一點不明白的就是林香亭方才對他一番施爲，聽師父的口氣中好像她對自己作了很大的犧牲，但不知……

獨孤明已經看穿他的心事，莊容地道：「林仙子方才施用移玉神功，至少注給你二十年的苦修功力……」

關山月連忙感激道：「謝謝仙子對弟子如此成全……」

林香亭笑了一下道：「別客氣了！我那樣做是有用意的，因爲我要求你的事還很多！」

獨孤明搖搖頭道：「妳就交代他好了，何必又要給他好處呢！」

關山月也道：「仙子但有所命，弟子萬死不辭，何須損耗精力……」

獨孤明笑道：「怎麼樣！這小子並不領情！」

關山月忙道：「弟子絕無此意！」

林香亭微笑一擺手道：「黃鶴！你別儘打岔行不行，你知道我把功力移注給他是爲了什麼嗎？」

獨孤明笑笑道：「不是爲了謝靈運他們嗎？」

林香亭搖頭道：「不！抵擋修羅的方法，姥姥已經交代下來了，用不着我再去費事！」

獨孤明也微愕道：「那還有什麼別的事呢？」

林香亭輕嘆道：「爲了依幻！」

獨孤明神色一震道：「什麼！還是這件事，我不是告訴過妳，這絕對不行……」

林香亭現出哀懇的神色道：「黃鶴！我求求你！這是我唯一對你的要求……」

獨孤明沉吟片刻，才低聲道：「妳別求我，這事我作不了主，他雖然是我的弟子，可是我也不能命令他接受，因爲這……」

林香亭忙道：「我只求你不要干涉與反對！」

獨孤明思索良久才一嘆道：「好吧！我可以不管，但是我也希望妳能三思而行，不要弄得僵了，反而難以收場，又引起一場麻煩！」

林香亭欣慰地笑道：「這就行了，我會找機會安排的！」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仙子有什麼事需要弟子効勞的？」

林香亭笑笑道：「一件不費力氣的事！」

關山月慨然地道：「只要弟子能力所及，絕不使仙子失望！」

獨孤明將眼一瞪道：「小子！你別答應得這麼

快！最好先問問清楚！」

林香亭急道：「黃鶴，你剛才還說過答應不管的！」

獨孤明雙手一垂道：「好！我就不管，看妳怎麼對他說吧！」

關山月眼望着林香亭，不知她究竟有什麼事要自己做的，可是林香亭想了一下，苦笑笑道：「這是私事，我不能因私而廢公，還是以後再說吧，現在先帶他去見姥姥去！」

獨孤明點點頭，關山月却詫然問道：「姥姥是誰？」

林香亭一笑道：「我們的事你都知道了嗎？」

關山月道：「聽李仙子說了個大概！還不十分清楚！」

林香亭又笑道：「你還有什麼想問的呢？」

關山月想想道：「問題很多，譬如說仙子與師父爲什麼突然在會期中抽身退出，又怎會隱居在此地，苦海慈航將弟子送到此地來爲了什麼……」

林香亭一笑道：「你的問題眞多，見到姥姥後，自然都明白了！」

關山月張口欲待再問，林香亭已笑着道：「姥姥就是此間主人，也是我的師娘！」

關山月失聲驚呼道：「是溫老前輩……她還留在人間！」

林香亭一笑道：「不錯！看來塞鴻告訴你很詳細！」

關山月忙道：「李仙子並不知溫老前輩猶在人世！」

林香亭點點頭道：「是的！除了我與你師父之外，你是第三個知道此事的人！」

關山月搖頭嘆道：「這眞令人難以相信，溫老前輩……」

獨孤明打斷他的話道：「你也稱她姥姥吧！別再前輩後輩的了！」

關山月應聲道：「是……姥姥的歲數，很大了吧？」

林香亭一嘆道：「姥姥一百多歲了，我師父一心求仙，反而促其速壽，倒不如姥姥拋却塵心，以大智大慧，修成仙業！」

關山月怔然道：「人眞能成仙嗎？」

林香亭一笑道：「你眞把我問住了，我要是說有這回事，那分明是騙你，要說沒有這回事，則姥姥目前的境界我不知何以名之！」

獨孤明笑笑道：「妳別把他弄糊塗了，仙是絕對沒有的，人的生命就像是一盞燈，油盡則燈枯，火撥得旺一點，油乾得快一點，姥姥之所以能壽逾常人，就是因爲她懂得養生之道，使燈油不作無謂的消耗，遲早她還是會死的！」

林香亭笑笑道：「你的見解畢竟比我高明，照你這麼一說我們隱潛此地，也是多餘的了！」

獨孤明笑道：「這倒不然！生命的方式很多，人的一生就是在追求一種適合的方式，有些人摸索一生而不得，我們算是僥倖，在未死之前，居然找到這一個方式，雖然遲了一點，畢竟還可以利用餘生，好好地享受一番生命的樂趣！」

關山月聽着不禁呆了，獨孤明却突地笑容一斂，大聲喝道：「小子！你別入迷，各人有各人的遇合，各人也有各人的生活方式，適合於我們未必就適合於你！你的生活方式該在江湖上去尋取！」

關山月誠懇地道：「師父！弟子涉身江湖，爲時雖短，對於那種殺伐生涯，的確已經厭倦了，假如師父允許的話，弟子想在此追隨師父……」

獨孤明哼了一聲道：「以你的年齡說這些話，未免言之過早，再過二十年，你假如還是這樣想法，我歡迎你來到此地，那時我們不論師徒，可作道侶！」

關山月張口欲言，林香亭溫和地一笑道：「孩子！你師父的話是對的，我們這一番境界非至中年以後無法領略，到了那個時候你自然會明白的，目前你看到此地的景色宜人，只感到此地的氣氛寧靜，便覺得此地可以終老，可是你只要在此住久了，一切都看膩了，你就會不耐煩了！」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會！」

林香亭笑笑道：「那我說一句詩給你解解看！相看青山兩不厭！你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道：「那是說雖然終日常對不變青山，眼中却覺得它日日都在改變，越看越有興趣，所以永遠不感到厭煩！」

獨孤明詫然地望他一眼道：「小子！我沒想到你悟性如此之高！」

關山月高興地道：「那弟子可以留下嗎？」

獨孤明搖搖頭，關山月不禁大感失望，林香亭一笑道：「孩子！你能解釋到那種程度，已經算不錯了，目前你火候不够，再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我們很高興你來作伴！」

關山月不解地道：「弟子的火候要到怎麼樣才算够呢？」

獨孤明道：「到時自知，多問無益！」

林香亭却笑道：「黃鶴！別對他太兇，我們應該叫他明白……孩子！你剛才只說出你對山的感覺，我說的是相看兩不厭，你欠缺的是山對你的感覺！青山若是也對你有興趣，才能相看兩不厭……」

關山月愕然道：「青山也會有感覺嗎？」

林香亭笑道：「這是一個比喻，也是一種心靈的境界，只要你到達了那種程度，自然會明白我話中之意，好了！我不再對你多說了，你這孩子太聰明！」

獨孤明朝她一笑道：「妳也應該止口了，再說下去，妳就成爲罪人了！」

關山月更是莫名其妙，然而獨孤明與林香亭都是笑着不再開口，他也無法再問下去，默默中由對溪傳來幾聲清脆的木魚聲。

林香亭忙道：「姥姥在召喚我們了！」

獨孤明笑笑道：「姥姥是在對妳發出警告，叫妳少說話！」

林香亭訕然一笑道：「我們快下去吧！再遲就要挨罵了！」

說着飛身掠過清溪，獨孤明也跟着過去，關山月方待動身，獨孤明已叫道：「從橋上過來，你縱不了這麼遠！」

關山月見那道清溪不過丈許寬，以自己的能力決不會成問題，而且師父與林香亭都渡得那麼輕鬆，因此對獨孤明的話很不相信，連忙提氣一縱，估量着一衝最少也有五六丈距離，可是當他落下之際，發現祇渡得清溪的一半。

眼看着就要落下水中去了，慌忙兩臂一振，將身子拔高丈許，儘力向前衝去，看看又飛出兩三丈，落腳之處，仍是彎彎清流！

這一驚非同小可，可是此刻氣已用盡，無法再往上拔，只得硬着頭皮，把腳尖朝水中點去，希望能借到一點力拔起身子。

腳尖才挨到水面，不想着力處竟是虛空無物，身子猛然下沉，腳上一陣冰涼，分明又像是浸到水的樣子，方寸不禁大亂，雙手本能地虛空一抓！

這一抓居然被他撈到一根圓圓的東西，連忙手上一使勁，將身子又拉了起來，放眼一看，詫異得簡直不知置身何地！

不知何時，他的眼前竟出現了一條長橋，而他的雙手就抓在橋欄上，等他身子翻過橋欄，才見腳上水淋淋的。

於是他確定剛才是踩到水了，可是……

這水怎會沒有一點浮力呢？

這座橋是怎麼會突然出現的呢，方才我明明沒看見溪上有橋呀？

最後，他心忖道：「這一道寬不過丈許的小溪，我怎麼會跳不過呢？」

儘管他心中充滿了疑問，可是獨孤明與林香亭正在對岸含笑地等着他，他只好愧然地低下頭，飛快地走過去！

這次他比較小心了，估量着自己正在橋中央，這橋全長也不過一丈多，他每一步可以跨到兩尺多，可是跑了三十多步，才走到另一頭，於是心中又多了一層疑問！

等他走到獨孤明的身邊時，還沒等他開口，林香亭已經含笑道：「孩子！你一掠十幾丈，輕身功夫，已是舉世難求的了……」

關山月大驚道：「十幾丈？弟子怎能跳得那麼遠？」

獨孤明笑笑道：「他跟我學了十幾年功夫，基礎已經打到六七丈了，妳再加深他二十年的功力，十幾丈並不希奇……」

關山月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林香亭笑着道：「孩子！你可是被弄糊塗了？」

關山月點頭道：「是的！弟子心中充滿疑問，好像置身夢中！……」

林香亭笑道：「孩子！不是做夢，你很値得自傲，第一衝據我的估計，最少有十二丈，第二次拔起來時，又滑出五六丈，放眼天下，沒有幾個人能及得上你這份造就了！」

關山月又驚又疑地問道：「那麼這道溪流有多寬？」

林香亭笑道：「四十丈！」

關山月幾乎要跳起來，看去丈許的小溪，居然會有四十丈寬，叫他怎麼能相信呢！然而林香亭一臉正經，又不像是在開玩笑！

獨孤明看他一臉驚色，不禁輕嘆道：「畜生！我以前教過你不少東西，怎麼就都忘了！」

關山月想了一下，忽然驚叫道：「難道這是縮地術？」

獨孤明哼了一聲道：「世上那有縮地之術，無中生有不足信，把實在的東西比爲虛無是同樣地荒誕！」

關山月又怔住了，林香亭笑笑道：「孩子！你被你師父越說越糊塗了，縮地爲短是不可能的，你所遇上只是一種陣法的佈置，這種陣法迷亂了你的視覺，使你把長的看成短的，這與那座橋突然出現是一個道理，橋早就在那兒了，可是在陣法的掩蔽下，可以叫你視而不見，世上一切實在的東西是無法加以變化的，變化的只是人的視覺……」

關山月恍然大悟道：「難怪妳和師父就在我的對面說話，弟子却始終不能見！」

林香亭點點頭道：「不錯！我們撤去陣法後，你就看見我們了，其實你只要多想想就會明白，昨夜你不是在方圓畝許的草叢中，就摸了一夜嗎？」

關山月想想道：「這些弟子都懂了，可是那水怎麼一點浮力都沒有呢？」

林香亭道：「那是弱水，不載鵝毛！」

關山月感嘆地道：「這一切佈置都太神妙了，但不知是……」

他的眼光掃向獨孤明與林香亭，林香亭笑道：「別看我們！我跟你師父都沒有那麼大的神通，這一切佈置都出自姥姥的手澤，姥姥就仗着這些佈置，才杜絕了一切侵擾，保全了此地的寧靜！好了！別再耽誤了，你聽姥姥又在敲木魚相催了！我們快去吧！」

篤篤的木魚聲，由空中傳來，特別地清晰！

關山月恭敬地隨在二人身後，慢慢地走到一所茅廬前面，獨孤明與林香亭的態度也變爲十分莊嚴，獨孤明恭身在門口道：「啓稟姥姥！我那孽徒到了！」

茅廬中傳出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帶他進來！我倒想要瞧瞧這孩子是否有你們所說的那麼好！」

獨孤明應了一聲，輕輕撩起草簾，帶着關山月進到裏面。

關山月在李塞鴻的叙述中，已知溫嬌的容貌很醜，可是當他見到溫嬌的面後，心中仍不免吃了一驚！

因爲她實在太醜了！

大頭！扁臉！上面稀稀地掛着十幾綹白髮，眉毛倒是很多，倒吊下來，兩顆眼珠像金魚一般地突出，翻天大鼻，鼻毛穿出寸許，兔唇，門牙露在外面，犬牙特尖特長，白森森地怖人！

一定說她像什麼，那只有廟中泥塑夜叉，書上的羅刹鬼女，勉强可以描繪出她幾分神形！

關山月心中雖驚，禮貌上却不敢差，跪倒叩首道：「弟子拜見姥姥！」

溫嬌伸出她鳥爪似的手臂輕輕一擺道：「孩子！別多禮，坐下來，讓我好好瞧瞧，香亭，獨孤！你們也別站着，一起坐下來，今天算是我這茅廬中來人最多的一次！」

屋中的陳設異常簡單，溫嬌自己盤膝坐着一張竹蓆，身前放着一張矮几，几上一個木魚，一冊佛經，一串唸珠，她也是身披袈裟作佛裝打扮。

四壁空無一物，就是兩旁各放了一張草墊，獨孤明與林香亭各佔了一張，溫嬌歉然地笑道：「孩子！我這裏沒有準備還會有人來的，只好委屈你在地上坐坐了，好在我這地上還很乾淨……」

關山月忙道：「沒關係，弟子那裏都能坐！」

林香亭與獨孤明都坐下了，關山月只得席地而坐，可是他却無法同意很乾淨這個說法，因爲那地下又潮又霉，涼冰冰地令人難受！

溫嬌在關山月的臉色上已經看出他心中的意思，露齒一笑道：「孩子！你是否覺得我很可怕！」

關山月連忙道：「弟子不怕！」

溫嬌微微一笑道：「你比你師父老實，你師父第一次看見我時，居然說我不算太醜，我想我若不算醜的話，這世上就不會有醜人了！」

獨孤明臉上微紅地道：「姥姥錯怪我了，我只是說出自己心中的感覺而已……」

溫嬌笑笑道：「黃鶴！你不用辯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因爲先曉得了我的遭遇，不管你心中是怎麼想法，可是你說那話時，多少總還帶着一點憐憫的意思！」

獨孤明垂頭不語，溫嬌又嘆了一聲，苦笑道：「我一生中遇見的人很少，大致都可以分爲兩類，不是欺騙我，就是可憐我，欺騙也好，可憐也好，他們對我都不會說實話！」

關山月不勝惶恐地道：「弟子無狀，請姥姥恕罪！」

溫嬌一笑道：「孩子！你是第一個對我說實話的人，雖然你說得很技巧，只說你不怕我，實際上我還是醜得使人感到害怕，對嗎？」

關山月誠懇地道：「姥姥，人家對您怎麼想法弟子不知道，弟子却是眞的不怕……」

溫嬌慈和地道：「謝謝你！孩子！你說了實話，却還使我能不傷心，這是很難得的，我的事你大概都知道了吧！」

關山月點點頭，溫嬌又嘆着道：「孩子！世上像你這種人很少有，我這一生只遇到兩個，一個便是那收養我的異人，他再三告誡我，叫我此生只合寂寞以終，我沒有聽他的話才至於累人害己，造下那麼大的錯誤！幸虧我在去世之前能見到你……」

關山月正想說什麼，溫嬌擺擺手阻住了他道：「孩子！你別打岔，我還有很多話要說，而且這些話很重要，你注意聽着！」

關山月肅容道：「弟子遵命！」

溫嬌却不開口，凝目對他注視良久，才慰然地道：「孩子！你的確很好！黃鶴能找到你，的確很有眼光！」

獨孤明立刻道：「那就請姥姥栽培他吧！」

溫嬌點點頭，然後伸手推開面前的短几，掀開身前的草蓆，拂開浮土，拿出一個長長的油紙包，藹聲道：「孩子！過來！」

關山月果然起立，走到她身前道：「姥姥有何吩咐？」

溫嬌把細紙包遞給他道：「把它打開來！」

關山月接過紙包，拆開外面的細紙，發現裏面竟是一柄帶鞘的長劍，劍鞘是用綠鯊皮裏着白鋼製成的，形式古雅，一望而知是一柄珍貴的古劍！

關山月捧着劍，心中猶自不解，溫嬌含笑道：「孩子！你知道這是什麼劍嗎？」

劍鞘上刻着兩個字，古樸難辨，獨孤明却發出一聲驚呼道：「是白虹劍！」

林香亭也驚呼道：「白虹劍！姥姥！這是怎麼一回事？」

溫嬌微微一笑道：「你既然知道是白虹劍，還問什麼呢？」

林香亭詫然地道：「師父雖然將白虹劍傳給弟子，而且也曾顯示過此劍之異，不過那是假的！」

溫嬌點點頭道：「不錯！妳師父傳給妳的劍是假的，不過他告訴妳關於此劍的種種情形却全是眞的，有一本劍譜上記載得很詳細……」

林香亭道：「那本劍譜我們都看過，謝靈運之所以對我那麼畏懼，也是由於讀過劍譜之故，不過弟子……」

溫嬌止住她的話道：「由於妳得劍不眞，所以也認爲劍譜上的記載是假的了！」

林香亭點頭道：「不錯，因此弟子把劍譜燒掉了。」

溫嬌神色微動，末後還是嘆了一口氣道：「燒了也好，劍譜上記載的那些劍可能都不會出現人世了，即使它們不湮沒，失去了劍譜的說明，讓它們的價值永遠隱藏起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獨孤明立刻問道：「姥姥！劍譜上還載有那些名劍？」

溫嬌望他一眼道：「黃鶴！你難道對那些名劍還有興趣？」

獨孤明笑笑道：「不！我對於未知的事，總是想多了解一點！」

溫嬌一嘆道：「劍譜上共載明五柄劍，紫郢，青索，墨帶，黃蝶與白虹，舉凡劍的欵式與神效都說得很淸楚……」

獨孤明訝然道：「怎麼祇有五柄，像龍泉，太阿，魚腸，靑冥，青霜，紫電，莫邪，干將等不都是成名的古劍嗎？」

溫嬌道：「不錯！那些都很有名，不過那些劍都只是比較鋒利堅韌而已，除了斬削銅鐵之外，別無其他神效，我說的五柄劍却大不相同！」

三個人都聚精會神，想聽她說下去，可是溫嬌却輕輕一嘆道：「算了！其餘那些劍不去說它們了，因爲我也不知道它們是否眞如所言，只有這柄白虹，却與劍譜所載一般無二！」

林香亭却輕嘆道：「由此可推知那些記載也不錯了！」

溫嬌白了她一眼，林香亭連忙道：「姥姥！不是弟子多說廢話，那本劍譜我們五人都曾看過，弟子等資質愚鈍記不淸楚，那謝靈運却有過目不忘之能！」

溫嬌微笑問道：「妳是怕他也會找到其中之一嗎？」

林香亭點頭道：「弟子不能無慮！因爲照劍譜所云，這白虹劍是……」

溫嬌笑笑道：「白虹劍鋒芒不掩，不若其餘四柄質樸無華，所以是最差的一柄，不過妳放心好了，謝靈運絕對找不到的！」

林香亭詫然不解，溫嬌又道：「你師父已經動了多年的腦筋，結果全無所獲，最後才鑄造了那一柄假劍，白虹劍爲五劍之末，他偏偏選中了它，妳知道是什麼原故嗎？」

林香亭搖頭道：「弟子愚昧！弟子不知道！」

關山月道：「弟子想到了，但不知對不對！」

溫嬌微笑道：「你不妨說說看！」

關山月略加思索道：「照姥姥所說五劍中只有白虹劍鋒芒最明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寶物，也因爲如此，它才能保存下來，其餘四枝劍質地雖佳，却吃虧在外相上看不起眼，落在識貨的人手中，一定會珍藏不洩，遇見不識貨的，多半就當廢銅爛鐵處理了，百里前輩是個聰明人，謝靈運也是聰明人，要想哄得他相信，只有僞造白虹劍最恰當……」

溫嬌點頭讚嘆道：「不得了，孩子，你的見解簡直是超人，黃鶴，我覺得他比你强多了！」

獨孤明笑笑道：「是的！所以我才把他領來見您！」

溫嬌目光中充滿了慈和的神情輕嘆道：「孩子！百里不平所以要僞造白虹劍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知道眞的白虹劍在我手中，他也領畧過劍上的威力，當年他昧心想害我的時候，就靠着這柄劍制服了他，念在夫妻的情份上，我沒有對付他，可是這許多年來，我一直隱居在此地，監視着他的胡鬧……」

關山月的神色上現出不以爲然的表情，溫嬌見了一笑道：「你大概不滿意我的作法吧！」

關山月只得點點頭道：「是的！您至少不應該放任邪惡肆虐！」

溫嬌一嘆道：「孩子！你說得很對，可是這裏面的是非曲直你很難了解，百里不平所學雖然自我所得，可是那些功夫學問都是收養我的那位異人所留，感恩圖報，我自己的才能不足以光大他的事業，百里不平却做到了，我總不能去阻擋他！」

關山月覺得很難再說什麼，可是他心中又不願承認這種說法是對的。

溫嬌又是一嘆道：「再說百里不平之作爲也沒

有什麼大惡，因爲那位異人本身所學就屬於魔道，我們所學師承一脈，自然也不會覺得那是邪惡！」

關山月連忙道：「正邪之分，自有公論！」

溫嬌笑笑道：「我遇人不多，對事情的看法不會與你相同的，而且我們所修的魔藝中，無形中受到一種心靈的約束，也不會做出什麼太壞的事，那位異人如此，我如此，百里不平也是如此，唯一可怕是這種功夫流傳到一個心性極端險惡的人手中，那種心靈約束的力量對他不生效力……」

關山月飛快地接口道：「謝靈運就是那樣的一個人！」

溫嬌點頭道：「不錯！百里不平識人不明，把功夫都傳給了他，最後了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時，謝靈運藝業已成，無法再制服他了！」

關山月道：「前輩白虹劍在握，應該可以制止他！」

溫嬌搖頭道：「我不行！我的修爲比百里不平差多了，白虹劍雖在我手中，却是一無用處！」

關山月表示不信！溫嬌却正色道：「我絕不騙人，豈僅我不行，連香亭也不行，我們所學的功夫，只有男人才可以發揮其大成，謝靈運知之甚明，要不是顧忌白虹劍的厲害，他早就惡性大發了，香亭是明白這內情的，只是她爲人比較沉穩，一直不露出破綻，才瞞住了謝靈運，然而事情總會有揭穿的一天，因此她爲這件事十分擔心，最後找到了你師父！想請他代爲對付謝靈運，可是你師父看不起我們所學……」

獨孤明忙道：「姥姥誤會了，我並不是看不起妳們的功夫，而是我所練的乾天眞氣與妳們之道大相違背，勉强行去，反而有害！」

溫嬌笑道：「我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並不强求你！」

獨孤明笑笑道：「姥姥明白就好，而且我收了這個徒弟，不是一樣的嗎？」

關山月恍然道：「師父！難怪您一直不肯把乾天眞氣敎給弟子，原來……」

獨孤明微笑道：「不錯！在開始傳你武功時，我就存下這個心，你可是後悔受了我的利用嗎？」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正容道：「弟子受恩深重，怎敢存有此心，只是……」

獨孤明一笑道：「只是什麼？」

關山月輕輕地道：「只是師父早該告訴弟子一聲，也好使弟子心理有個準備！」

獨孤明笑道：「那時我已經身入龍華會，受了會規的約束，自然不能告訴你，謝靈運廣植異己，耳目普及天下，若是被他知道的話，利用規章來制裁我，那不是反而誤了事，不過爲了把你引到會中來，我的確費了許多心血，而且還故意遍訪天下各大門派，創下明駝令主的赫赫聲名叫你去繼承，爲的就是要使你出名，再由別人把你引進來！」

關山月想想道：「天齊魔君的兒子祁浩又創下了飛駝令，用意就在與明駝令相抗！」

獨孤明笑道：「我知道，這還是苦海慈航出的鬼主意！」

關山月一怔道：「爲什麼呢？」

獨孤明道：「龍華會約束重重，要把你不露形跡地引進來談何容易，所以那老禿子才別出心裁，旁敲側擊地唆使祁浩出頭與你作對，由他身上將你引進會中不容易啓人疑竇！否則謝靈運就會出頭先對付你了！」

林香亭也道：「不錯！謝靈運那人機智百出，很不好應付，連我在留給塞鴻的信上，也只告訴她說不久之後，自會有人出頭對抗謝靈運，却不敢直接說明是你，這事除了我與師父之外，只有老和尚一個人知道！」

關山月如痴如呆地道：「老和尚，究竟怎麼一個人？」

林香亭笑道：「連我們也不知道，這傢伙一身究竟有多少能耐，沒有一個人能摸得淸楚，第一次跟我較量時，他分明强過我，可是他反而對我服輸，自甘入會聽令，姥姥隱居在此，也是他把我們引來相見的，因此我也不明白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溫嬌一笑道：「老和尚大有來歷！我們也不必去追究他的底細，現在話都講淸楚了，我們該轉入正題，孩子！對於我們託你的事，你有何意見？」

關山月跪下道：「弟子義不容辭！」

溫嬌一笑道：「好！從現在起，你就是白虹劍的主人，我希望你能好好利用它！」

關山月莊容道：「弟子誓必仗之鋤奸蕩邪！劍下絕不妄殺一人！」

溫嬌一嘆道：「老實告訴你一句吧，這是一柄魔劍，此劍一現，殺孽無限，使用的時候，也許無法受你的控制！」

關山月不禁一怔，溫嬌又笑笑道：「你不要怕！從你的眉宇之間，我看出你的心胸中正氣溢沛，也許這柄劍會受你的感化，消除它的魔性！現在把劍抽出來！」

關山月連忙一按劍簧，草屋中立刻充滿了耀目的劍氣，豪光逼人。

溫嬌莊容道：「修羅四式，大羅七式，爲本門劍招之精，天下劍道，至此可以嘆爲觀止矣！現在由我傳你修羅劍式，由香亭傳你大羅劍式，劍招至繁，爲時無多，你要好好地用心，別辜負了我們的

股股厚望！」

獨孤明笑笑道：「小子，你聽見了沒有，這是你天大的造化！」

温嬌朝他一笑道：「黃鶴！別這麼說，修羅四式，我也不過僅知大概，論造詣還不如謝靈運，只希望這孩子能以他個人的天資，學會了其中的訣竅之後，再去自由發揮，否則的話，我還不敢擔保準能勝得過謝靈運呢！」

獨孤明一笑道：「姥姥說得很對，我先告退了，妳們二位慢慢地教他吧！」

當他離關了茅屋後，關山月也開始了他生命中一個新的轉變！

巫山的神女峯頭，密佈着濃濃的戰雲。

正邪兩股勢力正壁壘森嚴地對立着，這兩股截然不同的勢力，正如同水火一般，不能相容，然而他們曾奇妙地溶合過。

那是龍華會！

仙魔鬼三榜上有着行爲正直的義俠，也有着奸邪，他們都在會章的約束下，貌合神離地同聚一堂。然而這種不正常的溶合總是會分散的，因此當那股聯繫他們的力量失去後，這些人又自然而然地分爲兩個集團的！

正與邪是無法並存的，因此這兩個集團的敵對形勢是無法避免的，敵對必須衝突，衝突的方法只有一個——搏鬥！

可是兩派的人雖已面對面地接觸了，却並沒有展開搏鬥。

他們在等待着。

謝靈運望着那片被雲霧封鎖的山巒，顯得很不耐煩，而相反的在他對面的苦海慈航的態度却十分悠閒與鎭靜。

空氣中浮盪着人的呼吸聲，陽光剛由嫣紅變爲强烈的金色，也越升越高了！

謝靈運終於忍不住了，哼了一聲道：「老禿子！你們這邊的主持人到底還要等多久才能來？」

苦海慈航微微翻動眼瞼道：「快了！絕不會超過辰末！」

謝靈運望望天上陽光道：「這人究竟是誰？」

苦海慈航平靜地一笑道：「來時自知！老衲未便先說！」

謝靈運又想了一下，不屑地道：「他能與我一爭上下嗎？」

苦海慈航道：「這個老衲不敢斷言，但是他既然擔負着我們這麼多人的性命安全，老衲自然衷心希望他能勝過你！」

謝靈運突然哈哈大笑道：「我看你的希望會落空的，方今之世，把黃鶴與林香亭都算上，我還不相信有人能超得過我去！」

苦海慈航只是淡淡地望他一眼道：「此話未免言之過早！」

謝靈運冷笑一聲，以睥睨的眼光掃視一下對面的人羣道：「老禿子！我現在開始懷疑你了，也許你說的這個主持人根本就是假的，你只是在利用機會拖延時間吧了！」

苦海慈航道：「老衲能拖延多久呢？今日若不見眞軍，你絕不會放過我們的！」

謝靈運大笑道：「也許你在另外打什麼鬼主意，所以才拖延下去，好使你的佈置可以從容完成，假若你眞是打這個算盤，可是自討苦吃，你知道這山上前前後後，我都作了萬全的警戒，你那套花樣玩不過我的……」

苦海慈航道：「老衲是那種要花槍的人嗎？」

謝靈運道：「這可很難說，你背着一個出家人的幌子，其實却滿肚子奸謀鬼計，三天前的龍華會不是被你一手拆散的嗎？」

苦海慈航但笑不言，可是他身後的人羣中却起了一陣不安的騷動，閑遊一鷗走到他的身邊輕輕地道：「老和尚，你可不能開玩笑……」

多少對眼睛全盯在他身上，包括敵意的與善意的，可是這些眼光中都含着一個懷疑的表情——

苦海慈航一嘆道：「老衲怎會拿這種重大的事來開玩笑！」

儘管他表示得這樣堅決，那些眼光中的懷疑却並未因之消除，反而跟着時間的拖長而加深了！

最後，連苦海慈航也快失去自信時，半空中突然傳出一陣鶴唳之聲。

苦海慈航如釋重負地一笑道：「來了！老衲總算沒有騙人！」

大家的眼光都移向雲層，急于想知道這代表正義的主持人究竟是誰？

雲層中飄下一對大白鶴，鶴背上坐着一個小女孩兒，那是靈姑。

繼白鶴之後，又飄落兩個素裳白衣的女子——李塞鴻與柳依幻。

最後下來一個腰跨長劍的青年人——關山月。

大家的眼光並未放棄搜索，可是關山月之後並沒有別人了。

靈姑已經從鶴背上跳了下來，李塞鴻與柳依幻的神情則還是帶着猶疑與不安，雖然她們努力地裝着平靜，然而那是瞞不過人的。

當他們慢慢移近時，謝靈運忍不住問道：「老禿子！你說的那個人呢？」

苦海慈航一指關山月道：「這不是嗎？」

人羣中立刻發出一陣不同的驚呼，有得意的訕笑，也有失望的嘆息！

笑聲最響的是謝靈運，半天之後，他才指着關山月道：「老禿子！你搗了半天的鬼，原是只捧出這麼一塊寶！」

關山月毫無表情，靈姑却尖利地道：「謝師伯！你別瞧不起關公子，三天前你還挨了他一劍！」

謝靈運臉上一紅，厲聲叫道：「小鬼丫頭！妳再貧嘴我就剝了妳的皮！」

靈姑一伸舌頭道：「師伯！你只會欺負小孩子，難道我說錯了不成……」

謝靈運伸手就要抓她，靈姑趕緊躲到關山月身後，關山月笑笑道：「靈姑！不許沒規矩！」

然後他又轉向謝靈運道：「你領袖羣魔，多少也該有些風度，對一個小孩子發脾氣，不是顯得太無聊嗎！」

謝靈運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大聲叫道：「臭小子！你滾開，本尊者沒有精神跟你講廢話！」

關山月笑笑道：「我也不是跟你講廢話的！」

謝靈運哼了一聲道：「那你來幹嗎的？」

關山月朗聲道：「我是來阻止你行兇作惡殺人的！你心性雖奸險，可是劣跡未彰，還沒有做出什麼大惡之事，因此我勸你……」

謝靈運厲聲大喝道：「住口！臭小子！憑你這點能耐，居然還敢對本尊者如此說話，我雖然上了你一次當，那是因爲我根本把沒你放在眼中……」

關山月笑道：「不錯！三天前那一劍我實在是僥倖，可是我知道絕不會有第二次僥倖了，因此今天並沒有僥倖之心……」

由於他說得那麼有把握，倒使謝靈運爲之一怔，默然片刻才道：「看你在這三天之中好像有了進境……」

關山月笑笑不答，樂小虹却高興地叫道：「關大哥！你這三天那兒去了，我找得好苦……」

苦海慈航一笑道：「小姑娘，現在正在要緊關頭，妳等一下再跟關大哥敍舊行不行！」

樂衡君趕緊過來把樂小虹拉開了。

謝靈運猶在沉吟斟酌，他身後閃出湖海異叟卜上春，帶着一臉奸笑道：「尊者！由老朽先打個頭陣好嗎？」

謝靈運點點頭，關山月却道：「不行！這個時候沒有你揷足的餘地！」

卜上春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別吹大氣了，修羅尊者是什麼身份，會跟你這種不三不四的傢伙動手，由老夫出頭已經是看得起你了！」

關山月尙未答話，樂小虹一揮手中鞭挺身而出叫道：「關大哥！這老傢伙是我家的死仇，我來對付他！」

卜上春笑着道：「也行！小乖乖！妳們樂家的女人我都見識過了，就是妳還沒有領畧到老夫的手段，老夫很高興陪妳玩玩……」

接着兩聲清叱，樂衡君與樂湘君同時搶身出列，面對着卜上春，眼中充滿了仇恨的怒燄，關山月知道卜上春的一身邪門功夫特別厲害，連忙排身而出道：「這事情由我對付吧！」

苦海慈航也道：「血羅剎與白骨魔神請回，小姑娘也回來，今日之事，由關公子主持大局，我們應該聽他的調度！」

樂氏姊妹拉着樂小虹悻悻然退後，關山月却回問老和尙道：「大師有何見教？」

苦海慈航合什道：「阿彌陀佛，公子自行斟酌吧！老衲不敢代爲主裁，不過此人已是一塊頑鐵，老衲對他放棄了渡化的念頭了！」

關山月從他的眼光中懂得了他的含意，乃莊容對卜上春道：「你對樂家的種種行徑，已屆罪無可恕，因此我今天首先拿你開刀，以爲作慫姦犯惡之誡！」

卜上春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別儘吹大氣，老夫早就活得不耐煩，可就是找不到死的方法！」

關山月莊容道：「卜上春！你不要仗着那一身邪門功夫，以爲刀劍都傷不了你，我今天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要你身首異處！」

天齊魔君祁浩哈哈一笑道：「關山月！你這句話未免也太過誇大了！老卜多少還是仙榜上的人物，當年能擋過雷霆三擊，難道在你手下會走不過一招！」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你不妨等着看好了！」說着又跨上一步道：「卜上春！你要是想使用兵器的話，不妨拿出來，我要你死得心甘情願！」

卜上春在他灼灼的目光下，居然退後一步，微帶怯意地道：「你假如一招殺不了我呢？」

關山月大笑道：「那我就自己把腦袋割下來給你！」

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四下又是一聲驚嘆，這次可是詫異的成份居多，連謝靈運與祁浩都收斂起笑容！

卜上春開始有點懔懼了，他不相信關山月眞能在一招之下殺死他，然而關山月的鎭定神情又使他不能不信。

在無比的寂靜中只有一種格格的輕響！那是卜上春在提氣運功，片刻之後，輕響頓止。

卜上春微胖的身子顯得更胖了，他的邪門護體氣功已提到十成，手上春陽指的功力也提到十成，

慢慢地向前走來。

關山月一無動作地負手而立，輕輕笑道：「你不用兵器？」

卜上春喝了一聲道：「老夫此生從不用兵器，也不怕任何兵器！」

說完五指箕張，猛撲上來，手指所拂之處，正是胸前四處大穴，關山月知道他春陽指的厲害，還是在於能迷惑人的心志，自己雖已服過冰麝散，可以不受其惑，然而見他全力發指，所含的勁力亦頗驚人，倒也不敢冒險硬抗！

身形微掠，先閃過他的指鋒，然後以極快的手法，拔劍出招，收劍。

這三個動作都在一閃間完成，隨卽飄身退開。

卜上春的身子衝上三四步，卽停止不動；手臂平伸，還是維持住那個抓勢，關山月却已慢慢地回到李塞鴻等人的身邊！

場中幾個功力較高的人，還可以看出是怎麼一回事，其餘的人都只見白光一閃，好像勝負未分，不明白關山月何以退出戰圈了！

李塞鴻與柳依幻發出一聲驚呼！

謝靈運與西門無鹽也發出一聲驚呼。

除了這兩聲驚呼略分先後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聲音了。

片刻之後，謝靈運寒着臉道：「小子！你用的是什麼武器？」

關山月淡淡地道：「你應該知道的，何必多問呢？」

謝靈運臉色又是一變，道：「難怪你如此囂張，原來你已經得到那柄劍了，不過這也不一定能嚇得倒我！」

關山月仍是淡淡地道：「那要由你自己去決定了！」

謝靈運不開口，却把西門無鹽叫到身邊，兩人交頭密語。

卜上春仍是站在那兒，片刻之後，他項上的人頭突然自動地飛起，腔子裏冒出一道血泉，然後身子才慢慢地倒了下來！

四周一片驚叫聲，大家這才知道方才那白光一閃之際，關山月已經得手了，這雖是目睹之事，却很少人相信那是事實！

卜上春那一身邪門功夫，刀劍不傷，已是衆所週知之事，然而關山月果如所言，在一招之內割下他的頭，用的是什麼招式？使的是什麼武器？却沒有一個人看清楚了！

樂衡君與樂湘君突然跪了下來，血羅剎含着眼淚道：「妾身殺夫遭辱之怨，全賴公子昭雪……」

關山月連忙把她們扶了起來道：「二位快別如此，我也不過是盡自己的職責而已……」

李塞鴻用眼一瞪，目中寒光逼人，樂氏姊妹看出她神情有異，不敢再跟關山月多說話，連忙退過一邊，李塞鴻哼了一聲道：「你用的是白虹劍？」

關山月點點頭，李塞鴻臉色更變，關山月知道她的心中想說什麼，連忙道：「林仙子所得之劍是贋品，這劍係另有他人所賜……」

李塞鴻寒着喉嚨問道：「誰？」

「溫嬌老前輩！」

「什麼？師娘還在人間……」這是李塞鴻與柳依幻同時問出的話，關山月只得道：「是的！溫老前輩就在附近潛居，我師父與林仙子也在那裏！」

李塞鴻怔得一怔，才哽咽着道：「這倒好！他們倆等着看我受人欺負……」

關山月連忙道：「仙子請別誤會，那天在紫虛仙府之前，師父與林仙子並未離開，那時他們並不知眞的白虹劍在溫老前輩之處，只是想等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再出來爲您解圍的，後來因爲我適時而至，更是意外地使謝靈運受創而退，他們才沒有現身，師父與林仙子雖已潛身隱退，可是他們並未忘記您……」

李塞鴻忽地冷笑一聲道：「你別替他們說好話了，在他們兩人的世界裏，是不會有我這個人的！不過……我也不嫉妬他們，人各有命……現在你老實告訴我一聲，你有把握能勝得了謝靈運嗎！你雖然握有白虹劍……」

關山月誠實地道：「修羅四式與大羅七式，我都畧知梗概，然因時日太短，火候上總不免欠缺，是以今日之戰，我不敢太抱樂觀……」

李塞鴻點點頭：「你盡力而爲吧，必要時我會出手帮你一點忙的！」

關山月興奮地道：「那太好了，有您帮忙，今天至少可以立於不敗之境，林仙子本來叫我不要說實話，就是怕您誤會……」

李塞鴻以異聲道：「你怎麼還是照實說呢？」

關山月頓了一頓才道：「我不習慣於說謊話！再者我覺得也不應該瞞您！」

李塞鴻忽然感動道：「謝謝你，公子！大師姊對我的了解還不如你深，爲了你這誠意，我也值得拿性命來報答你！」

關山月只感到鼻子一酸，心中也有泫然欲泣之意，可是那邊的謝靈運已經有所動作了，關山月連忙整頓精神，準備應付。

李塞鴻微微一笑道：「你別緊張，謝靈運不會自己出來對付你的，否則他就是不够好！」

關山月一怔道：「別人行嗎？」（未完待續）

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東方英 著



全書925頁　定價$10.60

雙英堡………………… 1.40
天靈神掌………………… 1.20
血路(第1集)…… 3.00
(第2集)…… 2.50
(第3集大結局)…… 2.20
鐵膽雄心(全3集)每集 3.00
龍鳳干戈………………… 3.20
南刀北劍(1—2集)每集 3.40
(3—4集大結局)每集 3.80
紫鏢囊(1—2集)每集 3.40
(第3集大結局)…… 3.80

慕容美 著



全書1134頁　定價$13.40

祭劍台………… (全9集)
金星武士(全2集)每集 3.00
九帝會中原(全3集)每集 3.00
公侯將相錄(上集)…… 3.00
(下集)…… 2.00
金筆血掌蛾眉刀(1—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50
風虎雲龍(1—2集)每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20
七星劍(1—2集)每集 3.00
(第3集)…… 3.60
七星堡(1—3集)每集 3.40
(第4集大結局)…… 3.20

倪匡 著



全書447頁　定價$5.20

奇門劍俠………… (全5集)
梅花八劍………… (全8集)
一劍情深………… (全16集)
金刀怨………… (全12集)
鐵衣大俠………… (全6集)
俠血紅翎………… (全12集)
六指琴魔………… (全32集)
玉女金戈………… (全6集)
劍雙飛………… (全20集)
巨靈掌………… (全17集)
鬼箭神棋………… (全11集)
慧劍情絲………… (全15集)
玉女英魂………… (全26集)
斷腸刃………… (全9集)
虎魄冰魂………… (全10集)
古劍殘輪………… (全6集)
追魂十二令(上集)…… 4.00
追魂十二令(下集)…… 2.00
不了仇(全1集)…… 3.00
百步飛針(全1集)…… 2.60
誅邪劍(全1集)…… 2.00
劍亂情迷(上集)…… 3.00
劍亂情迷(下集)…… 3.00
廻光壁……………… 2.00
玲瓏雙劍(1—2集)每集 3.00
(第3集)…… 2.00
最後一劍………………… 2.00
劍谷幽魂(全3集)每集 3.50
五虎屠龍………………… 2.60
獨行女俠………………… 3.00
大盜柔情………………… 3.00
冰天俠侶………………… 2.40
十三太保………………… 2.60
鐵獄飛龍………………… 5.20
火鳳凰………………… 3.00

高皐 著



全書342頁　定價$4.00

司馬紫煙 著



全書255頁　定價$3.00